

张闻天
早年文学
作品选

出版说明

张闻天是我国著名无产阶级革命家，也是“五四”时期新文学运动的热情战士。本书所选张闻天自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五年的文学创作及评论，都曾在当时的报刊上登载或出版过单行本。这次收集，由编者对个别明显讹误作了订正。

张闻天早年文学作品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字数246,000 开本850×1168毫米 $\frac{1}{32}$ 印张11 $\frac{3}{8}$ 插页2

1983年6月北京第1版 1983年6月天津第1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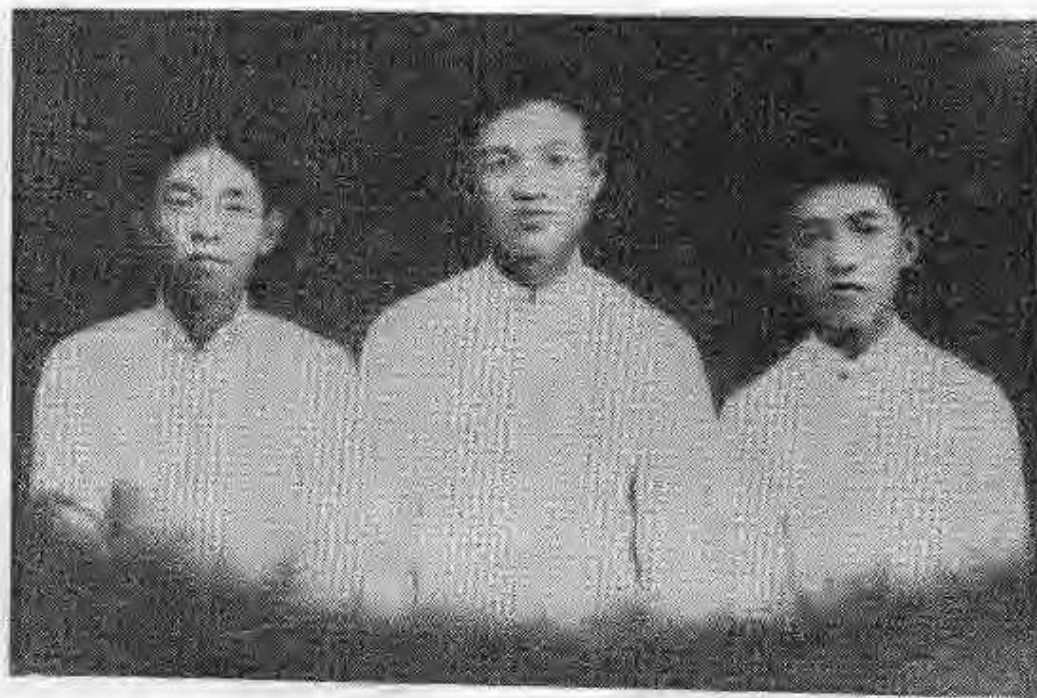
印数 0,001—2,000

书号 10016·3454

定价 1.80元



张闻天



一九二〇年夏和沈泽民(右)同赴日本,行前与沈雁冰(左)合影于上海。



一九二七年与弟弟健尔合影于莫斯科。

序

关于张闻天同志早年的文学活动，特别是他写的长篇小说《旅途》，在今天出版，是富有积极的现实意义的。象闻天同志这样老一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人们熟知其中年以后的活动，而很少知道他早年的文学翻译和创作活动。现在淮阴师范专科学校程中原等同志编选了闻天同志早年的文学翻译和创作作品文集，这就填补了未来的党史关于闻天同志经历的一个空白。这不是一件小事而是大事。

程中原同志写的评论《旅途》的长文^①，我读后完全同意他的论点。我是早就从事文学活动的，但直到一九二七年秋，我才开始创作，而且是中篇；但闻天同志则写长篇，并且比我早了三年，我自叹不如。

这也教育了现在年青的一代，应该学习闻天同志，有丰富的生活知识和广博的书本知识，才能左右逢源，或从事文学活动，或从事政治活动；而在活动中逐渐树立无产阶级的人生观，也在活动中从实践检验自己的活动。

茅盾

一九八〇年五月廿九日，于北京

^① 载《淮阴师专学报》一九八〇年第一期。

目 次

序	茅 盾	1
---------	-----	---

· 小 说 ·

旅途		3
逃亡者		129
恋爱了		136
周先生		148
飘零的黄叶		158

· 剧 本 ·

青春的梦		169
------------	--	-----

· 诗 文 ·

心碎		243
西湖滨的早晨		248
法朗克的舞蹈		249
随感录		250
绝妙的对照		252
“死人之都”的重庆及其他		254
生命的急流		257

· 文学评论 ·

生命的跳跃	263
——对于中国现文坛的感想	
从梅雨时期到暴风雨时期	274
读《红楼梦》后的一点感想	277
王尔德介绍	280
科路伦科评传	327
《狗的跳舞》译者序言	339
倍那文德戏曲译者序言	344
附录：张闻天早年文学活动简表	347
编后记	358

小 说

旅途*

上部

—

四周围静悄悄的，和风吹在街道两旁列树的树叶上，发出沙沙的叹息。这时正是下午二点钟光景，天气非常和暖，淡蓝的天空中航着朱红的太阳。远在北方的山顶上，我们可以看见几片白云，懒懒躺着。各处办公室内，一般美国人都忙着他们的工作，虽是他们打着呵欠，可是大家都没有休息，倒着头睡的不用说更没有了。只是在某工程局办公处的一只桌子旁边有一个中国工程师低着头默不作声。他的美国同事以为他睡着了，大家嗽着嘴或是丢着眼色轻轻的笑。

那是一个年纪不到二十五岁的少年，虽是他的头低着，可是他并没有睡。有时他抬起头来，眼睛张的很大地茫然望着远处。他的同事们以为他们的笑声把他闹醒了，很觉不安，其实他并没有听到他们的笑声，他的眼睛中也没有看到他们的影子。这因为他心中起伏着的情绪太猛烈了，他脑中激动着的思想太重复了。他只是挣扎着在情绪的海浪中；他只是旋转着在思想的迷宫中；客观世界的存在在他已经没有了。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四年《小说月报》第十五卷第五、六、七、九、十、十一、十二号。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列入“文学研究会丛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单行本。

而引他这种感情，这种思想的，不过是一封自中国寄来的短
短的信！那信上说：“我亲爱的凯哥：我的嫁期只有一个星期就
到了。母亲和嫂嫂们现在都竭力在预备我的出嫁，竭力要把我
推到一个我所不爱的男子那里。我呢——我现在只好让她们把
我当作死尸一般去推着——其实我已经是死尸了，我已经不晓
得我是在那里了。凯哥，怎样寒冷的前面的黑暗呀，我已经不能
走了。……”下面署名的是蕴青。字迹异常潦草，像写者在非常忙
碌中乱涂似的。

忽然他似乎醒了。拿起那封信来看了一下，重又放下。他
感觉到针刺一般的痛苦与无声的心的哭泣。这在他不免太过
了。他立了起来，请了假，一刻也不停的奔到外面街道上，无目
的地顺着街道一直走去。他尽走着，尽走着，走过石路，走过泥
路，一径走到满生小麦的田亩中去。最后他的思想没有了，感觉
也麻木了，他在麦田中呆呆坐了下来。想起她时，他就哭了；看
着自己现在的模样，他又狞然地笑了。

等到他回到自己的旅馆里，已是深黑的时候了，他没有拧开
电灯，没有吃饭，也没有脱衣，倒在床上昏昏的睡了。醒来后，
天还没有亮，隔壁的自鸣钟只打了二下，四周围一点声音也没
有，亚罗镇和亚罗镇的人一般，在静寂中睡着了。他一翻身立了
起来，走到窗口前，望着荒凉的街道，蓝空中只有几个星儿闪耀
着。黑夜的呼吸，使他觉到寒凉。他叹了一口气，又回到床沿上
坐下。他想：这个时候，在西半球醒着的恐怕只有他一个人了，
多么孤寂呀！多么无聊呀！这样的人生，生活着到底有什么意
义？——但是在东半球的一角上也许她现在正醒着，她是应该
醒着的，正想着他，正为了他哭泣着，悲痛着。如其是这样，他的
存在也不至完全没有意义吧，因为为了爱而生活，不就是生活的

意义吗？

他正在这样思索时，无意中他的手探到裤袋里，触到她所给他的信。那封自中国寄来的短短的信！它说的甚么？它不是说她的嫁期一个星期就到了吗？一个星期！他计算着。那末她出嫁以来已有二个多星期了。在这二个星期内，她做了什么，那不相识的男子对她做了什么？他的要求！她拒绝了他的要求还是接受了他的要求呢？……想到这里，他再不能想下去了。他的身体战抖着，他愤怒如象一只被欺的狮子，他的热泪如泉水一般从眼眶中涌了出来。他真的哭了。眼泪从面颊上流下一直落到身上，吸收在他的衣服里。

明天早上他在床上满身发热，他只是呻吟着。房主人看见他有了病，就替他着急的了不得，立刻去请了一个医生来。医生说这是伤寒症，要立刻见好很不容易。他开了一张单子，说还有别事就走了。房主人也很忙，所以也不得不走，虽是走时回头对他看了好几次。钧凯于是又一个人睡在床上发烧着而且呻吟着。他并不怨恨他的病躯，不但不怨恨，他还希望他的生命从此就告一终结；这样就可免却许多烦恼，许多痛苦！

过去的事情在他的病梦中掠过他的脑筋，如象浮云掠过青色的晴空。那楼房，那花园与她的声音笑貌，都在他的心眼中再现了出来。虽是有许多记忆，非常甜蜜，可以安慰他一点，但是当想到她嫁前与嫁后的痛苦，他只有闭着眼睛希望他的记忆从此消灭，希望他自己也从此化作乌有。

而他的记忆不能消灭，他的身体不能化作乌有，于是他的心又痛苦，眼泪也不自觉地充满了眼眶。他的身体变成更热，他的呻吟也变成更利害了。

这样病了一星期，虽是有医生天天的诊治与他外国朋友克拉夫妇及克拉小姐等的陪伴，可是他的病并无起色。他的身体渐渐瘦了，他的眼睛也渐渐凹进去了。外面的和风还是那样吹着，朱红的太阳还是那样照着，春之女神招呼着她的伴侣，可是他的病仍旧渐渐沉重了。

没有一个人知道他病根的所在，除了克拉夫人及克拉小姐。就是她们二人所知道的也大半根据于她们的猜度，不是他自己告诉她们的。他和克拉一家虽都是极知己的朋友，但是他从没有把自己的隐痛告诉给他们。他以为一件秘密事情，被二个以上的人知道了，就失掉它的神秘与庄严；他希望它因他们俩的存在而存在，因他们俩的消灭而消灭。而他不知道世界上有一种人能够对我们的痛苦表真正的同情，能够做我们的镇痛剂，把我们 from 绝望痛苦的路上救了回来。而且他又不知道克拉夫人与克拉小姐就是这一种人。

有一天，钩凯病后的第八天，天气异常温和，蓝色窗帘中射进温暖的朝阳散布在他的床上与他的面上。外面几株树上几只小鸟吱吱叫着。一点声音也没有；只有礼拜堂招集早祷者缓慢的钟声，冲破这和平的空气。克拉小姐一早就来了。她坐在床边一只摇椅上，穿着礼拜日新鲜的服装，她的卷发四散在她年轻的红白色面上，细长的眼睫毛盖着她深蓝的眼睛。她很忧愁地望着他，一句话也不说；他面对着清新的阳光，露出微笑。这一点笑容在他抱病以来，可以说第一次。克拉小姐见他这样，她的愁容也不免转为微笑的了。

“密斯安娜，今天是什么日子？”他忽然面向克拉小姐问着。

“今天是四月二十八日，——星期日，密斯武王。”她很温柔地回答着。

“四月二十八日，我的天，——日子怎么过的这样快！”

“什么？你还觉得快吗？你睡在床上已经八天了。”

“八天了？”他回想似地望着前面的空间。“我只觉得——我不知道我在这八天中做了什么？我一点也不知道。”

“你在这八天中病的异常重，有时还发出呓语呢！”

“呓语？——我说了些甚么？密斯安娜，我没有说甚么吗？”

“没有什么。”克拉小姐面上现出微笑，回答着他。

“密斯安娜，我知道我说了什么了。好姊姊，你告诉我吧！”他伸出他的一只手放在克拉小姐的手背上，继而握住了她的手。安娜只是微笑。

“哦！……我知道我说的甚么了！……那封信呢？……密斯安娜，我永远不相信那事情是真实的。我不能相信，我不能相信……”他缩回他的手，面上立刻满布了阴影。

“密斯忒王，你病才有起色，不要那样自己摧残身体。你知道那不是玩的！”

“我的身体！我要我的身体做什么？我不要我的身体！……”他说到这里，把头钻到被窝内，又哭了。克拉小姐面上露出忧愁，默不做声地对他望着。她很想找几句话来安慰他，但是一句话都没有。因为说几句无聊的日常慰语固然不好，而说过于亲密的话也并不妙。房内静悄悄地，太阳光在床上，在地板上慢慢移动着。

“但是你知道——你知道世界上有某一个人对于你表十二分的同情，并且希望你的身体立刻痊愈呢！”克拉小姐忽然温柔地这样说。

“谁？”钧凯把头探出被窝张着泪眼向着她。

太阳光热烈地照着他们俩，“谁？”的声音似乎在和平的空气

中回响着。

二

在二年以前的夏天，天津的天气异常炎热；虽是某工程局内的电扇不息地转动着，可是热度一点也没有减退；局内的办事人大部分在中饭后都在椅子上熟睡了。只有一个身材中等，面色苍白，穿着西装的青年在他的手里翻着一部小说。那就是器俄的 *Les Misérables*^① 了。

他虽是把那部书尽翻着，尽翻着，但是他的思想却并不在那部书上。他近来很觉到生活上的不安，很觉到这种昏昏沈沈的生活的无味。他想世界上最无价值的生活，恐怕就是这种无感情，无痛苦与无趣味的生活了。人和禽兽草木所以不同的地方，就是他能够有多方面的活动，能够变化自己的生活，自己的生命为无上的发展。但是他现在的生活呢？每天除了照例的工作以外，就是照例的喝酒与打牌。喝酒与打牌在从前也能填满他空虚的感觉，但是现在他也觉得疲倦了。

他拿着那部小说愈是想，他的心中愈是觉得难过；于是他就立了起来，拿了他的草帽匆匆地走出去了。在炎热的街道上他无目的地走着。他的身上与额上满流着汗。看见一家卖冰淇淋的铺子，他就走了进去，在电扇旁边坐了下来，喝了一瓶汽水，他才觉得清爽了一点，闷气也稍稍平下了一点。忽然听到妇女的声音，他就把眼睛转过去看时，原来是几个女学生装束的女子，后面还跟着二个男子。他们很高兴地说着笑着，一直到王钧凯前面一张桌子上坐下。

① 器俄的 *Les Misérables*: 器俄 (Victor Hugo, 1802—1855), 通译雨果, 法国作家。 *Les Misérables*, 即他的著名长篇小说《悲惨世界》。

他看着他们高兴的态度，听着他们高声的谈话，觉得很讨厌。这并不是说他对于女子像叔本华^①那样有先天的厌恶；不是的；这是因为在他对于人生这样失意的时候，而他们却这样兴高采烈，不免太使他相形见绌，觉到一种难堪了。他不高兴，他们为什么这样高兴呢？

他向他们斜视了一眼，表示讨厌他们的意思后，就大踏步会了钞，走了出去。外面阳光还是那样热烈。街上来往的人面上都满流着汗；还有许多破褴的工人在太阳底下工作着，他们灰暗色的皮肤上汗像水一般流出，他们用他们肮脏的手自己拭着。但钧凯只是愤愤地走了过去。走了一阵之后，他觉得没有地方可去；他虽是在天津有几个比较亲密些的朋友，但是他现在无论如何不情愿去找他们。后来终究像得到什么主意似的，回转身向着公园去了。

公园内男男女女异常的多，但是他们来并不是避暑乘凉，却是来凑热闹的。钧凯在里面走了一阵，一块幽静的地方也找不到，头脑昏昏地觉得有些莫名其妙，他近来很讨厌人群会集的地方，很讨厌所谓社会。他很想找一处清静所在，可是没有一处是清静的。他想他们这样嚷嚷的到底为了什么？他们是怎样的无意识与无目的呵！

他没有权力把他们一个一个赶出去，他也没有力量把他们一个一个来杀掉，他现在唯一的路，就是避开他们了。于是他很愤慨地走出了公园。走了一阵子，他简直想不出一个好的去处。不得已才转了一个弯到朋友陈邦杰的家里。刚巧陈邦杰适从公事房回来，所以他一敲门，就被请进去了。

^① 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1788—1860)：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他一生反对妇女解放。

“钧凯，你什么时候出来的？”邦杰看见了他就问。

“二点钟。”钧凯冷冷地答。

“什么？你又去喝酒了？”

“喝酒又怎样？又是那老教训吗？但是我今天却没有喝！”

“没有喝当然更好了。”

“有什么好？”

邦杰知道钧凯的脾气，所以就没有答应他的话。歇了一刻，他似乎忽然记起了什么似的说：

“钧凯，你看见过台伯吗？”

“没有。什么事？”

“似乎你有一封挂号信从美国寄来的。他替你收下了。”

“谁寄来的？我没有朋友在美国！”

“那末谁寄信给你呢？——钧凯，你为什么这样愤愤的，谁和你闹了意气？”

“闹了意气？我？哈哈……”说到这里他笑了。但是他的笑并不是真的笑，不过是一种悲哀的狞笑吧了。是的，他是在发气，但是他是在和社会全体发气，并不是和某一个人发气。他为什么要和一个渺小的动物发气呢？

他在邦杰家里坐了一刻觉得还是异常无聊，异常孤寂。邦杰虽是他的好友，但是他们的思想与志向很不相同；所以他虽能劝告他，帮助他，而不能安慰他。况且谁能安慰别一个人的孤寂与别一个人的无聊呢，如其那一个人真是孤寂与真是无聊？

不久他即告辞了邦杰走到大街上，心中觉得非常难过，一种不可抵抗的习惯捉住了他，把他送到了江南酒楼。在那里他一个人无聊地喝了几杯冷酒，几碟冷菜。但是还是无味。于是一溜烟奔回自己的寓所去了。他希望能够在家里把日子睡过去。那

晓得一进门，台伯已立等在那里了。他一看见他就说：

“钧凯，你有一封从美国寄来的挂号信，快拿去看吧。”说着把信交给了钧凯。钧凯接了后，把它向桌上一丢，没有拆开来看，谁有心思去看那种无聊的挂号信呢？现在就是天塌下在外面，他也不要去看吧。

“钧凯！挂号信也许有重要的事情，你还是看一看的好。”

“有什么重要的事情？什么是重要的事情？”

“那你不能这样说！”

“那末请你替我去看一下吧。我实在没有心思去看它。”

“好，那就我来替你看一下吧。”他从桌上拿起信，慢慢把它拆了开来。那时钧凯已经把身体倒在他自己的床上了，他的眼睛望着帐顶，心中空空洞洞如像一个黑暗无底的深渊。他望着它，一点也不怕，因为他的心是空空洞洞的。

“钧凯！好消息！”台伯已经把信读完报告结果了。但是钧凯没有听到。他于是跑到他身边推着他大声说道：“好消息！钧凯！”原来他以为他已经睡着了，因为他没有看到他张大着眼睛。

“什么事？这样大惊小怪！”钧凯慢慢地说。

“你要到美国去的愿望达到了，你去看这封信上所说的吧。”

“美国去的愿望？我没有这种愿望！”

“这是你自己从前说的，也是你自己托人家介绍的，现在人家替你介绍好了，你反而说没有，——你这个人的行动真是奇怪！”

“你这个人的行动真是奇怪！是的！是的！奇怪！奇怪！……哼！”

三

钧凯到美国去的消息，不知道怎样被大家都知道了。于是

平日和他没有关系的同事也都请他去吃酒，表示他们送别的意思。况且钧凯这一次到美国做工程师总算是高升，一般人对他表示好意也不是完全没有意义的吧。可是他对于这种无谓的应酬只觉得空洞与虚伪。每一次宴会的结果不过使他发生烦恼与疲劳罢了。他的病根也在这里种下了。

在天津的同事中和他最称莫逆的要算李台伯和陈邦杰二人。他动身的那一天，送的人虽很多，但是大部分都送他到码头后，说声珍重就去了。所存留的只有他们三人的影子。他们各人望着远处的帆船，默不作声。四周围来往的人那么多，人声那么嘈杂，而他们三人所觉到的却是异常的悲感。他们一同在一起，已经二年多，现在有一个人要远别而去，这岂是他们所能堪的？

汽笛叫了三次，轮船开始动了，他们只是用眼睛互相望着。距离愈远，人影愈是模糊，钧凯只见二条雪白的手帕子在空中招展吧了。他现在已经失去了他们俩，他们俩对于他的抚慰与劝导，恐怕以后也无法享受了。他在世界上真是一个孤独的人！他要堕落，以后永远没有人来劝他了——他喝那么许多酒，以后也没有人来劝他少喝些了。将来有一天他病倒了，没有一个人会来服侍他；他将死在壁角里如像一只死狗吧。……

这种思想对于他的压迫，一点加重一点；他不能忍耐了；他回到自己的房间内仰卧在床上，看着上面的天花板。海水激荡的声音从小小的圆窗中传达到房内，告诉他说：“你以后是一个孤独的人了。”

日子这样一天一天过去，他的身上也觉得一点一点不舒服起来。更因为他欢喜吹海风，他向来不知保护的身体竟着了凉。寒热病就从此侵了进来。晚上身体发烧的时候，他躺在床上，对

着黄黄的电灯，组织着他颠倒的梦。白天他还是到甲板上吹海风，他的眼睛每每茫然地望着无尽的天际，慨叹着命运之不济与人世之无常。他这样的东奔西走结果也不过是一场痛苦！

比到上海，他的神经已经有些昏昏了，模模糊糊在轮船码头附近找到了一个客栈后，就睡下了。他喊茶房打电话去找他的朋友，那在邮局里办事的默君。谁知事不碰巧，他已经回家去了。此外他更没有别的相识，不得已只得在就近寓所内找了一个医生。他是一个日本留学生，手段虽高而不妙，诊了几次，钧凯的病并无起色。

幸而他朋友默君的同事来看了他一次，并且替他打快信到毕城找默君立刻出来。不到几天默君果然到了上海。他就替他找了一个中国儒医诊了几次，并且朝晚陪着他。他的寓所也从华界搬到了租界。他的病也慢慢地好起来了。

在天津时他就定了中国邮船公司的南京船。当开船期一天接近一天时，他的身体还是很软弱，不能如期动身。不得已他只能调了一张下一次航行的船票。这中间差不多有一个半月多余的时间。朋友默君就劝他搬到乡间去养病，钧凯也就答应了。

他到默君的故乡，这不是第一次。在这一年的春天，他和台伯回南时曾经到过毕城一次。那是很值得纪念的一次旅行。因为在那里他认识了默君的二个妹子云青和蕴青。那时她们俩都是本城女子中学的学生，并且也曾受过新思潮的影响，所以当时她们见了生客，不但不怕羞并且还陪着他们闲谈过好久。后来台伯与钧凯回天津时，默君与他的二妹因为要到无锡拜客，所以也跟着同行。

从毕城到无锡须先坐轮船到须城，再从须城坐火车赴无锡。在这一次旅途中，钧凯曾经对她们俩说了不少的话。凡是她们

二人问他的问题如像轮船怎样会动，火车怎样会走，他都给了她们很长的指导与解释。他对她们宣说发达工程事业的重要，并且表示他对于中国现状的失望。云、蕴姊妹当时对他表示异常的佩服与尊敬。她们觉得他是和一般男子有些不同的。

“王先生，我希望你能够照着你的计划做去，那末一般平民就可受益不浅。”在须城火车站上时蕴青曾经这样说。

“这固然我在读书时就有的希望，但是——不必去说他了吧，——在这种纷乱的政治状况的下面，我的小计划，是永远不会实现的。况且——”钧凯说到这里叹了一口气颓丧着说，“况且我现在已经没有什么计划了。一个人生在世上真是得过且过……”

“但是，王先生你不要因此丧气。一个人只要有大的怀抱，并且只要用了热烈的心肠做去，结果没有不胜利的！”云青当时说。

钧凯当时听了，只笑了一下。大家上火车后，这话也不再提起了。并不是他们不愿提起，因为恐怕这样说下去，不免太说到切身的问题；这是初交的朋友，尤其是初交的男女朋友，所不应该有的亲密。

他们到了无锡，就在公园内玩了半天。那时天气异常和暖，温柔的和风如像醇酒一般灌醉着一般游客。桃花的红色辉映在绿叶中间，木香花的香气，布满于大气。没有心事的人如像默君与台伯二人，当然无力抵抗这春的催眠力了。在木香棚下，大家坐着休息的时候，他们二人竟睡着了。

外面小鸟婉转着，樱花红的像火焰一般，他们三人相对无言似乎各有所思。有时视线互相接触时，他们的嘴唇都掀动了一下，现出一种不自觉的微笑。在这种微笑中间钧凯方才知道了

二性的接触的甜蜜。但是这紧张的静默的空气，使他们很不安宁。他们都想用了一种方法打破这异样的空气所加于他们的压迫。

“我们到外面去走一下再来唤醒他们吧；大概他们已经很疲乏了。”钩凯说着立了起来。

“我也想这样！”云青与蕴青同声说着，并且也立了起来。

他们在池塘的四周慢慢走着。蕴青有时要哼一支歌，云青有时要拾起地上的落花玩。钩凯只对他们望着发出微笑。他们相互间讲的话很少。这不是因为他们没有话可讲，实在因为天上飞翔的白云，林间颤抖着的树叶与红晕着面颊的蔷薇花瓣，已经完全替他们把心中的情绪申诉出来了。因为他们心中的情绪不就是春的消息吗？

隔日他们又玩了梅园与惠山。在无数梅树底下，青草地上，他们五人围坐着，吃着他们预备的干粮。多么可爱的青草呀，钩凯躺下去仰望青色的晴空时，他已觉悠然神往了。有时默君还取出他的笛子呜呜吹着，蕴青就随着唱。在这柔和的，婉转的歌声中，钩凯听到了甚么呢？没有！他只在眼前看见一缕游丝在空中飞舞着吧了。

只是二天的接触，但是蕴青天真的活泼与云青诚朴的温柔，与其他种种可爱的记忆，把钩凯的心完全吸引去了。他只愿上帝给他一个机会能够和她们永远在一起，这样走着，这样玩着。他在沪宁车与津浦车上，眼睛虽望着窗外的野景，但是他没有看见什么，他只觉得心中有一股甜蜜的春之朝气泛滥着，他细细尝着它的滋味如像含在嘴里不肯咽下去的鲜果。

到了天津，他觉得他有无穷的话要向她们说。他费了无数信笺，写成了一封自以为表示他的思想最适宜的信，但是他不敢

贸然寄去，所以找他的好友台伯商量。因为台伯是默君家的近邻，所以他知道他家的情形非常详细。可是一个向抱人道主义的台伯，竟把他劝阻了。他知道云、蕴二人都已受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许给人家了；如其已经订婚的钧凯因了通讯和她们发生了恋爱问题，那事情就要变成更其复杂；这是息事宁人派的人道主义者台伯所不愿有的。

“钧凯，她们的家庭也许不十分开通，你现在如其和他们直接通讯，我恐怕不十分妥当吧。况且你已经订了婚，照你家庭的环境看来，你不能不自己牺牲！”台伯板起一副道德家的面孔对钧凯说。

是的，钧凯在很早的时候，他的父母就替他定了一个他所完全不知道的女子。他父母死后，他受了恋爱自由论的影响，已经声明不愿和那一个陌生人结婚了。虽对方面情愿不情愿，他不能知道，但是他的态度已经决绝。况且谁有权力把他和那女子捉在一起过夫妇的生活呢？

可是那向抱人道主义的台伯，他总是要劝他去娶她，希望他自己牺牲一点为他人谋幸福。“为他人谋幸福，这样就是为他人谋幸福吗？”钧凯常要拿这二句话来回答他。台伯说到自我牺牲时，他就要问为什么他要牺牲自己？他不愿为了牺牲而牺牲！

这一次台伯的劝告，不免又使他笑了。但是他的笑容忽然间变成沈思。他想台伯的话也有一部分理由。他因为爱她们所以和她们写信，如其现在因为通信的关系，使她们受到不好的结果，那决不是他所愿意干的事。他想了又想，把写好的信看了又看，终究把它放下了。不久他决然地把它拿起来看了一下慢慢地撕破，悲哀地把纸片一片一片丢散在字籬内。然后取出一根香烟抽着，一直等到他的思想和烟雾缠绵在一起之后。

他任性的放浪生活从此又继续着。在表面上他已经忘记了她们，但是在他内心的深处，在他心海的小岛上，时时浮泛着她们的倩影。正在工作的时候，他会张大了眼睛茫然地望着前面，就是他自己也不知道他在想些什么。他在爱情中所能有的生趣，现在也被台伯打断了，怎样无价值的是他的一生呵！

但是在这次他的病中，默君看护着他的时候，她们有信致她们的哥哥托他问钧凯的好，并且言辞非常恳切。钧凯看到了她们的信，面上虽没有什么表示，但是从他双手微细的颤动上，我们知道他已经兴奋了。

她们没有忘记他！那末他在世界上还被二个女子记念着！这种思想在他荒凉的心内是怎样的甜蜜呵！

四

他决计回毕城到台伯家里静养几天，但是在到毕城之前，他希望回家一次，对他的故乡为最后的话别。

他的家！他已经没有家，虽是在他的家内还有哥哥与嫂子。他的哥哥是一个小学教员，后来因为教书没有出息，所以投入了商界。从此窑子逛起来，鸦片也抽起来，把父母的遗产化去了一大半。更因为在家日子久，孩子的生产量也大，一家的经济，弄得非常困难。他的性格也因此愈变愈坏。对于老弟，只要老弟不问他要遗产，他是向来不闻不问的。老弟也知道这些情形，他自己的生活的至少他自己能料理吧，靠着祖宗的遗产过活，他觉得是非常可耻的。所以他也不去顾问他的哥哥。

钧凯不欢喜他的哥与他的家；但是他不能忘记他的故乡，尤其在他生病之后。他那样怀慕他的故乡，所以他终究回去了。

他的故乡在毕城与须城之间。向来是鸡犬之声相闻，人民

安居乐业的地方。春天的时候，到处是杨柳与桃花；极目四望，碧绿的地畴与天际的地平线相连接。黄金的菜花上飞舞着酿蜜的蜂儿。乡下农夫，扶着耒耜，耕种着他们的田亩，嘴里哼着他们从小就记得的恋歌。

钧凯还记得：在他小时他常常跟着乡下的父老，听他们一头作工一头谈讲故事。不读书的时候，他就整日陪伴着牧童们去玩耍。有时他们高兴，就一同坐在牛背上让它自意地走来走去，使他们睡着。有时他们要划着小船带了捕鱼的网，到小河里捉鱼。捉鱼疲倦了，就大家睡在船里，让它随着波浪漂去，风吹不坏他们，雨淋不坏他们，太阳晒不坏他们；他们真是自然的儿子。那时的他们是多么幸福呀！

而现在什么东西都变了！资本主义的势力从都市伸张到乡间。奢侈品一点一点运进来引诱一般朴实的农民；中庸以上的男女都抛弃了他们的家奔到都市里去了。乡下人的生活逐渐变成困难；他们面上都显出一种生活的压迫的悲哀。村落间到处蒙盖着一种萧条的气象，

旧日梦一般的黄金时代到那里去了？他和它相隔不过几年，变化已如其剧烈；数十年数百年之后更不知要变到怎样呢？他感觉到一种大势力的到临，如其一般人不知道早日利用这种势力使它倾向于与他们有益的一途，他知道这一般人的幸福必定完了，黄金时代将只是过去的回忆，不再变为事实了。想到这里，他的事业心不免又动了一下。他可怜一般无知无识的诚朴的农民受着自然法则的支配，吃这么许多苦；终日为生活问题熬煎着，一点也得不到人生的乐趣。如其一般有知识的先觉者如像他自己那样不去扶助他们，那末还有谁肯扶助他们呢？天老爷吗？上帝吗？荒谬的思想！除了我们用自己的力改善自己

的生活外，还有什么人肯来负这种责任呢？

他深深地领受了这许多印象之后，在八月初那一天早上，又预备再离他的故乡了。这一次虽不是最后的别离，但是至少也是长期的别离。他一个人带着皮篋，立在近于轮船码头的石桥上回望着他的来路。路上行人稀少，杨柳含着别离的悲哀，对他点着头。死一般沉默的村落中间时时发出饿狗的吠声像凄惨的哀号。有一家人家破落的茅屋底下，有一个老婆婆劈着她的柴。有几处田畦内，枯瘠的农夫曲着背锄着他们的泥土。看了这种悲哀的，抑郁的风景，就是向来不容易下泪的钧凯，眼眶中也不免湿润了。他想这一次出国，如其有所成就，将来回国一定愿献身从事一般贫苦农民生活之改善。于是他拍了一下桥栏，蹙着双眉，匆匆地走了。

台伯家里的人都是他所认识的，他们对于他的看护异常周到。他的房间对着河，河旁满种着杨柳，风景异常清幽。在这里养病，真是最好的地方。他像住在寺院里的僧士一般过了好几天。每天早上起来后，他就拿出一本诗或是一本杂志看。有时有所感触，他自己也做了几首诗或是一些杂录，但是他写好后自己看了一遍就丢掉了。他暂时不想把他的思想留下来给后来的人看。他一人幽静的孤独的生活使他觉得人生不过如此，要在世界上留什么痕迹，实在是蠢人所做的事。他想佛家所以要讲出世，也大概看破了这一点吧。

在气闷时，他就要一个人走出去。有时他散步到毕城的大街上，看着一般来来往往，熙熙攘攘的人；有时他要走出城外，散步到乡村中去，看乡下小孩子们的玩耍与农夫农妇的工作；有时他还要到坟墓中去徘徊，想到些人类生生死死的根本问题。他看到从树上落下来的一二张黄叶，他知道秋气已经来了。

有一天他正在田塍间看着远处的乡境，忽然间他听到有人唤他。他想这样陌生的地方，怎么会有人来招呼他，难道台伯家人因为他出来久了，所以来寻他吗？但是他回转头来一看，却是一个女子，仔细看时原来就是默君的妹妹蕴青。她手中正捧着一束野花，对他微笑着。远望去正像拈花微笑的仙女。这样的巧遇，他竟不知道最初用那一句话去问她。想了半天，他才向她道：

“密斯徐，我们怎么碰得这样巧——你的姊姊呢？”

“姊姊到无锡读书去了。”蕴青面向着野花回答着他。

“那末你为什么不到无锡去读书呢？——你不是从前和她在一起读的吗？”

“是的，但是现在我不和她在一起读了。”说到这里她的面上露出一一种自然的羞态。但是接着她就反问钧凯道：

“王先生，听说你几星期前生病在上海——我们真抱歉，不能来看望你——但是你现在怎么会到这里的？”

钧凯于是就把他的病如何痊愈，如何回到故乡，如何又到台伯家休养身体那许多话一齐告诉了她。

“你既这样寂寞，何不到我们家里来坐坐，王先生，你真太客气了。”

“我并不客气，不过我不大愿意骚扰人家。”

“骚扰什么？——好，现在我看到了你，你一定要到我们家里去坐坐的了。”她说着就请钧凯随着她走。钧凯虽是羞答答的不敢接近她，但是她的态度却始终是很自然的。

到了她的客厅上，她就到里面去喊老妈子端茶与瓜子花生之类出来吃，并且不久又随着她母亲出来了。她们母女二人于是就问长问短的闲谈了一点钟。最后钧凯固执着要走，她们才

放了他。临走时，她们还很殷勤地请他在那边厌气^①时尽管来玩，一点不要客气。她们家里现在只有三四个人，父亲出去教书了，默君还没有回来，云青又到外面读书去了，所以他如其肯来，她们是非常欢迎的。钧凯道了谢并且连声应诺着才走了。

第二天自然没有事，钧凯又到那里，第三天也是如此。有时母亲因为有事外出了，只剩他们俩在客厅内闲谈。从她的谈话中，钧凯更知道她后年春间便要出嫁的事。她所以不跟着她的姊姊出去读书也就是为了这个缘故。到第四天上，母亲要钧凯搬到她家中，并且说不久默君也要还家了，大家住在一起闹热些。钧凯自然也就答应了。原来钧凯在这种地方并不是一个放荡的孩子，他柔和的心情与对于她们的恭敬与亲热，老实说是很使她们母女二人欢喜的。

五

这是早秋的一个晚上，徐家书房内中间一只四仙桌上有一盏绿罩子的洋灯放着。在灯光外的阴影中间，坐着钧凯与徐家母女二人。他们三人正谈着这一天中所经过的家事。窗外园子内满铺着银色的月光。一点声音也没有。时辰钟，那代表时间的东西，不绝地在空间走着。

“这样沉寂的晚上——这在我差不多是第一次。”钧凯说。

“王先生，难道你从没有过这样的晚上吗？”母亲问着他。

“没有过！这几年来，我差不多天天在丝乱的社会中旋转着，我的心思，我的情感，搅扰得异常的烦恼。我如像已经堕落在深渊的黑暗中的样子，觉到一种挣扎的苦闷。有时我觉得我

^① 厌气，吴方言，无聊，厌烦。

的力量已经用尽了，我将沉没下去，一直到地狱的底下……”

母亲没有听懂钩凯的话，而蕴青已经了然了，这几天她和钩凯的接触，已经知道他是一个富有血气的男子，因为环境的压迫，使他自暴自弃，灰心厌世。她的柔和的女子之心情，对于飘泊零落的他，早已发生了一种怜惜的自然的感觉了。

“可是，王先生，你总应该努力振作，发奋自立起来，替中国的社会做一点事业。”蕴青一面鼓励着他，一面安慰着他。

“替中国社会做事业，这本来是我向来有的志愿。可是我现在已经疲倦了，我需要休息。我需要新的生命。——这样和平的晚上，我相信对于我的休养是很有益的。”

“是的，王先生，你需要休养，况且你现在又是病后。你不久就要到国外了。在那里你可以平心静气，努力读书，努力做事，做一种精神上的休养，然后回到中国来，再为第二次的奋斗。这不是很好吗？”

“哦！……密斯徐，你的话说的不错。——但是现在我可不知道。我不晓得我将来会变成怎样。我不敢预约我的将来，因为从前的将来，太使我失望了。密斯徐，我不晓得——我不晓得我将来会变成怎样。”钩凯说话的声音很低，并且带着一种深远的悲哀，他的眼睛茫然地望着前面，他用他的手擻着他的头发。

大家都不做声。时辰钟，那代表时间的东西，不绝地在空间走着。

母亲因为听不懂他们过于抽象的话，虽是也感觉到一种悲哀的情调，默坐了一刻，告辞着走出去了。或是她因为白天的操作太使她疲倦了，所以回房去睡了吧。但是他们都没有多大注意。

“但是——王先生——你一定要奋发些，不要那样颓丧！”她

找不到别的安慰话，只能这样说。

“我不知道什么叫做颓丧，我不知道我现在的行为是颓丧的。‘颓丧！’这二个字是一般境遇好的人加在境遇坏的人身上的一个不好的名辞。但是我不懂它。我只觉得我的苦闷，我的内心的冲突，我的找求光明与自由的奋力比了任何人都热烈。——可是我现在已经疲倦了，或者我已经‘颓丧’了。——但是我还觉得痛苦——或者因为我还没有疲倦吧。”他说到这里恐怕蕴青要动气，就接着说：“但是密斯徐，你不要动气，我知道你对于我的好意并且你所给我的勉励对于我是很有帮助的。我应该谢谢你。”

“不要那样说，王先生。我虽是没有你那种丰富的经验，但是你的悲哀与痛苦我似乎都能感觉到。”

“你有怎样灵敏的感觉力呵！”

她没有听到他的话，她的心已经沉没到深思中去了。忽然间她说：

“象我现在这样，王先生，——象我现在这样的境遇倒是非常可怜的。第一：我没有你那样的自由！我要出去读书，而母亲不许我；我要替社会做事，他们又不许我。而你却不要那种自由！”说到这里她不免有些气塞了。

“密斯徐，密斯徐，但是我们的痛苦是一样的！”

六

默君家的住宅是在毕城的南隅，大门前是僻静的街道，宅后是一个大园子，里面满种着杨柳桃花与种种日常吃用的菜蔬。钧凯的住房靠近读书室，窗子都对后园开着。从窗子中看着全园的风景差不多是一副图画。

他家除男女仆各一人外，共有六人：父亲母亲，默君夫妇与云青蕴青二姊妹。父亲是一个秀才先生，常住上海当私家教师，对于家事素不顾问。默君也常在外面做事，自然也没有余暇来顾问它了。所以他们一家大小事务差不多都由母亲一人管理。母亲是中国旧家庭的良妻贤母，对待自己儿媳都能周到有礼。她更富于决断力，个人管理家事常能独往独来。譬如把蕴青给罗家也完全是她的主意。罗安琪的母亲是蕴青的姑母。他父亲已死，母亲又不大欢喜管闲事；安琪这孩子又一表容仪而且性情和顺。蕴青母亲看见有这样容易做媳妇的地方，而且她又那样爱她的女儿，所以把她许配给安琪的。至于蕴青的愿意不愿意，却不是她所顾问到的了。况且蕴青为什么不愿意呢？她虽读过《新青年》并且受过自由恋爱论等新思潮的影响，对于这非自由恋爱的婚约不十分满意；但是她天性豪爽，而且对于恋爱没有积极的感觉，况事情已经如此，她也就不再顾问了。这就是说她对于这事虽不十分满意，但也没有什么不满意。

钧凯来了之后，寂寞的蕴青竟得到了一个伴侣。虽是说起来他们俩的境遇都是可悲的，但是有二个人共同享受着相互间的痛苦，结果倒是安慰与甜蜜了。钧凯自己觉得他的寒冷的心中，发生了一种异样的快感。他的心如象含苞未放的玉兰花经过了和暖的春风一般，在大自然中开展着。

近来他们俩的关系一点一点密切了。晚上他们每每谈到十二点钟。谈话的资料也从悲哀的身世转到学校与社会上的趣闻了。他们的心已经是快乐的，那末那些向来以为不过是黑暗的事，现在只觉得滑稽吧了。

“什么？已经十点钟了。你可以去睡了吧。”蕴青有时听到壁上自鸣钟打着十下时要这样说。但是这种话不过象一句句子

中的惊叹辞，接着就忘记了。

“什么？已经十一点钟了！”听到十一点时，她又要说。

“我想这钟比了别人家的要快些——大概快一点钟吧——据我看来现在至多不过十点钟。”钧凯接着说。

“自然的，你看，我们还不睡！”

他们大家同意了：他们的钟比别人家的要快一点。接着十二点钟来了，那就是十一点钟；一点钟来了，那就是十二点钟。

“现在真是十二点钟了。王先生，你身体还不大好，不要过于睡的晚！你还是去睡吧。”蕴青到这时才当真这样说了。说毕后，她慢慢地，愿意不愿意似的，自去了。

有一天晚上，他们二人在洋灯底下一同看着一本《少年中国》^①上黄仲苏^②君所译的太戈尔^③的诗。因为他们的头离的太近，所以他们的头发竟接触着了。当时他们正读到：“他拿他的脸儿靠近我的耳，我望了他一眼，说声：‘羞啊！’但是他不动。他的唇触着我的颊，我战慄而说道，‘你太大胆了！’但是他不以为丑。”他们大家仰起头来互相望了一下，面上现出微笑。

读到这里，他们抛去书不读了。

“以太戈尔这样的老头子，居然做出这样多的情诗，我觉得有些奇特。”蕴青笑着说。

“但是这些诗是在他小时做的。看了他现在白发苍颜，须长

① 《少年中国》：“少年中国学会”正式成立后创办的大型综合性月刊。一九一九年七月一日创刊，共出四卷，至一九二四年五月四卷十二期以后停刊。

② 黄仲苏(1896—1975)：安徽舒城人，“少年中国学会”成员，现代诗人、翻译家。黄仲苏译《太戈尔的诗》刊载在《少年中国》第一卷第八期和第九期上。

③ 太戈尔(Rabindranath Tagore, 1861—1941)：印度作家、诗人和社会活动家。

半尺的照片，谁会相信他是曾经做过这样多的情诗的。这些充满了青春、充满了生命的诗！出于这样庄严，这样沈默的他，谁会相信？”钧凯说。

“但是这种青春的、梦幻的、美丽的时代，在他已经是过去的遗物了。我不晓得太戈尔先生再读起他的《园丁集》来，心中作何感想？”

“‘有花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这是中国诗人劝一般人宝贵青春，不使虚度的话。只要我们的青春不是虚度的，那末，我们老时虽是觉到荣华的不可再，但是看到昔日美丽的遗物，我们大约也可以自慰了吧。——所以太戈尔现在再读起《园丁集》来，心中唤起的决不是失望与悲哀。”

“哦，我们应该怎样宝贵我们的青春呵！”

“可是现在的社会，却处处压迫着我们青年人。他们用旧礼教与新礼教，用武力与引诱使我们青年人一点活动的余地也没有。简直没有！我们的青春都在他们压迫势力之下浪费了！我恨，蕴妹，我恨这样的社会！我愿上帝给我以力，和它为最后的决斗！”钧凯说到这里已经异常兴奋了。略略停顿了一下之后，他又接续着说：“譬如象我这样，——好，不要去说它了，我是已经什么都完了的！”他突然停止不说下去，只有一声叹息！

蕴青安慰着他说：“凯哥，你不要那样失望，我们不都是还年轻吗？我们还有光荣的未来！”

“光荣的未来！怎样美丽的希望呵！”

“凯哥，我们不必去说那个了，”蕴青知道这样说下去，一定使他更其难过，所以有意转变着谈话的方向，“我来吹笛子唱一支歌儿给你听吧！”

她从壁上取下笛子吹了一曲之后，就唱了起来。她的声音

悠远而且清丽，如象夜晚青空中的仙乐。钩凯忿怒的心情，也渐渐融化了下来。他慢慢走近灯前，把灯光吹熄了。月光从窗外直射到室内地板上，象一缕温柔的银丝。接着又是嘹亮的笛声，绕梁而舞。她吹毕后，钩凯也自告奋勇，唱着他平日所最爱读的古诗。他们这样你吹我唱的下去，一直到一点多钟，蕴青方才说你身体不好还是早些去睡觉的话。

“我今天晚上真不想睡呀，蕴妹。”钩凯说。

“这样美丽的秋夜我也不想睡，但是你的病体是初愈的，所以还是早些去睡的好。”她说着取洋火点亮了灯把他送到房门口，说了“明天晚些起来”的话才走。他却在灯光下望着她的情影一直等到它完全隐灭之后。

回到房内，他还是不想睡。他只在洋灯下痴痴的望着前面，心中不知道想些什么。在很久很久以前，在他放浪生活的中间，他常常想把他的全生命供献给一个同情于他的女子；把他无用的身躯投到她的脚下，听她的践踏，听她的指挥。他将如一只飞倦了的燕子落在她的身上；他将如一个被追逐得无处存身的野人逃在她的臂下。而现在这个女子就是她！一个有那样灵敏的感觉，那样丰富的同情心的女子！

果真是她吗？他不敢十分确定；不是她吗？他却也不敢否定。他只觉到在他的心底下有波涛汹涌着，使他不得安定，不得睡眠！

七

明天早上他们大家起来得还是很早。早饭完毕后，蕴青提议到外面玩去。她更预备了充饥的食物，借着钩凯一同向乡下走去。他们二人并排走着，看见一处地方，蕴青便诉说她小时所

经过的历史。她小时的回忆如象一本很厚的有趣味的神话，听了，差不多现世界上的一切都忘记了。如象轻风，如象细浪，钧凯只觉到一种温柔乡的陶醉。

他们走得倦了，便在石桥上坐下，看着下面来来往往的船。船上的人看见两个这样年轻的男女坐在一起，不免有些希奇，互相诉说着这种新的遭遇。但是他们俩却各人想着各人的快乐。那太阳照在河面上所反射出的金光不就是他们俩的象征吗？

到了一家人家的高坟墩上，他们便坐下把食物拿出来吃了。他们吃着谈着，一点也不疲倦。

“我欢喜我们能够常常这样。”蕴青说。

“我也在这样想。”钧凯答。

“但是你就要到美国去了。”

“我可以不去，如其你不要我去。”

“为什么不去呢？你这种人对于社会是很有用场的，不能因为了我便不去。”

“我为了你我可以一切都不管！”钧凯很自然的说出一句不可避免的话。

“为什么？”她很惊奇地望着他，等着他的回答。

“因为——哦，这里的太阳光多么温暖呀！蕴妹，你看从那边走来的二个乡下人！”他想借此逃避她的质问。

她只是呆呆的望着他，知道他所要说而没有说出的是什么话。等了一刻，她又继续着问道：“什么样？”

“蕴妹，我不敢说出来，因为我恐怕说了，得罪你。况且这句话也没有再说的必要。”他不得已只得这样说。

“你尽管说吧。得罪我！你怎么会得罪我呢？”

“蕴妹，——我——我所以不愿离开你，因为我觉得不能离

开你。”

“去吧！我们走吧！我不要你回答我的问题了。我知道那是一个不容易回答的问题。”她说着立起来预备走了。

在他们的归途中，他们只是默默的想；他们要说的话很多，但是一句也没有说出来。她近几天来渐渐觉得她一刻不能离开他。她并不知道这就是恋爱。恋爱！她听到这二个字，她的心就要发跳，她的血就要从心上直涌到面上。今天她听到钧凯这样说，她方才知他们的心原来是一样的，他们的感觉也是一样的。

“蕴妹，我爱你！”他突然对她这样说。

她没有回答他，她的面上渐渐红了，耳上渐渐热了。“唔，原来这就是恋爱！而且他已经爱了我！”她心中这样想，可是没有发出声音来。她只是默默地走着，她的脚步走的更其快了。到了家，她一转身就到她自己的房内。她怎能抵抗这种骤然的启示呢？她仆倒床上，她的灵魂已经消融在她的情海中去了。

他在书房内等着她，好久不见她出来。什么？难道他刚才的一句话冲撞了她吗？照她在山邱上的谈话看来，她对于他这句话一定能够原谅的。而现在她一去而不复来！这未免太奇怪了。或者他的话未免太率直了吧？不然为什么这样呢？

这种疑虑压迫着他，使他不得安坐，使他从椅上立起来。在室内徘徊走着。一眼看见台上一张纸片，就拿起铅笔潦草写道：“蕴妹，请你恕我的在路上时的率直！凯。”写好后，折成小片，喊老妈子带进小姐房内。他很不耐烦地在外面等着。

不久老妈子从里面出来了。她手里拿着原来的纸条！难道她不看就把它退回来了吗？

“小姐说：她就要出来。这张纸的反面她还写了几个字，她

叫我带还给你。”老妈子把纸条交给他时这样说。

“我就要出来了，我爱你和你的爱我一样！蕴。”

他把它读了又读，他的手颤抖了，他的心跳动了。她原来也爱了他！他不知道对她应该表示怎样的感激与爱戴。他情愿把他的生命抛在她的前面为她牺牲！他情愿把他的赤心投在爱河里为她淹溺！她是他的一切，他自己算甚么呢！

阳光从窗外射进室内呼应着他的热烈的思想，和风自园内吹进来激动着他的泛滥的心潮。他正想提起笔来，把这一刹那的灵感写下来时，蕴青的面在门槛上出现了。他立刻投下笔，奔到她的前面握着她的手。他说不出别的话，他只呼着她的名字“蕴妹！蕴妹！”

那天晚上，钧凯回到自己的房内，只是默默的想。他不相信她也会这样的爱他。但是她是已经许配给人家的！这怎么办呢？

“你应该把她送到学校里再去读书；你应该设法替她解除婚约，恢复她自由。你应该……”他觉得有某一个人，或者就是他自己吧，在他的耳朵边这样命令着他。

八

外面是深夜的静默。蕴青送钧凯进房后，回到自己房内，懒懒的坐在窗子前面，继而吹灭了灯，望着园中，只见月色横空，树影满地。半夜的月光是怎样的凄凉呵！

“我现在已经爱了他，而我又是已经许给了别一个人的。”她独自一人把这件事来来往往的想着，不知道怎样去解决好。“今天他又竭力劝我出去继续读书，恢复我昔日的自由。自由是

我所希冀的，但是那是我母亲的意志——她是那样爱我的。”想到这里她很不安宁地立了起来，但是又坐下了。她听着时辰钟一刻一刻的过去，心中虽是异常焦急，可是想来想去总想不出一条路来。

明天早上，他们大家在书房内用早餐时顺便谈起读书问题，钧凯就乘机对母亲说：

“蕴妹妹将来一个人在家，我看很是孤寂，我想——还是和云妹妹一同出去读书的好。”

蕴青听到钧凯这样说，虽不立刻抬起头来，但是她的眼睛却偷望着她的母亲，并且她的心跳动着等着母亲的回答。

“她后年就要嫁了，还读什么书？”母亲毫不疑虑地回答着他。

“不过能够多读一年总是好的。”钧凯又坚持着说。

“读一二年书也读不出什么来，况且她到罗家姑母家去也用不到识多少字。能够写一点账目已经够了——晓得看看信已经很好了，不必多读书。”

钧凯听她母亲这样说，只好不说下去了；他觉得要和老年人讲道理，总是讲不通的，因为他们有他们的大道理，而且他们的大道理又不是我们的小道理所能打破的。

早餐完毕后，母亲有事出去了，只有他们俩在一起。当时钧凯说：“我看你的读书问题，如其要靠你母亲的应许，是非常困难的。”

“是的。”蕴青带着失望的神气说。

“我觉得对待他们老年人只有一种办法，就是你要怎样做就怎样做，不必多去询问他们的意见。这并不是说我们有意看轻他们——完全不！实在因为他们的意见和我们的相差太远了。

如其我们要服从他们，那末我们只好摒除一切，一事不做。”

他这句话是经验之谈，但是她似乎没有听到一般，低着头只管弄着她的衣裳。她觉得现在的读书问题包括着她的婚姻问题，如其读书问题让了步依她母亲的话，那末自然婚姻问题等于也让了步，依她母亲的排布了。她不情愿这样，但是她有什么办法呢？好几天来，她已经对于这问题想了又想，可是没有想出一个办法出来。今天听到母亲这许多话，她更觉难过了。眼泪如象真珠一般从眼眶中流下。

“蕴妹，你不必哭，我们且到外面去散一回步慢慢商量一个办法吧。”他说着摸出他的白手帕，替她拭着泪，牵着她的手出去了。他们俩一同在田塍上静默着走了一阵之后，钧凯又继续着说：

“蕴妹，我觉得你现在有二条路可走：第一条就是用了种种方法得到母亲的许可，出去读书，然后慢慢解决你的婚姻问题；第二条虽不免强情些，但是最是直截痛快，就是不求母亲的许可，自己出去。”

“不求母亲的许可！一个人出去！除了当女工外还有别的方法生活吗？”这句话并不是蕴青有意要探钧凯的口气，实是因为她没有别的话可说，所以就这样随口问了。因为她现在的难题并不在这里，而是在她是否有抛弃母亲的勇气，走她自己的路。

“蕴妹，那倒不必忧愁；如其你肯走这一条路，我一定尽我的能力帮助你；将来你学成了之后，你还是有你的自由。蕴妹，你肯信托我吗？”

“凯哥，请你不要那样说了；我那有不信托你的道理——但是我不能走那一条路！”

走着，走着，他们二人在无尽的田塍上走着。他在自己海潮一般丝乱的思想中奋斗着；她在自己瀑布一般冲突着的情感中挣扎着。他们互相支持着，怕一失足跌到无尽的深渊中去；他们互相拥抱着，怕一放手，在海底下没有再见的机会。

太阳渐渐地从西方下去，天空中满布了绯红色。劳苦的农夫农妇曲着背刈着田间的草，有时还哼着一二支歌。牧童们骑在牛背上在河边慢慢的走，互相说笑着。晚风带着稻草的香气一阵一阵吹来，沁入心肺。

“我愿变作一个无知无识的乡下妇人！”蕴青忽然间悲哀地说。

九

日子如像梦一般过去，不久钧凯出国的日期又快到了。默君从上海来信说中国船于九月中旬从上海启碇，他最好三日后即从毕城动身。不然恐怕时间太迫促，诸多不便。但是钧凯接到他的信后只是默默的想，他的心如像辘轳般一点也不能决定。美国固然是要去的，但是他决不能把所爱的人完全不顾，个人走自己的路。在这一个沙漠似的世界上，他觉得只有她是爱他的，现在如其为了满足一点游学的欲望，把她抛弃在人生的路旁，任凭人家的践踏，无论如何是他所不愿为的。

他想到这里只是在室内来回地走着。他很觉奇怪：蕴青对于读书这件事，这几天来一点也没有提起；难道她已经忘记了吗？就是他提起时，她也不大注意。她真的不把此事当做重要吗？或者她已经下了决心依从她母亲的命令嫁给罗安琪了吧。但是她对于他的爱情近来不但不减缩而且增加着。她现在差不多一刻也不能离开他了。

不久蕴青从里面出来了。她问着他道：

“刚才不是说阿哥有一封信给你吗？”

“是的。”钧凯答。

“他说些什么？”

“他说我最好就在三天后动身，因为轮船的开行期是二十日，今天是十五，到上海十九。住了一晚就好上船。”

“那末你三天后就要走了。”

“是的。”

“时光真快呵！”她说了这句话，把面转向别处去了。钧凯知道她的眼眶中已经充满泪珠了。

“蕴妹，你不要哭；美国去不去，我现在还没有决定。”他说着拉着她的手。

“为什么？”

“我想在你的读书问题没有解决以前，我决计不离开中国。”

“不离开中国？单单为了我？哦，我的钧凯，你去吧！你去吧！我是决不值得你这样牺牲的。”她含着泪用力说着。她的手颤抖着，她的牙齿有些打战了。她不自觉地把她的头靠在钧凯的身上。钧凯把她抱着，轻轻拍着她的肩。他也感动了，他不知道现在究竟怎样办好。停了一刻，他才定了一些神说道：

“你不值得我这样的牺牲？哦，我的蕴妹，我不去美国算什么牺牲？——我的生命是没有价值的；我觉得为了你就是抛弃它也一点不可惜。”

“凯哥，你不要这样说！你现在到美国去——将来学习了许多知识回来，替社会做事，你的生命不是很有价值的吗？至于我，你可不必管，我知道我很愚蠢，就是出去读书也读不出些什么来，”她悲哀地说着，如像一朵病了的蔷薇在空中颤动似的。

“但是我不能这样，我决不愿抛弃你，使你被人家当作货物一般运来运去。”

“凯哥，——”她要说忽然又中止了。

“什么？”

“凯哥，——那末，照你说来，男女的相爱归根是一定要结婚的？”她把这句话说得很快，很慢，而且似乎很悠远。

“男女相爱也有不结婚的，但是我决不能看着一个被爱的女子嫁给一个漠不相关的男子。”

“那有什么关系！只要他们的爱情永远继续下去，不因不结婚而就此疏远，那就好了。凯哥，你以为怎样？”她拿着钩凯放在她肩上的手只是抚弄着，等着他的回答。钩凯已经陷入沉思中去了。他到现在才知道蕴青心中所抱的计划！她情愿为了她的母亲与其他有关系的人而牺牲她的肉体！她不看重她的肉体而看重她的精神！她以为只要精神上恋爱了，肉体上接触不接触是完全不在乎的。

在这一次，他竟看到真能牺牲自己的伟大的灵魂了。他觉得他在她的旁边是这样渺小，这样卑下的。他，这样渺小，这样卑下的他，能够不从她的话吗？当时他就答应道：

“蕴妹，我知道你的意思了。你已经要那样，我怎敢不答应呢！”

“哦，我的凯哥，你是怎样和善的呵！”

明天钩凯就要从毕城动身了。他和蕴青在他的房间内整理着一件一件零用的东西。钩凯的心很沉重，他只是坐在旁边看她替他一件一件的什物安排在他的提箱内。他并不想到美国，他只愿永远留在旁边做她的伴侣；但是现在他已经答应了她

的请求，也无法可想了。

她送了他许多东西：一打丝手帕子是用她自己的手缝的；一双绒线袜与一件绒线衫是用她自己的手打的。她更从她身上取下一只扣针送给他，叫他永远插在他的身上。她说那里不比在中国，人地生疏诸事都要谨慎，酒一定不可喝，香烟最好也不吸。到了那里一定要常常写信，不然她就要悬念的。至于她的爱情，她叫他放心，不必顾虑，因为那是永远不变的。二三年之后他们还会相见。那时他们将怎样的快乐呵！

钧凯只是听着并且对她望着。他看着她散在前额的黑头发与她柔和的面庞；他看着她适中的身材与她带着音乐的节奏的衣服。他想把她的印象永远印在脑筋里，在这种泉源上他希望汲取生命之力到人生的战场上去。

东西整理完毕后，他们又回到书房内默然坐着，因为他们那时所有的只是别离的悲哀，而悲哀是不能用言语表示出来的。后来母亲来了，也向他叮嘱了许多话。向来他虽是表面上很尊重她，他的心却常常是对她反叛的，因为他常常想到蕴青的不幸都是她一人的过失。但是今天却完全不同了。他看着她慈祥的容颜与果敢的态度，甚么怨念都消磨下去了。他只觉得在他前面立着的一个是他的慈母。他觉得她是数千年传下来的旧礼教的结晶，她为了旧礼教所以不自知地牺牲了她的女儿。这是她的罪过吗？不是的！不是的！唔，她是怎样可怜的妇人呵。

夜晚来了。蕴青看见钧凯整日价呆呆的想很是不安。她想做一种有趣的玩意儿使他高兴，提起精神来；但是她自己觉得也没有这样的兴致。她只有陪着他坐着。在静默中听着时间一刻一刻走过他们的前面。他们没有法子留着它。他们有什么法子留住时间呢？

“蕴妹，明天早上我就要走了。我不想我在这里日子会过的这样快。——我觉得这一个月来，我所经过的一切简直是一个梦！不过有一件事体是可以确定的，那就是我们的爱了。——我向从来不相信世界上有什么爱的存在，但是这一个月的经验竟使我相信了它。如其这一个月的过去真不过是一个梦，那末我希望这种梦以后能够永远做下去以至于我的死。——蕴妹，在这一个月內，你怎样把最宝贵的礼物赐给了我呵！”钧凯慢慢地，断断续续地这样说着。

“凯哥，你不要这样说了。我觉得我一点也没有什么礼物赐给你。我只觉得你所给我的爱情是广大无限的。”蕴青回答着他。

“蕴妹，我是一个最不道德，最不自爱的青年；如其没有你的爱给我以生命，我恐怕我早已完了。蕴妹，现在你是我的生命，我的南针，我的火焰；我希望你永远在我的前面引导着我使我不至走入迷途，那就万幸了。——因此我又联想到中国现在一般在苦闷中，在失望中浮沈着的青年人了。他们只因为没有爱，所以那样颓丧。他们不是不情愿奋斗，只是没有爱的奋斗生活是他们所不愿有的吧了。唉！我们应该怎样用我们的爱去救醒他们呵！”

“我们的爱是无限的，我愿把它变做伟大的太阳挂在太空中，光照着一切陷在迷途中的青年！”

那天晚上钧凯简直一点也没有睡着，他的身体只是在床上翻来覆去。他想他明天就要走了，而她将留在这里，并且二年之后，她将嫁给一个不相干的男子，三年后他回来时，不知道她已经怎样了。他不相信她嫁给那个男子后会有幸福的。如其他这

一次不到这里来，那事情又将不同了。她对于她的未婚夫已经没有什么不愿意，那末出嫁后因了种种关系，他们也许成为一对好夫妻吧。他们也许能够在幸福中过他们的生活吧，想到这里他自己不免后悔自己这几天的行动了。他想像他这样潦倒一世也就算了，何以又要害到另一个人，而且那一个人又是年青的女郎！他在事前怎样的没有思想呵！……但是他们现在已经互相怜爱，那末除永远保存这种精神恋爱之外，他还能做甚么呢？

她呢？她也没有睡好。她回到房内后，吹熄了灯，只是坐在床上痴痴的想。她不晓得她是在想些甚么。她觉得她的心绪异常乱，一点头脑也没有。是的，他明天要去了，到二万里外的新大陆上去了。在那样远的地方，他能够不为异乡的花草所留恋吗？他能够保持他对于她的纯洁的爱吗？她现在的存在是完全靠着这一点爱，如其这一点爱都消灭了，那末她的存在可以说完全没有意义。……时光过的怎样快呵！明天他就要走吗？哦，我的钧凯呵！

她在床上这样来来往往的想。有时心中觉到异常的甜蜜，有时觉到异常的痛苦。觉到甜蜜时，她觉到她的心已经溶解为水流向大宇宙中去了；觉到痛苦时，她觉得她的心已经凝聚为冰，寒冷而且坚硬，而且她的心田变成了一片荒凉的沙漠。忽然间她觉得她一人立在一座孤山的顶上，下而是一座花园和《天方夜谭》^①中所说的一样的美丽。在喷着轻纱一般的水的喷水池旁，有一对男女并肩立着。她四望，没有一个人。她的钧凯也不知道到那里去了。再回头看那一对男女时，他们已转向绿荫深处走去。她望着他们的后影，她觉得那男子竟和钧凯相似。是的，

① 《天方夜谭》，阿拉伯著名民间故事集。今译《一千零一夜》。

他简直是钧凯！于是她急了。她立刻向花园内奔跑着，嘴里拚命喊着，“凯哥！”“凯哥！”但是她喊不出声音来。在钧凯身边的那一个女子看着她只是笑，以为她是一个疯子。她急了，她哭了。而钧凯只是冷冷的立在旁边望着她！

她醒来时，她觉得她的面上流着眼泪。“唉，那样的恶梦！”她很疲倦地想着，而且心中觉得异常欢喜，因为那不过是一个梦。她的钧凯还是在她这里。

不久鸡啼了。她立刻就起来，匆匆地洗了面，漱了口。在灰暗的晨光中奔到他那里。他没有去！但是他在预备去了。她敲着他的门。

“谁？”钧凯一面问，一面开着门，“哦，原来是你！你为什么起来的这么早？”他见是蕴青，欢喜的了不得，立刻握着她的手。

“因为我睡不着。我料想不到你也起来的这么早。”

“我也睡不着。”

他们说着，相视而笑。原来他们的心是一样的！

“但是昨晚上，我还做了一个恶梦呢！它把我惊醒了。”蕴青微笑着说。

“什么梦？”钧凯接着问。

“我不告诉你！”蕴青笑着说。

“我知道了，那是一定关于我的。蕴妹，恶梦是吉兆，你告诉我吧，那是不要紧的。”

于是蕴青就把昨晚上的梦告诉了他。

“蕴妹，这种梦的由来，都因为你的过虑。——可惜我不能把我的心拿出来，献给你看。”

“那不过是梦吧了，你不要把它那样认真。我说出来也不过当做笑话说的。——你以为我会相信它吗？”

在这种地方钩凯只觉到感激与热爱。他抱着她，吻着她的面颊。在他们热烈的拥抱中间，他们的灵魂已经融解在一起了。……

吃好了早饭，钩凯就要动身了。母亲说了许多叮嘱的话，送到大门外就不送了。她立在门口一直到不看见他们的影子之后。在路上，他们二人紧紧的靠在一起走着。路旁虽有几个早行者很惊奇地望着他们，但是他们一点也没有看到。他们怎么会看到外面的人呢？他们的世界是情感的世界，是充满了别情的世界，是甜蜜而又痛苦的世界，是内心的世界，是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世界，他们怎么会留心到外面的人的讥笑呢？

他们觉到只有一刻钟，已经到了轮船码头。时间怎样过的这样快？钩凯拿出表来看了一下，看见距开船时还早，就决计把她送回去。将到她家门口时，钩凯叫她进去，但是她还是要送他。这一次她一直把他送到船上。在船上他们只是默默地相对着，一句话也没有说。第一次的汽笛叫了——第二次的又叫了。但是他们没有话可说。他们的心觉得异常痛，尤其是她。她的眼眶中渐渐红了。她只是拿出她的手帕子拭着她的眼睛。他却在旁边呆呆地望着她。这一种情况正如她在梦中时所看见的。

第三次的汽笛又叫了。他把她送到岸上，把他自己的手帕调换了在她手中的一条。他说了一声“我去了！”就回到了轮船上，轮船立刻动了。她只是立在岸上对他望着。他也立在船头上望着她。船出了石桥门，她就奔到石桥上望着他。他们的距离一点一点远了。他们的面容渐渐模糊了。她摸出他所给她的手帕在空中摇动着，一直到连白手帕的影儿也看不见之后。

好，现在他真的去了。她一个人孤另另地一路迢迢着回到自己的家内。她们的书房内再没有他的影子了。有许多东西是

他所用的，有许多是他所写的。但是他呢？“他已经去了！”一切东西似乎都悲伤地回答着。

她再走到他的房间内。他的床空着，台子上放的不过几本诗集与一些凌乱的信件。忽然她看见在砚台下压着几张信笺，拿出看时，原来那天晚上钧凯因为睡不着而写给她的一封信。那信上说：

“我最亲爱的蕴妹：我不知道为什么今天晚上一点也睡不着。所以我穿了衣坐了起来。外面一点声音也没有，只有清凉如水一般的月光在地面上慢慢移动着。在园子那边的树荫底下却完全是黑暗。我不知道在那黑暗中所藏着的是什么，但是我的毛骨不觉有些耸然了，我的眼眶中不免充满了眼泪。蕴妹，我不知道为什么，在这种境况内，我竟会这样的‘生的孟泰儿’(Sentimental)！①……

蕴妹，你是我的救星呵！如其我没有你，我将变成怎样呢？我将放浪一生或悲怨一世以至于死吧。我将堕入无尽的深渊中永远受地狱的苦吧。我将在寂寞的空虚中间抑郁而终吧。然而你现在救了我！你使我看见光明，你使我看见人生与宇宙的意义，——总之一句，你把新生命给了我，你把生命的火焰点着了我的心灯。以后我永远不会在世界上走入歧途的了，因为你将永远为我前途的指导者！

蕴妹！我爱你，我爱你！……

钧凯留言(十八日夜四时)”

她把这封信读了又读，看了又看；她把它放到她的嘴上，放到她的心上。她的心中充满了甜蜜。

但是他已经去了。

① “生的孟泰儿”(Sentimental)：英语，易动感情的意思。

十

在轮船上钧凯只是孤另另的靠在船栏上望着远处的坟墓与天上的白云。在火车上他只是呆呆的靠在窗口旁边坐着。眼睛虽望着他前面的人，但是他一个人也没有看清楚。他觉得他的脑筋异常纷乱，他的脑壳差不多是一个炸弹，只要一触就会爆发吧。他那里要到美国去！只是那无情的轮船与火车，它们不知人间的情爱是什么东西，讥讽地拖着它，把他从她那里拖开去一直到万里之外。他那里要到美国！只是那无情的社会造成了许多不自然的东西，把她从他的怀抱中夺了去，用着冷酷的态度把他驱逐到他乡异国。他现在是被逐了，他现在是要去流浪飘泊了！……

忽然间有人推着他：“先生，上海到了，请下车吧！先生，上海到了！”他方才如像从睡梦中惊醒了一般张大了眼睛。他看见车上的电灯已经亮了，车上的人已经都没有了。只有一个查票的职员在他的旁边推着他。

“怎么？上海已经到了？”他惊奇地问着。

“是的。快快下去吧！”那办事人催促着他。于是他慢慢地拿了他的手提包下了月台，在疏疏朗朗的电灯光下出去了。

上海还是和先前一样的纷乱，一样的热闹。但是在现在的他看来，觉得有些不同了。他看着街道上来来往往的人，奔来奔去的车辆，发生了一种异样的感觉，他觉到空洞，他觉到寂寞，他觉到感伤。

一进了旅馆，他就写了一封快信给蕴青。然后打电话找默君托他料理明天上船的事情。一切停当后，他一个人又跑到了黄浦滩公园里坐在一条长凳上，把头靠着椅背，望着黄浦江中倒

射的灯光。园外只有来来往往的车辆声音；园内像穿梭一般走着的是成对成对的外国夫妇与恋爱的男女。他们能够带着了他们的伴侣，离开了他们的祖国，渡数万里的重洋，到一个风俗、习惯与思想完全不同的中国来，谋他们的生活；他们是怎样的幸福呵！想到这里，他又叹了一口气。仰望天上，蓝色的天空中满布着金钢石一般的星星。宇宙的呼吸经过树顶，掠过他的头发，如像安慰着这一个将要远行的人。

但是那时在他的心中脑中除了他的蕴青之外，还有甚么吗？他不知道她现在做什么，他不知道她所感觉到的是什麼。一个月来，他每天晚上要陪着她在书房内看书或是谈话到十二点钟。现在忽然间他不见了，她一定不能忍耐那种孤寂的压迫，所以一吃了晚饭就睡到床上了吧！但是她怎么会好好睡着呢？而他现在也一个人在偌大的都市中坐在一条木凳上叹息怀怨着。唉！命运的作弄人原来是这样的！

到早上二点钟，他一个人才从黄浦滩公园中回到寓所。路上差不多已经没有行人了，只有一排一排的黄包车停在街道的二旁，与几个印度巡捕守在那里。大马路差不多已经是一片空地。一切店铺，都已经都关了门。充满空中的只有夜与死！他听着他自己皮鞋落在水门汀上的响声与前面瘦长的孤影，差不多要疑心自己是一个鬼了。……

二十日的早上他正在昏睡时，默君来打门了。他说现在已经九点钟，十二点钟就要开船，所以请他快快起来，把他的行李为最后的预备。他更从他的袋里取出一封快信交给他，上面写着“请凯哥于中国船开行后拆阅”。他看见了她的信，虽是立刻想拆开来，可是她已经那样说，他也不敢违拗了。

默君把钧凯送上了轮船后，因有别事就去了。只把他一个

人留在船上！他靠着船栏抑郁地望着船下送别的人。汽笛叫了三声，机轮开始动了。船上音乐团奏着悲哀的、别离的曲调。同船的留学生唱着国歌，船下的人也有和着的，也有呆呆地对船上人望着的。有许多送别的女子只拿着手帕拭着她们的眼睛。她们也有爱人在这一只船上吧？她们也不忍相互间长距离的离别所以哭着吧。但是——钩凯想——他们这一次别离，只有增加他们将来聚会时的快乐。所以她们现在的眼泪可以说不是白流的。至于他们的别离却又是一回事。他们能否相会既无把握，就能相会恐怕结果也不过是一种痛苦吧了。

船离岸了。岸上的人影渐渐小了。钩凯还是立着，望着他即刻就要别离的祖国。不到一点多钟，船出吴淞口。风也大了，浪也高了。中华民国的疆土在他的眼前不过是一条淡绿色的线了。最后什么也不见了。四周围只是广大无边的海洋与青苍的天空。于是他回到自己的房间内细细读她的信。那信上所写的是：

“我最亲爱的凯哥：你去了之后，我一个人回到家内，觉得失去了一只手似的。饭也不想吃，事也不想做，只是躺在床上痴痴的想你。——我知道你的想我，也是一样的。但是有一件事我却想现在告诉你的。在下午四点钟时，母亲到房里来告诉我说：我们邻舍的人近来看见我们二人感情这样好，所以就有不少谣言散布出去，当然那些谣言是不值得说出来的，也不值得去追究其来源的。凯哥，你想那些邻舍的人知道些什么，并且和我们有什么关系，造这些谣言岂不可笑。据母亲说，这些谣言对于我很有不好的影响；但是我只要你能爱我，其余的我管它们做什么呢？”

我知道你现在已经在海洋上了，因为这封信我是叫你在轮船开行后拆的。你现在也许立在船舷上望着碧绿色的海水吧。你现在也

许很孤独无聊吧。而我是怎样的希望来陪伴你呵！凯哥，你一定要记好：现在虽是我的肉体不在你的身边，但是我的灵魂却常随在你的左右。在物质上固然我们间相隔的距离一天一天增加，但是在精神上我们是常常在一起的。凯哥，你记好，我们的灵魂以后是永久联合在一起的！海可枯，石可烂，但是我们的爱是不会消灭的！

你在书桌上留给我的信，我读到了。它那样的感动我，虽是我不要流眼泪也不可能了。凯哥，我很快乐，我对于你会有那样大的影响；但是你也要知道你对于我的影响也正不小呢！凯哥，我在这里敢大胆说：我爱你！并且我在这里抱吻你！

你的妹妹蕴青。十九日。”

中 部

一

太阳已经从西方下去了。迷雾从四周围会集拢来，像灰色的幕帐一般把太平洋蒙盖住了。风渐渐吹的紧了；海浪像雪白的羊群一般从很远的地方奔过来。在这灰色的中间航驶着的，只有从上海开来的轮船中国号了。

船客已经都吃了晚饭，大家在甲板上闲踱着。他们都是年青的学生，因为到美国去所要学习的，各各不同，所以他们所谈的方面也都不相一致。但是归根结底的说，他们所常常论到的题目，不过到美国如何去得到一个博士或硕士学位，什么学校的教员是最著名，或是将来回国如何可以找到一个优越的位置吧了。钧凯对于这些议论早已发生厌倦，因为他到美国既不是为名，又不是为利。他一个人常常孤独着，倚在船栏的上面，望着一目无际的海洋，想着万里外的情人。

他在中国号上差不多已经十多天了，还没有经过怎样大的海浪。日本与檀香山已经像梦一般在他眼睛前面过去了。可是今天晚上狂风愈吹愈紧，波浪愈激愈高，中国号如像摇篮一般尽在海面上摇着。一般船客因为船颠的太利害，一个一个回到自己的房间内去睡了。甲板上黄黄的电灯光，只照着许多凌乱的椅子。钧凯茫然回头，差不多不看见什么人了。

但是在很远的那一角上，却有几个人还在那里热烈地谈论着。那时波浪的响声如像狮子的怒吼，钧凯一点也没有听出他们所谈的是什么。只从他们讲话的态度上看来，像他们是在辩护着什么似的。在这样风浪险恶的时候，他们还这样高兴地谈着：这种情形，引起了钧凯的好奇心。于是他似乎散步一般，慢慢的踱到那里，听听他们究竟所说的是些什么。

他们一共有四个人：一个身材瘦长，带着很深的近视眼镜；一个异常矮小，而精神饱满；一个是中庸身材，钧凯看不出什么特点；还有一个则温文尔雅而又不失其庄重。当钧凯走上去时，正临到那个矮小的发言。钧凯只听到：

“在这种纷乱的时候……除了民众的大团结是不行的……所以我主张……”

听到这里钧凯已走的远了，再也听不清楚他的下文。第二次踱过去时，钧凯只听到那个身材瘦长的说：“……所谓民众的大团结就是组织政党……老三说的是不错的……”

靠了这一点根据钧凯就推测出他们四人所在谈的是怎么了。他们大概都是忧国忧民之士吧，不然怎样会在这些大风大浪的晚间，谈这些干燥的问题呢？在这一点，钧凯已经把他们的认为是自己的亲属了。好几天来，他因为过于吸引在自己的思想里，过于看轻那些酒肉的官费留学生，他竟没有想到在这一只船上

居然也会有这四个人希望替中国大多数的人谋幸福的！

有一天他居然找到了一个和他们攀谈的机会了。互相通了姓名之后，钧凯就问他们到美国后预备干些什么；他们起初不肯说，后来看见钧凯言辞的恳切就说了一个大概。他们说：他们看见中国现在这种军阀横行，民不聊生的境况，心中觉得异常不安，所以在国内大学毕业后，就立志想用群众的团结力量，澄清中国现在的政治。这就是说他们预备组织一个新的政党来干新式的政治活动。他们到外国来就是想在这一方面增进自己的见闻的。

后来他们问及钧凯的目的时，钧凯觉得很惭愧，不知道怎样回答。他只说他是到加利福尼亚省亚罗镇当工程师的。但是他并没有什么伟大的目的。于是那个温文尔雅的李君，就劝他将来也能加入他们的团体内，一同活动，钧凯因为觉得他们都是热心的诚实君子，所以当时就答应了，虽是他自己说他没有才能，不能担当国家大事。

从此以后他们的讨论，钧凯也能参加进去，至少做一个旁听者——这是因为他自己不愿发言的缘故。他虽是崇敬一切热心爱国之士，并且对于中国现状的解决也有他特别的见解，但是他不愿把他自己的意见说出来。总之，他受社会的压迫太利害了，他对于改造社会的可能的程度太灰心了，他更不相信他自己的见解是可以实现的。他听着人家热烈的论调固然很高兴；但是要他自己肯热烈地起来干，那又是一件事了。原来在他赤心的面上笼罩着的是一层灰暗的影子。

风尽自吹着，浪尽自打着，中国号在海洋上不息地航行着。他坐在藤椅上只是随着船身摇着，如像扁舟，如像海鸥，如像迷梦！唉，他究竟将航到哪里去呢？

有一天的下午，忽然甲板上有一群人聚在一起都向前面指点着。“你看，那不是陆地吗？”大家都在这样说。

钧凯照着他们所说的方向看去，果然有一条绿线隐隐约约地显在海洋东面的水平线上。原来亚美利加真的就要到了！

那绿线渐渐分明了，面上起伏的山冈也可以看到了。钧凯急急忙忙到自己的房间内整理着行装，再和李、王诸君写了纽约某大学的通讯处，向他们握别。他们再三叮嘱着他，叫他不要忘记写信。并且希望他能重振旗鼓为第二次的卷土重来。他心中固然感激，但是他只是觉到一种说不出的感觉吧了。

船进金门了。船傍码头了。他一个人自己提着一只皮包愤愤地跨上了所谓“新大陆”。新大陆！新大陆！你现在被我踏在脚底下了！他一头走一头这样想。

二

美国的文明！机器又是机器，速率又是速率。一般忙忙碌碌的人，在街道上驾着汽车、坐着电车或是用着一双健全的腿，来来往往地跑。他们进饭馆出饭馆，进公事房出公事房，进戏园出戏园，坐着自己驾的汽车到处的跑，回家洗澡然后象木头一般睡下去一直到大天明。哈哈，这就是西方的文明吗？钧凯一个人在旧金山马克街上踱来踱去时默默地这样想，他的面上露出轻蔑的微笑。

他到这里已经有一星期了。在这种纷乱的都市中，他只觉得有些莫明其妙。他觉得他的心中有些空洞，似乎丧失了他自己的个性一般。他虽是一个不反对物质上应该有相当享乐的人，但是只有物质上的享乐而一点没有其他精神上的追求，他觉得一种本能的不愿意，一种本能的厌恶。

他走进戏园内时，固然看到它建筑的伟大与华丽，但是当你看到了它台上所演的戏曲时，你所得到的印象也只是些肉体上的快乐，你的心中仍旧是空空洞洞的。他们把妇人差不多赤裸裸地献出来一个一个给你看，但是你所看到的也只是一团一团的肥白的肉而不是一个优美的具有人格的希腊式的妇人。他们把他们的音乐队差不多全体放在台上，差不多把所有新式的乐器全体拿在手里，但是他们所吹出的还不过是那些刺激你的神经使你感到一种生理的兴奋的“曲调”，而不是把你引导到崇高的天堂与柔和的南国的“音乐”。哦！所谓Jazz^①的音乐——这名称就有些可笑；钧凯想到这里不免失声笑了。街道上来来往往的人与机器，机器与人（其实你分别不出谁是人谁是机器！）看见一个支那^②人一个人这样痴笑着，也看着他笑；可是他们很忙，所以他们的笑容在钧凯的眼前如电光般一闪就过去了。

他们的出版界！钧凯没事的时候，一个人常常踱进新书铺或旧书铺内翻看着。他起初看到他们那些定期刊物数量的众多，不免有些吃惊。可是他看着它们的内容，觉得它们的性质都是很简单的。很简单！每一本杂志上所载的大都是一些短篇与长篇的恋爱小说或是一些滑稽画，此外还要加入许多某某妇人的时髦照片。他看了一本又是一本，他觉得很有趣而且毫不费力。很有趣！是的，它们的目的是在给人家有趣和开心的。他看出版新书中，销路最广的也是小说，这些小说的内容大致和杂志上的差不多，不过价钱更其贵些，装订更其讲究些吧了。他们放在玻璃窗格内表示最为一般人所愿意购买的，不是学校的教科

① Jazz, 爵士音乐。

② 支那, 中国。

书，不是文具与图画，却是那些怎样去烹调，怎样去恋爱与那些仪礼须知等类的书。并且那些书的装订是皮面与金边！

他看他们的房子都很高大，里面房间很多，设备很周到——换一句话说都很实用。但是没有一点的修饰！他们的布置中间只有金钱的气味，在钧凯心上所能唤起的不是异国的情调却是一些铜臭的厌恶。他住的房间内有电话、有澡盆、有抬椅与钢丝床；它们很能使你舒服，使一般人安睡，可是这种效用一碰到钧凯就没有了。是的，在这样大的都市中，钧凯觉得他很渺小；但是同时他觉得他很伟大，因为一般人所称为十分满意的东西，在赋有高傲的灵魂的钧凯的心上，简直不算什么。

可是他们的公园，钧凯很觉得不差，面积广大，合于公众的休息；虽是它们的布置异常散漫没有精华的地方可玩。他们的学校，那为美国西部著名的加利福尼亚大学，他也略略参观了一下。他也觉得它广大而不洪深。但是那样好的校址，那样合宜的建筑与设备周全的图书馆，在中国一处也找不到。想到这里，钧凯又替中国惭愧。

在加利福尼亚大学的附近，他更碰到了许多中国留学生，更找到了几个老同学。可是他们的思想完全在学校的功课与文凭上，同他们谈话起来，也索然寡味。他对于这些留学生向来很抱悲观，这一次实际的接触，不过使他更其失望吧了。

他在旧金山这样住了一星期，觉得很无聊赖；亚罗镇的工程局又来信请他速去。于是他第一次坐了美国的火车奔向南方去了。

亚罗镇离开旧金山不过半天的路程。四周围都是山地。在三十年前这些山地不过是一片荒土罢了。但是最近因了水利工程

事业的发达，荒地变成了熟地；因了人民的加多，财源的活动，亚罗镇居然成了一个很好的都市。它有宽大的马路、火车、银行、店铺、娱乐场与公园。办理周围几百里水利工程事业的工程局也设在那里。钩凯的办事处就是它了。

他起初进去因为凡事都是生手，所以很花了他许多注意力；他的思想也完全束缚在这些“公事”上面。隔了一二星期，他觉得他的所谓“公事”总不过如此，于是他的脑筋渐渐有了活动的余地，对于蕴青的怀想又一天一天增加起来。他的沈默，他的寡欢，很使他的同事们注意。他们每当星期日或是假日总要请他去和他们玩，但是他不是辞而不去，便是去不终局；他看到美国青年男女的活泼好动，看到他们象小孩子一般的快乐，觉得很羡慕，很想跑进去和他们一同玩，而他自己没有他们那样充满的生命这件不幸的事，真使他失望极了。

每天每天都是如此。早上他一直要睡到八点多钟。在床上只是张大着眼睛痴痴的想，想着她最近寄给他的信与她的照片。什么？她不是比从前更其清瘦了吗？她的眼睛，那双活动的充满着生命与神秘的眼睛，不是变成更其固定更其暗淡了吗？在她灵活的面庞上所蒙盖的不就是悲哀的面幕吗？她，一个那样年轻、那样活泼的她，现在变成这样，变成如像雨打后的落花那样，是谁的咎？想到这里，钩凯对自己只觉得万分的后悔，对蕴青觉得万分的疼爱。

八点半钟敲了，他才慢慢地从床上起来。盥漱完毕后，他就奔到饭店内匆匆吃了早餐，奔到公事房去。如其事情很多，那就是他的运气，因为这样可以免除他许许多多痛苦；如其事情很少或是没有事，那他就要坐在椅子上独日出神，并且要狠命的抽着香烟。他想着那件不可挽回的事，萦回着那些无法清理的思

想,结果使他绝望、使他把万事当做浮云。

下午四点半钟,他就要出公事房一个人到公园里或是街道上慢慢地走。他有时也要跑进礼拜堂内跟着那些妇人小子们一同做礼拜,听着那些牧师们的说教,与妇女们的歌唱,但是他的心却并不在此;他没有知道他们为什么要祈祷,没有听到他们所说的是些甚么。他有时听到一二句什么“上帝在天上把福气赐给我们”,什么“上帝是我们的天父,我们应该终身服事他”等话,看着那牧师闭着眼睛,伸着手的滑稽姿势,他不觉要笑了。他是一个天生的异教徒。向来不知道宗教的情操是什么,在快乐的时候固然想不到上帝,就是在痛苦的时候,他也想不到上帝。如其上帝是有的,那末在痛苦的时候,他就要咒咀他,决不会感激他。

其实他所欢喜的还是亚罗镇的公园。那公园的布置虽是异常简单,而其中有许多高大的树与碧绿的青草地。他一个人常常欢喜睡在青草地上,让温暖的太阳晒着他,而他眼睛望着广大的晴空。他欢喜坐在大树的底下,听小鸟的歌唱与和风的抚弄。这种境地时时能够澄清他的胸怀,使他的心明如镜,如实地照见宇宙的真相。

天暗了,他就到饭店里吃好晚饭回家读一点书,写一点信,到十二点多钟才睡。有时他要到戏院里看些滑稽戏,希望能够开怀地笑他几笑,希望暂时能够忘去那件痛苦的事。可是戏院里所演的不一定是滑稽剧,它也演悲剧如像《哈孟雷德》(Hamlet),如像《白衣女尼》(The White Sister)等,以赢得一般看客的眼泪。看了这种悲剧,钧凯就要受非常的刺激,整晚的睡不着。

钧凯就在这种曲线的情绪中过着他的生活。至于世界上现

在闹些什么事，他一点也不管那些嚷嚷的气人的事，他为什么要去加入呢？况且他的心被人占据着，他自己没有支配自己的能力。况且他自己欢喜这样，如其这样而恶魔会把他打入地狱，那末他情愿在地狱中受轮回之苦。天堂！哼！那是没有的事；就是有，他也不想进去，因为那里面的人不就是一般最庸碌、最肤浅的人吗？他不欢喜那些痴呆的面上所发出来的笑声！

三

有一天下午四点半钟时，钧凯正预备回寓，忽然他的同事克拉君走来找他，请他晚上到他的家内玩去。他说他的妻克拉夫人与他的女儿克拉小姐听说他的公事房内有一个中国人在做事，所以很想见见他，因为她们最是留心中国事情的。钧凯见克拉先生言辞恳切，只得答应了。

晚上吃毕晚饭后，他把衣服略为整理了一下，就走向克拉先生的家去。那时已是晚冬，天气在这里虽不十分冷，可是马路两旁树木上的叶子已经完全脱去了。电灯光照着寒林，显出一种说不出的孤寂。他走过几家人家的面前，又看见里面灯光下有许多男女憧憧来往着。舞蹈曲的声音从窗隙内透到街上，似乎嘲笑着他一个孤独的外国人。

到了克拉先生的家内，克拉先生就把妻女一并介绍给他，他和她们一一握了手，并且说了几句外国的客套语，然后大家在火炉的四周坐了下来。克拉夫人坐在他的左面，克拉小姐坐在他的右面，克拉先生坐在他的对面。他起初坐在两个外国妇女的中间很觉不安，但是这种不安不久就消灭了。他觉得他们把他当做自己的人一般，毫没有什么特别的客气，使他难过。他看克拉夫人已有四十岁光景，身体很瘦弱，面上带着病态；克拉小姐

年纪不过二十一岁，面色红润，眼睛深蓝，黄金色的卷发如像赤练蛇一般盘在她的头上，身体健全而窈窕，穿着一身丝织布制的长衣。他觉得前者很精细能干，后者很坚决有力。

他们最初不过谈些各人的普通来历，后来自然而然就说到中、美二国的关系上了。关于这一点最初发言的是克拉夫人，她说：

“世界上的人不知道为什么要分做许多界限，说这是中国人，那是日本人；这是美国人，那是英国人等。因了这种不自然的分类，产生了许多不自然的成见与仇视。结果造成了世界的大战争，发生了有史以来所未有的残杀。我们觉得这种分类是很不对的，我们大家都是人，为什么要分彼此？密斯忒王，你以为怎样？”

钩凯听了她的话一时不做声，他只把一双眼睛望着克拉小姐；她的眼睛却对炉中的火焰望着象在思索什么似的。

“我觉得密舍斯克拉的话是不错的。”钩凯最后这样说了一句，就觉得没有其余的话可说了。他想他的中华民国现在在列强宰割之下，如其自己不争气把它造成一个强国，靠人家一点人道主义，一点世界主义来苟延残喘，实在是一种耻辱。美国现在是世界上第一等强国，所以美国人是处在强者的地位，他们说人道主义、世界主义以至四海皆兄弟主义都是可以的；而他，是世界上第三等国家，是处在弱者的地位，所以他如其鼓吹这些好听的主义就是承认自己是弱者，这决不是钩凯所愿意干的。

“密斯忒王，你到美国以来，有没有看到白种人对于你们黄种人的轻视，譬如他们说中国人，他们一定不肯说 Chinese 而说 Chinaman 或是 Chink^①；说日本人不说 Japanese 而说 Jap^②。这

① Chinese，中国人。Chinaman，Chink，中国佬。

② Jap：对日本人的蔑称。

种轻视简直可笑。他们自以为了不得，而不知道中国人高明的正多得很呢。象我个人与其欢喜本国人，还是欢喜东方人。”

“我很喜欢你们能够有这样广大的心胸，但是我觉得中国人的受人轻视有许多地方也是自取之咎，不能完全责备人家的。我想一个人不要受人家的轻视只有立起来努力做一个人的时候；一个国家也是如此，它不愿受别国的轻视只有在努力自成一个真正国家的时候。”

“这是不错的，密斯忒王。”克拉先生和着说。克拉夫人点着头，克拉小姐的脸上露出微笑。后来他们的谈锋转到如何可以澄清中国的政治，如何可以发展中国的富源上去，钧凯又竭力的把他自己的主张宣说了一下。他说要澄清中国政治须靠民众的大团结，用民众的力量推倒现政府；他说要发展中国的富源，非用国家社会主义将资本集中为大规模的生产不可。这一席话把他们说的个个点头。他只觉得克拉小姐的眼锋钉在他的面上，可是他没有回过头去看她，恐怕惊扰了她。

他们这样谈着，一直到十二点钟，钧凯才起来告辞。在走的时候，克拉母女握着他的手，请他一点不要客气，没有事的时候常常到她们家里来玩；她们是常常欢喜有他这样的客人的。钧凯就答应着去了。他心上觉得很快乐，因为他的见解居然能受她们那样的赞许。可见他在世上不一定是一个完全没用的人。

街道上已经一个人都不见了。天上的皓月象素心一般挂在蓝空的中间，照着地上孤单的人影。天气很冷，钧凯觉得有些战慄，可是他觉得他的面上还有些热；她的眼锋似乎还钉在它上面一般。他回到自己的房间内，把大衣脱下，在椅子上呆呆的坐了下来。他再三在想，想到她的容貌与态度。他在中国从没有看

见这样活泼的女子，当然蕴青暂时除外！

这样的女子！他想，他立起来在蒸汽炉上温暖着他的手。他的眼光无意识地落在他的写字台上。上边有几封信，他看着它的邮票就知道是中国寄来的了。难道就是蕴青给他的信？果然！他立刻把它撕了开来，如饿狼一般读下去。

“我最亲爱的凯哥：连接到你好几封信，觉得很快活。你送给我的手表，我已经把它带在我的右手上了。母亲要我把罗家送来的手表带上，把你的除下来，我坚持着不肯；我为什么要带他们的手表呢？他们可以把我的身体卖出去，但是他们不能转变我的心与我的意愿。

“我的凯哥！你现在快乐吗！你身体好吗？你千万要保重自己的身体，不要把它摧残了。听说你近来大抽香烟；香烟是有害身体的，凯哥，你为什么抽它呢？凯哥！你摧残你自己的身体等于摧残我的身体。我知道你爱我，我知道你一定会听我的话把香烟戒除的。

“我很快乐，我的姊姊又要回家了。我现在只有我的姊姊在我身边安慰着我。知道你我现在的关系者，也只有她。她常对我说她很想再看见你一次。她叫我写信给你时问候你。凯哥，你想我的姊姊多么可爱呵！

“凯哥！我们在下一次的信上再谈吧。

你的妹妹蕴青。”

他读毕了这封一往情深的信，对于适才游移的心情很觉不安。他重新坐了下来，细玩着这封写得非常潦草的信。在他眼帘前立着的已经不是那克拉小姐的芳容而是蕴青的情影了。但是蕴青远在天外，克拉小姐近在身旁，蕴青在他心上的宝座果能一点不被摇动吗？谁晓得！

自然的，在钧凯心上，蕴青是他的一切，克拉小姐那里能和她比较呢！

四

冬天过了，接着又是春天，钧凯一个人孤独的生活还是继续着。克拉先生看见他时，虽然常常请他到他自己的家里去，但是他总是托故辞去了。他不是不愿意去，只是因为某种危险的预兆阻止着他，使他不敢去吧了。

天气一点一点和暖起来，天上的浮云如像灰色的绵絮，太阳光从空隙中射出来显出一种异样的光明。和风吹在树上发出萧萧的响声。小孩子们都在草地上跳着、叫着，搅成一团，就是青草也向他们微笑了。那就是亚罗镇的公园。钧凯一个人坐在一条长椅上，兀自对着这些小孩子们望着出神。他也感觉到一种新生命在他寒冷的心里发扬出来了。他很想在这种春光明媚的时候，和那些小孩子们玩着跳着，和他们一同陶醉在自然的怀抱里。

四周围也有不少妇女们对他望着。她们知道他是本镇工程局里的工程师，因为在这里他是唯一的中国人。她们常常看见他一个人这样默然坐着或是默然走着，很是怜惜他。她们，这些妇女们，最是能够感觉到一个异乡人所感觉到的孤独之感的。有时她们中有一二个年纪老些的，要走上來和他闲谈，问问他中国的情形，但是她们看见他的态度很冷淡，也就扫兴而去了。

“这样醉人的春天，如其有一个人来闲谈，来玩耍，是怎样的好啊！最好是蕴青，但是她远在天外。”想到这里，他不免失望了。他把他的头靠在椅背上，发了一声叹息。

忽然间他一眼看到园门口來了一架汽车，里面走出了二个

妇人。哦！原来她们正是克拉母女！他很想回避开她们，因为她们再三再四找他去，而他却没有去。可是他没有移动自己的身体——春天已经使他沉醉了。

他没有立起来去迎接她们，只当不知地仰起头望着树上的绿叶，春光穿过青盖，射在他的面上。他希望她们在他旁边走过而没有注意到他。可是他的心却跳动的异常厉害。他听到妇人衣裙的悉索的响声与她们俩谈话的声音了。

“哈哈，母亲，那边不是密斯忒王吗？”他听到克拉女士高兴地说。

“那里？”是她母亲的声音。

“那边——在那边树荫底下一条长椅上坐的。母亲，你看，那不是他吗？母亲，让我去喊醒他罢！”

“他也许正睡着吧。”

“让我看去，母亲，来——这一次他被我们找到了。”

一阵革履踏在草地上的声音，钧凯知道她们走近前来了。他立刻把眼睛闭着，然后慢慢地张开来象被她们惊醒了似的，望着她们俩。

“什么？是你们！你们都好？”他即刻立了起来和她们握手。

“哦，密斯忒王，自从那一天我们和你分别后，我常常希望你来，叫父亲再三再四的请你，但是你不来。今天——哈哈，我真快活——今天你竟被我们寻到了。你一个人原来在这里独自享受春光！”克拉小姐异常兴奋地这样说着。

“我们——我和安娜——怎样的想你呵！怎样好的机会我们能够重新找到你！”克拉夫人接着说。

“真对不起！我是常常想到你们那边来的，可是总是有些细小的事务把我绊住了。哦，我们分别以来已经三个多月，时间过

的真快呵!”钩凯没有法子,只得这样说,向她们告罪。他觉得克拉小姐的眼睛又钉在他面上了。他转眼向她看时,它们已望向别处。他看她身上穿的是紫罗兰色的上衣与裙子。脚上穿着一双紫丝袜与革履。神采奕奕,如象春天的紫罗兰花在春光明媚的中间招展着。至于克拉夫人所穿的衣服,他却没有十分注意。

她们立刻把他招到一块青草地上请他和她们一同坐下。克拉夫人开始说:他的所以不来,大概是因为怕客气的缘故,怕礼貌上拘束的缘故吧。但是在这些地方她们是完全不在乎的。在很久很久以前,她们就对于一切虚伪的习惯与礼仪发生了厌恶。她们所以抛弃了腐败不堪、铜臭逼人的纽约社会奔到西方来,也就是为了这种爱好真实、讨厌虚伪的缘故。“如其你为了这一种过虑而不来,那是大可不必的。”

“哦,密斯忒王,我们是怎样欢喜自然呵!我们爱加利福尼亚就是因为它有更多的自然。至于我尤其爱加利福尼亚的春天。你看,加利福尼亚的春天是怎样神奇,怎样给我们以无穷的生命力呵!”克拉小姐这样接连着很快地说。

“我也欢喜自然,我也不欢喜虚伪,所以我的不到府上实在是因为别的原因,并不是因为怕什么礼节。”钩凯回答着她们。

“好,我们现在寻到了你,闲话可以不必说了。密斯忒王,你欢喜春天吗?这样温和这样醉人的春天!我看了那边红晕的蔷薇花,那些如火焰一般的桃花,我的心怎样跳动着呀!哦,春天!”

“我也欢喜自然,我也欢喜春天,当我在年青的时候;但是现在——我并不觉得什么样。春天的迷醉,不过使我更其烦恼吧了。”

“这样年青的你,自己以为已经是老了。哈哈,母亲,你看密斯忒王老了没有?”

“我看密斯忒王至多也不过二十三岁。”克拉夫人微笑着说。

“我说的老是精神上的老，不是年龄上的老。”

“精神上的老，这句话就有些奇特。难道这是中国来的吗？像我们美国人，虽有许多地方不能令我满意，但是他们年纪会老，精神是不会老的。精神上的老！什么话？密斯忒王，几时你和我们一同出去玩吧！人生不是默想的东西，人生是享受的东西，只有在享受的中间，我们会得赞美人生吧！”

钧凯一面听着，一面对她望着。她说毕后，他简直想不出什么话去回答她。春天给了他生命，而她又这样鼓动了，他的心不免有些摇动了。他到底是一个年轻的少年，那种沉抑的、悲哀的生活决不是他所能长久继续下去的。况且他为什么要那样悲哀那样抑郁呢？如其为了蕴青，蕴青来信不是常常叫他快乐些吗？如其为了自己，自己既然如此，还有什么可悲之处呢？要快乐，要享受人生，是的，是的，他以后要那样做了。他为什么要那样悲哀呢？他的青春反叛着他呀！

“是的，是的，密斯克拉，人生是应该享受的。但是我不知道怎样。”他慢慢地说。

“不知道去享受人生，我的上帝。改变你的态度就对了！一个人如其把他向来拒绝一切，抱怨一切的态度变更一下，那末罪恶的世界就会变做乐园！”

“但是我不能那样改变我自己的态度。”

“这当然要慢慢来的。——今天晚上我们家里有一个小小的跳舞会，你肯来吗？”克拉夫人说。

“这次你非来不可！你如其再不来，我一定要罚你。你到我们家里来，你就知道怎样去享受人生了。”

“我来，今天晚上我一定不失信了。”钧凯微笑说着。

“那就对了。”克拉小姐拍着手并且略略点头，表示称许。

到了晚上七点钟光景，他就向克拉家走去。一进门，他只看见克拉先生、夫人与小姐都在一间空空洞洞的客堂内立着闲谈。地板上很光滑，大概是预备跳舞的。克拉小姐穿着一身淡绿色的长衣，脚上登着一双缎面皮底的高跟鞋子。克拉与其夫人也已经改了装。他们一见钩凯就都迎了上来，和他握手。

“今天你不失信了，密斯忒王！”他们大家说。

“我今天不来的太早吗？”钩凯任便问着。

“虽是早一点，”克拉小姐微笑着说，“但是不要紧，我们借此机会还可以闲谈闲谈——我们大家刚才正在议论到你，父亲说你今晚一定不来，母亲说不能一定，我说你一定来；现在被我猜到了——哈哈！”

“我本来想不来——后来又迟疑了一下——最后我才决定来的。”钩凯笑着说，“所以你们三人都没有猜错。”

他们又问他中国有没有跳舞会像美国这样的，中国男女的娱乐是什么，中国男女结合的媒介是什么。他说中国没有跳舞会，中国男女社交乃是最近几年来的事从前是没有的，中国男女结合的媒介是依赖第三者即所谓媒人。“我们在中国社会内只得到处是镣铐，没有充分发展的余地。我们要获得自由与光明，只有把这种陈腐的东西打得粉碎。所以中国现代青年都是力的崇拜者，也就是为此。”

“力的崇拜者！这才有味。我很想看到那种少年的中国人。”克拉小姐说，“……”

外面叩门的声音，克拉先生奔出去把门开了。进来的是密斯忒威廉与密斯倍脱丽丝。接着来的是密斯忒保罗与密斯玛格

莱。克拉先生把四人一一替钧凯介绍了。在钧凯的一瞬的眼光中，最引动他的注意力的似乎是密斯玛格莱。她的面色微带苍白，黑色的头发如像乌鸦般盘在她头部的后面。她的态度显然和克拉小姐不相同，她很沉静如像风平浪静时的太平洋。然而从她的黑眼睛中，那闪耀着的神光不就是热情的火焰吗？不就是风涛澎湃时的太平洋吗？

他们互相寒暄了一阵，克拉先生就把舞曲的片子放在留声机上，大家开始跳舞了。第一次克拉先生对克拉夫人；克拉小姐对钧凯；威廉对倍脱丽丝；保罗对玛格莱。后来大家就轮流跳着。钧凯自己也不知道甚么道理，一有机会总是找着玛格莱做他的舞伴，虽是克拉小姐常常来找他做她的舞伴。玛格莱没有拒绝他。她觉得这个少年中国人，并不像她平日所听见的那些关于中国人的诽谤中所说的那样讨厌，他很有许多可爱的地方，很有许多动人的特性——而且这些可爱的地方与动人的特性不是普通一般的美国少年人所有的。

他抱着她，望着她的黑眼睛，这样大的黑眼睛除了他在《小物件》^①上所读过的“黑眼睛”以外从没有看见过。随着它们的神光，他觉到了在太平洋上航行时的愉快。但是这只是一瞬间的感觉，只是她对他望着而面上露出微笑时的感觉；平时它们都深藏在丛密的眼睫毛中，保持着它们的神秘。

“密斯玛格莱，我可以问你的家住在那里吗？”他很轻声地问着她。

“我现住柏克雷，我的家在波士顿。”她也轻轻地回答他。

“那末你是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学生了？”

① 《小物件》；又译《小东西》，法国小说家都德(Alphonse Daudet, 1840—1897)的半自传性长篇小说。

“是的。”

“你学的是那一科？”

“法兰西文学。”

留声机停止工作后，大家立刻停止跳舞，他们两人却不知不觉地把他们的步伐随着固有的倾向继续了一分钟。他很不高兴这样短的舞曲！他只愿永远抱着她在这种电灯光下跳着。然而当她抱着别人跳舞时，他却觉得那舞曲实在太长了，太长了。

“你很不情愿和我跳舞！”克拉小姐有一次当他们停止跳舞后很忧愁地轻声说着。

“没有，大概因为我已经疲乏了吧。”他看着他的表，短针不过还在十一点钟上，况且他的精神自从抵美以来从没有这样兴奋过。他知道这句话不是由衷之谈。他很觉得惭愧，他会对着这样天真这样活泼这样和善的克拉小姐撒这样的谎，但是他有什么办法呢？他欢喜玛格莱更甚于克拉小姐，他怎能不欢喜玛格莱呢？

跳舞完场后，大家闲谈着。他知道威廉与倍脱丽丝是从士丹佛大学来的，保罗与玛格莱是从加利福尼亚来的。他们因为学校里放春假，所以到亚罗镇来，希望痛痛快快地玩一阵的。他们临走时约克拉小姐与钧凯明天一同往附近山上去登高。那山上，据倍脱丽丝说，有很大的森林可以做他们休息的地方，有很多的泉水可以做他们的饮料。

“在三年前我在这里高等学校读书时，我曾经去过一次，当时有许多同学做过我的伴侣；从此以后，我从没有去过，但是在外面读书时，我怎样想念它呵！”

“我们明天就大家到那里去做一个辟克尼克^①吧。”克拉小

^① 辟克尼克：英语 Picnic 的音译，野餐。

姐说。

“密斯忒王明天当然能和我们一同去的？”玛格莱望着他说。

“是的，我明天虽是有事，但是不要紧的，我可以请假。——克拉先生，你看我明天可以请假吗？”

“自然你可以。”克拉先生微笑着说。

他们去了，只有钧凯还留着，他帮助他们收拾着杂物，然后告辞走了。克拉小姐把他送到门前街道上，在分别时握着他的手说：

“你明天一定去吗，密斯忒王？”

“我一定去。”

她沉思了一下，继而轻柔地说像回答着她自己的思想似的：“是的——你需要快乐——你应该多做些活动的游戏。好，”她放了他的手，“那末我们明天再见吧！你明天到这里来，和我一同到他们那里去好了。”

钧凯说了一声“晚安”在星光底下消灭了。安娜只是向着他的去路望着，轻声哼着法兰西的《马赛曲》^①。

五

天上一点云障也没有，他们——钧凯、威廉与保罗——都背着一个皮包，陪着他们的伴侣在太阳光中拚命爬着巴拉山。几个身体健全的分子很快的奔向前去，使钧凯不知不觉落在后面了。他很惭愧，他的身体不及他们，但这是由于他过度的悲伤所致，并不是由于东方人先天的羸弱。及至半山，他在旁边一块山石上坐下了。四周围除了泉水与松涛的声音外，甚么也没有。

^① 《马赛曲》：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革命歌曲。后定为法国国歌。

他的气喘渐渐平静下来了。他可以听到前面保罗与威廉的长啸声，接着更是倍脱丽丝与安娜的歌声。他们的长啸声在四山的中间回响着；她们的歌声在树木的青盖上缭绕着。

但是玛格莱呢，她为什么不在那里和他们一齐唱呢？哦，他是怎样的想念着她呵！如若她现在这里能够和他坐在一处，他就不会像现在这样的疲倦吧。他像一个坐在人生的路旁的老年人，看着生龙活虎般的少年人一个一个奔着跳着走向前去，虽是异常羡慕他们，可是他已经衰老了，他已经衰老了！

忽然间他听到前面有沙沙的脚步声，与轻轻歌唱着的声音，向着他这里走来。那不是玛格莱的声音吗？钧凯的心忽然跳的异常厉害，他的耳朵也洪洪的有些儿响了。继而 he 略定着神侧耳听时，那法兰西恋歌的曲调从柔和的声音中分明地送来：

Sur la plus haute branche,
Le rossignol chantaist.

Chante, rossignol, chante,
Toi qui à le coeur gai,

Moi ce n'est pas de même,
Mon bonheur est passé.

（汉译：

在最高的树枝上，
黄莺儿歌唱着。

唱呀，黄莺儿，唱呀，

你的心是快乐的。

但是我不和你一样，
我的快乐已经过去。))

他现在已经可以看见她的影子了。确是玛格莱！她怎样会离开了他们回到这里来呢？他跑上前去，迎接着她，问着她回来的原因。她只是慢慢儿的说：

“他们，那些孩子们，走的实在太快了。我跟不上他们，况且我又没有跟上他们的心思，所以落后了。但我一想你还在我的后面，所以慢慢走回来，看看你到底怎样了——你原来好好的坐在这里。”

“我因为觉得很疲乏，所以一个人坐在这里休息，我不想你会回来找我的。”钧凯说。

“我本不想回来找你的，但是恐怕你一个人会寂寞，所以我来陪你闲谈闲谈。好，你现在坐下吧，我也要坐下来休息休息。”

他们就找到一块大山石，面对面坐下了。

“听说在贵国内，男女的界限异常严密，不是吗？”她开始说。

“是的，但是近来女子也渐渐解放了，男女社交也渐渐变成公开的了。”

“能够和我们美国一样自由吗？”

“那还没有。不过二三十年后，我想也会和贵国一样吧！”

“你们希望和我们美国一样自由吗？”

“是的，我们是这样希望着的。”

“但是我们美国的男女社交公开，其为害也和贵国的不公开差不多吧。”

“我们总是向着自由与光明希望着的。”

“自由与光明!”她似乎很轻蔑地说着这两个字。于是她就沉默着不说什么话了,她从她过去得来的经验,对于这些好听的名词已经起了绝大的怀疑。这样就算自由吗?这样就算光明吗?她觉得还是钻到东方式的不自由与黑暗中较有神秘的兴趣。

“怎么?你不大相信自由与光明吗?”钧凯坚持地探问着她。

“我相信它们,但是像美国现在这样,决没有什么自由与光明。”她很平淡无奇地说着。她说到这里又不说了。

“哦,你们原来在这里,害的我好寻!”这骤然到临的声音使他们吃了一惊,回头看时,却是克拉小姐。克拉小姐原来是和威廉等在一起儿玩的,但是她忽然间觉到钧凯与玛格莱已经不知去向,所以就急急忙忙奔回来,借着寻找为名,看他们俩究竟在干些甚么。原来他们正坐在一起,这样接近地谈着!

钧凯就如实地把自己怎样没有气力,坐下休息,怎样玛格莱寻回来和他一同闲谈的话,诉说了一遍。克拉小姐似乎有些不相信的样子。玛格莱却只是默然望着他们俩,一句话也没有说。

“你没有气力爬山吗?那末我来帮助你上去吧。他们正在那里等着你们吃东西呢!喂,密斯玛格莱,你也快些来吧!”她一头说把钧凯催着起身,拉着他的手把他拖了上去。钧凯没法,只能跟着她走去。但玛格莱却还静静的坐在那里,一点也不动。她已经沉默在自己的沉思中去了。

他们到了山顶旁,他看见威廉等已经在一道泉水旁,许多山石的上面等着他们,皮包里的食品也已经横陈在地。他奔上前去,显出很高兴的样子说道:“我来的太迟了吗?”解开他自己的皮包拿出他所带的东西,并且开始喝干了他们所盛满泉水的

杯子。

“哈！如若我早晓得这里有这样凉快的泉水，我早已应该来了。”他自解般替自己说。

“密斯玛格莱怎么还不来。”保罗问着他们俩。

“她就要来了。她适才和密斯忒王坐在一起，我拉了密斯忒王忘记了。让我再去把她拉来吧。”克拉小姐说。

“密斯安娜，你就在这里休息休息，让我去找她。”保罗说着奔跑去了，他的嘴里还呼喊着。

“密斯忒王，你为什么来的这么晚？你看见那边的一带高山吗？你看见上面所积着的白雪吗？这里的泉水就是从那边流来的。你们中国有这样高的山吗？”倍脱丽丝向钧凯这样说。

“高的山吗？在中国是很多的，在东部我们有长白山，因为一年四季有雪，故称长白。在西部的四川则有峨眉山，大雪山；在新疆则有葱岭，昆仑山；在西藏则有喜马拉雅山。——这样的高山在中国实在太多了，至于北部阿尔泰山与萨扬岭等我还没有算进去哩！”钧凯很流利这样说。他的手里剥着一只香蕉的皮。

“真是这样吗？”倍脱丽丝很惊奇地问。

“为什么不？”他就把手里的香蕉给她吃。

“哦，谢谢你，密斯忒王。”

他们这样说着时保罗与玛格莱一同来了。他们俩人就挨在钧凯的旁边坐下。于是他们正式开始吃他们的食物了。大家都很饕餮，只有玛格莱一人不过略略吃了些就不吃了。大家都尽量地说着笑着，只有玛格莱一人常常默不做声，并且没有大笑过。这种恬淡，这种沉默，很为钧凯所注意，因为他自己也不大想吃，也不大想笑呵！他想玛格莱的一生中或者也经过一次像

他所经过的风浪吧。如其这是真的，那末他将怎样去安慰她，去把自己的痛苦告诉她呢！

“我提议请密斯忒王唱一曲中国的调子。我从没有听说过这个。”倍脱丽丝说。因为关于吃的事大家觉得已经差不多了。

大家拍手赞成。

这种突如其来的请求，很使钧凯着忙。他想他在中国的时候，除了一二出无聊的京调与南方的一些小曲儿外，一点也不知道甚么。但是有什么办法呢？大家都这样的请求他，就是玛格莱对于他们的要求也表示称许。他只得老着脸皮唱了一曲《李陵碑》^①。他唱毕后，大家都拍手，问他所唱的是什么一回事，他就替他们一一解说了。后来他也请他们各各唱了一支。别人唱的他都不大注意，只有玛格莱的法国歌他觉得很有趣味。那歌是：

Oh! que l'amour est charmante!
Moi, si ma tante le veut bien,
J'y suis bien consenlaute;
Mais si ma tante ne veut pas,
Dan un convent j'y entre.

Ah! que l'amour est charmante!
Mais si ma tante ne veut pas,
Dan un convent j'y entre.
J'y prierai Dieu pour ma parents,
Mais non pas ma tante.

^① 《李陵碑》：京剧剧目。描写北宋名将杨老令公兵败，怕被俘受辱，撞死在李陵碑上的故事。历史上杨业重伤被俘，绝食而死。

(汉译:

哦! 情人是怎样甜蜜的啊!
我呢,如其我的妈妈愿意他,
我就要立刻答应他;
但如我的妈妈不愿意他,
我一定要进修道院而终罢。

哦! 情人是怎样甜蜜的啊!
如其我的妈妈不愿意他,
我一定要进修道院而终罢。
我将替我的亲属祷告上帝,
但是我不情愿替我的妈妈。)

这样甜蜜的声音,这样柔和的声音,他从没有听说过。就是她,他的蕴妹,也没有这样好听的声音。哦! 她的声音与她的眼睛;就是这两者也尽够他的倾倒了。但是蕴青呢,但是蕴青呢? 他那里能够管到那么许多?

东西吃完了,歌也唱完了。大家闲谈了一阵,大有不如归去之慨。

“密斯安娜与密斯忒王,我们很抱歉,明天就要回校去了。我们是怎样情愿和你们在一起啊!”威廉说。

“我希望你们今年暑假能够到我们那里来玩。我们是盼望着你们的。”倍脱丽丝说。

“好,我一定来,但是密斯忒王,他有公事在身,不能离开此地的。”安娜说。

“我的公事! 我为什么要管到我的公事呢? 只要我愿意,就是天涯海角我也要去的。”钩凯接着说。

“唉，人生是怎样无常的啊！今天高高兴兴地大家聚在一起，但是明天就要分散了。是的，明天就要分散了。密斯武王，这一次我觉得很高兴能够看到你并且矫正了我许多对于中国人的观念。”玛格莱说。

“哈！东方人的思想！在我看来，我们今天分散了，明天，只要我们愿意，我们还是可以聚会的。什么聚散无常，不过是旧日交通不便时的陈腐话吧了。”安娜这样说了之后，大家都笑了。倍脱丽丝还问钩凯这是不是的确的，东方人是不是把生死看做无常的。他只含糊地答了几句。原来玛格莱那寥寥的几句话很打动了他的心。明天她就要去了，他们就要在这一刻分别了。他们将分散在世界上两块不同的地方；各人将在人生的旅途上，踽踽的行着；各人将看不见、不听见别一人的声音与笑貌。在他，她是死了；在她，他是死了。他虽会恋念着她柔和的声音与她乌黑的眼睛，但是她呢，她将永远忘记这两日中所看见的他吧。唉，人生呀，人生，如若他这一刻能够跪在她的前面向她哀求，请她暂时不要离开他，事情又将变换了样式吧。她肯，固然偿了他的心愿，她不肯，也使他断了妄想。而大家偏偏不这样！

他别了他们后，和克拉小姐一同走回，在路上，默然不做声。他觉得他的灵魂似乎已经被玛格莱的黑眼睛所带去了。他想不出什么话能够和克拉小姐说的。况且适才在山上，他正要和玛格莱开始谈话时，她又来冲破了他们。他以后将永远不了解玛格莱，岂不就是安娜的不是吗？——可是，他又反过来想了一下，在别一方面说来，他的所以还能够时时返归于蕴青的爱，不也就是安娜的功吗？如若他爱了玛格莱，蕴青将变成怎样呢？如若没有他的爱，他知道她一定会自杀的。为了一个女子而害杀别一个女子，这怎么可以呢？他想到这里不免又恭贺自己的幸

运来了。他很自庆他自己不曾犯了这种不仁道的罪过。这样想来，对于安娜，他又生了一种感激的心思了。

“密斯安娜，我谢谢你！”他忽然对克拉小姐这样说。

“什么？你谢我！但是为什么呢？”她很惊奇地望着他。

六

暑期如迷梦一般在深山中的工程局内过去了。自从他别了玛格莱后，他们虽也互相通过了几次的信，但是各人都不肯先表示自己真实的话与真实的经验，结果就是通讯也断绝了。暑假期内她原来说要到亚罗镇来一同出去旅行郁舍蜜公园的，可是特别的事务把她送回家去了。

工作着，工作着，钧凯在炎热的太阳光底下过了二个多月的光景。过度的疲劳，使他忘记一切，忘记玛格莱固然不用说，就是蕴青他也忘记了。每天太阳下山后，他一个人踱到一块比较清凉的地方躺在草地上如像麻痹的人，望着天上的繁星，心里什么也不想。在他的四周，有时做工的人在饭后唱的小曲儿的声音传到他的耳鼓内，此外只有泉水的响声永远在远处继续着罢了。

在他的工作期内，从外面带来的唯一的消息，只有安娜的信。安娜，那个可爱的女孩儿，大约每星期总有一次信从特别的邮车上带到山里来给他的。她告诉他，他们家庭的近况，告诉他，她在报上所看到的关于中国的消息。有时对于中国的政局，她也要发表一点意见征求他的批评。她所说的东西是那样细微，那样有趣，在麻痹生活中过着的钧凯，有时也把它当做唯一的安慰品了。他想，安娜是怎样一个可爱的女孩子啊！但是他能爱她吗？——是的，只有蕴青是他所爱的。

回到亚罗镇后，他从中国所得到的消息，不过使他烦闷罢

了。蕴青因为他两个多月没有给她写信，以为他已经变了卦。变了卦！是的，如若玛格莱和他的关系变成更其密切些，他也会变卦吧。但是，现在，不，不，她在他的心中还是他的女王。是的，他也相当的爱着活泼而又和善的安娜，不过这种爱只能说是兄妹之爱，不能说是男女之爱吧。是的，蕴青是他的一切，其他的闲花野草算得甚么呢？

然而，钧凯自己有时也觉得，他对于蕴青的爱虽然没有问题，然而他现在接到她的信时，似乎不像从前那样兴奋了，他写信给她时，似乎也不像从前那样热烈了。他写的信在蕴青读来固然似乎很刺激的，但是在写信的人却并不这样。她写给他的信虽是异常热烈，异常要求着他的爱，但是他读起来却并不生怎样重大的影响。这是由于他对于人生渐渐变成冷淡了的缘故吧，这是由于他的生活太机械了的缘故吧，他常常这样想。他很怀疑自己再会那样热烈地去爱任何人。他很怀疑对于世界不平的事情再会和从前那样的情激。太平洋已经把他和蕴青的情感的线索隔断了。太平洋的风浪虽是那样汹涌着，可是它传达不过中国社会的黑暗与中国人的悲愤。在美国他是中国人，所以他对于美国的事情也无从参加，中国已经把他推出并且拍的一声把门关闭了。他要哭没有泪，他要笑也没有声音。他所过的是冷淡的，不动情的生活。实际上他已经是死了；在半夜醒来时他常常这样想。

他已经是死了，他已经是死了。至少他是一个活尸吧。他对于人生已经这样冷淡，这样不足以动他的感情；他只晓得天气冷了去穿衣，肚子饿了去吃面包；他没有爱，没有理想，没有野心；这样的他还不是活尸吗？哦，这样的生活，还有什么意义，还不如去死了的好！死！一般人对于这个字都觉得异常可怕，异

常神秘，但是在他，死和生一样的没有意义。一个人总是要死，和一个人总是要生一样都是极自然的事；生既没有意义，死当然也不会有什么意义的。死！但是一个人死了，就不会感到这样的寂寞吧，就不会知道这样无意义的人生吧！

这正是一个秋天的晚上，安娜陪着他在亚罗镇公园的草地上闲坐着。他这样的发泄着他的牢骚，这样抒说着他的悲哀，安娜听了，竟不知道怎样去替他解释并且去安慰他。清凉的秋风从北方袭来，天上皓月的银光满铺在地上，一声声夜莺的声音从远处传达到他们这里。有时一两张衰老的黄叶从树上飘到地下。

“看着秋天的景况，我觉得更其凄凉了。唉，这样的人生！”钩凯说。

“密斯脱王，我不是和你说过人生是应该快乐的吗？我不是和你说过人生是享受的东西不是默想的东西吗？而你老是这样，真使我替你不安。固然，我不知道你在中国时过去的历史，不知怎样来规劝你，不过你总应该爱护自己的身体，努力去求一点生之欢喜。”安娜把她的手放在他的手上如像姊姊教导小兄弟似的安慰着他，勉励着他。

他没有说什么，他的眼睛茫然地望着远处，对于安娜的安慰既不表示拒绝，也不表示欢喜。

七

“我最亲爱的凯哥，上月发的信，不知道你收到了没有？近来我因为心境异常恶劣所以没有给你写信。况且一天到晚被他们推着到处跑，而且时常在人家的监督之下，要写也没有法子。到今天，在他，你知道他吧，进了学校之后，我才能够有一点自由的时间来给你

写信。

“唉，唉，我的凯哥！你知道我那一天出嫁时的痛苦吗？而最使我感到痛苦的就是关于你的信。你所给我的那么许多可爱的信！在那一天，我要离开本家的前一日，我不知道应该把它们放在那里。你知道放在家里是不妥当的，因为我是被他们送出去了的人，以后我回家也不过是一个旅客与旅舍的关系，我所珍贵的东西决不能放在那里的。但是带到这里，那更其不妥当了。唉，唉，怎样的难题啊！……所以在那一天晚上，大家睡静之后，我偷偷的起来，把它们，凯哥，你知道我怎样对付它们吗？请你恕我，凯哥，我把它们通通烧毁了。那时我是怎样的痛苦啊？我曾经为了它们落了许多眼泪，但是有什么办法呢？

“自从我被我家的人捉弄到这里后，我简直纷纷沈沈一点也不知道，由着他们玩弄。到最近我才清醒了回来，但是我所感觉到的是什么？凯哥，除了痛苦与哀感之外，我还有什么吗？没有！没有！……凯哥，到最近我方才晓得我还是你的人，我还是属于你的。凯哥，除了死，我是永远属于你的。

“是的，我不应该太说刻薄的话，他是一个好人，他待我恐怕也再不能更好了。但是，我常常骂他，我常常借着一点小故向他发脾气。无论他对我怎样好，无论他对我怎样陪笑脸，可是我总不欢喜他。人家说我有这样好的丈夫而还是这样使性，我一定没有良心的。唉，唉！凯哥，他们知道甚么呢？一个女子的心上，只有一个男子的地位。如若我当初不曾爱了你，那末现在我也许会感激他，学着去爱他吧。在现在，绝对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这里家庭的琐事是要我经手料理的。但是仔细想起来，我的动作实在太离奇了。我和这家人家有什么关系，而要替他们做奴隶呢！为了我的母亲，为了我的母亲：这是我所能想到的唯一答案了。是的，为了我的母亲！自从我出嫁后，我的母亲，不但我的母亲，除了姊姊之外，差不多是全家的人，都很欢喜都恭贺我的好福气。至于我的亲戚更不用说是十分妒忌我的了。唉，唉！他们晓得甚么呢！

“为了我母亲的快乐，我嫁到了这里。嫁到这里后，我的母亲也快乐了：我已经尽了我的心，尽了我做女儿的义务，凯哥，你看不是吗？以后我所能依而生活的只是你的爱了。凯哥，如其我没有你的爱，我将从世界上消灭如像一个影子，我没有什麼系恋呵！”

“现在已是半夜了。这里的人大家都已经去睡觉了。只有我在一间这样孤寂的房间内，给你写信。我不知道你现在在做些甚么。你好久没有给我写信了。我知道你很忙，你不能写信，我是能原谅你的。但是你能够想念我像我一样的想念你吗？唉唉！如像恶梦一般的人生呀！凯哥，凯哥，我到底应该怎样呢？”

你的妹妹蕴青。”

自从那一次的蕴青的来信使他生了一场大病之后，（关于这段记载，我想聪明的读者当还记得吧，）这是她寄来的第二封信了。自从他病愈以来，他因为身体的柔弱，他的感情又回复到上年秋天时那种无感觉无关心的不自然状态中去了。虽是安娜常常来陪着他说说笑笑，略略安慰安慰他寂寞的心，但是他的不能振作，比了从前更其利害，他的颓丧的程度，比较从前也更其深了。他知道黑暗的地狱已经在他的脚下张开了血盆一般的口等他进来，但是他有什么方法不进去吗？唉唉！他是怎样的无力啊！他是怎样的麻痹啊！

蕴青这一次的来信，他读了之后，一时觉得很不安，但是像昔日那样的悲伤现在不复来了。他只是叹了一口气，默默然望着前面的空间。唉！前面无尽藏的空虚不就是人生的象征吗？

在最近两星期内他只有唯一的希望，希望蕴青出嫁后，能够对于她的丈夫因为长期的接触发生一种感情，并且把远在海外的他永远忘掉在过去的记忆中；这样，她或可在暴风雨之灾后，能够收成到一点幸福之果吧；这样，他更可以无牵无挂地埋在

个人的宇宙中，了结这无聊的人生吧。可是不，她还这样爱着他！

谁会料到这样一个女子会这样强烈地爱他？他很怀疑他自己，他觉得他自己一点也没有什么可取的地方，可以担当这样的热爱。而她为什么又要这样爱他？这是因为盲目的冲动支配着她，使得她不得不这样吗？

他从没有对于“爱”这一个字怀疑过。在他过去的生活中，不论他怎样失望，怎样烦闷，但是他总向着这一个字找求着慰安。现在却不然了。他听到它，有时不免要露出讽刺的微笑了。爱！爱！爱是什么？一个人独自生活在世界上尽可无目的地、混混沌沌地过去，何必要所谓爱？有了爱难道就可以不寂寞吗？有了爱这样的人生就会变成有目的了吗？恋爱神圣！什么话？恋爱的神圣在那里？

他这样斩伐着吸收生命的养料的根源，自暴自弃地咀骂着自己的生命，怎样使克拉小姐发生了无穷的怜悯与同情呵？他愈是践踏自己，愈是苦痛自己，她愈是想设法拯救他。但她有什么法子，对于这样的他？

春天去了，夏天又来了。克拉一家人预备邀请钧凯一同赴郁舍丽公园做两星期的旅行。钧凯起初不情愿，然挨不过安娜再三再四的请求，终究答应了。她深知道自然对于人心的影响的伟大，就是要自杀的人受了自然的美的感化也会回心改念的。也许因了这一次旅行，足以使钧凯从沉溺的中间苏醒转来吧，也许自然之美足以抚慰他的创伤使他回复到旧日健康的时代，向人生的路上奋勇前进吧。谁晓得今日的钧凯因了这一次旅行，将来不替中国做一番大事业使中国为世界的强国呢？当安娜再三再四敦请他时，她心上总是这样的想。

亚罗镇工程局的假期到了。钧凯也勉强打起精神来，帮助他们预备着旅行所必带的东西。他们把篷帐被褥，烹调器具以及一切必需品一齐装在汽车上，然后由克拉小姐开着车，飞也似的奔向南方去了。

八

汽车在平地上走时每点钟可以达四十英里，但是一上山路每点钟有时只能行十里。山中天气很热，太阳光照在车顶上，把车中人，尤其是钧凯，蒸的头脑发晕。从早上动身一直行到晚上八点钟，还没有达到目的地。那时大家都疲倦了，只好在近边找到一块可以架搭篷帐的地方，把被褥等一齐打了开来，铺在深厚的落叶上，大家随便睡了。溶溶的月光从高大的树顶上直射到钧凯的身上，轻轻抚弄着他，清凉的大气拂在他的面上，消散着他白天所受的烦暑。他仰望着高大的青空时，心中甚么烦恼一起消失了。白日的疲劳迫着他去休息，他就很自然的睡着了。

“密斯忒王，快起来呀！时候已经不早了。”他在梦中听到呼唤他的声音，张眼看时，原来是安娜。他带着惺忪的眼睛望着她。她是怎样的美丽呵，在这种半睡半醒的时候！

“哦，这样甜蜜的睡眠，在我实在是第一次。密斯安娜，你为什么不让我多睡一刻？——况且你昨天那样劳苦，也为什么不去多睡一刻呢？”他含笑问着她。

“在这样情境中我怎么能安睡呢？你不听到百鸟的叫声吗？他们的歌声，怎样扰乱我的清梦啊！”

钧凯侧耳听了一下。果然的，四周围都是鸟的歌声。有许多声音是他所知道的，可是大半他都不知道。这种百鸟的合奏，决不是戏台上的合奏团所奏的曲子，况且中间还夹着树叶颤

抖的声音、泉水流动的声音与一切不知名的自然的声音。

他跳了起来，拿着安娜所给他的面盆、面巾、牙刷、牙杯奔到泉水的旁边盛了一面盆水，痛痛快快洗了一阵子。泉水异常寒冷，洗面后顿觉神清气爽了。太阳光渐渐从树顶上走到地下，光照着许多昨天在薄暮的阳光中不为他们所看见的东西。哈哈，四面都是山，四面都是大的树木，怎样高爽，怎样有趣啊！

吃了一点饼干后，他们又开始走路了。钧凯的精神已经不像从前那样颓丧。他用着好奇的心思，注意着一切路旁所经过的东西。到下午两点钟光景他们的路是从上而下，车行也更其迅速了。这样又走了两点钟，才上了平坦大道。这就是著名的郁舍丽山谷了。

哦，这样神奇的山谷，他在中国从没有看见过！四周围都是削壁的高山，中间却是宽阔的平原，美赛河如像一条碧绿色的带子在中间流着。里面有商店、有旅馆与游戏场与一切必须的东西。美国政府还特设办事处，专门管理这里的事务。他把这块平原划分许多区，每区都设有水管、水道、厕所、垃圾桶等备野宿的游客之用。钧凯等就在中间选了一区，刚刚靠近美赛河畔并且在许多大松树的中间。他们把篷帐与什用器具一切整理好之后，他就陪着安娜预备着晚饭。自己弄的晚饭，而且在这样的地方，钧凯觉得比了他每天上饭馆去吃的要好的多。他吃了许多牛乳、许多面包与许多菜。

晚饭完毕后，克拉夫妇已经很疲倦，她进篷帐睡去，他就外面睡了。钧凯虽是身体很柔弱，可是他今天不知道为什么觉得很高兴，很不想睡；安娜虽也十分疲倦了，可是她也不想睡。他们俩就借着月光沿着美赛河走去。什么？月光底下的美赛河已经不是白天的美赛河了。这样光明而又这样圣洁！叠锦般的波

纹，漾着银丝一般的月光，水声漾漾如像恋人的私语。高大的树木在河的两旁默然矗立着，对着美赛河如像一个勇武的男子。

这一点已经够了，就是这一点已经值得他们两日来的奔波了。他们两人在河旁一根老树干上坐了下来，默然对着这样美丽、这样庄严的自然界。他的心中，不知为什么，发生了一种无名的感激。他的眼泪湿着他的眼眶，他简直想大大的哭一场了。他近年来怎样咒咀着自然与人生呵，而自然却把这样美丽的东西显给他看，并且唱着这样温柔的歌曲安慰着它的儿子，他怎能不对于它表示十二分的感激，以至于下泪呢？

“哦，这样的月光，这样的晚上，密斯忒王，你觉得怎样呢？”最后安娜冲破了沈寂的空气，问着他。

他没有回答她，他像受了魔术似的，连话也不敢说，恐怕因此惊走了这样甜蜜的幻梦，他情愿终他的一生坐在这一块地方，对着此情此境永远望着。他在世界上既经没有什么要求，那末这一点美的享受，人家当然不再拒绝他了吧！

“密斯忒王，你为什么不回答我？你要睡吗？”安娜又说。

“我不要睡，我只想默默的坐在这里，一直到天亮。我欢喜在这里。”他对她轻轻地这样说。

第二天钩凯醒来时，太阳已经从东山上起来了。阳光从大树林中射下来如像一束光带，它把树叶上的露珠变做了无数的金钢石。如其有，钩凯想，一根无形的线能够把它们串起来放在玛格莱，不，放在蕴青的颈上，她会怎样的骄傲，怎样的美丽呵！但是她们呢，她们都不知道到那里去了。他再一回头时，坐在他旁边的却是安娜！是的，如若他把这样的一串金钢珠放在她的颈上，她也不是一样美丽吗？

他起来时已经八点钟，再洗了面刷了牙齿，吃了一点果子，就偕着克拉一家三人驾着汽车先游北部的郁舍蜜瀑布。车抵路的尽端，不能前进了。他们就下来步行着，沿着泉水下来的方向走近前去。瀑布的响声如像万马奔腾，从远处传来。不多久那像雪练一般的瀑布呈露在他的眼前了。哦，“疑是银河天上来”^①，向来李太白之叹为神奇者，今天也为他所看见了。怎样雄壮的自然之力啊！怎样洪大的自然之声啊！他不禁脱口赞美自然了。

此时他离开了他们三人，一个人在泉水中浮露着的石上向前奔跳着，一直到瀑布脚下的一块大石头上。那万顷的水，从山凹中如像雪练一般滚下来，冲在石上发出无数的水沫。泉水在他的四周很急迫地流下。他看着这样的瀑布，这样的流水，听着这样洪大的声音，他也不想什么了。玛格莱、蕴青以至于近在身伴的安娜至少在这一刻真的被他所遗忘了吧。自然用了这样许多纯洁的圣水从他悲哀的记忆中把他的创伤洗刷了一下，至少在这一刻他感觉到了自己的康健与愉快吧。

他拣了一块可以休息的石头就躺了下来，闭着眼睛，听着自然母亲所唱的单调的儿歌，简直迷迷糊糊的睡着了。如若没有安娜找了来，他会一直睡下去，以至于永远吧。她因为时候已经不早，大家都有饥意，而又不見钩凯回来，所以特地奔到瀑布脚下来找他。她看见他这样安安宁宁的睡着，有和风拂弄着他，有太阳光温暖着他，她也不想唤醒他。她只立在他的旁边带着微笑望着他。

“怎么？密斯安娜，你看守着我？”他忽然间睁开眼睛来看见了她就这样说。

^① 李白曾有诗句“疑是银河落九天”（《望庐山瀑布》），“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将进酒》）

“是的。我原来想找你去吃中饭的，但是看见你这样好睡，所以没有来惊动你。”安娜微笑着说。

“什么时候了？”

“两点钟。”

“什么，已经两点钟了！那末你何不早早唤醒我？害得他们久等？”

“我来了也不久。”

他说着立了起来扶着安娜奔回车上，克拉夫妇正等的有些不耐烦，看见他来了，面上就现出了笑容。他们问他在哪里做些什么，他如实地向他们说了。他们只是对他微笑。

哦，在归途中！肚子有些饥，而心中却充满着美的欢喜！车子在两旁列树中间穿过如像一条游龙。他紧靠在安娜的身旁，一阵一阵风过处，把她黄金色的头发吹在他的面上，他已经有些醉了。

他们吃好中饭已经三点半钟，大家觉得有些疲乏，没有出去玩。钧凯只躺在他自己的木床上，仰望着崇高的树林。他觉得很奇怪，他对于人生的疲劳的感觉，渐渐失去了。他觉得人生在世有这样的地方可以玩总不算辜负了这一世。快乐吧！快乐吧！他现在真要依照安娜的话竭力去享受人生了。

等到晚上，他的气力已经完全恢复。他同着安娜，沿着美赛河畔一路走去。在他们身边所走过的，大都是年青的男女。他们说着、笑着、唱着、呼啸着、奔跳着。到处是生命的跳跃！钧凯想，他们所表现的是力，是生命！

他凝立住了，这样的月夜！北边的郁舍蜜瀑布，西边的新娘纱瀑布，被月光反映着如像两条银色的飘带，它们所发出的声音如像不间断的银铃的震动。雪一般的月光铺满在山冈上，铺满

在树顶上，铺满在河上。风过处，它在树顶上颤抖着如像轻纱；它在河面上波动着如像万片的银鳞。哦，那素心一般的皓月！她怎样救济着他们的灵魂使他们愿生有白如银、轻如纱的翅膀飞出人间，直上青空啊！

两人这样并排走着，他竭力在享受这样的夏夜，所以默不做声。月光在他们的前面照出钩凯修长的影子与安娜苗条的身材。忽然间，他觉得她的身子一点一点靠近到他的身边来了。在他们俩接触的地方，他觉到异常的温暖。他没有去接受安娜这种亲密的表示同时也没有拒绝她。他只是默然走着。她爱他吗？这是他早已知道的，并且这一次的旅行如在上年夏天，他也会很热烈地去爱她吧。但是，现在，却不能。过去的失败，过去的痛苦使他对于恋爱已经有了戒心。他现在只想自自然然、无牵无挂地在自然的怀抱中痛痛快快享乐一下，再不愿有什么恋爱的问题来扰乱他莹澈的心情。他要快乐，他要无忧无虑地快乐，这是他近日来所决定的而且不可变更的态度。

昨天晚上他们回来的很晚，所以到十点钟，钩凯方才从床上慢慢起来。起来后，他最初所注意到的是安娜惨白的面容与颓丧的神情，唉！“可怜的女孩儿呵，你可是受了人家的欺辱！”

他很了解安娜态度变更的原因，但是他有什么办法呢？他无论如何不能去爱她。美国的男子尽有许多比他高出数十倍、数百倍的，她何必找到他这样一个颓丧的、贫穷的中国人来抛弃未来无穷的幸福呢？她替他尽了不少慈母的责任并且她从他堕落的行程中把他救了回来，他应该万分的感激她，这是他所知道的。但感激是一件事，恋爱又是一件事。况且他正因为感激她，所以不愿恋爱她。他何必再牺牲一个女子的幸福像他牺牲蕴青

的那样呢！

“密斯安娜，请你不要这样悲伤。如若你知道我的历史，你对于我昨晚上的举动一定不会抱怨吧。”钩凯找到了机会轻轻地向她这样说。

她没有答应他。

克拉夫妇催着要去游镜湖，他们没有法子，只得驾了汽车去了。他在车上，心中来来往往冲突的思想异常纷乱，他简直不知道怎样去对付自己才好。车抵镜湖畔，他还是仿仿佛佛若有所失。但是张眼向着她前面看时，自然的神奇又在他的眼前启露出来了。一面广大的圆镜！这就是镜湖了。湖的两旁都是很高的山，山麓下都是深密的丛林与奇特的假山石。镜湖就在这些丛林与这些假山石的怀抱中。湖面上一点波纹都没有，湖旁的一切，就是很细微的东西，都能从中反映出来。钩凯想，他可以象那西须斯（Narcissus）^①伏在井上赏鉴他自己的美容一样，伏在湖畔观看他自己的面容吧。他这样想到后，就奔到湖水下流时所经过的许多石子上伏了下来，一面看着自己，一面喝着那样纯清的水。哈，多么甜蜜的镜湖之水啊！他喝了一口又是一口，他的眼睛浮在水面上如像一对蝴蝶。

他已经忘记了他们。他一个人沿着河畔直向丛林与假山石中走着。他走到一处，总觉到那处的奇好，觉得每一处都有留连竟日的价值。也有时就在湖旁的假山石上坐了下来。看着湖旁的杨柳在湖面上轻轻拂弄着的光景，看着丝丝的柳条在湖中分明地反映着的图画，他还想看见别的东西吗？

但是探险与好奇的精神使他前进着，他几乎走到湖的北岸

^① 那西须斯（Narcissus）：通译那喀索斯。希腊神话中因爱恋自己在水中的影子而憔悴致死的美少年，死后化为水仙花。

了。一条碧绿的溪流（镜湖的水就是从这里流来的）深约丈余，阔约丈半。上面架着一根树干，两旁都是碧绿的杨柳。泉水清澈，底下沙砾，竟粒粒可数，这碧绿色而又这样清明的水，在他眼睛上发生的效力如象一贴清凉散。刚才车中糊涂的思想，现在完全消灭了。哈哈，怎样清朗的物质界，怎样清朗的精神界呵！到底什么是精神，什么是物质，他已经分别不出了。

跨过了木桥，就是一片沙滩，这样柔软的沙滩！他一步一步慢慢走着，觉到无穷的愉快。平日他怎样厌恶沙滩啊！但是在这里，在清泉之旁，在镜湖之畔，它又是怎样的可爱啊！沙滩走完，又是假山石，他沿着靠近假山石的小路，眼睛望在湖里，专心一意地沿湖走着。在他前面走过的人，不论是男是女，都象阴影一般丝毫没有在他的眼帘上引起什么感觉。

忽然间他在前面撞着一个女子。他说了一声“对不起”正要走时，只听那女子说：“什么？你不是密斯忒王吗？”他方才抬头一看，原来那女子是密斯倍脱丽丝！她穿着一身青绿色的旅行服装，脚上穿着一双黄皮的平底靴。她虽没有象从前那样好看，但是却另有风味。他和她握了手，问了几句话，他的思想很快的转到玛格莱身上了。

“玛格莱吗？她也在这里。她因为昨天在路上疲乏了，所以今天在篷帐内歇息，没有和我们出来。”倍脱丽丝回答着说。

“她的病不重吗？”钩凯很急迫地问着。

“不要紧。休息一天就会好的。”

“你们一共有多少人来的？”

“一共六人，玛格莱和她的父亲、母亲、哥哥，保罗还有我。——你呢？安娜在这里吗？”

“我是和克拉先生一家人来的。安娜就在那边，你要去看她

吗？”

“不，我现在就要回去，今天晚上我们来看你们吧。”

“那末今天晚上，我们是等待着你们的。——你们住在那里？”

“我们住在第三区，离开你们的第五区很近。再会，我就要去了。”

“今天晚上再会吧。”

倍脱丽丝匆匆去后，钩凯很觉得有趣。这种偶然的遭遇，如象一种奇迹，断不是他预先所能料到的。

回到停车处时，他们已老等在那里，他即刻跳上车内，很快乐地把他的遭遇告诉了他们，安娜拨动了机轮，飞也似的回去了。在途中他哼着一支小曲，表示他心中的愉快。玛格莱也在这里，玛格莱也在这里！

九

他在新娘纱瀑布的近旁，一块高在半山的大石头上和克拉先生立着。他们仰着头望着象新娘的面纱一样，象数万匹白绫一样倾泻下来的瀑布。四周围的山都象用刀削的一般兀然耸立着。

“密斯忒王，你看这种削壁，怎样的奇特呵！”克拉先生说。

“是的。”

山风一阵一阵很强烈地吹来，拂动着他们的衣襟，有时把水沫吹起来，直送到他们的身上。钩凯只是兀立不动。他望着高山，望着瀑布，望着泉水下流的石隙，向着强烈的山风深深呼吸着。他将扩大他的胸襟与伟大的宇宙和合而为一。下望他可以看见等着他们回去的克拉母女。他很可怜那个失望的安娜，那

个对着这样伟大的自然显出无限的悲哀的安娜。终有一日，钧凯想，他会磨碎他的身子去救济这些陷在失望中的人吧。

他立的倦了，就在泉水的旁边拣了一块石头坐下。泉水是这样的永远流着。他把他的眼睛休息在这种流动的上面。忽然间前晚上重逢剧的一幕，又在他心眼前呈露出来了。

那一天晚上他是怎样的兴奋呵！他的心是怎样的不安定呵！因为不久那个从前一度为他所留恋过的，一度他想在她的心中探过险的玛格莱，就要来见他了。他看见了她将说些什么话呢？她的眼睛还保存着它们从前的神光吗？她的声音还保持着它从前的柔和吗？

在焦急的期待中间，他们——倍脱丽丝、玛格莱、保罗——果然来了。那时外面的月光固然很明亮，但是在树林中间还是很阴暗的。他在这种阴暗之下和她紧紧的握着手，狠狠的对她看着。她的面还是和从前一样白，她的头发还是和从前一样黑。那黑眼睛的神光还依然存在。

“密斯玛格莱，你向来康健吗？”他那时只找到这一句话问她。

“我好。你呢？”她也问着他。

“我也好。”说了这句话他简直找不出第二句话来说了。玛格莱也就找着安娜闲谈去了。

这样的渴仰，这样的怀念，这样的好奇而结果只说了这两句不关紧要话！唉，怎样的愚蠢啊！钧凯一个人对着流水这样想着。但是在那样多的人群中他也不好说别的话：他又自解般地替自己说着。

“今天晚上我一个人去找她不是更好吗？”他自言自语地这般想，但是后来他又嗤的一声笑了。他为什么要去找她？他不

是要无牵无挂地快乐吗？投没在自然的怀抱中，去享受自然母亲的爱，是他现在唯一的要求。他为什么要去找她呢！

哦，这样伟大的自然之力！他又立了起来向新娘纱瀑布望着。回头下顾，克拉先生等正向他用手帕招呼着。他不好再行留恋，匆匆下山。

这一天晚上，月儿依旧那样光明，北面的郁舍蜜瀑布与西面的新娘纱瀑布还是像银色的飘带一般淙淙流着。可是他的心境不像起初来的两天那样明静了。冲突的思想在他的头脑中争斗着，使他觉得异常的不安定，异常的烦恼。回头找安娜，她已经不看见了。他知道她一定一个人到美赛河畔散步去了。但是到了那里却也没有看见她。他找着她，他的脚步不知不觉地到了第三区。第三区！哦！不就是玛格莱的居留地吗？他就慢慢地挨着篷帐中的夹道走去。在相距一百步远的地方一盏洋灯的底下，他看见了倍脱丽丝，在她的旁边他还看见保罗，一个中年男子与一个中年妇人——他们自然是玛格莱的爷娘了。但是玛格莱呢？他没有看见她。

他没有看见她，就转身沿着美赛河走去。他踏着月光不知道他所在找寻的是安娜还是玛格莱。只是无精打采地从河岸下去一直到河滨。吓，怎样可怕啊！在河滨沙滩上坐着一个蓬着头发的妇人。月光铺满在她柔软的带水的黑发上。她的身上披着一件春天的大衣。她的面庞遮盖在大衣和头发的底下，他一点也认不清楚她究竟是谁。

悉索的声音，惊破了她的默想。她回转头来对他望了一下，知道是一个不相干的男子，又回转去对前面反映着月光的水面痴望了。他当时只说了一声“对不起，小姐”，表示惊扰她的歉

忱。她听到这句话又回转头来，对他仔细望了一下，忽然说，

“哟，你不是密斯忒王吗？”

“哟，是你，密斯玛格莱？”他看见她的黑眼睛已经知道是他所寻找的人了。

“密斯玛格莱，你一个人在这里吗？”

“是的，今天整日的游览，很使我觉得烦躁，所以一个人到这里洗浴。密斯忒王，你能够游泳吗？”

“略略知道一点。”

“那末你为什么不在这时下水呢？白天人很多，并且在太阳光下很热，我不欢喜。晚上人又少，天气又清凉，并且在这样的月光中！你何不也试一下呢？”

“你所说的不差。这种美丽的尝试，在我实在还是第一次。”说着他一个人走到一棵树的旁边，把上衣下衣都脱下只剩了一身衬衣；再走到玛格莱的前面，伸手作势向着河心扑通一声直钻了下去。哦，这样清凉的水，太可爱了，太可爱了！他当时就喝了一口。然后慢慢地用两手在银鳞一般的清波中划着。四周围是静默，只有月光向全宇宙倾泻着的无声的音乐。在这种光的波浪中，波浪的光中，而且在一个心中所欢喜的妇人的前面，这样游泳着，实在是他有生以来所未有过的幸福。

“上来吧，密斯忒王，这样很可以了。”她喊着他。

他就慢慢出了水，走到他放着衣服的地方——他没有带外套，这怎么好呢？此时他觉得异常寒冷，他的牙齿不免有些打战了。他把衣服穿好后，走到玛格莱的身边，坐了下来。

“怎么，你觉得寒冷吗？你就把我这件大衣拿去披上吧。”玛格莱觉察了他的颤慄就把她那件大衣脱下替他披上。

“那不好，你不是也要冷吗？我不要紧，一下子就会好的。”

他仍把她那件大衣披在她的身上。

“那末你坐上来些，我们把这件大衣两人合用吧。”

这种命令当然是他十分愿意服从的了。他就坐近她的身边，紧紧靠着她，把那件外衣披在两人的肩背上。

“这样我们大家都温暖了。”她又说。

“是的。”

“安娜为什么不和你一同出来呢？”

“我因为不知道她到哪里去了，所以特地出来找她。不料找到了你，而没有找到她。密斯玛格莱，今天的聚会竟使我享受到了一种从未享受过的幸福。”

“你们在中国不是也有这样的月夜吗？”

“是的，但是没有这样的游泳，没有你这样的人能够这样坦白地对待男子的。”

“可惜我没有带怀娥灵^①，不然我将把裴多汶^②的月光曲，拉给你听。”

“你会拉怀娥灵吗？”

“这是我们美国女子的常技，况且像我这种学文学的人怎能不学一点音乐呢？”

“我欢喜听音乐，而不能奏音乐；犹之欢喜看图画而不能画图画一样。我虽学了工程，但是很欢喜文艺的东西，对于法兰西诸位大作家我尤其佩服。我想文艺是一代文明的花，是最能表示出一个人的思想与情绪的，是最能表示出时代精神的。”

“你说的不差。”

① 怀娥灵：英语 Violin 的音译，小提琴。

② 裴多汶·Ludwig van Beethoven, 1770—1827)：通译贝多芬，德国作曲家，维也纳古典派代表人物之一。

“我常常想我将来也许能够做一个小说家呢。但是在实际上我还是欢喜做一个行为上的而不是文学上的小说家。”

“在我看来这两者是不相违背的，譬如拜伦是行为上的诗人同时也是文字上的诗人。此外如雪莱，如歌德等都是如此。因为文字大都是人格的表现，而行为也是人格的表现。……”说到这里她忽然听到喊她的声音。“密斯忒王，我的哥哥在找我了。我必须回去。我们明天到快乐群岛玩去，你可以在那里遇见我。”说着她和约翰立了起来。她伸手和他握别，然后一跃上岸，一溜烟去了。他却呆呆望着河面，不知道怎样才好。

十

那一天早上，不知道为什么他起来的很早。他催迫着克拉母女预备早餐，早早往快乐群岛玩去。安娜带着一种悲哀失望的怨怼望着他。但是他对她还是和从前一样的和善，一样的敬爱。

早餐后，他们就驾着汽车抵快乐群岛桥。桥是在美赛河上。登桥一望，从东方群山流来的泉水，像雪浪一般在杂乱的山石中滚滚而下。他们就此下车。他陪着安娜，克拉先生陪着他的妇人，沿河直上。走不多久，就到了一座大丛林，由丛林中穿出就是快乐群岛。快乐群岛！不过在急流中所露出的几块石头！它们无知无识，几百年来，或者几千年来吧，被上面冲下来的瀑布所洗刷着，听着淙淙泉水流动的声音或者是很快乐的吧。

“快乐群岛！怎样一个有趣的名辞！”他不禁对安娜这样说。

“我想我不配到这里来吧，因为我不快乐。”安娜悲哀地说。

“哦，我亲爱的妹妹，你为什么要这样自苦呢？你自己不是说过人生是享受的而不是默想的东西吗？你不是说一个人应该快乐的时候就应该竭力快乐吗？而你现在自己反这样！”

“我不晓得，我现在什么都不晓得了：快乐在我的面前消失去如像一个泡影。在我心中所剩余的不过是一些悲哀的残迹罢了。唉！我不应该有那样的希望，以致引起这样的失望。我太从乐观的方面去看待人生了。其实人生全不是这么一回事！”她说毕后就离开了约翰回到她母亲身边去了。

“唉唉，唉唉，”他一个人一头走一头叹息着。“在这样美丽的自然中间满望能够享受一点清福，不为人世间的烦恼所扰，而现在，现在又是……”他更这样的想着。她对于他是有怎样大的恩惠啊！她曾经怎样安慰他，怎样看护他，怎样拯救他，而那一天晚上他拒绝了她的爱！使她失望，使她蔷薇色的迷梦变做灰色！这样就是他的报答！这样就是他的报答！而他所以这样做的是为了她的幸福！但是他那样去恋念玛格莱是为的什么？他不爱安娜是为了她的幸福，他去爱恋玛格莱是为了谁的幸福？他想到这里自己也有些莫名其妙了。但是她的黑眼睛，她的柔和的声音，她的异常的性情，她的高傲的人格，难道不值得他的爱吗？

“这些问题去想它们做什么？听它们的自然好了。它们发展到那里就是那里；如其结果它们对于我的要求是我的生命，那末就把我的生命拿去吧。”他忽然间变成勇敢了。他从河中这一块石头跨到那一块石头，找到一块较大的，就在上面躺下了。望着天空，听着水声，也觉得怡然自得。

很多女子的笑声传到他的耳鼓内，他向那里看时，原来有许多女子都赤着脚在泉水中玩。雪白的脚立在洁白的流动的泉水中，这是怎样有趣的事？不知不觉地他也坐了起来，脱去了他的鞋袜，把他的一双脚慢慢地放入这冰冷的泉水内。肉体的快感，使得他几乎狂叫了起来。而玛格莱也在这时候，在岸上招呼他！

“密斯玛格莱，你也来吧，这里的泉水真好玩哩！”他就招呼

她下来。

她跑到他近旁另一块石头上，坐了下来，脱去了她的鞋袜，也和他一样地把她雪白的脚下水去了。“哦！好冷！”她这样叫了一声。

他们，这样互相笑乐着，差不多有半点钟。

“他们，我的父母与朋友们，在那边一条河上玩，我现在应该回去了。你肯和我同去见见我的父母与我的哥哥吗？”玛格莱很自然地说着，“不过我的父母是很反对中国人的，你不怕吗？”她又对他笑着说。

“我不怕，我将使他们知道中国人是不必反对的，使他们知道他们是不配反对中国人的。哈哈！”

他们大家就穿了袜子鞋子，他扶着她跳向岸上去了。转了几个弯前面又有一条比较狭长的河横在他们的前面。她指点着一个中年男子与中年妇人说：“这是我的朋友，密斯忒王。”她顺手也把她的父亲与母亲替他介绍了。他们很不信託地向他略略点一点头。

“他们呢？”玛格莱向四周望了一下没有看见保罗等时就这样问着他们俩。

“他们因为你不回来，出去找你了。”她的父亲回答说。

“来，密斯忒王，我们去找他们吧。”她拉着钩凯一溜烟离开了她的父亲与母亲。走了几分钟，她的脚步忽然慢了下来，“哦，我为什么这样奔跑着呢？你看见那边的瀑布冲在石上而反射出来的水花吗？你看见太阳光因为经过水花而显出的彩虹吗？……人生常常把那些恶劣的东西给我们看，而自然常常把这样美妙神奇的东西给我们看。密斯忒王，你知道我是怎样情愿复返于自然啊！”玛格莱说。

“复返于自然！这也是我的愿望。你知道如若我这一次不到这里来，我这一个人已经完了。我将沉落下去一直至于绝望的死吧。但是自然的美，美的自然救了我：他把纯洁、把光明、把清泉、把伟大总之把他一切珍贵的东西通通给了我。我现在又能立起脚来去生活了。”

他们这样说着，无目的地直溯河的上流走去。水，水，数千万顷的水，从介乎两山之间的一道豁谷中像数千匹怒马一般奔流而下。无数的少年游客都一对一对坐在河的两边山石上默然对着这神奇的洪涛望着。他们两人也在中间找了一块差不多在水中央的大山石坐下了。

“哦！自然的力，力的自然！”玛格莱望着急流这样说。

“是的，多么伟大的自然之力，他把再生的勇气给了我们。”
钧凯说。

“我也觉得这样。”

“你也不是经过了一次烦闷的时期吗？”他找着机会就这样问。

“一个人生在世上，总有一个大失望、大烦闷的时期，我何能例外。”她自然地说着。

“你能够把那个告诉我一点吗？”

“自然可以。我觉得你是一个忠实的朋友，况且你又是一个年青的中国人，我不妨把我一点无意义的过去略略告诉你，使你知道在我们美国这种一切以金钱为标准的社会中也有我这样的一个人吧。”她说到这里眼睛望着脚下的流水默不做声。约有五分钟，她又继续着说道：“但是我不晓得向那里说起……你看这里流着的泉水吧，这就是生命，它向前奔流着会冲破一切的障碍物：……我就是赋有这样生命的人。在东部纽英伦那种守旧的

社会中，我这种奔放的行为，被一般人目为叛逆之徒。我违背了我父母的命令，爱了一个贫穷的小说家。……但是用金钱的力量，我的父母把那个小说家逼着走了。我到处都打听过他的行踪，结果都是失望。从此以后……我还能做什么呢……我就矢志不嫁。虽是他，那个年青的保罗，你知道他，很爱我，但是我不爱他。我怎能爱他呢？他有钱，是的，但是我在世上所要求的并不是这个！……”说到这里她的声音变成幽远了：“……我所要求的不过是一点点真正的爱情。……无论怎样，金钱决不能买我的感情。我可以死于贫穷，我可以死于忧患，但是我不能死于金钱。”

他听到这里蕴青的影像又在他的眼前浮泛出来了。唉，唉，这几天来，他差不多已经完全忘记了她；那个矢志不变她的爱情的她，反被她所爱的人忘记了。而今天，在他所留恋着的玛格莱的真实的言语中，他反听到了她的声音。唉，唉，蕴青，蕴青！他望着前面的流水，兀自这样想着。他的心中充满了无限的凄凉与忧愤。

他们两人互相沈默着差不多有半点钟。胸中的洪涛，眼前的雪浪：他们觉得他们的心是在洪涛雪浪中浮沈着的小舟。我的朋友，我的舟子，冲向前去吧！

他别了玛格莱后，就匆匆回到快乐群岛桥去找克拉家的汽车。没有。他知道他们因为等的不耐烦所以已经去了，幸而从这里到第五区，只要有二十分钟的步行就够了。他在路上走着，低着头只是想。他觉得很快活，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了解了一个高尚的人格；他又觉得很悲哀，这种可爱的人而有那样不幸的命运。接着他又觉得异常的愤激：那种不公平的社会制度，那种黑暗的

旧习惯与旧道德，不知道捣碎了多少青年人的心。唉唉，可恨，可恨！

到了自己的住处，克拉夫人就向他说：“密斯忒王，你到哪里去了？我们找了你好久，等了好久，但是没有看到你；而那时大家很饿，所以我们三人一同回来了。——况且安娜说她觉得很不好过。请你原谅！”

“这是我对不起你们。”他说着走到安娜躺着的床边，问她生的什么病。她只是对他望着，没有回答他。他知道她犯的什么病，他知道她这种病是没有其他方法可以医治的。但是他有什么办法呢？他向来对她的态度只有感激，只有怜悯，要把这种感激这种怜悯的态度忽然变成热爱，是绝对不可能的。他拿了一条凳在她的床畔坐了下来，伴着她，安慰着她。他的心里却记挂着玛格莱所约他的聚会。“我想这里的风景晚上比白天要好，如其你肯来，我也可以来。”她临走时不是曾经这样向他说过吗？“自然我可以来。”他不是当时就立刻这样答应着她吗？……

天气很炎热，人家都觉得不舒服，安娜昏昏沉沉地在床上睡着了。断断续续的狂风在树顶上吹过；如像归林的宿鸟。雷声从山上滚到山谷，发出异样的回声。美赛河的水色有些变了。觅食的群鸟向着它们的老巢飞着。天似乎要下雨吧。异样大的雨点果然从树上落到地下。大家都在篷帐的四周掘着沟道，预备大雨的到临。

忽然间太阳在西山上出现了。风也息了，雨也止了，雷也不打了；天气顿时觉得清楚了。钧凯就和克拉夫妇预备着晚饭。

四周围都很黑暗，因为月儿还没有起来。钧凯乘着星光，一

个人在去向快乐群岛的路上摸索着。他仰起头望着他前面漆黑一团的群山，除了有时一两架汽车在他身旁走过外，来往的人异常稀少。侧耳静听，只有泉水流动的声音与一声一声夜莺的哀鸣。

星光底下的快乐群岛，已经不是白天他所看见的快乐群岛了。在石上冲激起来的泉水，在黑暗的背景上显出异样的洁白。四周围的树木与山竹在微风中摇动着如像扑人的幽灵。瀑布带着乌黑的光辉从山上流下；那可怕的响声奔向永久的黑暗。他这时所感到的是宇宙的无穷的神秘！

他找到了白天所坐的石头坐了下来，默然面对着这种神秘的黑暗的世界，享受着这种不可言说的感觉。忽然间他看见月光铺满了西山之顶，他知道月儿快要 from 东山起来了。他呆呆向东山望着，更时时返顾着他的来路。一对一对的男女都在路旁走过了。可是没有她。她为什么还不来呢？

他正在看见月儿慢慢在山顶上升起来时，觉到有人拍着他的肩膀；回头看时，正是玛格莱！“哦，你为什么到这时才来？”他脱口这样说了出来。

“他们把我留着，不要我一个人晚上出来，所以来迟，害你久等。”她说着就坐了下来。“但是你看，”她把左手一扬，“我替你带了一件好东西来了。”

钩凯看见一只长方而又带圆形的黑盒，知道那是怀琰灵了。他拍手叫道：“好，你把怀琰灵带了来，好极了，好极了。”说着就把盒子打开，取出那为他所想念的四弦琴。拉了几下，惜不能入调，乃授给玛格莱。她就开始在星光月光交界的地方拉奏裴多汶的《月光曲》了。多么悲哀，多么沈静，多么崇高，多么伟大，是裴多汶的《月光曲》呀！他只是默默听着，听着琴音与流水的合

奏，听着月光与《月光曲》的共鸣，听着拉奏者的心情与作曲者人格的谐和——他已经忘记了他自己，他的心情已经与蓝天的星光和月光融合而为一了。

她又哼着法国诗人蒲罗东^①的诗：

La lune est grande, le ciel clair
Et plein l'astres, la terre blême,
Et l'âme du monde est dan l'air.
Je rêve à l'étoile suprême,
A celle qu'on n' aperçoit pas,……

(汉译：

广大的月，清朗的天并且天上
散满了繁星，灰暗的土地，
宇宙魂充塞于大气。
我梦想到至高的星儿，
那为人们所不能见的。)

从此她就静默了，不再言话了。钩凯只能唱中国古诗一首^②酬报着她：

涉江采芙蓉，兰泽多芳草。
采之欲遗谁，所思在远道。
还顾望旧乡，长路漫浩浩。
同心而离居，忧伤以终老。

① 蒲罗东(Pierre Joseph Proudhon, 1809—1865)：通译蒲鲁东，法国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无政府主义创始人之一。

② 这是“古诗十九首”的第六首。

她听着钧凯悲哀而又柔和的声调，就感觉着歌唱者的心情。继而她又问着这歌所表示的意义与情绪。他一一告诉她之后，她就断然的说：

“唉，可见国无论东西，人种无论黄白，男女之爱的深沈与真实与悠久是到处一样的。况且这样美丽的诗，在我们美国简直少有。唉，金钱，金钱，为了这金钱一个字把人间的女男之情、亲子之情一齐断丧了！这样的世界，这种没有情感的世界，我们还要它做甚？哦！上帝啊！你为什么不给我以力量，把这种污秽的世界用洪水痛痛快快洗刷一下呢？我不要它，我恨它！”她愈说，愈见兴奋，那种愤激之情从她张大的眼睛中，从她紧蹙着的眉毛与紧张着的面容上都可以看出。平日这样温柔，这样风雅的她，现在忽然这样，如像一只发怒的黄鹰，真是出于他意料之外的。但是对于这种冷酷无情的社会，卑鄙齷齪的社会，谁也要发怒的；她，一个感觉这样灵敏的她，而且受过这样深刻的刺激的她，为什么不应该发怒呢？

“这种社会除了用强烈的革命把它全部推翻之外，还有甚么方法？”他这样说了一句后，忽然间他的思想停留在“革命”两个字上了。“革命，革命，是的，先把中国革起命来，然后革全世界的命。俄罗斯既经倡导于先，中国当然应该继之于后。中国那样的社会，除了革命还有第二个方法去补救吗？它破坏了蕴青的幸福，破坏了他自己的幸福，与同他们俩相似的无数的青年人的幸福：光阴过的这样快，这种幸福一度破坏之后，以后是永远不会来的了。而他现在在这里，过着这种莫名其妙的生活！还要自怨自艾地摧残着自己的身体，断丧着自己的生命！……就是她，处在一般人所羡慕的境遇之下的她，说起这种不公平还要这样愤激，而他却并不！哦！怎样的羞耻呀！”他想到这里心中

觉得异常难过。“革命，是的，但是怎样去革呢？”他想起了在太平洋中所碰到的朋友们，与他们最近从中国发来的信了。

“革命，是的，密斯玛格莱，我就要回到中国去实行革命！如若你愿意，如若你以为革命的工作是不分国界，不分种别的，那末你可以和我一同去。我向来隐伏着的反叛的天性，刚才忽然被你提醒了。我在国内有许多朋友现在正干着这种工作，他们屡次写信来找我去，可是我向来没有答应他们，因为我对于人生已经完全没有兴趣了。刚才你的话忽然把我鼓励了起来，我现在决计去了。”他很坚决地说着。

“革命的工作是我所愿意的，因为我在这个世界上既然没有幸福可寻，那末把我这无用的生命供献于后来者的幸福，自然是不成问题的。但是我能做什么呢？”

“你可以帮助我许多事情。”

“那一类的事情？”

“至少你可以做我的火焰，使我的热血，永远沸腾着吧！”

“唔！”

十 一

对于革命的共同的热忱，对于相互的过去的共同的怜悯，对于未来的共同的奋斗，把他们俩——钧凯与玛格莱——的命运连缀在一起了。热血在他们的心脏中奔流着如象郁舍蜜瀑布，不，如象尼格拉瀑布，如象风涛险恶时太平洋中的雪浪。他们再不象从前那样颓丧了，他们再不象从前那样自怨自艾悲叹命运之不济了。火焰在他们的心中燃着，他们将把全世界点起来，使黑暗的世界变成光明。

上山呀！上山呀！他们俩手携着手在热烈的阳光底下向着

前面崇高的山上走着。尼华陀瀑布已经在他们的前面，山路儿被水沫所湿，异常泞泥。但是他们互相扶持着，直上山顶。哦，怎样雄伟的尼华陀瀑布呀！它比郁舍蜜与新娘纱两瀑布要广阔的多，虽不及新娘纱瀑布的优美，但是较之两者更其雄伟。况且前两者只能在它们的脚下仰望仰望，而这个却可以立在它的旁边向下看去。一片广阔的泉水在平滑的山石上流过，如象一匹缎子，如象秀美的西施，但是当它从数百尺的岩石上直泻下去时，洁白如雪的水沫喷射四处，发出象雷响一般的洪大的声音。“哦！哦！怎样美丽呵！怎样伟大呵！”玛格莱对着这样伟大的自然发出自然的惊叹。

他们俩人倚在瀑布旁的铁栏干上，(谢谢美国政府，它居然注意到这些地方！)手臂互相拉拢着向着这种神奇的水，各自出神。

“你看在我们脚下流过的水呀！一忽儿它就要从这里滚下去，变做洁白的水花冲打在岩石上。它更要从岩石上高高兴兴一直流下去，流下去，流过美赛河，最后流到海里。”玛格莱说。

“这是水的运命。我们的生命也是如此。我们要借着‘自然’所给与我们的力量，流下去，流下去，高高兴兴的流下去，一直流到时间的黑海。”钧凯的目光注视在流水上这样说着。

“让我们赤了脚逆着水流的方向在这样平滑的山石上走去吧。”

“如若一失足跟了泉水一直滚下去？”

“那也有趣！”

他们说着就在旁边石上坐了下来，脱去了袜子，卷起了裤脚管。两人互相扶持着涉水而上。他们俩的心快活得卜卜的跳。玛格莱只是笑，钧凯也跟着笑。哈哈，怎样有趣呀！而且他们两人这样扶持着！

石路很滑，差不多要倒的次数很多，但是离尼华陀瀑布的源头愈远，他们的胆也愈是大。在平滑石路的尽头，他们在树根上坐了下来。太阳光在树顶上笑，他们在树底下笑。他抱着她，她也吻着他。哈哈，自然的怀抱与情人的怀抱！

他们穿好了袜子鞋子，更向东上，石路变成了沙路，热汗下流不息。抵凡妮尔瀑布，他们觉得异常口渴，就在泉水旁伏下作牛饮。清凉的水直送进干燥的喉咙。饮毕后，他们就在旁边石头上倒下休息了。天上清碧如洗，万山寂寂无人。他们的心脑清凉如水。健康的感觉充满了他们的全身。他们将用了这样健全的身体为了自由与光明到人生战场上奋斗去吧！

他们的目的地是冰山点，从这里去还有二十里山路。他们看看时间已不早，肚子也有些饿，就再奋余勇，奔向前去。山路的倾斜度很高，走了一段，气喘的很利害，只能休息了一阵再走一段。到冰山点已是下午一点钟。身体异常疲乏。但是从冰山点望出去的奇观，又把他们俩的精神提起来了。

山，山，山，接连着的山，无穷尽的山！象铁钩一样的山腰，象大力士手臂一样的山脉，象尖刀一般的削壁，象巨浪一般的山峰；自然的伟大的力，都在这山的创作中表现出来了！他们俩互相扶持着登近旁悬石，倾身下望，数千尺的悬崖，令人不期而慄。郁舍蜜山谷不过是几亩很小的平地。游客的篷帐不过是几点黑点罢了。“如若一失足而下去呢！哦，哦！”玛格莱尽是这样说。她很紧紧地靠在钧凯的身上。

在近边饭馆（那专在暑假期内开张为游客而设的饭馆）内吃了中饭后，他们觉得实在没有气力了。找到了一块清凉的地方后，颓然躺下。迷迷糊糊睡着了。

醒来已是三点钟，他们就预备归去。从这里回到山谷中有

两条路，一条平坦而远，一条险要而近。他们自然选择后路了。这条路实在并不是路，不过是一架倾斜到八十多度的铁梗的梯子罢了。一直下去，从几千尺的高度一直下去，是多么危险！是多么有趣！他在先，她在后，两人一步一步下去。山风吹来拂着他们，赞美着他们的勇敢。他们还怕什么，有他们两人在！

“哈哈，我们居然下了地了。再会，我的雄壮的山！”她抽了一口气，拉着钧凯回到第五区。他们的心中都充满了愉快，叹为有生以来所未有。

回到第五区他住居的地方，没有看见克拉家人。大概他们已经出去玩了；他想。今天早上，他简直忘记招呼他们，他的心已经为玛格莱所占据，还能管到别人吗？安娜这几天的疾病，也已经在他的脑后。他并不是忘记了她，实在因为太忙了没有想到她。安娜，那个可怜的女孩子，那个那样活泼的女孩子，只因为失了恋，那样忧愁痛苦。她看见了他总是回避着他，不愿和他讲话，而他又没有功夫去找她！

“不知道他们到那里去了。”钧凯四顾着说。

“怎么？钧凯，你注意到他们对我们奇异的观望吗？”她指着在他们近邻的几个男女。

“他们为什么这样？”他看到了也觉得有些奇异。

有一个年纪比较老些的男子，看见他们俩注视到他，就走上来说：“唔，密斯忒，你知道你的同伴的凶讯吗？”

“什么？”钧凯惊异地问。

“事体就是这样；你同来的那位密斯，不知为了什么缘故，一个人在今天早上到美赛河畔自己投河而死了。可怜的女孩子，上帝和她同在。”

“她死了？”他叫了一声奔到河边，一个人也没有，又回到原

地向老者说，“你确定知道死者叫做安娜吗？”

“自然是。今天上午她的母亲因为久不看见她回来，以为有什么特别事故发生——你知道她的身体是病着的，所以她不免有些着急。她想出去找她时，忽然有人在河旁叫喊说有一个女死尸浮在河里，停留在沉没在水中的枯树枝上，她立刻奔去——一认之下，原来正是她的女儿。可怜的女孩子，上帝和她同在。”

“真是她，哦，我的上帝！”玛格莱很悲哀地说，“她的尸身现在在那里？”

“她的爷娘请人抬到山边火葬去了。”

“在那里？”玛格莱问。

“大概在那边坟地里吧。”

“我要去，我要去，快些，玛格莱！”钧凯听到老人的话后，立刻拉了玛格莱向西边坟地奔去。一缕青烟在他的面前出现了。他的脚步愈走愈急。比到火葬处，安娜的躯体已经变成乌黑，火光熔熔，热不可近。她的父亲与母亲看见他这样踉跄的奔来，知道他已经知道了恶消息。他们走近前来向他诉说着她的死状。但是他没有听见，他只觉得两耳洪洪的响，眼睛也有些花了。他不相信他所听到的与看到的是真实。这是不确的，这是不确的。她不会死，她决不会死。她为什么要死呢？她为什么要自杀呢？

“玛格莱，快告诉我这是不确的。……唔，我要倒下去了，玛格莱！”

玛格莱尽力把他扶着，他就在此时失了知觉。

十二

钧凯被他们抬回篷帐内后。身上渐渐发热，口中时时喊着“安娜！安娜！”而一步不离开他，永远看护着他的却是玛格莱。

整天奔波的疲劳，对于安娜自杀的痛惜，她也有些不能支持了。但是她勉强着，她从他昏迷的面上，得到一种坚强的决心，一种不可言说的力！

到明天早上，钩凯才略略清醒了些。他睁开眼睛来看见玛格莱而没有看见安娜，他的两眼中不免充满了清泪。她，那个活泼的可爱的安娜，不知替他尽了多少看护的责任，不知道从多少绝望悲哀的中间把他救了出来，而他反使她痛苦，使她失望以至于使她自杀。昨天早上他出去的时候连话也没有和她讲一句，匆匆忙忙同着玛格莱奔向尼华陀瀑布，那样高兴，那样愉快，一点也没有想到她！

“唉！唉！我不情愿想到那个。”他的眼泪如泉水一般涌现了出来。

“密斯忒王，你也不必过于自苦了。”克拉夫人在旁也对他说。

他知道她为什么死。他害了她！他害了蕴青一生的幸福，现在他杀了她！他在自己的快乐的中间杀了她！他现在应该怎样呢？他还能安安宁宁生活下去吗？

“不能！不能！”他自己对自己说着。

哦，他现在怎样想念他的蕴青呵！这几天的生活简直把她也忘记了。在世界上真正爱他的只有蕴青与安娜，安娜现在已经死了，只有蕴青还残留着。他现在还能做什么呢？纵他的一生，他只应该替她去谋幸福了。他在海外这样糊糊涂涂到底为了什么？他看着她受那样的痛苦能够安心吗？

“我要回去了，我要回去了……蕴青……蕴青！”他又自己对自己说。

玛格莱把一杯冷水给他喝了，摸着他的头额，呼唤着他，安·

慰着他。他微微张开了他的泪眼。

“玛格莱，你应该去休息休息了。我的病并不要紧。”他摸着她的手这样说。

“我不愿离开你。”玛格莱说。

“你回去吧，恐怕你的爷娘找着你。”

“我已经托克拉先生去说过了。”

停顿了一会儿，他又说：

“我亲爱的玛格莱，我是怎样想到回去啊！……密舍斯克拉呢？”

“我在这里。”克拉夫人答应着他。

“密舍斯克拉，我很想回到亚罗镇去，你们现在预备什么时候回去呢？”

“你病稍愈后。”

“我没有病。我就想回去，我不能稍等一刻了。”

“但是你现在不能起来。”

“你再休养一两天吧。”玛格莱劝导着他。

“但是我的归心比了飞矢还要急。”说着他叹了一口气。

他的病是在过度疲劳之后，一时受了过度的刺激所致。休养一天后已经能够起来了。那正是早上，太阳还没有出，群鸟还在竞唱的时候，他一个人（玛格莱已回第三区休息）悲哀地慢慢踱到美赛河畔。河水还是那样清澈正和他前几天洗澡时一样。谁会相信她会死在中间的？谁会相信这个她就是一个可爱的青年女郎？河水依旧，青山依旧，一切依旧，而她的生命已经在这中间消灭了。以后世界上再不会有她，她的形象不久就会在她亲人的脑筋上永远消灭吧。唉，人生，人生！她经过这个龌龊的

世界，如像一阵鬼头风，正在尘土飞扬之际永远消灭了。

不过几天以前，他看见了美赛河是怎样的高兴，怎样的兴奋呵！现在他只觉得悲哀！他愈是想，愈是觉得难过。世界并没有变，所变的不过是他自己的境遇与心情。郁舍蜜瀑布与新娘纱瀑布还是那样流着，镜湖还是那样反照着自然的美，但是他看了它们而发生的快感，现在永远不能恢复了。他不能再留在这里了，他要立刻离开这里！他要回到中国投入革命军队中为替他牺牲生命的两个妇人立下一点献纳的纪念。

今天克拉夫妇与钧凯就要回业罗镇了。玛格莱在旁边帮助着他们把一切东西装到汽车上。一切停当后，她拉钧凯到河边对他说：

“钧凯，我本来想跟你一同去的，但是目前如若我把这个意思告诉我的父亲母亲，他们一定不答应我并且会把我软禁起来。所以你现在一个人先去，回国日期决定后立刻打电报给我，我马上就会到旧金山和你相会。”她说到这里又停顿了一下，思索了一下，“现在，”她又继续着说，“你不必过于悲伤，死的人已经死去了，没有法子再把她活过来，但是活的人尚还活在世界上，我们应该替他们想法。你记好，我们是要革命的，我们不能因了过度的悲伤把自己的身体弄的柔弱不堪，毫不能吃半点辛苦。记好这几句话，钧凯，我们是要革命的。至于我们的爱，那你倒不必忧愁，只要我们不死——我们革命的精神不死——是永远不会变动的。再会，我的钧凯，身体千万保重。”

钧凯抱着她。他们相互的拥抱，相互的接吻差不多有十分钟，玛格莱才推开了他说道：“这样够了。你去吧，他们在等你。”

“唉，我们一定要分别吗？我的玛格莱！”他这样说时又抱吻

着她。是他的姊姊，是他的指导者的她，现在就要离开了吗？他一个人孤零零回去，回到那块老地方去，在那里不再有爱他的安娜，不再有她的陪伴，她的安慰。唉，安娜呀！他投在玛格莱怀中怎样想着他的已死的安娜呀！

“不要这样儿女态，钩凯，快快去吧，他们在等你。”玛格莱又催促着他，并且把他从她的身边推开。

他最后望着那条美丽的而又残酷的美赛河。他的心是多么的悲伤！“安娜！安娜！我负了你，我杀了你，但我现在想起你来，我是多么的爱你！你如有灵，你一定会恕我这个忘恩负义之人吧！我以后生在上，我将完全为了他人谋幸福，并不是为个人的快乐，所以我不跟着你死，你一定会恕我吧。我的安娜，我们再会了。我们将在天堂或是地狱或是涤罪所一共相见。”

“好，我去了，我听凭你的话，我的玛格莱，我们再见。我的郁舍蜜公园，我们再见。”他说着飞也似的奔上汽车。驾汽车的这一次不是安娜，而是克拉先生；他看见他们俩人正拭着眼泪等着他。他们也还想到安娜吧。“安娜！安娜！我负了你，我杀了你。”

十 三

复回到亚罗镇，那块安娜所住的地方！一切东西都依旧，可是她已经不在他的身边了。他沈没在痛苦中间时，也没有一个人来陪伴他安慰他了。一切东西都依旧，可是他看了它们总觉得异常的难过。它们都排斥着这个异国的流浪者！可怜这个异国的流浪者，他也再不能平平安安在这里住居下去了。他还在美国做什么？他还想在美国做什么？

他的辞职书上后，摒挡一切，预备归去。在秋天的中旬，他别

了他的旧地与旧相知离开了亚罗镇。送他到火车站的只有克拉夫妇。自到此地以来，他们俩差不多是他的慈父慈母，安娜差不多是他的妹妹，现在安娜已经被他害死了，他今天又要去了，他们俩以后的生活是多么孤单，多么可怜呀！他们又没有其他的儿子，他们死的那一天还有谁肯立在他们的前面含着一把眼泪哭送着他们呢？他怎样愿意留在此地做他们老年的陪伴者呀！但是运命逼着他，一般人的痛苦逼着他，蕴青与安娜与玛格莱逼着他，他不能不去。

“再见呀！再见，我的朋友，我的亚罗镇！”

抵旧金山后，他就打了一个电报给玛格莱。她的复电上说：“近因身体不适，一时不得动身，请稍假时日。”

原来她自回家后，因郁舍蜜之游，过度的疲劳与辛苦，睡倒在床上。他打给她的电报，她看了，虽立刻想奔到旧金山，但是她的身体不许她走；她只能睡在床上焦急着。她恐怕误了凯钧的归期，恐怕误了革命事业的前程，更恐怕他等的不耐烦一个人走了。而她一点办法也没有！

他一个人在旧金山老是等着，他心上的焦急也和她一样，但他所焦急并不是恐怕误了自己的归期或是革命事业的前程，他所焦急的是她的病。他很恨自己没有足够的钱不能立刻赶到波士顿，到她的床前去看护她和她从前看护他一样。唉！金钱，金钱，你可以支配人间的感情，是多么可恶！他想这种一切以金钱为标准的社会制度，一日不打破，人间的真感情永远没有发生的可能！

在旧金山街上闲踱如像一个流浪的乞丐是多么的无聊！他所最欢喜的还是海边的沙滩。他常常一个人跑到那里看从太平

洋的西岸所滚来的海浪。哦，海浪呵，海浪呵，你可曾从中国带来什么消息？哦！他是怎样想到回去呀！但他又怎样想到东方去陪伴他的玛格莱呀！他不知道怎样去做才好。他只能躺在沙滩上仰看着天上的白云与空中飞翔的海鸥。

有一天他回到旅馆内已是傍晚时分，茶房说他有一个从支加哥打来的电报。他急急忙忙把它打开看时，上面写着：“请立刻到支加哥旅馆。玛格莱。”唔，她已经到了支加哥！但是她为什么不立刻到旧金山来呢？她一定在路上害了病。这种思想很使他不安。他能够再留一刻不去吗？

他到了支加哥，匆匆忙忙雇了一辆汽车直抵支加哥旅馆。一进门他就问着玛格莱的房间。

“玛格莱吗？她因为病的很重，已经送到左近医院里去了。”掌柜的人对他说。

他听他说完后，也没有说别的话，急奔左近医院，问了玛格莱住房的号数，一直进去。但是将进门时，人家把他挡着，不许进去。一个看护妇对他说：“密斯玛格莱的病很重，你进去恐怕激动了她的情感，反为不妙。”

“哟，钩凯呀，你为什么还不来呢？”他听到玛格莱微弱的声音，在房内呼唤着他的名字。

“她喊着我，我就是钩凯，我一定要进去。”他很焦急地对看护妇说。

“你就是钩凯吗？她日夜喊着你的名字。她的病很危急，或者你进去反为不妙。不过你一定要进去时，我们也没有法子阻止你。”

他没有听到看护妇说的甚么，他看见她不再阻挡他，立刻奔了进去。他看见玛格莱奄奄一息地在床上反覆着，嘴里唤着他

的名字。

“玛格莱，玛格莱，我在这里！”他坐在床沿上这样喊着她。她没有答应他。她还是昏昏沉沉地喊着他的名字。

“玛格莱，玛格莱，我在这里！”他再三再四这样喊着她。

她的眼睛是渐渐地张大开来了，像在梦中似的说着：“什么人在喊我。那似乎是钧凯的声音。”

“是的，是我，我是钧凯，玛格莱。”他吻着她的前额这样说着。

“哦，是你，真是你吗？钧凯，我的钧凯！”她说时就抱着他。长期的接吻与眼泪。

她放松了手，他只是默然对她望着。等了一会她才慢慢的说：“钧凯，我的钧凯，你一定不会明白我怎么会病到这样。……你知道我在家中抱病时怎样想到你，怎样想到你在旧金山期待着我的焦急的情形……后来我实在不能忍耐了，所以在疾病中冒了险上了我的旅途……那知车抵支加哥我实在不能再行支持了，我就进了支加哥旅馆……我不晓得他们怎样把我送到医院里来的……我知道……你也不必悲伤……我这种病是没法医治的……”说到这里她叹了一口气，眼睛里眼泪如泉水一般涌出。“哦，钧凯，我的钧凯，我怎会想到这个！”

他竭力安慰着她，叫她静静休息着。

“钧凯，这是已经没有法子的事……我知道那个……我现在请你打一通电报到波士顿叫我的母亲立刻来，她会把我收拾起来。”她这样说后，不再说了。他因看护妇的劝告，只能暂时退出。依她的话打了一通电报。

隔了两点钟，他又去望她。她的身上异常热，苍白色的面上泛出绯红色。她见了他就说：“钧凯，我恐怕不能久持了，……我

很抱歉不能追随着你替中华民国被压迫阶级以至于全世界的被压迫阶级尽一点力量……但是你，钧凯，你不要因为我的死而丧气……我知道你的性情，你是最容易陷于失望中间的……你记好我们的爱情与我们相互结合的由来……革命！这是我们的一切，把我们俩驰向于血浪潮中的就是它！……你不要忘记这个……我相信你爱我不会忘记我的话的。……进行呀，进行呀！我的钧凯！”

他拉着她的手，只是点着头，窗外的阳光渐渐被电灯光所代替了。一个热烈的、可爱的生命也在这种昏沉的暮色中消失了。

下 部

—

中华民国的国民究竟也是人，虽是他们向来富于偷闲的恶根性，欢喜用爱好和平的好名辞去抵挡西方人枪炮的武力主义，但是当他们的受外国帝国主义的压迫与国内军阀官僚的蹂躏太甚时，他们也知道他们团结起来和他们的敌人作战了。他们的热血因为受了过甚的刺激沸腾了，他们的勇气因为受了过甚的侮辱鼓动起来了。他们预备用任何代价去推倒恶政府，肃清恶势力了。

在这种奋激的潮流中间，最为一般人所触目的就是大中华独立党。它的唯一的宗旨就是革命，就是要用它所有的力量推翻那种毫无能力，毫无廉耻，拜服于洋人金钱势力之前如像一只忠心的狗的政府，而建设一个新鲜的、有生命的、独立的、强有力的政府。它的党员差不多遍于全国；并且各地都有健全的组织，

虽受外力压迫，亦不易破裂；一部分党员很有军事常识，中央执行部一有宣战的命令就是数师的军队可以由他们组织起来。

钧凯回国的时候，革命的风声已经弥漫全国，外国人以“保全外人生命财产的安全”为借口，军舰不绝地驶来，陆战队不绝地运到岸上，一待革命军起事，他们就可用弹压过激派的名义，和革命党宣战，那无耻的政府也种种地方借重于外人，利用它优越的地位和各国订立种种亡国条约，希望把革命党无条件的压伏下去，把中华民国的运命一直送到西天！

可是革命的热血不涌起来也就罢了，一经涌了起来，任何压力没有法子能够把它消除的。政府对于革命党的压迫不过引起大部分人民对于革命党表更深的同情罢了。无数有热血有勇气的青年都不绝地投奔进来。它的声势因此也愈形雄厚。

钧凯因了朋友的介绍认识了该党领袖蔡元功。蔡氏是一个判断异常明晰，意志异常坚强的人，从事革命事业差不多二十多年了。每一次的失败，不但不足以挫折他的锐气，而且使他更其勇敢，更其强烈了。无数的青年都投到他的脚下，愿为他所驱策。

有一次钧凯和他几个朋友，都是蔡氏的好朋友，到他那所光线不十分充足，设备很不周到的办公室内商量革命事业的进行。他们看见他一个人正在室内来往的走，并且一看见他们，他就说：

“我看我们同志的愤激一天增高一天，我们现在正可以利用这一个时机做我们进一步的事业。热血的志士，要求我们，要我们在最近期内发令下上海，上海一动，其他各地也就可以响应。我很佩服他们的热心与勇敢。可是你们看见虎视眈眈的外国的兵舰与军队吗？他们是反对我们的！我们一发动，他们一定会

帮助着现政府攻击我们的。他们有优越的枪械，恐怕我们的健儿，不是他们的对手。”

言下他很是迟疑，很是不安。大家静默片刻之后，钧凯发言道：

“不要去管那个，蔡先生。我们要求独立，就非和他们宣战不可，就非把他们在中国的势力根本铲除不可。是的，他们有精良的枪械，但是不要紧，我们有为国尽难的决心；这一点决心我想足以和他们精良的枪械相抵吧。现政府只是一个不中用的躯壳，他们所依赖的还是外人的势力，所以真要彻底的推倒现政府也非打倒外人的势力不可。我是十二分赞成和他们在疆场上相周旋的。”

“我也觉得这样！”他的朋友，他出国时在轮船上所遇到的朋友王大雄说，“现在我们实在再不能迁延下去了。他们把我们中国简直当做是他们的殖民地一般，一有乱事立刻把兵舰派来示威。我们不能再受这样的气了，我们誓要以热血洗刷年来我们所受的耻辱！”

“我们现在做事已经不能象从前那样，用十二分的细心去打算一件事的斤两了。我们要做出去，要用了十万分的勇敢做出去，只要不死，我们就一直这样做去！蔡先生，我劝你不要惧怕他们。”钧凯又说。

“我并不惧怕，我是爱惜着我的同志；你们知道我是怎样的爱护着那些活泼泼象生龙活虎一般的少年呵！”

“那是不错的。不过他们现在正要求着发展他们的生命的地方。他们情愿死，但他们不能受这样的压迫。”钧凯又说。

“我情愿担任第一路独立军的组织。”王大雄说。

“我情愿做你的助手。”钧凯说。

蔡元功听到大雄与钧凯这样说，也不再固执了。他很知道他们俩的能干与勇敢。把发动的大权放在他们两人手里大概不致有什么问题发生吧。他当时就答应了他们的请求，请大雄任第一路独立军总司令职，钧凯为副。一切事宜都相机办理，不必请求他的准许。此外为谨慎起见，他更派张克明为第二路独立军总司令，李志邦为副，筹备第二路独立军的组织。第三路他也选择了相当的人。

“为了中华民国一般国民的幸福，我愿你们都能谨慎行事！”他最后很郑重地对他们说。

二

那是一个冬天的晚上，钧凯和大雄因为白天过度的劳作，监督军队的操练，筹划作战的步骤，很是疲乏，躺在两张破旧的床上休息。外面的一切已经在黑暗中消失了，革命的健儿也都在他们的幕帐内做战争的梦去了。凛冽的北风吹在外面的窗户上轧轧作响。有时还可以听到一两声马嘶的声音，在无尽的黑夜中间回响着。

不久大雄因为抵抗不过睡魔的侵略睡着了。只有钧凯还张大了眼睛望着茅屋的瓦片的顶。他嘴里抽着香烟，心里回忆着和眼前事完全不相干的过去。安娜与玛格莱，唉唉，她们死去已经五个月了。这几个月内，他因为尊重玛格莱的遗言与他自己向来的愿望，为了革命工作着，用了狂热一般的兴奋工作着。他不愿有一刻空闲的时间去回想他的过去，因为那太使他悲伤了，太刺痛他的心了。可是常常象电光一般的心潮在正在工作着的时候涌现起来时，他就会颓然倾倒在椅上，心中发生出一种不能解说的悲感与疲劳。可是工作压迫着他去动作呵！

今天他实在再不能控制自己了。他张大了眼睛直探到记忆之原上去亲近着安娜与玛格莱。她们真的死了吗？没有，没有，她们是在他的心里；只要他愿意，她们是情愿在任何一刻在他的眼前出现的。她们常常张开着皓腕对着他，她们常常在他失望的时候安慰着他，玛格莱那种倔强的姿态与言语更永远的鼓励着他。她们真的没有死吧？可是美赛河畔投河的恶耗呢，芝加哥医院中的最后的别离呢？这些境况到底是真还是幻？唉唉，她们已经死了，她们真的死了，她们的肉体怕已经化做泥土了吧。想到这里他只有一声长叹，做出一种绝望的姿势。

外面的北风不绝地吹在窗户上，轧轧作响如象吃人的幽灵。

“玛格莱，安娜，如其你们有灵，你们何以不到我这里来呢？你们知道我是怎样的想念你们呵！”他一个人这样想。

只有战马长啸的声音，在空中回响着。呼呼的冷风从门隙窗隙内直吹到他的前面。

“唉唉！玛格莱，安娜，你们所能给我的就是这一点寒冷吗？”他痴痴的只是这样想。

她们已经不复存在，可怜的钩凯；她们也永不会因为你的怀念而复活的了。用她们的幻像安慰着你的孤独的人生吧。

但是在世上活着的还有他的蕴青呢！

他现在想起他的蕴青了。他慢慢从床上坐了起来，呆望了一刻，然后走到桌旁，打开抽屉，取出一封蕴青最近给他的信，反复看着。那封信上是说：

“凯哥：好久没有接到你的信，害得我怎样的想念呵！你自从进了革命党以来，这里远远近近的人已经都知道。本地官厅还悬赏千元要拿捉你。你现在没有危险吗？唉，我是怎样的想看见你一面呵！我见了你一面之后，凯哥，我在这一世上的欲望也算满足了，我就可

以去了。……我现在只是等着你，有一天你能够逃脱众人的注意到我这里来吧。

你的妹妹蕴青。”

自从回国以后，他常常有要到毕城去看蕴青的心思，可是自被任为第一路独立军副司令以来，事务一天一天繁多，责任一天一天加大，无论如何抽不出一空闲的时间去到他情人的面前，诉说近年来的相思与痛苦。况且外面捉拿他的风声异常严紧，偶一不慎即为所获，延搁革命事业的进行，他也觉得未免不值得，他情愿战死，不情愿坐监而死。

这里离开毕城不过两天的路程。他如肯趑程前进，一天一晚的功夫也可以达到了。他也怎样的想见到她的一面呵！

他很迟疑不决，到底还是去，还是不去的好。如其要去，现在这一刻就是去的时候，如其不去，那更不知几时可以去了。迟疑使他苦闷，使他立了起来在屋内无目的地走着。“去不去呢？”他自己问着自己。从蕴青一方面设想，并且依照他自己的愿望，他非去不可；但是从另一方面设想，从事业方面设想，他还是不去的好。所谓事业，在他并不是立德立功扬名后世的意思，却是要履行玛格莱的遗言，是要把无数的人民从痛苦中救出的一点热心。“革命！这是我们的一切，把我们俩驰向于血浪潮中就是它。你不要忘记这个……进行呀！进行呀！我的钧凯！”玛格莱临死时的话现在还是不绝地在他的耳边响着。“我现在只是等着你，有一天你能够逃脱了众人的注意到我这里来吧。”但是蕴青信上的话，他也不能忘怀。

种种使他深受刺激的印象在他的眼前闪过去：一片鸡犬之声相闻，人民安居乐业的地方，为某个督军的军队所蹂躏，变成了一片废墟。无数的饥民，懦弱的和善良的，都死于象饿狼一般

贪婪的强盗的刺刀上；强有力而且善于作恶的，都投入狼群中间再去蹂躏其他的地方。那些可怜的妇人们，不知道因受了耻辱而自杀的有多少。荒年、饥岁、死亡、疾病、贫穷，主宰了全中国。洋鬼子更在这样荒凉的土地上敲剥这些流离无告的平民。高到几乎碰到天的大洋房子一排一排陈列在上海、汉口、天津等各大都市；大到几几乎象皇宫一般的别墅建筑在各乡村优越的地位上。他们鞭打小工，驱使富有奴隶性的中国人，如象中世纪的贵族。他们怎样的诬陷着有知识的，而且自傲的革命党与学生呀！……

这种印象闪过去了又来，来了又过去，如象流动不绝的潮水。愤激的热情从他的心上一直流到他的四肢，他的脚步也愈走愈急了。他已经忘记了蕴青，忘记了玛格莱与安娜！他只有满腔热血在他的全身周流着。他如象一个要爆发的炸弹，一触到某种物体就要炸开来似的。

他再不能留在这样狭小的房间内了。他需要广大的旷野，需要热血与战争。他打开了门。一阵寒冷的风直吹到他的身上。但是他一点也没有觉到。他摸索到马厩内，找到了一匹马，骑上马背奔到练兵场上如象发疯似的奔跑，仰起头望着无边无际的星空长啸着。

三

四周围平地上已经满铺了雪，树上也挂满了象棉花一般的雪花。天上彤云密布，北风阵阵的吹来。大千世界中充满了寒冷与洁光。

走路的人很是稀少，只有一个年青的妇人踏着雪路向着一间低矮的草房走去。她眉梢紧蹙着，低着头只是默默的走。她似乎丝毫没有感觉到四周围的寒冷，与银白的世界的美丽。村狗

看见了她，对她狂吠，但是她也没有多大注意。

这间低矮的草屋内，向来只有一对老夫妇住着。最近不知道从哪里来了一个伤兵，到他们这里来住下了。他是整天的睡在床上，身上发热，嘴里不绝地呻吟着。

“先生，你今天觉得怎样？”那个慈善的老太婆问着他。

“没有什么，这种病不久会好，请你们不要担心。”那个少年回答着。

老头儿舀了一碗清水给他喝，他只是摇摇头，表示不要。

“今天几时了？”他忽然问着他们俩。

“十六。”老太婆答。

“已经十六了！我几天前不是叫你们发了一封信去吗？”

“是的，我已经送出去了。”老头儿答。

外面一阵叩门的声音。

“是谁？”老太婆一头开一头问。

“是我，”那个女子说着就走了进来。“你们这里有位姓王的兵士吗？”她又问。

“谁？”那少年对那个女子望了一下就很兴奋地喊着，“蕴妹，是你吗？蕴妹！是你？”

那女子看到了他，立刻奔到他前面。他伸出了他的手，让她握着。约有几分钟，两人互相望着，简直一句话也没有说出来。她对他只有眼泪。

“蕴妹，我的信大概你已经收到了。我不想你今天会来的。外面不是下着很大的雪吗？”他找着话说。

“我接到你的信，是在十四日的晚上，那时我本想立刻动身的，家里的人都劝我，并且母亲用武力拉着我，所以没有来，到昨天早上，我才得动身——害你久等了。”她抚着他的手说，她的眼

睛望着他。“哟，你比了从前，很不同了。”

“什么不同——比了从前更瘦、更老了吗？”钩凯问。

“是的，是的。”她用手抚着他的前额。“这样多的皱纹，我知道你阅世的深刻。”

“这数月内没有依照你的话奔到你那里，你现在不怪我吗？”

“我怎么会怪你？你为了国事。为了一般人谋幸福而没有来见我，我怎么会怪你？但是我是怎样的想念你，只要一次，你知道，我只要有一次能够看见你，我就可以完了我的心事。——现在我看到了你，而你又是在这样创痛的中间。”她说着眼泪像真珠一般流下。“这一次你病好后，我希望你能够到我的家内休养几时，我很孤寂，我需要你的陪伴。”

钩凯不答。

“革命党方面，你现在暂时退休几时，我想也不要紧吧。”她继续着说。

“这一次的失败，毫不足以挫折我的雄心，并且使我更加愤激，使我更其痛恨洋鬼子了。你知道那一天我们已经攻进了兵工厂，夺取了逆政府的炮台，那晓得停泊在河面上的外国军舰向着我们毫不容情的猛攻，我们的健儿，因为受伤太多，只能暂时退却，逆政府的败兵因此反攻，把我们打败了。……胜败是兵家之常事。我们的同志现在还是预备着做第二次的进攻呢！第二次失败，我们来第三次，以至第四次第五次。中华民国只要有一天有有热血的青年男儿生存着在，我们的革命是永远不会休止的。……”他说时面上现出无限的倔强与憎恶。

蕴青只是默不作声。隔了一刻她才说：

“但是你要保重自己的身体，你病后需要休养。”

“我的病只是过度的疲劳所致。几天的休息，就会复原的。”

复了原，我就要回去。革命的潮流，流动得那样快，我们不拚着命跟上去，我们就是落伍的人。……哦，蕴妹，想起一个个健全的热血的男儿，无辜受恶势力的枪击炮攻，一个个在我的脚下滚倒，鲜血直冒着出来，喊着中华民国万岁，我的热血是怎样的沸腾着呵！我将提高了嗓子，长啸一声叫澈这个黑暗的冷酷的世界！……哦！好热！”

“你喝一口水吧，先生，你不要太劳苦了自己。”老头儿他本来只是瞪着眼对他们望着，现在听到他喊口渴就拿着一杯清水走了上来。

“你不要太兴奋了，凯哥！你现在正有寒热。”蕴青说。

天气渐渐晚了，蕴青就帮着老头儿老太婆烧着晚饭。他们的厨房是和寝室连在一起的。烧饭的时候把全房间弄得乌烟瘴气，使钧凯气都呼吸不转来。蕴青时时跑到他的床面前，陪着他闲谈。他诉说着他的过去，她诉说她的。说到悲伤的时候，大家都落眼泪。

“我不想我能够有再回来的勇气，能够再看到你。蕴妹，我在美国每每想到你，我总觉得对于你异常的对不起；而在万分失望之后，我能够得到的唯一的安慰也就是你的矢志不变的爱了。”钧凯说。

“你对不起我？为什么？我觉得我却是万分的对不起你。我因为徇情于母亲的爱没有听从你的话，破坏了你我终身的幸福——对不起你的是我！”蕴青回答说。

“我们现在不必再说那个了。你现在家里觉得怎样？你对安琪兄觉得怎样？我相信他是一个好人，你也应该好好对待他的。……”

“我在家里？”蕴青叹了一口气说，“我现在觉得没有像起初

进去时那样难过了，但是也一点觉不到快乐，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就是我现在的人生观了。琐屑的家务把我所能有的时间一起占据了去，就是要给你写信也觉得不可能了。我觉得我这样的长活在世上，可以说绝对的无意思。我常常想自杀，但是一想起你，不知道我的勇气消灭到了那里？”

“哦！”

“是的，”蕴青又接着说，“他是一个好人，但是这有什么关系呢？我不能爱他——我不能爱他。我虽是常常想好好对待他，可是结果总是不是骂他便是咒自己死。我不知道我的脾气会变成这样坏的。总之，凯哥，我现在的的生活是麻木不仁的生活，要在这种状况之下谋幸福，谋快乐是绝对不可能的了。”

“革命，革命，只有革命！”他自己对自己喃喃说着。“哦，蕴妹，我觉得我的头异常的痛。”他对蕴青说。

“大概因为我们讲的话太多了吧。好，现在你可以休息了。”

几天的休养，他的病就回复了原状。他们重谢了老夫妇，两人出了那所值得无穷的纪念的小屋。太阳已经起来了。它照在洁白的雪上，反射出耀眼的白光。北风还是不绝地吹着，直刺进他们的衣服内。蕴青不自觉地颤抖了。他张开他的披风遮盖着她，他的手拦在她的腰际，轻轻抱着她。

他们互相望着，一句话也没有说。

走着走着，他们在一条泞滑的路上走着直到三义路口。他现在是要向左边一条路去了，她却是要向右边一条去了。

他们在三义路上立了好久。最后钧凯才说：

“我们就在这里分手罢！”

“我们什么时候再相会呢？”蕴青握着他的手说。

“我自己也不知道。不过只要我有机会，我总是要到你那边来看你的。”

“但是我知道你是不会来看我的了。这一次我们的相会也是偶然的事。如其你不害病，如其你不战败，我是决不能再见到你的。以后你将要胜利，你将要害病，凯哥，我是至少这样希望着你的，你就不会再来看我吧。”

“蕴妹，你不要那样说，我如其胜利了，那末中华民国是我们的，我们将自由自在地在光天化日之下大踏步的走，我那时怎么反不来看你呢？”

大家默然立着，要分别而又不能分别，要说话而又不知道说些甚么。

“凯哥——”她迟疑了一下又继续着说，“凯哥，我想我在家里一天一天把日子虚度过去，而眼看着你们这样的奋斗，心中实在很是不忍，很是不安。——凯哥，难道我们女子在这种伟大的事业中一点也不能参加吗？难道我们只有在家内替我们的爱人哭泣的分儿、心碎的分儿吗？”

“当然女子也有许多事情可做，如其她愿意。”

“那末，——我现在就跟你去吧，我愿追随在你的后面也为了中华民国永远的独立尽一份子的力！”

“但是那是一种危险的生活，你恐怕过不惯。况且你还有你的母亲。你从前不是也因了你的母亲牺牲了你自己的幸福吗？”

“我不能让你一个人去——我愿跟着你去。母亲，是的，但是我现在也不能管到那么许多了。”

“那末你回家后再说吧，有了确定的地方，我一定写信通知你。因为你现在如其和我同走，要引起旁人的疑心，反为不妙。你知道我是被当地官厅所注意的人，我一上这条路，我的行动就

须异常的谨慎了。……你知道那个。”

她默不作声，又是好久。她是怎样的想跟着他一同走呵。现在她还是一个人孤另另的回去，这岂是她所能忍受的？而不愿和他同去的理由，又是那样确实的！这怎么好呢？

“那末我现在归去了。”她最后才说。

她向他看了一眼就走了。但是他怎能让她这样就去呢？他追上去送着她。他还是和以前一样抱着她，默默的在雪路上走着。

“你就在这里回去吧，”她再三再四对他说。

“再送你一程，”他总是这样回答她。

他那里情愿和她分开呢？他可以抱着她一直把她送到家里，他可以永远陪伴着她一直到老死吧。人生不过是一个爱字，为了爱而殉他的一身不是也很值得吗？他生在世上已经有了二十多年，他所能得到爱的地方，不过是三个女子的心。玛格莱与安娜已经不复存在，活在世上的只有现在在他身边不久就要分别的她！他怎能和她分开呢？

“凯哥，你现在不要送我了吧，前面就是一个小镇，你不是刚才自己说你的行动要谨慎吗？去吧，我的凯哥，我们就在这里分手了。但是你记好：不要一去，一点消息都没有。你知道我是常常候着你的消息的。我现在只能希望你们的成功，你们的胜利。”蕴青最后决然的立定了，很庄重地和他说。

他只是不做声，他只是望着她。最后他抱着她，很久很久的吻着她。

“好，我的凯哥，你现在可以去了吗？”

“我去了，我去了。……我现在要立刻离开你吗？……是的，我要去，但是蕴妹，……我为什么不能和你永远在一起呢？”

“你有比了这个更大的事业。你不是说过你已经把你的生

命奉献给革命了吗？”

“为什么？为什么？”他只是无目的、绝望地说着。

“去吧，去吧，我的凯哥，你不要为了我这样失望，这样颓丧。你的同志等着你，你的中华民国呼喊着你！”

忽然他从蕴青这几句话中，觉得玛格莱的遗言在他的耳边响着：“我知道你的性情，你是最容易陷于失望中间的……你记好我们的爱情与我们相互结合的由来……革命！这是我们的一切！……进行呀，进行呀！我的钧凯！”

“去呀，去呀！我的凯哥，”蕴青还是这样催促着他。

他又抱着她，带着一种狂热吻着她。然后用一种骤然的动作离开了她，头也不回，奔回原路去了。

蕴青只是对他望着，一直到影子都不见之后。

四

在太阳光底下电光一般闪烁的刺刀，在天空中象飞翔的大鸟的翅膀一般招展着的国旗……革命歌高唱的声音……夹着悲壮的音乐。……得得得马蹄的声音……达达达脚步的声音——这是革命军第二次进取上海时的人马。

钧凯一个人全身穿着军装，带着指挥刀，骑在一匹黑马上，嘴里也和着他的兵士，高声唱着：

进行呀！

中华民国的男儿！

大家把这两句尾声唱得异常的响：差不多全军队都在这两句话的声音的潮流中汹涌着了。

啪……啪啪！对面的枪声逼近前来了……轰！……轰！远地里的大炮对着他们轰击了。他们也开始还射，马队在枪炮声

中奔向前去。中弹的人，从马上倒下，为众人所践踏，鲜红的血像喷泉一般从疮口、从嘴里涌出。

枪炮声愈加接近了，死亡的人愈加多了，空气激荡着，子弹在空中呼呼的在他们的头上飞过去。……黑烟弥漫着空间。……

前面冲锋队中的兵士不绝地丧亡着，但是从后面来的生力军愈增愈多，……似乎各地的男儿都到这里为他们的大聚会了。……

进行呀！

中华民国的男儿！

这两句话象海潮一般在这人海上激荡出来。……

“敌军的后部已经乱了，我们的军队已经抄袭了他们的后路。进行呀！中华民国的男儿！”钧凯在马上这样叫着，鼓励着他的兵士。他自己一匹马奔向前去，如象一只发野的狮子。……

不久他们占据了敌军的阵地。炮声枪声暂时稍为减退了一点。但是不久大炮的声音又响了。钧凯指挥着他的军队直冲外人的防御地。

杀尽胡虏，

进行呀！

中华民国的男儿！

“杀尽胡虏”四个字现在唱得比其他各句更其响了。联军的枪炮虽是不绝地把革命军一阵阵的倒毙，可是他们现在的勇气已经不是死亡所能减杀的了。

敌军一步一步的退去，一直到了江边……轰，轰，敌军兵舰帮助着敌兵作战。但是革命军的大炮也还射着。轰轰……咄咄……黑烟从兵舰上冒出……这是报告那只兵舰最后的运命的。

战争继续到深夜。兵士们退守到壕沟内保守着，预备明日天明时向前再攻。

大炮的声音还是断断续续的响着。……一道一道火光冲破黑暗，照着地上狼藉的死尸。

“哈哈，哈哈，南京、武昌、汉口的捷报已经来了。我们明日须要努力向前，夺得这里的炮台，战败外国的联军，把他们逼回他们的老家去！”钩凯大声对他的同志兴奋地说着。

大家都吃着饭、喝着酒、唱着歌……

外面是无穷的黑夜、无穷的死、无穷的恐怖……

第二天他们继续着他们的攻击。战争从早上一直继续到晚上……

将近下午五点钟的光景。钩凯以异常的勇敢，一匹马冲向前去如象一股旋风，他嘴里喊着：

进行呀！

中华民国的男儿！

军士们看见主将这样的勇敢，也各人奋不顾身，冲向前敌……

无数的死亡，无数的流血。

但是敌人看见他们这样的勇敢也不免惧而退却了。革命军就一拥上前攻进了他们的炮台。

在炮台上的司令台上，革命军的大旗招展着如象一只飞翔的大鸟的翅膀。

可是主将钩凯已经在左腿上中了枪弹。血不绝地从伤口中流出，他的面上苍白如死灰。他的嘴紧闭着一句话也不说——毫没有半个痛苦的字眼从他的呼吸中吐露出来。

医生只是看着他，他已经是无救的了。

象闪电一般的印象在他的眼前掠过，其中有安娜、有玛格莱与蕴青。玛格莱对他微笑，并且点着头表示称许。她怎样敬爱着他的勇敢呀！他的无生气的面上因此也略略透露了一点笑容。他的愿望总算达到了。可是蕴青呢？她听到了他的死耗，将怎样呢？悲乎，喜乎，他也不得而知了。

故乡的印象又闪进了他的脑海：那里有优美的河流与金黄的橙子，有碧绿的麦地与青青的鲜草。牧童骑在牛背上吹着短笛，农夫立在水车上唱着恋歌。……

他的回想，他的记忆渐渐模糊了——他终止了他的呼吸——他死了。一切印象也跟着他的死而永远消灭了。

大家都追悼他，尤其是大中华独立党的党员。

一九二四年，五月，六日作毕。于上海。

逃 亡 者*

听说战争已经开始了。茶馆里酒馆里以及商店内大家所说的都是关于战争的事。有的说 K 的军队^① 已经开拔到那边, 有的说 C 的军队^② 已经运送到这里, 有的说两军一经接触立刻开火。听的人都张大着眼睛表示出惶恐与惊讶。他们不管消息的确实与否, 只把所听到的话如像好吃的东西一般用力的吞下去。一时街道上搬运家具与出逃的人增加了不知道多少, 大家如像黄河的水因某处出了坝争着向低处涌出去似的。有力的人尽管推倒了无力的人不必说“对不起”, 被推倒的人也不管推倒他的是什么人, 爬了起来立刻就走, 也不再骂“畜牲”了。男人差不多不顾到女人, 大人也不顾到小孩子。在这个时候大家的性命似乎都有同等的价值。京货店的王六扶了他的母亲, 他的妻子拖了三岁的玉儿, 也在这人群中拚命的挤。他们不知道也不问这些人到底引导他们到那里去, 他们只觉得这样是在逃着性命!

“火车已经不通了,” 前面有许多人带着兴奋的神气这样地说。“火车已经不通了,” 于是就有许许多多的人这样地附和着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四年十月十日《小说月报》第十五卷第十号。

① K 的军队: 指江苏军阀齐燮元的军队。K 是用威妥玛式拼写“江苏”(Kiang-su) 的第一个英文字母。

② C 的军队: 指浙江军阀卢永祥的军队。C 是用威妥玛式拼写“浙江”(Che-kiang) 的第一个英文字母。

说。流动的人海忽然间停顿了。大家都张皇不知所措地向自己的四周望着，不知道怎样做才好。

“阿六，”王六的母亲喘着气对他说，“火车已经不通……我们还是回去吧，横竖死生有命……我们怕什么？”但是王六和他的妻都没做声，那三岁的玉儿更吓得哭也哭不出来。母亲看见大家不响，也只能默然立着，张着衰老的没有神彩的眼睛向四面看。她想到自己家里舒服的椅子床铺，入味的菜蔬米饭，驯良的黑猫，眼看着面前许多不认识的人，她真想立刻回到自己的家里，她那平静安逸的家！

“到上海的轮船还是开的。”忽然似乎有人这样说。“轮船还是开的，轮船还是开的！”于是大家又喊起来了，大家又开始向江边涌去了。王六一家人也跟着人潮无目的地流去，他们不知道轮船到底开不开，但是那和他们没有关系，他们只要人家怎样做就怎样做是了。母亲也只能跟着喘着气急急地走。

轮船果然没有开！潮一般的人大家拼命的抢先登船。在这种生死的关头真是谁也顾不到谁。谁有力，谁先上去，就谁有了命。气力平常的男子同没有气力的妇人和小孩子都被轧在一旁。箱子铺盖从下面一直塞到船上，它们在它们的所有者看来，自然比别人的生命要宝贵的多。叫唤的声音和啼哭的声音时时从这一堆拼着命的人群中发出。王六他们虽是竭力想挨进去，可是因为母亲小孩子的关系，终究没有成功。一直等到大家都差不多上了船，他们才找到了上去的机会。一上了船，他们就庆幸他们逃到了性命！

一只平常只容五百个人的船现在增加到四五千。通舱内多添几个人自然没有问题，房舱内每一间房间多住几个人也没有问题，空气坏一点，睡觉不舒服一点都没有问题，横竖大家的

生命都是逃来的。只是苦了王六的母亲和他的孩子。

王六的母亲是已经六十多岁的老婆婆。她平日在家虽不能说养尊处优，却也是随意惯了的，况且她还有舒服的椅子与床铺可以坐卧，入味的菜蔬米饭可以吃饱，驯良的黑猫儿可以抚弄。现在什么都没有，白天又在纷乱的人群中走了许多路。睡到一条被一条席子铺的船板上时便觉头痛发热。小孩子因为受了风寒，身上也发热，并且时时啼哭。大概他们因为事前并不想逃命所以不能忍耐旅途的苦况吧。

船上的人声异常嘈杂，大家所谈论的还是战事，虽是他们在实际上并没有知道战事到底有没有发生，不过现在他们的态度是快乐的、幸运的，不像从前那样阴暗的、可怕的罢了。他们都很兴奋地说着笑着。他们觉得他们现在是在逃到一个安乐乡，在那里战事是不会发生的，一切困难的问题是容易解决的。

可是王六一上了船就想到到了这上海，究竟怎样过活的问题。他算算他身边所有的钱不过一百多块，车钱船钱等差不多已经去了三十块。一家四口住在上海保不住每天要用几块钱，那末不上半个月工夫就什么都没有了。那时如若战争还没有终止到底怎么办好呢？他心中这样想时，觉得异常焦急。况且母亲孩子又病了。如若请起医生来服药医病，所有的一些钱保不住几天就完了。可是他总是觉得这一次的能够逃亡出来是好运气，难道到了上海就没有好运气了吗？

“阿六，我现在只想到回去，我就是死也情愿死在家里！”母亲望着他凄凉地说，“我觉得在外面什么都不舒服，什么都不便当，到了上海就是我死了也没有安葬的地方……”母亲说到这里眼眶中已经充满了眼泪，声音已经有些哽咽了。

“妈，你不要难过，到了上海我们还是可以和在家里时一样

舒服的，并且我们就可以请一个医生给你医病……这一点感冒不久会好的……”王六说到这里孩子又哭起来了，他就过去帮着他的妻安慰他的儿子。

在纷乱的人群中间，在母病子病的状况之下他们踏上了上海的土地。码头上栈房接客的人很多，他们就胡乱选定了一家中等的客栈。

进了客栈，客栈内已经异常拥挤，没有一间空的房间给他们住了。王六当时就很不高兴，骂接客的人不应该骗他到这里来。当时就有一个带着金丝眼镜，身体很是肥胖的账房先生出来对他说，“先生，你不必发气，你知道上海现在不比别的时候，人口众多，别的旅馆都已塞满了客人不再接客，我们的旅馆因为不愿难为一般避难客人，所以还是替他们竭力设法，腾出一席之地让他们有个安身之所。这是我们的好意。先生如其要到别的地方去自然很好，但是我替先生设想还是住在这里好，省得出去白跑一趟。”王六听了这一席话也就没法，只得住了下来。他一点也不知道上海的实在情形，他自然相信人家的话是千真万确的了。

他们所住的地方是一间客厅中所搭的几张板铺上。睡在客厅中的人已经有好几个，他们自然不是最初的几个了。

“你看，”母亲可怜地又对王六说，“这种地方怎么好住人，你另外去找一间房间吧。”

“妈，房间已经都被逃难的人住满了，我们占到这样的地位已经是好运气。”王六依着账房先生的口气说。

“是的，房间是有的，不过价钱太贵，我们住不起，”住在他们近旁的一个乡下绅士说。

“先生贵姓？”王六就搭讪着问过去。

“敝姓赵，走肖，是从苏州逃难来的。”

“苏州现在怎么样？”

“苏州，苏州现在已经是兵的世界了，街上行人，凡是不穿长衫的，都要被拉去做苦工。店铺都已关了门。规规矩矩的人家已经都搬到上海来了。我们是在昨天最后的一班火车上逃出来的，真吓死人，慢一步我们就会死在苏州呢。……”

“每间房间现在要多少钱？”母亲不耐烦地问着王六。

“至少五块钱一天。从前这种房间只卖一块钱，现在因为人多涨了价。”那个姓赵的回答着。

母亲听到了这句话也不再做声，只是默默地躺在板铺上，她已经被旅途的劳苦所困倦了。

王六一家四口子就在这里一天一天活过去，除吃饭零用之外还请医生给母亲诊了一两次病。平均每天总要化上六块钱。而母亲的病又没有起色，虽是孩子的病已经痊愈。他每天出去打听家乡战争的消息，可是每一个人所说的话都和别的人不相同。

“镇海吗，哦，那边危险得很，舰队攻打进去的时候，可不是就要变做一片白地！”有的人对他这样说。

“镇海！不要紧，不要紧，镇海的炮台最是险要的，谁的兵舰都打不进去，就是花旗国①的大兵舰也打不进去！”有的人对他又这样说。

但是当他问他们镇海现在有没有开火的危险时，他们都是连声说句“很危险，很危险”。

每天的打听总是这样没有结果，而他的钱袋一天一天空虚了。有一天晚上他正在一家洋货店面前无聊地闲踱着，忽然有一个人把一张纸塞到他的手里，他吃了一惊回头看那人时已走

① 花旗国：美国。美国国旗由许多星条组成，旧时以花旗代称美国。

到别处去了。他把那张纸展开一看，上面明明白白地写着：

“K.C.两军已于下午五时开火，本埠即日亦有战争的危險。”他刚刚看完，只听得轰的一声，一颗鲜红的炮弹从头顶上直穿了过去。接着就是不断的枪声。街上的行人都且奔且喊说道，“不得了，不得了，战争开始了，快逃到英租界去！”行人如像潮一般向北面涌去，他也不由自主地随着他们走。但是当他一想起他自己的母亲妻子时，他拼命挤了出来，奔回到自己的旅馆里。

母亲病在床上已经一息奄奄，她显然不能再起来逃难了。外面的车辆已经都被人家雇去运转东西，没有一架空的可以装载病人。王六只是立在他母亲的床边，无可奈何地焦急着，袋里所有的钱已经不到十块了。

“你们快快搬了走吧，这里危险，不能再住，房饭钱你们还欠五块，快给我去清账。”茶房急急忙忙地奔来对他说。他没法只能把五块钱一张的票子给了他。“但是你看，”他当时对茶房说，“我的母亲病的这样，叫我们怎么办呢？”

“没有法子，没有法子，外面除了汽车，什么车辆都没有了。汽车现在一点钟要八块钱。”茶房这样说着就走开，自己预备逃命去了。

片刻的沉默，在这沉默的中间只听到不绝地响着的枪声和炮声。王六和他的妻子吓的面如土色，浑身发抖。

“阿六，”母亲忽然说，“你们快逃命吧，不必管我，我一条老命值不得什么，并且活到六十岁也并不算短命。”隔了一刻她又继续着说，“只是我恨不能死在自己的家里，死在这样无亲无戚的地方。……”说到这里她的气喘做一团，再也不能说下去了。

王六只是对他母亲望着，一阵一阵的疼痛如像针一般直刺到他的心上，枪炮的声音他再也听不到了。他到此方才后悔他

不应该离弃了自己的家乡到这种举目无亲的地方来，送给他的母亲，送给他的妻子，送给他自己。现在横亘在他的前面的只是一条无穷尽的黑暗的道路！

但是谁知道上海也有危险发生的呢？

一九二四，九，四，上海。

恋 爱 了*

一

有一天，大概在一千九百二十年的春天吧，下午三点钟的时候，我正在公事房里埋着头做着一件麻烦的机械的工作，忽然茶房把一张会客单子塞了上来，说下面有客。我一看这位客人的姓名，迟疑了一下，因为那时我正忙得很，心上很不想见客，但是终究慢吞吞的下去了。

来客的姓名叫陈光德，一个学生。瘦长的身材，头发完全依照法国人的办法向后梳，两只眼睛表现出诚实而又聪明的样子，穿着一件毕几的宽大的长袍，手里拿着他的阔边的呢帽。他是我向来很认识的，虽是我时常劝他，他却总是异常的消极。他常常对我说：“这样的人生到底有什么意义，倒还不如死了好！”我起初以为他真的要去自杀，很是替他担心，后来晓得他不过是这样说说的，才放了心。

今天他的态度似乎不同于往日，他一见了我很高兴的站了起来，对我表示亲热。我请他坐下之后，他的手只是弄着他的阔边的呢帽，他的面上却露出微笑，他的两眼钉在我的脸上，似乎有什么好消息要告诉我，而一时又不敢说出来的样子。

“近来怎么样？”我照例的这样问他。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五月十日《小说月报》第十六卷第五号。

“好，好——好好！”他回答着我时，他的笑容更加明显了。

我很是觉得奇特。

“这样的笑容，我从没有在他愁苦的脸上看见过的，这样的笑容！”我心中尽自这样的惊奇着。

“你今天为什么这样高兴？”最后我不耐烦地问了。

“我——我——我心中说不出我为什么今天这样的高兴！”他带着笑说。

“恋爱了？”我突然的问，因为我知道青年人的所谓说不出的高兴，总是因为恋爱了的缘故。

“……”他一时反红着脸不肯说了。

“这有什么可耻的！”

他只是笑。

“恋人叫什么名字，你们怎样认识的！”我又问。

“好，我告诉你吧！”他最后说了。“她是我的表妹……”

“你的表妹？”

“是的。她是我的远房的姑母的女儿，她向来在上海女学读书，这是我早已知道的，不过总没有法子去接近她。这次机会真好，母亲要我把一件衣服——姑母托她转交的衣服——转交给她，我们因此就认识了！”他喝了一口茶，他太高兴了。

“因此你们就恋爱了？”

“我们自从那次认识之后，通了好几次信，很能互相了解，所以……”

“所以就恋爱了。”我替他接下去说。

他只是笑。我自己也不禁笑了。

“大概你现在不悲观了吧。”我笑着说。

“自然罗！哈哈！”

二

人家的事，在当事者无论觉得怎样重要，在旁人却是很容易把它忘记的。陈光德的恋爱史我当时听了，很替他高兴，隔了几日天，也渐渐的忘记了。每天不忘记的只是吃饭睡觉与做事，并不是不想忘记，实在是因为不能忘记，说来虽是可怜，但是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有一天正是星期日的早上，我同几个同事的朋友正在商量今天怎样把一天光阴消磨过去的时候，忽然一封信从门缝里塞了进来。我一看信面知道是陈光德写来的，立刻忆起了他前几天的笑脸，当下就把他的信拆了开来。那信上写的是：

“明莹哥：

好几天没有见你，不知道你近况何如？我的生活只是幸福接连着幸福，快乐接连着快乐。我到最近才觉得人生是美丽的，是有意义的。我想起我从前那种消极颓丧的态度，怨天尤人的样子，不禁自己也要笑起来。哦，明莹哥，我们赞美这神圣的恋爱吧。世界上没有恋爱，世界还有什么意义，人生还有什么意义？我以后将把我的全生命供献于那恋爱的祭坛了！

明天是星期日，我约了我的表妹在下午二点钟到法国公园去耍，她还约了她的一个朋友叫做明珠的一同来，你如若肯在那时到上说的地点来，我们就可以大快乐半天了。明莹哥，你也应该出来走走，不要太自苦。我望你那时能来！

祝你好！

光德 星期六下午”

上半天就在空谈与无聊的中间过去了。吃过了中饭，勉强换了一套西装，那为法国公园通行证的可怜的西装！慢慢地从

马路上踱到法国公园。那时正是和暖的春天，走进园里，身上已经很热，到树荫底下的草地上脱去了上衣，就躺了下来，望着树上鲜绿色的叶子，听着远处树上小鸟的唱声，也觉悠然自得，差不多把原来到这里去的目的完全忘记了。

一阵男女的笑声，从远处渐渐地逼近了来。

“那不是明莹吗？”我似乎听见有人在说。

我知道他们来了，就缓缓的站了起来，披上上衣。一看他们，离我只有二丈多路了。光德看见我站了起来，一个人先奔上来招呼我。

“明莹，怎么？你一个人在这里？害的我们好寻！”他很兴奋地说。“我的表妹来了，密斯王也来了。快去，快去，我给你介绍！”他这样说就拉着我向她们走去。

我们互相通了姓名，说了几句免不了的客气话。我当时只觉得光德的表妹——李芳秀——活泼可爱，王明珠比较上就要老成些，她们的服装自然都是很时髦的，但是上衣是什么颜色，头上梳的是什么髻子，我现在已经完全记不清楚了。

胡乱走了一阵，不知怎的他们两人——陈光德和李芳秀——走在我们的前面，已经有五六丈路了。他们的肩膀靠的很近，似乎谈着什么甜蜜的话儿似的。

“哦！”我无意中喊了一声，“原来这就是恋爱！——恋爱了！”我又这样想。

“芳秀！芳秀！你慢些走！”明珠觉得和我一个素不相识的人在一起，不大好意思似的，喊着前面的她的同学，但是又觉得喊她也不大知趣，所以只是轻轻的这样呼唤。

“密斯王，你让他们去，那边有凳子，我们自己去休息一下再说吧。”我当时这样说，原是想解决她所处的困难的地位的。

她的脸面忽然红晕了，这是出于我意料之外的。

我和明珠在长凳上枯坐了多久他们才回来的，我现在记不清楚了。不过他们回来时我觉得他们还是肩傍着肩，而且差不多，确是手拉着手了。

“这就是恋爱！——恋爱了，确是恋爱了！”我在回家的路上一个人对自己曾经这样说。

三

五月的时候，我们南方人叫做黄梅节，照例要下许多天连绵不绝的细雨的，我一个人因为身上不大舒服，白天只是在家里看着书消遣，没有上公事房去。外面濛濛的，辨不清楚到底是雨还是雾。从那里传达进来的沈重的脚步声音与黄包车拖过的声音却时时可以听到。有时想起个人的身世，就觉到一种说不出的抑郁。

忽然房门呀的一声开了，一个身上淋得透湿的少年走了进来。

“哦，原来是你！怎么你得空到这里来？今天不是端午节吧？你们学校里怎么样？放一天假？”我一句一句问着进来的陈光德。

他不作声，水滴从他的头发上一滴一滴落到地板上，但是他似乎没有觉到。

“阿呀，你淋的这么湿，快把衣服脱下来，到我的床上躺一下，叫老妈子去烘一烘吧！怎样你在这样的雨天中不打了伞到这里来？”

他还是不做声，水滴还是从他的头发上一滴一滴落到地板上。

我于是感觉到了一种惊奇，注意到了他的悲哀的面！他是那样的痛苦，面上一点血色都没有，他的牙齿只是咬着嘴唇。

“阿呀，你得了什么病了，快把湿衣服脱下，到我床上睡去！”我很不安地这样说，同时帮他解开他的钮扣。

他拒绝了我的殷勤。

“这怪了！”我自己想。“你今天为什么这样不高兴？谁得罪了你？学校里又闹了风潮？不是？那末又是什么？”我又这样问。

他不答。接着就是好一刻的沈默。

“我失恋了——”最后他终久说了，他说这话时他的嘴唇痉挛着，似乎要哭出来的样子，他的手尽自摸着他的透湿的头发，水滴微微从上面滴下。

“失恋了！——什么？——失恋了？”我也吃惊地问了，因为我很懂得失恋在青年的灵魂上含有怎样的一种意义。

他没有回答我的问，只是呆呆地奔到我刚才坐的那个椅子上，把头伏在桌上啜泣起来了。

这时我也急了，忙跑到他身边，把手拍着他的肩膀，当然已经忘记了他的透湿的衣服，带着安慰小孩子的神气安慰着他。

“到底怎么一回事？快说！看有什么补救的办法没有？——快说！”我拍着他的时候同时这样问着他。

他哭泣得愈是可怜，愈是利害了。

“不要这样哭——有话好说，我们大家好商量呀！到底怎么一回事啦？失恋了？是吗？……你能否把失恋的经过从头至尾对我来讲吗？……不要这样，哭是没有用场的！”

他没有回答我的话，在沈默的中间，我只是可怜着这少年的不幸的遭遇。他的哭泣的单调的声音在我的耳鼓上徘徊着，他

的痉挛的身体的震颤，在我的手心底下跳动着。“可怜的少年！不幸的少年！你当初为什么那样高兴呢？记得那一天你把‘恋爱了！’的消息告诉我时，你是何等的高兴，你脸上的不可抑制的笑容，我现在还记得清清楚楚呢！现在——不到两个月的功夫，就变成这样，‘失恋了！’这到底是什么一回事？这到底是什么一回事？……”我的思想不绝地这样的旋转着，我只是觉得一切都有一些奇怪。……

他的哭泣不知在什么时候已经终止了，他的身体也不再像以前的震颤了，我觉到我的手有些冰冷。

“光德，你把这样湿的衣服穿在身上，一定要生出病来，快快换下吧。”

“不要，不要！我不怕生病，生了病死了倒也痛快。”他此时已经把头抬了起来。我很分明地看到他面颊上的泪痕，他的法国式的头发，散乱在四周已经不像以前的光滑了。“唉，可怜的少年！不幸的少年！”我又这样的想。

片刻的沈默。

“到底怎么一回事？快快告诉我吧。”我又问。

“事情很简单，”他终久回答我的问题了。“她现在又爱了别一个人，不爱我了！”他说这句话时把那两个“爱”字说得特别的重，说“不爱我了”四个字的时候，差不多又要哭了。

“她怎么会不爱你？”我急忙问，不使他有想到哭的余暇。

“不知道怎样她和我一个朋友姓王的通起信来了。你知道那个王国英吗？他是一个研究文学的人，并且也有一点儿名誉，是吗？”

“我知道他。”

“他们通了几次信，说也‘恋爱了！’”

“这样容易?”

“……”

“她这样就丢掉了你,‘她不再爱你’了?”

“自然是的!”

“这样容易?”这句话我原来自己问自己的,不料竟说出了声。为遮盖我自己的过失起见,我急忙接着说,“所以你失恋了?”

他没有回答我。隔了一刻,他又说:

“人生不过如此,人生根本上是没有意义的,我现在又确定我以前的话是不错了。我希望我以后早早死,死了就什么都完结了!”

“这样容易?”这一次我很侥幸,因为没有把这句话说出声,但是我为什么脑筋中只有这一句话,我自己却不知道。

“你冷吧?”我又问。

“不——你有酒没有?”他问我。

“酒!——自然是有的!”

“拿酒来吧!”他伸出了手说。

我心中想“这正像Omar《鲁拜集》^①中的话呀!”

“好,好,我去叫他们烫一点上来吧。”

那一天下午我们两人就这样喝了一阵酒,他已经有些微醉了。他脸上泛出桃色的红晕,正像那一天在法国公园里王明珠的脸上所泛出的一样,当然这中间有勉强与天然的不同。

他后来一个人踉踉跄跄的去了,我因为怕他闯祸,要送他,他固执不肯。我只能看着他的影子在雨雾中隐去了,如像幽灵一般。

^① Omar 《鲁拜集》; Omar, 即莪默·伽亚谟 (‘Umar Khayyâm, 1048—1123), 波斯诗人。《鲁拜集》是他著名的诗集。

我心中深深地感觉到一种凄怆与悲哀。

四

隔了一天，我因为挂念他，冒了雨到他的学校里去，看他昨天到底有没有平平安安回到校里。很奇怪！一进了会客室，他已经坐在那里。我当下以为这孩子真聪明，知道我要来，已经老早就等我在这里了。后来我自己知道我的猜想的错误。我进会客室的时候，他简直没有看到我，他的一双灵活的眼睛却钉在坐在他对面的一个女子身上。我当时就想退出，因为我的目的已达，用不到再去招呼他。那晓得对面那个女子见是我，已经立起来招呼我了。

“哦，章先生来了！”她起立时这样说。

我一看原来是前次见过的王明珠！

陈光德见是我，当下跑上来招呼我，我当时反觉不好意思，似乎犯了打断人家的好梦的罪似的。

我当时胡乱的问了他几句话：

“你的酒醒了吗？”

“醒了。”

“昨天没有闹乱子吗？”

“没有。”

“今天完全好了。”

“完全好了。”

我觉得他的心不在我的身上，就想起身走了。

“你看，章先生，密斯李这种地方真是不对，我知道密斯忒陈接到她那一封信后一定难过，所以今天一早就跑来看他。”明珠看见我要走的样子，就这样说。

“嗡，嗡，密斯李似乎不大对。”我只是敷衍着说，我那时简直想逃了。

“再见，再见。”我最后告别了他们，出了校门上了马路，抽了一口冷气。看着马路上来来往往的车马与走路的人，不觉感到一种苍茫寂寞的烦恼。雨还是继续着下，我还是冒了雨彳亍的回到我的家里。

无论怎样，我对于他的不安的心思总算安放下去了。

五

日子很快的过去，转瞬之间，夏去秋来了。梅雨炎热的暑天已经变成天高气爽的秋凉了。虽是这样，我的工作却还是不变地继续着，似乎这四季的变换和我不发生丝毫关系。陈光德君，自从那一次我别了他之后，我再没有去看他，他也没有来看我。大概他因为“又恋爱了”而忘却了故人吧。或是他因为觉得人生的没有意义已经自杀了吧。我因为怕招徕无谓的烦恼，没有出去打听。我只愿这样平平安安的生活下去，一直到死，对于尘世的风波，我是早已没有兴趣的了。

有一天我照例在家里看我的书，忽然老朋友周君来闲谈，他手里还拿着一份报，且看且走，我请他坐下，喝了一杯茶之后，他就把他手里的一份报纸给我，并且指着一段“女学生自杀”的新闻要我看。

我当时并不注意，只把他的报搁在一旁。因为我对于那些题目向来没有发生过什么兴趣。

周君不高兴起来了。他说：“你看，你看！”

“我们闲谈吧。我不欢喜看报。”我固执着说。

“你看，你看！这是你应该看的。”他也固执着说。

“为什么我应该看？”我的语气中带着一些发怒的样子。

“自然，自然！你们提倡的自由恋爱，结果如此！你还不看？”他也有些怒了。

“什么？我们提倡的自由恋爱？”我虽是这样说，我的手却已经把那份报拿过来，开始看了。一起头我就看见了王明珠三字，我的注意力就被它吸引去了。原来那报上写的是这样的一段新闻：

“王明珠为某校高材生，思想清晰，行事谨慎，为全校之冠。唯略中自由恋爱思想之毒，为其不幸耳。暑假期内与某校陈某发生恋爱关系，后竟双栖双宿，情意缠绵，宛然一对青年夫妇也。不知何故，两人于前日发生冲突，昨日王明珠即卧床不起，陈某亦因呕气外出，一晚不归。谁知明珠竟于昨晚服毒自尽矣。呜呼自由恋爱思想之为害，岂不甚哉。”

我看完了这段新闻，把新闻纸搁置一旁之后，只是低着头默不作声。那一天在法国公园里王明珠的红晕的面庞的印象又在我的面前显现出来了。她那天在陈光德学校里会客室中的一举一动，重新在我的脑筋中唤起来了。

周君看见我的悲伤的样子，面上开始露出了微笑。

“你看，自由恋爱不是容易说的，”他笑着说。

我没有去注意他的话，我的心只是努力在找求着一条痛苦的真理。

“恋爱了，失恋了；失恋了，又恋爱了；这是多么容易的事。但是喜怒哀乐就在这中间发生了，悲剧也就在这中间出来了。为什么恋爱的成功这样速，失恋又这样快呢？人们有什么法子使恋爱的成功更为缓慢一些，使恋爱的基础建筑的更加稳固一些吗？……”我这样想。

“你又何必这样呢？以后只要你少提倡些自由恋爱等那些新思想，就对了。”他对我微笑着说。

我没有回答他。

“我们今天到陶乐春吃四川菜去吧，在家里太无聊！”他忽然对我这样说。

我不知不觉跟了他到三马路去了。

一九二五年，一月，十五日，于重庆二女师。

周先生*

我们的周先生今年已经三十五岁了。虽是相貌并不好看，而且满腮都是粗而且黑的胡子，但是把这些无用的东西剃得光光之后，也还是一个楚楚动人的中年的美男子，——至少当他自己在镜子里照的时候是这样想的。

我们的周先生在别的地方都很满意，他家里只有一个爱他而且十分省用的母亲，况且他家里本来有钱，自己又在中学堂里教书，经济方面是十分充裕的，他对于什么救国运动，虽是很赞成，但是赞成而已，并没有实际参加；人家成功了，他固然欢喜，因为这是“与人同乐”，人家失败了，他也欢喜，因为他自己并没有失败。

周先生的心上真是这样无牵无挂的！

但是说也奇怪，我们的周先生虽是年已三十五，而并未娶妻，这娶妻的事，正像和风吹动波平如镜的湖面一般却时时搅乱着他的明静的方寸。可恶的，是他并不“十分”想娶妻，而他的妈却天天骚闹着他！虽是，老人家到了暮年的抱孙的迫切的心情是他很能谅解的，但是对于谁“配”做他的妻的一层，她老人家也太不为她亲爱的儿子打算了。

许多人来给周先生做媒，许多人家的美丽的小姐的“八字”都送到他的府上，但是周先生一概拒绝了。他年纪虽已近了不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六年七月四日至八日北京《世界日报附刊》第一卷第四号至第八号。

惑，他到底是受过新思潮影响的人，对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是完全不赞成的。每当媒人来的时候，他总希望那位被介绍的小姐能先同他通讯，并赐玉照，然后再定允否，那媒人固然当场答应了，而那位小姐的“信”与“玉照”却老是不来。碰到了这种事，周先生固然不免有些失望，但一想到女孩子是富于羞耻心的时候，他也就释然了。而且那些小姐他本来不大想要！

我们的周先生是主张自由恋爱的，虽是他不大看得起“恋爱”，而且他觉得“恋爱”并没有比旧式婚姻好，但是他的自由恋爱的主张，却是不肯更变的。他常常想用自由恋爱的方法，去找到一位如花似玉的女郎，这既可不落旧式婚姻的圈套，既可以满足他的可怜的母亲的心愿，而且还可以使自己的生活会更有“情趣”，使自己“从没有被女人践踏过的空虚的心”，得以充实，也可以使老年来不至受寂寞的苦味。

他起初在 S 省省城^①里一个女子师范学校内教书，他的目的就是怎样去找一个他所中意的女学生来恋爱。可是那里的空气很是不开通，教职员方面也都是顽固不堪的人物，他除了上讲堂时与学生晤面之外，简直没有其他相见的机会。他虽是在他所中意的学生的课卷上，多加几圈，多批几句，而且有时也略略表示他的恋爱的主张，但是这些有什么用处呢？学校方面是如此的严厉，学生方面又是如此的沉默！

这未免使我们的周先生有些失望了。他觉得这类不开化的学校还是倒闭的好，至于那些女学生简直是一群母猪，什么也不懂，别的学问，别的事情不懂都可以，对于我们周先生的好意都不懂，真是太笨，太蠢了。

^① S 省省城：指四川省省会成都。

这种学校这种学生当然不是我们的周先生所愿逗留，所愿教导的！这有时不免使他愤然了，但是他一想到世界上女学校很多，而且女学生也数不清楚，就也没有什么了。

他听说C埠^①的一个女子中学正在革新的时期，而且一般教职员都是从“下江”^②来的，学生也趋向求新的方面的，他就觉有些兴奋了。他托了他的朋友B君就在那里找了一个国文教员的位置，插足进去去提倡他的新思想。他知道学生欢喜看新出版的书，他自己也就去买新出版的书来看，看到他以为好的，他就拿来教给她们，而且时时请她们到他的教员室里来共同讨论，共同批评。

果然不上半年，学生对于他大大的欢迎了。他的教员室里也时时充满了活泼而且美丽的年青女郎的歌声，笑声与谈话声。

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们的周先生想起自己近几月来的成功，心中不觉发出了微微的喜悦了。几个女生的影子也时时在他的心坎上掩映着，使他感到了一种甜蜜。可见世界上到底还有好的学校与好的学生！

他的胆子也就渐渐的大了，他不但敢在中意的学生的课卷上多加几圈，多批几句（虽是对于不中意的还是冷然），而且当这等学生的前而他也敢大发其议论说出他对于恋爱问题与婚姻问题的见解了。于是一般学生也更加欢喜我们的周先生，说他思想新颖，而且为人爽直了。他的教员室里更加充满了活泼而且美丽的年青女郎的歌声，笑声与谈话声了。周先生的心也就愈是喜悦了。

① C埠：指重庆。

② “下江”：长江下游各地。

一学期过去了，第二学期又来了，学生们对于周先生还是一样的欢迎，一样的赞许。但是不知道怎样，在第二学期之内，该女校的当局聘请了一位新从下江来的“少年文学家”。这位“少年文学家”是个极端主张自由恋爱的青年，他的为人与他的思想也异常爽利动人，这虽不易招到老年人的欢喜，却是很容易得到少年人的诵扬的。他的著作是为我们的周先生向来所服膺，而且也时时介绍给他的学生们诵读的。

这位“少年文学家”的来，当然是我们的周先生所欢喜的。别的都不必说，最要紧的是他可以帮周先生的忙，使他的主张更能确切地为他的学生们所信服，使他几年来的梦想得以快快地实现。他现在已经有了一个意中人，只要他再能努力一点，或是得一点朋友的助力，他的目的就达到了。从此书也可以不必教，他的母亲也可以满意，在亲戚朋友的前面也可以自傲了。带了美丽的少年女子，在街上一同走，四周的人都对他们行注目礼，这是何等动人的事！

于是我们的周先生就在讲堂上，教员室里，同事与学生的前面大大的赞美那位“少年文学家”，说他为人如何的好，天性如何的聪明，学问如何的渊博，感情如何的丰富。并且时时同着他出去耍，表示他们俩人的亲密，使学生们都知道周先生的最好的朋友是那位“少年文学家”。……

不到一个月，周先生的教员室里的活泼而且美丽的年青女郎的歌声，笑声与谈话声渐渐衰落下去了，在“少年文学家”的教员室里，这种声音却渐渐增加起来了。

这使我们的周先生很是忧郁。虽是说还有一部分学生仍是欢喜到他这里来，但是究竟一天一天在减少下去，而且他的意中人也常常在这里缺席了。

他打听到他的意中人是在“少年文学家”的教员室中时，或是听到从他那里传达出来的活泼而且美丽的年青女郎的歌声，笑声与谈话声时，他真是悲哀极了。他要时时拿起他桌上的那面新买的小镜照着自己的脸，用手摸着他的下腮的胡子，发出一声两声的叹息，而且觉得他自己实在是老了。

他不得已花了五角大洋到外面一个外国的药房里买了一把新式的安全剃刀，天天早上起来用胰子涂满了他的下腮，狠命的剃，心里对于“少年文学家”，渐渐抱恨起来了。他觉得“少年文学家”不过多读了几本外国书，对于中文的程度到底很欠缺，怎么一般学生竟会这样的欢喜他到他的房间内去耍的？他虽是年纪比我轻，但是他的相貌并不比我好，虽是我有胡子，但是我是天天把他剃去的了，岂不等于没有吗？……

我们周先生的心里渐渐觉得有些不平了，他从此也不再赞美“少年文学家”而且对于“少年文学家”所主张的自由恋爱说也有些怀疑起来了。“考其究竟，他的主张到底肤浅而没有根底的。中国的女子向来不知道恋爱。怎么能讲自由恋爱呢？他到底少读中国书，对于这些道理不大知道——可见他的为一般学生所尊敬亲爱实在是不应该的。……”他愈是这样想，他的气愤心也愈甚了。

但是抱恨尽管抱恨，不平尽管不平，气愤尽管气愤，周先生房间里的活泼而且美丽的女郎的歌声，笑声与谈话声还是渐渐衰歇下去。而“少年文学家”的房间里的这种声音还是渐渐增加着。

于是我们周先生的不平的与愤恨的心终究因之变成悲观的，厌世的了。他有时要在他心爱的学生前面，说出他的不幸的境遇与他的不幸的痛苦冀求她们的同情；他有时又要说出世界

上一切都是空幻的，就是名誉青春也都是假的，希望她们对于他的无名与老年，尤其是他的胡子，不要发生厌恶。他有时还要大发其牢骚，说这学校简直办的太糟，学生也太不认真读书，一天到晚讲自由恋爱与男女平等，他不久就要遁迹山林，享天然之乐趣，希望有同样的志愿的学生赞成他，至于“少年文学家”，他自然再不谈及了，人家问他的时候，他只是摇摇头说，“小孩子到底不懂什么，我从前称赞他实在是我一时的错误，其实他这种人有什么希奇哩！”

但是这已经太晚了。在他的房间里活泼而且美丽的女郎的歌声，笑声与谈话声并不因此而增加，而且还是减少着。于是我们的周先生常常是悲观的，厌世的了，他自己觉得年纪是一天一天的增高，母亲的要求是一天一天的利害，个人寂寞孤独的感觉也一天一天难于忍耐，而自由恋爱的希望，又一时不得实现，那些“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小姐，又不把“信”与“玉照”寄给他，他怎能不悲观，不厌世呢？

他现在在课堂上所教授的不再是新出版的东西了。他花了好几天的功夫去搜买了几部旧书，如经史百家杂抄，历代词选等，拣其中他自己所欢喜而且为他所懂得的几篇或几首，在讲堂的黑板上写出来，然后讲解，然后朗读，俨然是一位古老先生了。他对于女孩子浮躁的习气，很是悲观，他以为这都是由于读新书来的，要校正这个，非使她们多读旧书不可。他对于他自己的失败，虽然很忧郁，而且很是失望，但是在他心的深处，也未尝不希望着她们的翻然觉悟到自己亲近“少年文学家”的不对，来亲近他。

他只是一天一天的期待着，而尤其希望的是他的意中人的光临，可是默然，一点动静没有！于是他只能在睡梦中梦到她

们。梦到他与她的结婚，梦到他的家庭，梦到他的母亲抱孙的欢喜。可是醒了之后的不可压抑的悲哀呵！外面是死一般的沉默，室内冷清清的一灯如豆，枕冷衾寒，与刚才的梦境相对照起来，我们的周先生的双眼中不免要流出两泓清泪了。

第二学期这样过去，第三学期又来了。我们的周先生虽觉得学生的不可为训，大有辞职的心思，但是学校方面既没有退他的聘，而且一时又没有别的女学校可去，也就留下了。况且他究竟还有一丝的希望存在着！

机会终究来了。校内国故派对于“少年文学家”的旧文化与旧道德的攻击和新思想与新文艺的提倡，起了一种防御战。这在我们的周先生看来是应该有的举动，“少年文学家”这样大胆地攻击旧文化与旧道德实在太岂有此理了。旧文化与旧道德究竟还有许多可取的地方，怎么可以那样一笔抹杀呢？

国故派因为我们的周先生近来给学生教着古文与词章之类，认他为同志，把他拉进他们的团体来，共同排斥孤立无助的“少年文学家”，我们的周先生也就欣然加入了。

不到一星期，校内发生了谣言，说，“少年文学家”同 Y 女生梳了头。教员给学生梳头，是中国礼法上所没有的，其没有人格，而且无耻，当然大家都首肯。他的没有教员的资格也是很明显的事。于是“少年文学家”的位置，就不稳，校长先生也显然地警告他，要他顾全学校“名誉”自动离校。这当然是国故派的大成功，而且也是我们的周先生私心所窃喜的。

不料学生方面居然多事起来，替“少年文学家”证明这种谣言的不可靠，而且责备校长不应如此糊涂，进退教员。但是学生的证明是证明，校长的道歉是道歉，“少年文学家”因为对于这种环境的嫉恶，就在这次风潮中离了学校。

自从“少年文学家”出了学校之后，我们的周先生就翻然变计重新教授新出版的书籍，希望借此来吸收一部分反叛他而亲近“少年文学家”的学生。而且他觉得新出版的书籍到底容易使人兴奋，自由恋爱说与男女平等论到底还有意思。并且在许多学生的前面说，关于“少年文学家”的谣言，确是谣言而已，并没有事实可证，而且又渐渐说“少年文学家”的确是一个有希望的青年了。

于是活泼而且美丽的女郎的歌声，笑声与谈话声，渐渐在我们周先生的房间里复活了转来，他的心里又微微有些喜悦了。虽是有许多学生觉得他的“反复”不再进他的房间，但是他的房间比少年文学家在的时候确是热闹的多了。

他的择配的热心因此又复活了起来，他的希望又渐渐从灰色的变成蔷薇的了。不过究竟谁肯做他的妻呢？这却是一个绝大的问题。的确，全校有好几个学生是被他看中的了，但是她们对于他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表示可以证明她们是爱他而且愿做他的妻的。虽是一次两次的小事被他误解为“有意”，使他很喜，使他坐立不宁，使他再三再四剃胡子，而且使他顾影自怜，可是只是一次两次而已，并没有三次四次以至于五次六次来证实他的推想。

这不免又使我们的周先生微微感觉到失望而且有些忧郁了。不过一想到“少年文学家”已经离校，他的事情并没有十分失望，他还是转忧为喜，安安宁宁的在学校里住下去。

可是不久居然有谣言到他自己的身上来了。这谣言说他拉学生的手，翻看学生的衣服，没有人格，没有学问，不配做学校的教员，请他早日走路。这当然使我们的周先生非常气愤，而且疑心到这是国故派排斥异己的方法，因为他近来敢于“提倡新思

想”，教授描写男女“性爱”的书籍，使女子与男子立于平等的地位！但是国故派为什么要排斥到与他们“根本上没有什么冲突”的他呢？这真是他百思而不得其解的。

自这谣言发生后，学生方面又多事起来了。可是这次并不像上次那样来证明谣言的不可靠，却是来证明这谣言确是事实，是为许多人亲眼所看见的。她们不但去不去责备校长，而且求校长快快把他请出去，以顾全学校与学生的名誉了。

他得到了这类消息之后，真是忿恨而且不平。但是这并不足以维持他的地位，也并不足以使学生翻然改变态度，大家来拥护他。虽是他在校里勉强撑持了几天，晚上流了几次泪，做了许多恶梦，可是他终究因为抵抗不住外力的压迫，偷偷地出了学校。那天没有一个人来送他，就是平日他认为同他最好的许多学生也没有出来看他走路。

他从此再看不到他所心爱的学生了，而且直到现在也没有接到过她们的信，她们的玉照当然更不用说了。

这真是我们周先生的大损失，而且完全是冤枉的。他曾经有好几次想用一点激烈的方法去对付诬陷他的教职员与学生们，但是他后来听到他们还要告发他，他就一溜烟逃到H埠^①去了。他在H埠真是愤慨激昂到极点了，每见到一个人就说该女校如何的办理不良，校中的教职员如何的利用学生排除异己，学生又如何如何的盲目与浮躁，并且时时还要引“少年文学家”的出校为例，以证明己说的确实……

作者不知道现在我们的周先生到那里去了。也许他还逗留在H埠的客栈中发泄着他的抑郁之气吧，或是又由什么朋友介

^① H埠：指汉口。

绍进了什么女学校教书了吧。世界上尽有比我们的周先生种种方面都不如的人，得到“好老婆”，达到“幸福”的目的的，周先生的失败真是使我们感觉到造物作弄人之甚，而且也不禁为之叹息再三，但是我们相信像周先生那样锲而不舍的努力去，将来一定会成功的。中国有句俗话说得好，“少来吃苦，老来享福”，我们希望这条定理能够应用在我们的周先生的身上，虽是他现在已经三十五岁了。

一九二五年六月九日杭州，西湖

飘零的黄叶*

——长虹给他母亲的一封信

妈妈：

现在已经是冬夜的十二点钟了。四周围都被无穷的黑暗所包围着，在这黑暗中，我所能听到的，除了西北风的怒号与雨点打在枯黄的芭蕉叶上的声音之外，什么都听不到了。人们已经都到睡梦中，被窝里去找求他们的慰安与温暖了。陪伴着我的，只有一盏半明不灭的洋油灯与几本破旧的外国书罢了。寒风从门缝窗隙中吹进来，如像尖刀一般直刺到我的心里，使我发生一种不可言说的颤抖。

妈妈，在这个时候，你的慈祥的面影，如像幽灵一般又在我的眼前显现了。

唉，我的十年不见，相隔有数千里路远的，我的亲爱的妈妈，我现在不能不强打精神，拉到几张破纸，提起一枝秃笔，来给你写信了。

妈妈，自从我们因为那一件事发生了冲突，我因而忿忿的离开了家庭，我们应该怎样宝贵怎样热爱的家庭以来，世变已经经过的不少了。我自从那时以后，始终没有给你写过一封信，始终没有告诉你我所做的事与我所到的地方，但是从我的朋友的话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六月二十五日《东方杂志》第二十二卷第十二号。一九四一年二月五日延安《中国青年》第三卷第四期重新发表。

中，我时时听到怎样妈妈因为想念我，几晚上没有睡着，怎样妈妈因为忘不掉她的叛逆的儿子，老眼中时时流泪，那些报告。妈妈，你不要以为你的长虹是一点心肝都没有的，一点母子之情都没有的人，你不要以为你的长虹是一只野兽，或是一个恶鬼，毫不知道人间的真情为何物，或者竟是以怨报德的东西。不，不，他听到了那些消息，他也曾几晚上没有睡过，他也曾流过眼泪，他也曾想身上立刻生出两只翅膀来，飞到你的怀抱中，不过他不愿意把这种痛苦告诉人家，使人家把这种消息传达给你，使你听到了更增痛苦罢了。

妈妈，我知道，我十二分的知道，妈妈是爱我的，妈妈是真心爱我的，那件事不但不足以证明妈妈的不爱我，而且反足以证明妈妈是十分爱我的。我不知道妈妈花了多少心血才替我找到了一个配偶，劳了多少神才把事情办的那样妥贴，我想妈妈如若没有“我是在替长虹谋幸福”的念头在心上，决不肯做这样大的牺牲吧。妈妈，你记得吗？当时我不知道向你说了几句什么不愿意你为我这样操心的话，妈妈只是说：“你的事用不到你来管，我们将来替你把事情办好了，你尽管来享福好了！”妈妈这种一心一意为儿孙谋幸福的精神，我就是到死也不能忘掉的！

唉，我想到这里，我对于无情的上帝，不免要发出一种不自觉的咒诅了。只要他把我生早几十年，那时旧礼教还有控制一切的权威，幼小者对于长者的命令只知绝对的服从，我那时就将多少幸福？或是他把我生后几十年，那时新道德的条规已经成立，个人的事都由个人经管，不用第三者的干涉，我那时就将怎样幸福？不论是那样或是这样，我的生活就将如平静的湖面一般，一点风浪都没有，就安安宁宁过去了。可是他偏不那样，他偏偏把我生在这个新旧交替的时期。但是生在这个时期，他如

若把我造成一个平庸偷闲的俗人，一个只知谋金钱的增多，地位的加高，或名誉的四扬的人，那也罢了，他偏偏把我造成这样一个敏感而且好高的人！我的上帝，我怎能不来咒诅你？虽是我知道我的妈妈是敬事你的。

一点点个人的自觉，一点点时代的新思潮，（我都咒诅它们！）使我觉得妈妈对于我的婚姻大事这样做去，是蔑视我个人的性格，是不承认我是一个有意志有情感的“人”，这种感觉在我的心中产生了一种不能控制的反叛行动，这种反叛行动，更因为妈妈对于它的不了解，终究把我从你的怀抱中拉开去了。当时我真像一个战士，（至少我自己以为是一个战士）不顾一切，冲到人生的战场上，把一柄利剑舞得像瑞雪一般，大有当我者死，顺我者生之慨。但是就是在那个时候，我对于妈妈，我敢赌着咒说，始终没有过一点怨恨的心思，我对于妈妈的爱始终没有一刻忘记过。我常常对自己说，“妈妈这样做并不是不爱我，妈妈是因为太爱我了，所以才这样做的，我怎能因为妈妈受了幼时社会思想与礼教的毒，就怪到我的妈妈呢？”妈妈，我为了服从我自己的光明不服从妈妈，离开了你，使你长怀念子之心，固然是我的不孝，但是我的苦心妈妈也能谅解吗？

服从我自己的光明，似乎我在那时真有什么光明服从的！其实那时的所谓光明不过由那少年时代的自傲心与寻求理想的力所产生出来的幻想罢了。妈妈，我在这幻想中间所受的苦难，决不是你所能想像出来的罢。

自从离开了你的膝下，妈妈，我在这人生的战场上始终为了生活与恋爱两大问题而奋斗着。唉，“你生就一副贱骨头，决不是有福的东西！”这是爸爸（祝福他在天之灵！）每当我闹架的时候常常用来骂我的一句话。真是不错，爸爸的话断定了我的终

身！我这种敏感好高而且不肯奉迎他人的天性，在现代生存竞争场中完全是失败了。我曾经当过商店的学徒，管帐先生，小学教师，新闻记者，秘书官与革命暴徒，结果总是和人家相骂而去。在失业的期间，我曾经喝过西北风，吃过冷水，在人家屋檐的脚下，猪栏的旁边睡过晚觉，在冬天下雪的时候，我曾经在雪地里死而复醒者有好几次。一直到现在还是一肩行李，两袖清风，靠着一枝秃笔渡着这种艰难困苦的生活。妈妈，如若你知道你的长虹为了生活问题而受的痛苦，你老眼中的眼泪恐怕还不够流呢！

唉，世路艰难，人心险恶，你纵有袒白的胸怀，聪明的脑筋，远大的企图，高尚的人格，有谁来欣赏你赞美你呢？妈妈，我并不想在你的前而夸口，只要我肯把心肠绞的硬些，肯暂时放弃我的幻想，富贵功名，真是易如反掌。但是，我的妈妈的儿子肯这样做吗？为了服从自己的光明而离开我的妈妈的人，肯这样做吗？我如若要享福，我还肯离开了安宁和乐的家庭到这风涛险恶的人生的战场中来吗？

妈妈，在这生活的苦斗中，我每当从这一个失败到那一个失败，从这一条坏的路上到那一条更坏的路上时，我常常想奔到你的怀抱中，寻求失望的慰安与创伤的镇痛剂。我那时觉得人们都是虚伪的，恶毒的，冷淡的，就是最纯洁的恋爱中间也充满了金钱与地位的臭味，只有妈妈的爱是永远不变永远伟大的。唉，妈妈，在我的病榻上，在我的酒醉时，我不知道有多少次喊过你，多少次因为想念你而痛哭过。但是这不可压抑的自傲心与这青春的力，永远推动着我，使我征服了失望痛苦的压迫，揩干了自己脸上的眼泪，再接再厉地向着那不可知的紫霞中走去！因为我是我，所以我虽曾这样想，却始终没有奔到过妈妈那里，来安慰

妈妈并且来安慰我自己！

唉，往事如梦！过去的许多事除了它们把一点一点的伤痕留在我的心上之外，现在什么都已不大清楚了。妈妈，我当初离开你，不是因为争着那一点恋爱的自由权吗？恋爱应该自由，这是我一直到现在还是确信着的。但是在这茫茫的世界上，一切所谓恋爱都不过是偶然的巧合罢了。一男一女因为几次的见面就“恋爱”了，后来就“结婚”了，他们在同一张床上睡了几十年，他们可曾知道他们有过共同的梦想没有？他们相互间有过一点无私的真爱，同情与怜悯没有？他们可曾了解了对手方的思想与情感没有？他们原来是陌生人，就是到他们老死了，被葬在一起的时候，他们还是两个漠不相关的人，不过他们各人的欲望借着对手方而满足罢了。妈妈，这就是所谓恋爱，是你的找求光明的儿子所能满意的吗？

在恋爱场中，我亲爱的妈妈，我的失败更加可怕了。唉，咒诅而且赞美那少年时代的不可破灭的幻想罢，它把平凡的人物著了一层天才的浪漫的色彩，他热爱他自己的幻影如像一件真的东西，他拜倒在它的脚下要求它的同情与了解，似乎它的一举一动都足以指挥他的全生命似的，一切抒情的恋歌也在那个时候歌唱了出来。人生是多么的美丽，多么的浪漫！

可是事实的存在是没法否认的，它用铁杖猛击着，它用狂笑嘲弄着你的幻像，一次不破以至于两次三次，一直到使你对于一人的真相不能不承认之后，使你从希望的山巅堕落到绝望的深谷。在那时他一定觉得世界的完全黑暗，人生真是冷酷无情到极点的东西，他要从他的痛苦的心里发出悲哀的喊声与绝望的咒诅。但是这有什么关系呢？如若他这一次的颠仆没有折断他的脚骨，或者损毁他的腰杆，他一定还要站起来，望着山峰上的

紫色的烟霭，发出向上的思想。妈妈，我们再来赞美而且咒诅那少年时代的不可破灭的幻想罢。

哟哟，十年的光阴，在幻想的产生与破灭的重复中间，很快的过去了。“茫茫宇宙，黑暗如漆！”^①一直到最近我方才知道我所找寻的东西除了在我的幻想中存在以外，在别的地方是没有的。我自从发现了这条真理以后，我的生命像骤然失了依据似的，一天一天沈沦下去了。我整天整晚的在外面街道上无目的地奔跑，如像一只失了路的野马；我整日的坐在酒馆子里茫然的喝着酒，不知道为了什么。世界上已然没有理想的存在，那末我的存在究竟是为了什么？难道因为世界上食物太多所以老天特地把我生下来去吃它的吗？唉唉，世界上已没有理想，何以要生下像我这样一个找寻理想的人？妈妈，你看老天的行动是多么的矛盾呀！

妈妈，我为了这个人生的根本问题，曾经两次萌过自杀的念头，但是一次自然界的美救了我，还有一次，我亲爱的妈妈，你救了我。妈妈，如若没有你，你的长虹早已如像一个黑影一般在这个无理无情的宇宙中间消灭了。

记得有一天晚上，我在这里城外一个小酒馆里喝了一阵酒，觉得愈喝愈是苦闷了。恨恨地出了店门，跨上了引导到嘉陵江边的小道。那时路上行人已经差不多没有了。凄凉的月光照着无数高高低低的荒塚，远地的群山，隐隐约约的在深碧的空上画出了优美的曲线，微微有些寒意的秋风吹着道旁的竹林飒飒的响。一切都静寂而且晴朗。我踏着月光在小道上走着时，烦闷的心也一点一点的清明了。比到嘉陵江时，我的精神上如象洗了一

^① “茫茫宇宙，黑暗如漆！”郭沫若《女神·凤凰涅槃》中的诗句。

般，什么痛苦都没有了。俯瞰嘉陵江如像一条银色的白练，急激的流水冲在石上的声音时时从那里传达上来，击在我的心上，如像妈妈的慰安。我这样的在那里呆立了一点多钟，才一声不响地回到寓所的被窝里躺下，心中感觉着不可言说的快乐。

还有一次我不知道怎样跑到了一处断崖的旁边，呆呆的立在那里，心中只觉得只要往下一跳就什么都完了，一切烦恼痛苦都将在这里得到一个总解决。忽然妈妈慈祥的脸孔在我的前面显现了，那时妈妈似乎带着责备与劝告的神气对我说，“长虹，你不应该把我给你的身体这样的牺牲呀！你如若爱你妈妈的，你应该做出一点事来证明你的爱才对！”妈妈，虽是我不知道你看着你的儿子要自杀的时候，是不是这样说，但是在那时，你的慈祥的面影，已经足以把我从绝望的中间挽救转来了。妈妈，在你的老年人的梦中，你可曾梦到这样的一件事没有？

自从这两次的自杀失败以来，我生了一场大病，昏迷了几天，现在虽是病体已经痊愈，身上却还是感到异常的软弱。但是我对于人生的最后的态度，也在这个疾病的时期内决定了。妈妈，请你不要替我着急，我现在不再想去自杀了，我将以更其确定的态度去重新生活过，我将以更大的决心去创造人生的真意义！

妈妈，你看到这里，一定要以为你的长虹以后将回心转念，好好在社会上做一个人了，你的长虹在外面受了这样的苦难，一定要回到家里来过安宁快乐的生活了。妈妈，如若你这样想，你是不了解我们少年人的性情的，你是不了解你的长虹的。长虹对于以前种种并没有丝毫的反悔，长虹以后将更加坚决地去负起寻求光明的使命了。妈妈，长虹虽是将接受贫穷的飘泊的流浪者的运命，但是他对于寻求人生真意义的努力是决不肯有一

步放松的。

妈妈，我决不后悔我以前所做过的一切事，我觉得它们在我的生活史上自有它们的价值，但是我对于它们实在太不满意了。我太近视了，我太懦弱了。我为什么要因为得不到满意的生活，真正的恋人而至于绝望自杀？我为什么不肯接受世界上没有满意的生活与真正爱你的人的这事实？总之一句，我为什么不肯如实地接受这人生呢？

妈妈，我现在认定人生的目的是在创造人生，我的使命就是这个。我不知道什么叫做幸福？妈妈，“幸福”这个字在你老人家的中心是不是等于有好的衣食住与和善的妻子呢？但是一个人有了好的衣食住，（假定他对于妻子是完全满意了！这当然是不会有的。）我还想去找到更好的，在这种找求的中间，他有什么幸福没有？即使他对于人生的一切完全满足了，（这在世界上当然不会有的！）但是满足就是生命的活动的衰歇，就是死的征候，其中有什么幸福没有？妈妈，“生就一副贱骨头”的你的长虹，与其过那种所谓安适的，舒服的与幸福的日子，毋宁永远过这种贫穷的，飘泊的与流浪的生活。妈妈，请你不要替我忧虑，伤了你的应该宝贵的身体，这种生活是我愿意这样过而过的，我决不要任何人替我负丝毫的责任！

妈妈，贫穷的，飘泊的与流浪的命运，我已经决意去接受了，我将从这种生活中去发现而且去创造出人生的真意义来。我相信，我将永远的相信，人生虽是到处充满了黑暗，但是在这黑暗的中间，时时有一点点光明闪耀着。不过从前因为我的眼睛被自己的幻想所封闭，没有看清楚这种闪光究竟含有什么意义，不肯去接受罢了。以后，我亲爱的妈妈，你的长虹，将认真的要开始做一个无私的光明的找求者了。他将把那一点光明拿来，高

举在无穷的黑夜中间。妈妈，他更将借你的精神上的帮助，自己变做光明，照澈这黑暗如漆的世界！

妈妈，我的飘泊，也许是不能长久的，因为我的身体向来就不大好。我也许会倒毙在路旁，如像一只死狗。但是这有什么关系？难道老天生我时，对于死也要我自己负责任吗？

我亲爱的妈妈，请你不要可怜我，我写这封信并不是要求怜悯的，我是因为想念妈妈而且因为要妈妈高兴，所以这样写的。我是在告诉你，在这十年内你的长虹做了些什么，以后他又将做些什么。从此以后，他将不再写信给你，不再告诉你他所做的事与所到的地方，因为他也有他的使命要服从。就是你现在自以为从前的办法不对，一切事由我主张，也已经太晚了。不过，我的亲爱的妈妈，只要你一想到你的长虹是在这个黑暗的世界里为了光明，为了真理而苦斗着时，我就希望你揩干了老年人的眼泪，面上能够露出一丝微笑，觉得你生下一个长虹到世上来不是完全没有意义的。这样，我虽是不能看到你，我的心也可以得到无穷的安慰了。

我最亲爱的妈妈，在我死之前，我也许还要写一封信给你罢，那是我现在所不能知道的。再会了，我亲爱的妈妈，我将永远记到你，我也请你永远记到我。

临了，我再请求你不要替我悲伤，不要可怜我，我反请求你庆祝我的再生！

妈妈，我们别了，我抱吻你！

你的儿子长虹

劇 本

青 春 的 梦*

(三 幕 剧)

登场人物：

许明心

许国卿(明心父,年约四十岁之绅士)

许太太(明心母)

王秀贞(明心妻)

章子固

汪芝泉

陈文(师范学生,年约十九岁)

徐兰芳

徐太太(兰芳母)

芳子(明心女)

仆婢数人

地 点： 浙江省杭州。

时 间： 一九二一年的春季。

第 一 幕

布 景： 杭州西湖边一中产人家的客厅。厅后面有一排玻璃窗可以望见西湖全景。其时正当上午八点多钟。湖上的朝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四年五月《少年中国》第四卷第十二期。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列入“少年中国学会丛书”由中华书局出版单行本。

气还没有全散，像怕羞的新嫁娘笼罩在面纱下面似的。湖平如镜，白堤杨柳，倒映水中。太阳光渐渐强烈起来，把厅内晒得非常和暖。

幕启后王秀贞与许太太正闲谈着。王秀贞弄着针线，许太太抚弄着芳子。

太太 气候真变得快，三月里的太阳光已经这样热了。

秀贞 是的，娘娘。

太太 少奶奶，昨天爸爸不是接到明心从上海发来的快信说他乘昨晚的晚车回来吗？

秀贞 (兴奋状，但是抑制着不露) 爸爸没有向我说——如果乘晚车，现在应该来了。

太太 晚车什么时候到？

秀贞 八点钟。

太太 现在已经九点过了。

秀贞 是的，娘娘。

太太 他为什么喜欢坐那样晚的晚车，不怕受寒吗？

秀贞 他从前在南京读书的时候也是这样。他曾经对我说，晚车上的乘客都欢喜睡，所以车上比较白天要清静，并且夜景也好看些。

太太 他的性情总是奇奇怪怪的。

秀贞 是的，娘娘。

芳子 娘，肚子饿。

太太 找刘妈买几个烧卖来吃。

芳子 (从许太太膝上下来) 我去买。娘，钱呢？

太太 你拿三个铜子去吧。

- 秀 贞 芳儿，你找刘妈同去。
- 芳 子 哦。
- 太 太 (望着芳子走出) 芳儿不知道还认不认得她的爸爸？他出门时一岁还没有到。
- 秀 贞 不过九个月。
- 太 太 一出去就两年多，我恐怕她爸爸也不认得她了。
- 秀 贞 但是，他这几年，在外面做什么？
- 太 太 我不大详细。
- 秀 贞 我想爸爸一定知道。他不是常常有信来吗？
- 太 太 他虽有信来，但只是潦潦草草的几句。——听说第一年他同几个朋友到东洋去了。
- 秀 贞 隔壁张妈妈和我说，东洋女子都是不好的。
- 太 太 张妈妈那里会知道？
- 秀 贞 张妈妈听到她儿子说的。
- 太 太 她儿子怎样会知道？
- 秀 贞 张妈妈的儿子向来在上海虹口做裁缝生意。她说她儿子对她说，虹口东洋人很多，那里的东洋女人都不好！
- 太 太 我也听得人家这样说过，但是究竟怎样，我们不知道。
- 秀 贞 我想张妈妈的儿子，一定不会欺骗张妈妈的。
- 太 太 明心向来不大欢喜女人。
- 秀 贞 但是上个月爸爸到上海去，他说他看见在他房间里，有几个女学生打扮的女人在那里和他讲话。她们看见了爸爸还立起来向爸爸行礼哩。
- 太 太 现在的女子不比从前了，尤其是女学堂里出来的女学生。
- 秀 贞 男子的心是最容易变的。那班人如果是女学生倒也罢

了，我恐怕是假装女学生骗人的哩！

太太 明心年纪虽不大，但是他在外边看得多，女学生的真假他一定看得出来。

秀贞 那末，这些女学生在他那里做什么？

太太 或者有什么事。

秀贞 女人和男人在一起，还有什么别的事！

太太 他们的事情我们守在家里的人怎么会知道？

秀贞 他从东洋回来后，常常在上海做什么？

太太 听说他自己在读书。我不晓得他还在读什么书。

秀贞 他的钱那里来的？

太太 听说靠翻译。

秀贞 每月可以赚多少？

太太 不晓得。上次你父亲去问他，他说只够自己吃用。

秀贞 爸爸送他读了十几年书，花了整千的大洋钱，满望他找几个钱回来，现在这样……

太太 或者他还没有寻到事体做。

秀贞 张家妈妈从前对我说，日本留学生至少每月可以赚到一百多块钱。我晓得他的钱一定用到那些女人身上去了。

太太 关于钱的事我也有点疑心。读了那么多年的书，赚的钱只够自己一个人用！

秀贞 他的钱一定用到女人身上去了。娘娘，他既寻不到多的钱，为什么还在外边住？

太太 我不晓得。

秀贞 我晓得他被女人缠昏了。

太太 唉！我们从前叫他出去读书的目的，也不过想要他多

赚几个钱，因为我们看见读书人总比较的容易赚钱。比如王家的大儿子，自从美国回来后，每月要赚到三百多块钱，现在他们一家都搬到上海住，听说还用了好几个用人享福，有时还坐汽车吃大菜！像他们真是有福气！

秀贞 他的钱一定用到女人身上去了。娘娘，张妈妈的儿子每月不过赚到十五块钱，但他每个月还要寄十块回来给他母亲。像他这样可以赚一百多块钱的人，一个钱都拿不回来！

太太 我也有些不懂。

秀贞 爸爸上次不问他吗？

太太 他说他找到的一点钱都买书去了。

秀贞 买书要用多少钱？我们家里的兄弟，从前读书，每年花不到一块钱。

太太 听说外国书的价钱很贵，每本要几块钱。

秀贞 那样贵的书买他做什么？我晓得他是骗爸爸的。

太太 不过出门人的用途，有许多我们是不知道的。比如李家的儿子在洋行里办事，每月有一二百块钱进款，但也没有钱拿回来。

秀贞 李家那个哥哥虽没有钱拿回来，但是每年总回家几次。爷娘看着儿子回来虽没有带钱，也是高兴的。像他一出去就不想回来了！

太太 是的，这一次回来，我要劝劝他。他这样下去不是了局，况且我们还只有一个芳儿，一个女孩子！

〔芳子手里拿着烧卖上。女仆跟在后面。〕

芳子 娘……我买来……

太太 芳儿，到奶奶(祖母)这里来。

秀贞 芳儿，到奶奶(祖母)那里去。

女仆 太太，少奶奶，早饭已经预备好了。

太太 我们等少爷回来一同吃。

女仆 太太，少爷今天要回来？

太太 是的。

女仆 什么时候？

太太 就在这一刻。

女仆 那末我到外面望去。

太太 好，你去望一下吧，他应该来了。
〔女仆出。太太问着芳子。〕

太太 芳儿，你还记得你的爸爸吗？

芳子 爸爸！（吃着她手里的烧卖）

秀贞 芳儿，就是我常常向你说的你那爸爸。

芳子 娘说爸爸……要哭的……

秀贞 芳儿！

太太 可怜！——今天你的爸爸要回来了。

芳子 爸爸来……

太太 是的，刘妈已经出去接了。

芳子 我也接爸爸……（向外面跑）

太太 你立在门口望一下就回来。

秀贞 不要跑到街上去。（望芳子出）我恐怕芳儿看见了他，不认识。

太太 小孩子总是好奇的。
〔许国卿上。〕

秀贞 爸爸 你早上好？

国 卿 是的。——明儿还没有到？

太 太 没有。

国 卿 不晓得他又跑到那里去了，现在已经九点半。我刚才到外边望了一下，没有看见他的影子。——或者他还在路上。

太 太 你也去望过吗？

国 卿 是的。

秀 贞 爸爸娘娘这样爱他，但是他似乎一点也想不到爸爸娘娘。（侧向太太）娘娘，他回来时，你叫爸爸教训教训他。

太 太 （同一姿势）那自然的。

国 卿 明儿信上说他和几个朋友一同来的，或者他和朋友们去玩了，也说不定。

太 太 他看见了家，总是不大高兴似的。他不晓得他家里的人怎样望着他。

国 卿 年青人总是心猿意马似的。

太 太 他今年已经二十二岁，女儿也已经三岁，还是那样，真使我们替他担忧。

国 卿 怎么不是？

太 太 你应该教训教训他。

国 卿 他因为多读了一点外国书，所以我有时和他说话，他总是皱着眉头似乎不大要听的样子。——我有时听他同他的朋友说的话，我简直一点也不懂。

太 太 你曾经劝告过他吗？

国 卿 怎么不！

秀 贞 前次爸爸到上海，在他房间里看见几个女学生和他谈

话，这件事当真吗？

国 卿 是的。他们看见了我，还对我行礼并且喊我做许先生哩？

太 太 你怎样称呼她们？

国 卿 我反而非常难为情，觉得手脚不好怎样放似的。后来明儿觉察了，不知道向她们说了几句什么话，她们出去了。我方才抽了一口气。

秀 贞 那些老面皮的女人！

太 太 明儿这样，外边的人不是要说吗？

国 卿 外边关于他的谣言，已经很多。

太 太 什么谣言？

国 卿 说他在外面，行为很不正当。

秀 贞 不是被我猜到了？（暗暗拭着泪）

太 太 你看见了他，应该好好惩戒惩戒他。

国 卿 他又不是孩子，叫我用什么法子去惩戒他！说起来他反比我晓得的多。

秀 贞 难道他不怕父亲吗？

太 太 总之我们不应该送他读书去的。

秀 贞 叫他以后不要出去了，横竖他找不到钱回来。

国 卿 我们有什么法子叫他不出去？

太 太 你要拿出父亲的身分，父亲的架子。父亲的命令是不可违背的。你有什么话，他敢不从？他不从的时候，邻舍亲戚与族中长辈都会来责罚他，难道他不怕？

国 卿 你不晓得他的脾气！

太 太 没出息的孩子，这样要在外边得到好名声像王家大儿子那样，还有希望？

秀 贞 爸爸,无论如何,叫他不要再出去了。
〔女仆与芳子奔跑上。〕

女 仆 少爷来了。

芳 子 少爷来了。(众人笑)

秀 贞 芳儿,是你的爸爸。

芳 子 (跳跃着)爸爸来了。

女 仆 他们一共有四个人。还有三个人送少爷到了门口,和少爷说了几句话,去了。
〔许明心面色苍白,满面愁容挟皮夹一只上。〕

明 心 爸爸,娘娘……
〔秀贞起立,明心略略点头但大家没有话说。芳子抱着她母亲的腿,希奇地望着明心。〕

国 卿 明儿。

太 太 明儿。(惊讶)你一向在外边,身体好?

明 心 很好,娘娘。

太 太 但是你的面色这样难看。

明 心 不,没有什么,娘娘。

太 太 但是你的面色这样没有血色。

明 心 那是坐了夜车的缘故。

太 太 芳儿,到你爸爸那里去。

秀 贞 (推着芳子)那是你的爸爸,去叫爸爸抱。(芳子不肯)

国 卿 她怕生。

明 心 这是芳子吗?长得这样快,我差不多不认识她了。(拍着手)芳儿来,让爸爸来抱你。(芳儿仍不肯。明心自言自语地)哦!光阴真是过得快!

太 太 你离开家里已经两年多。

明 心 两年多？

太 太 是的，你不觉得吗？

明 心 我没有觉得，我觉得一切都是昨天的事。

秀 贞 希望你回来的人就觉得长了。

明 心 你们希望我回来做什么？

太 太 做父母的谁不希望儿子，做妻子的谁不希望丈夫？

明 心 是的，娘娘，我真对不起。

国 卿 闲话不要多说了。你的三个朋友为什么不进来坐一下？

明 心 他们说恐怕搅扰我们。

太 太 太客气了。

明 心 他们是我的老朋友，不大客气的。

国 卿 他们姓什么？

明 心 一个姓章，一个姓汪，一个姓陈。章汪两个是和我一阵从上海来的。姓陈的那一个，是这里第一师范里的学生。他到火车站上来接我们的。

国 卿 他们现在到那里去了？

明 心 找旅馆去了？

国 卿 什么旅馆？

明 心 大概是湖滨旅馆。

太 太 湖滨旅馆离开这里很近。

明 心 是的。

太 太 明儿，你肚子饿吗？

明 心 不，我们已经吃了早饭。

太 太 那里吃的？

明 心 饭馆里吃的。

太太 我们等你吃早饭呢！刘妈，你去把稀饭重新煮热一下，隔了好久恐怕已经冷了。

女仆 知道了。（下）

太太 明儿，你在这两年内到底做了些什么事？我们真是想念你得什么似的，尤其是你的妻子。

秀贞 娘娘……

明心 （望着他的妻子）我真对不起你们。——这两年内我没有做什么，忙忙碌碌不觉得两年就过去了。是的，你们是知道的，一年是在日本，一年是在上海。

太太 日本就是东洋？

明心 是的，娘娘。

太太 听说东洋女人都是很浮荡的。

明心 不，没有这话，谁向你们这样说的？

秀贞 隔壁张妈妈的儿子向张妈妈说的。

明心 张妈妈的儿子到过日本吗？

太太 不，他不过说上海的东洋女人。

明心 哦，原来如此。这也许是对的。但是因为看见了一部分卖淫的日本妇人，就断定日本妇人都是淫荡的，等于外国人看见了上海小东门的野鸡，说中国妇人都是淫荡的一样，这能通吗？

〔女仆上。〕

女仆 少奶奶，徐家小姐听说少爷回来了，要进来望望他。现在等在门外。

秀贞 （不高兴地）请她进来吧。（女仆下）——徐家妹妹真好笑。

明心 （急着问）谁是徐小姐？

国 卿 你不记得吗？

太 太 就是从前小时和你一同念过书的徐兰芳。

明 心 (想了一下，面上显活动之色)哦，我想起来了，原来是她。我记心真不好，连她都会忘记的。

秀 贞 (冷淡而且轻声地)徐家妹妹真好笑。(抱起芳子。吻着她的面)

明 心 她现在还在读书？

国 卿 听说今年暑假可以在南京一个什么女子大学毕业了。

太 太 今年年底就要出嫁了。

明 心 今年就要出嫁？

太 太 是的，送女孩子读书，真不上算，一等到读得差不多可以赚钱或是可以帮助家里的人的时候，就要抬到别人家里去。徐家不知道中了什么读书迷，花了这么多钱送一个女孩子读书。

秀 贞 娘娘，但是我们不读书也不好。

国 卿 什么不好？“女子无才便是德”，自古以来就是不赞成女子读书的。女子的职务不过在治家，管理小孩子，什么国家大事是用不着晓得的。

明 心 但是，爸爸，时代已经变了。(显出不愿辩论的神气)——徐家妹妹几时出嫁？

太 太 今年冬天。

[徐兰芳年二十岁，全身系时髦女学生装束，容貌甚美丽，目光闪动有神，满面堆着笑容上。]

秀 贞 徐妹妹，你来了吗？(冷淡地说)

兰 芳 是的，嫂嫂。(望着国卿等)大伯大妈等都好？

国卿、太太 是的，你也好，小姐！请坐。

秀 贞 这位就是你常常说起的明心哥哥，（略带讥笑神情）

兰 芳 （望着明心。明心想上前握手，但忽又中止）哦，明心哥，我差不多不认识你了。

明 心 （笑着）我也是。兰芳妹，我们不见面已经好多年了。

兰 芳 是的，我在上海的时候，你在苏州，我到了苏州，你到南京，我到了南京，你又到日本去了。

明 心 是的，这是我们大家的不幸。

兰 芳 是的。——我在学校里的時候，在各种新出版的杂志上常常看到你做的诗文，佩服得怎么似的。所以我常常想见了你和你畅谈，那晓得事情会这样不凑巧的！

明 心 你也欢喜看新出版的杂志吗？

兰 芳 当然的，在那些书上，好的作品虽不多，但至少有一二篇是可以激动我们的热血或是使我们下泪的。

明 心 是的，新杂志中间也常常有好的东西，只要自己知道去找。——但是你曾经看见我的那几篇呢？

兰 芳 论文中间我最佩服的就是那一篇被人家骂为不道德的《新中国的妇女》。诗中间我最佩服的就是那一首《别离的晚上》。

〔国卿插入。太太，秀贞，芳子都好奇地望着。〕

国 卿 明儿，你也会做诗？

兰 芳 明哥哥做得很好的诗哩。

国 卿 你从前是不会做的。

明 心 老诗我现在还是不会做。

国 卿 哦，就是那种长长短短的什么白话诗吗？

兰 芳 是的，大伯。

国 卿 那也可以算得诗？诗第一要讲韵，并且句子的长短要

整齐不乱。那样长长短短没有韵的也可算得诗？

兰 芳 伯父，你的话已经陈旧了。你知道诗的要素，就是诗意，其次是形式。形式不过是表示这种诗意的工具。如其一种形式不能完全或是自由表示诗意时，我们就应得抛去它。因为形式是为了诗意，不是诗意为了形式。诗意是活动的，形式是死板的。所以……

国 卿 （茫然）……

明 心 （作不赞成辩论的样子）兰妹，你不必和我父亲辩论。他老人家向来没有看过新出版的书籍，这些新意义当然不知道。

太 太 （向国卿笑着）你也听不懂他们的话了，我们不识字的当然更不懂。

秀 贞 （放下芳子）芳儿，你出去找美姑顽去，不要在这里可怜见似的。

〔芳子出。但到门口后，还望着明心。〕

明 心 芳儿，到爸爸这里来。（芳子逃出）

太 太 芳儿还怕生。

秀 贞 不晓得她几时会熟悉？（她和太太互谈着）

明 心 你以为那一篇论文和那一首诗都好吗？

兰 芳 是的。我觉得新中国的妇女都应该像你所说的，不顾一切赤裸裸地去发展自己的生命。我们女子受社会的束缚已经够了，这是我们觉醒的时候了……是的，要人生有兴趣，非打破这些圈套不可！明心哥，我读了你那篇论文，我的血都涌了起来，在那时一切圈套似乎都在我的眼睛前消灭了。

明 心 （得意状）有这样的效力吗？那末那一首诗呢？

兰 芳 那一首诗和那篇文完全不同，我读了之后，觉得我的周围都被黯淡的悲哀的空气锁住了。如像那一句：

“呜咽着的月光，
慢慢地走到那
黑夜里张大了眼睛的人的床上……”

这种情调我总觉得太悲哀了。我们和《新中国的妇女》那样一篇热烈的文字对照起来，简直不相信是出于一个人的手笔。

明 心 是的……但是最能悲哀的人就是最能奋激的人。进一步说来，悲哀就是向着自己内心的一种奋激！悲哀与奋激不过是一件东西的两面。

兰 芳 是的，可见得你是悲哀的过来人。但是那一首诗你似乎失意后做的。

明 心 （显出颓丧的样子）兰妹，我不知道，那些事情，我现在仿仿佛佛的记不起来了。

〔女仆上。〕

女 仆 老爷，太太，少爷，少奶奶，小姐，早饭已经开了好久，快请吃去，吃好了就好预备烧午饭。

国 卿 好，我们就去吧。（急着要走）我已经很饿。

太 太 明儿，少奶奶，还有徐家妹妹都来吃点吧。

明 心 娘娘，我已经不能再吃。

兰 芳 （同时说）大妈，我是吃了早饭来的，谢谢。

秀 贞 兰妹妹，不要客气，去吃一点吧。

兰 芳 嫂嫂，我一点也不客气，我真的吃过了。我到这里来还有什么客气？

太 太 那末，明儿再去吃一点。

明 心 不，娘娘，我和几个朋友在饭馆里已经吃的很饱，现在实在吃不下去了。

国 卿 他们既然这样，我们就自己去吃吧。（急着要走）

秀 贞 兰妹妹何不陪我们一同去呢！

太 太 那末，明儿也一同来吧，你不要吃，在食堂里坐坐就是了。我们有许多话要和你讲。

明 心 兰妹可以和我在这里闲谈谈，你们快快去吃吧，时候已经不早。

秀 贞 （要说什么而又不敢说）……

太 太 那末，徐小姐，我们失陪了。

兰 芳 大妈，不必客气。

〔国卿，太太，秀贞等鱼贯而出。明心痴望着兰芳不做声，兰芳似乎不好意思似的，尽翻着桌上的一本书。

好，我们现在继续讲我们的话吧。——明心哥，你在外面的经历，可以讲给我听听吗？

明 心 你要知道那些事情吗？那是怎样的悲哀的事情呵！

兰 芳 （仍旧翻弄着书）但是我希望你能告诉我。

明 心 （仍望着她）……它们现在在我的心里像薄雾般弥漫着，我不想去把它们凝结成一点一点的露珠。你知道唤起失意的经验需要一种努力，这在我现在这种状况之下是不可能的，（声音变低，如在沉思）……那是不可能的。

兰 芳 明哥哥，请你不要把我当做外人，老实和我说话吧。

明 心 老实和你说话！是的，我应该老实和你说话——但是要谈那些过去的记忆，我却有些不敢，因为那不过是一些笑话，一些把戏，你听了也不会和我表同情的。

兰 芳 为什么？（放下书仰起头望着明心）难道我会讥笑你失意的过去吗？你的过去是失意的，我看着你的诗就会知道。

明 心 社会上多冷酷的人，只是讥笑，在我算不得什么！

兰 芳 但是那不是我。

明 心 当然我不相信你是那样的人。

兰 芳 那末你为什么不和我说呢？你以为我不能表同情于你吗？

明 心 不是，不是。唔，兰妹，你现在不要问我那个了——我以后会把它通通告诉你——但是现在却不能。兰妹，请你恕了我吧，在现在。

兰 芳 那当然可以的。
〔略顿。〕

明 心 （有意转变谈话的方向）听说今年暑假，你就要在南京女子大学毕业了，不知是真的吗？

兰 芳 是的，今年暑假就可毕业。

明 心 毕业后你预备做什么？

兰 芳 我现在一点也不知道。我觉得距毕业期愈近，我的知识学问愈是空空然。明心哥，我不知道为什么读了这么许多年的书还是这样一种情景？

明 心 这是你自己的虚心。

兰 芳 是实情，并不是虚心。——所以我想毕业后还是继续读书。没有学堂，我就自修。明心哥，我想你一定能够做我的指导员。

明 心 我晓得些甚么？我自己也一点不知道什么。当然我们做共同的研究功夫，自然是可以的。

〔厅后太太喊芳儿的声音。〕

太太的声音 芳儿，来，快快把筷子放下，到你爸爸那里去。

秀贞的声音 我不晓得他们俩人在说些什么？

太太的声音 我们也到厅上去吧。

〔太太上，随后芳子与秀贞亦上。〕

兰 芳 唔，大妈来了！我们等的正急。

太 太 你们俩人刚才讲了些什么？

明 心 我们谈了些学校里的事情。

秀 贞 兰妹，你们学校里放几天春假？

兰 芳 三星期。（计算着）啊，两星期差不多已经过去了。还有一星期我就要回南京。

明 心 只有一星期了？

兰 芳 是的。但是你呢？你预备在家里住多久？

〔秀贞的眼睛望着太太，太太似乎会意了。不等明心开口就说：〕

太 太 明儿这次回来后，依我看来，如其上海没有事做还是住在杭州好。我看，如果要读书，杭州比上海要好得多，空气也好，地方也好。要读书还是在杭州，并且生活费用也比上海便宜——在家里也用不到什么钱。

秀 贞 这样，翻译得来的钱，可以买别的东西了。（看着芳子）

明 心 我也只能住一星期。最好兰妹到南京去时，我和她一同到上海。

太 太 明儿，你为什么总是这样急急忙忙的。

秀 贞 况且兰妹妹也用不到你送。

兰 芳 我以为明哥哥在家里多住几天好，——你是这样难得

回来的。

明 心 (显出绝望的悲哀,然而他的一双眼睛却望着芳子。芳子只对她的母亲望着。略顿。)

——我在上海有许多事要做,我决不能久留在家里。我决不能,我决不能,娘娘。

〔秀贞只是悲哀地望着芳子。芳子抱着她的双膝。略顿。〕

兰妹,你一星期后和我一同去吧。

兰 芳 我当然没有什么不可以,但是大妈,嫂嫂都不会放你去。我也以为你最好不要去。

太 太 兰小姐的话是不差的。自从你离开这里,已经有两年了,现在只住一星期出去,成什么话!

〔此时秀贞的眼睛有些红。眼眶中已有眼泪充满着。因为在众人面前不敢哭,所以只带着芳子愤愤地出去了。〕

〔她望着秀贞的影子。〕

你不想想你的妻子,她为了你不知道落了多少眼泪,担了多少心。

明 心 我知道她的苦处,但是我没有办法。兰妹,你看我有什么办法吗?

〔兰芳不答。略顿。〕

太 太 照道理讲来,你应该留在家里。

明 心 依据那一种道理?为什么我应该留在家里?

太 太 不论从那一条道理讲来,你都应该留在家里。——这是你的义务。

明 心 道理又是义务——义务又是道理——我不懂,娘娘。

太太 (气愤地)你不懂?枉读了这么许多年的书。你知道你对于爹娘有儿子的义务,你对于妻子有丈夫的义务,你对于女儿有父亲的义务吗?不知道?这是和太阳一样明白的。兰小姐,你看是吗?

〔兰芳不答。

因为你有这许多义务,所以你应该留在家里。

明心 (悲哀而又愤激)我有那么许多义务?哦,我向来没有知道它们呀!现在我知道了,它们如象无数的重担压倒在我的身上。但是我没有负这些重担的气力呀!它们将压倒我,如象压倒一只负重的牛。我不能,我不能,娘娘!

太太 只要你住在家里,算什么大不了的事?明儿,你的话也太惹人笑了。

〔兰芳可怜地望着明心,但没有插话的机会。

明心 娘娘,我不能,我不能住在家里。我是自由惯了的人,我是一只旷野的飞鸟,永远在无尽藏的天空中翱翔着;我情愿如象一只寒鸦啄着暮烟,我不情愿被禁固在黄金的宫内,丰衣足食。

太太 自由,自由!讲了自由就不要爹娘,不要妻子,不要女儿!枉读了这么许多年的书!

明心 (自言自语地)读书是叫人自由的。(恢复原来的声音)娘娘,我们现在不必去辩论那个了。我在杭州至少要住一星期,在这时期内我们还有很长的时间,可以商量这个问题。

太太 (语气变成慈祥)只要你肯听娘的话就对了。

〔女仆上。

女 仆 (在侧门旁)太太,芳小姐在找你,少奶奶在落眼泪,你
快去吧!

太 太 唉,这样叫我做娘的怎样办好呢?刘妈,我就来了。

[刘妈下。

(向明心又向兰芳)那末兰小姐在这里和明哥哥坐一下
吧,今天可以不必回去,在我们这里吃便饭好了。

兰 芳 不要,大妈。娘娘要我回去吃饭的,我不久就要去了。

太 太 在这里吃饭,不要客气。(徐徐下)

[稍顿。

明 心 唉!

兰 芳 明哥哥,你觉得怎样?

明 心 我只觉到一种无形的压迫,一种无形的威胁。(走到窗
子前,把后面的窗子打开了两扇,对外面热烈的阳光深深
的抽了几口气)哦,四月的春天呀!(侧向兰芳)兰
妹,我们到外面走走吧。这样的春天却在家里谈这些义
务问题!(坚决地)兰妹,我们去,去到大自然的中间找
求陶醉吧。兰妹,你不是说你在这里还有一星期吗?

兰 芳 是的,明哥哥。

明 心 (兴奋地)好,那末我们总要把一星期过得象一天,但是
想起来象一年一样。你看(指点着西湖)春天的西湖的
酒,已经预备着我们去痛饮了。哦,苏堤上红得象火焰
一般的桃花,那燃烧一切青年人的血的红色的火焰!西
湖,西湖,怎样好听的一个名词!两年来不看见她,心中
发生了怎样的怀念呀!就是在日本的山上,镰仓的海
边,兰妹,那是日本的名胜,凡游日本的人都是要去的,
我还是时时刻刻想起我们的西湖。想起我们的西湖,

我的心怎样跳动着呀？（双眼茫然地现出想象的努力，他的背靠在窗棂上，他的面朝着兰芳。兰芳也茫然地望着他）哦，哦！试想象那在湖面上荡船的一刻！那时夕阳挂在西边山上恋着西湖不肯下去，仿佛吐出万丈温柔的情丝，吻着她似的。我们在这温柔的情丝中间飘荡着，感觉着他们最后的接吻的心的跳跃与心的战栗。夕阳散后，一阵一阵的晚风，那充满了花香的和风，轻拍着我们的头发与脸面。我们那时象睡在情人怀里一样，一切烦恼都忘记了，在心中存留着的只有一种感激的愉快。哦！想起那个！

〔在这谈话的期间，兰芳的面上现出一种活泼的想象的快乐的美。她已经忘记了她自己，她觉得她所浮游着的是美的世界。

兰 芳 哦！……还有呢？

明 心 我还想起保俶塔近旁的那座亭子，在那里望钱塘江如象束发的丝带，望西湖如象一面大镜子。我想西子虽是死了，但是在她的大镜子中间却永远反映着她的美丽，在她的带上却永远放射出她的芬芳。

兰 芳 哦，怎样美丽的想象力呵！

明 心 但是当我想起了那亭子后面的竹林时！那竹林，是的，那竹林，（他空想的眼睛张得更大，象要直探到那记忆的丛林中去似的。兰芳很惊奇的望着他）那竹叶子被风吹颤的竹林，在那里……哟，我的爱人呀！（他说出了这句话，眼睛就闭下来，低着头）

兰 芳 （走到他的身旁，拍着他的肩）明哥哥，你又想起了什么，这样难过？

明 心 没有什么。(说着,他离开了兰芳在室内无目的地走着。

兰芳望着他,面上显出怜惜)

兰 芳 明哥哥,你一定想起了什么了。

明 心 兰妹,(回到原地)我以后将慢慢的告诉你。

〔里面芳子的喊声。

芳子的声音 奶奶,不要去! 奶奶,不要去!

明 心 啊,她们就要来了。现在什么时候?

兰 芳 你没有表?(露出她雪白的手腕看着她的手表)哦,差不多要到十一点钟了。我的娘望我回去,我现在就要走了。

明 心 在这里吃饭不好吗?

兰 芳 不,母亲等着我回去吃饭的。

明 心 那末,我送你回去。

兰 芳 明心哥,这可不必。

明 心 我借此也可以到外面散散心。

兰 芳 那也好。

〔二人从右壁侧门出。太太从左壁侧门上。

太 太 (向四面张望着并且喊着)明儿! 兰小姐! 哦,他又出去了!

第 二 幕

布 景: 灵隐寺前面的凉亭。亭旁满堆假山石。假山石的旁边,环绕着大树。背后高耸着飞来峰。泉水的声音象风吹树梢般的响着。灵隐寺大钟的声音也时时可以听到。凉亭的中央有一只小小的圆桌子,但没有椅子。

许明心与徐兰芳挽臂同上。她右手拿着一束野花，穿着很鲜艳的春天的服装，许明心穿着西装。他的面色已经不象从前那样灰暗了。他们向亭子四周望了一下，就在假山石上坐了下来。

兰 芳 明心哥，这里的乞丐真多，这样美丽的风景被他们破坏了。

明 心 尤其是在春天。因为春天里那些大慈大悲的太太们实在太多。

兰 芳 他们把讨饭差不多当做职业。

明 心 这种可怜的职业！他们靠着大慈大悲的烧香太太们过着他们的生活。而她们以为那样就是解决贫穷问题的办法。唉！

兰 芳 她们的见解不过到这一点。

明 心 可见同情心的深厚也要靠知识的。

兰 芳 是的。（默想着。稍顿）

明 心 譬如我的不幸的遭遇，只有象你这样的人，才能够对我表同情。

兰 芳 但是我的知识不及你。

明 心 兰妹，我请你以后不要和我说客气话了吧。

兰 芳 我没有客气。

明 心 不客气就好了。（稍顿。泉水不绝地响着）

兰 芳 明心哥，你听到泉水的响声吗？这是自然的音乐。

〔明心似乎转入沉思中去了，他没有听到她的话，她只是默默地对他望着。稍顿。〕

明心哥，你在想些甚么？

明 心 我没有想什么？我不过想起了两年前的春天，和今天一样和暖的日子，我曾经和一个女朋友到过这里，我也曾经坐过这块假山石，面对着立在前面的她。她那时穿的衣服，全身都是淡红色，如象一朵蔷薇花，温暖的南风吹在她的身上把她的衣裙拂在我的头发上，我只坐在石上享受着春天给与我的甜蜜。而现在——现在她，那个曾经为我所热爱过的她，已经不知道到哪里去了。

兰 芳 你们这样恋爱过，那末为什么现在连信都不通了？

明 心 恋爱！是的，在我那确是恋爱，但在她，那并不是恋爱。因为后来我发现了她对于我的一点不真实的态度，所以我把她抛弃了。从那一刻起，我和她没有通过信。可是在我的心中却常常浮泛她的情影。我是那样爱过她的，我怎能把她完全忘记了啊！

兰 芳 那末她呢？她当时对你的态度怎样呢？

明 心 或者那是我的不好吧，或者我因为对于真实的要求太认真了吧，因为她自从被我抛弃后，听说还哭了几场，她还写信给我要求我的赦免——也许她确是爱我的吧。但是，我没有给她回信，我决然的抛弃了她，虽说在我心中，觉得异常的不忍。有什么办法呢？一点点自傲的心思，使我硬着心肠做那样残酷的事。唉，如其我当时接受了她的悔过呢！现在我会怎样？我不晓得，我不晓得。（他把两手捧着他的头）

兰 芳 如其你们的爱情不破裂，你也许到不了日本，得不到这许多新的经验。明心哥，塞翁失马安知非福，你何必因了那种失败而伤心呢？

明 心 到不了日本算什么？因为那事失败了，异常的烦闷压在胸头，不能解脱，所以后来才到日本去的。我并不想到那里得到什么东洋留学生的头衔，来夸耀于人，我只想用异国的情趣来替自己排解排解罢了。我自问我两年来，在知识上，在经验上并没有甚么进步。我对人生的态度还是和从前那样，没有变更。（稍顿）是的，有一点经验，那的确可以说是新的了。哈哈，（苦笑）这样新的经验！

兰 芳 你说什么经验？

明 心 就是最近的经验了。我不想居然有这样奇怪的事情，在我自己的身上发生！

兰 芳 明心哥，你快把它告诉我吧。你不是曾说要完全告诉我吗？

明 心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对于女子会那样容易发生恋爱。我常常恨我自己这样容易浪费我的感情，但是没有法子。自从日本回国后，我在上海又爱了一个女子。爱一个女子也就算了，但偏偏有一种要求，要求真实，因为我相信男女的恋爱是两个灵魂的完全和合。

兰 芳 这是不差的。

明 心 但是这种要求，结果把我堕落到失败中去了。并且这一次的失恋，使我向来所抱的幻想完全破灭。我向来以为世界上真正的爱情是超出于一切条件的支配之外的。只要我们相爱了，其余皆可不管。那晓得事情并不这样。那一件偶然的，不幸的，咎非属我的事实竟破坏了我们的恋爱，固然那也许不是真正的恋爱吧。谁晓得！

兰 芳 你说的什么事实呢？

明 心 你不看见我是已婚的男子吗？已婚的男子！不过是这件事，却破坏了我们的恋爱。这种无理的负担，叫我如何摆脱呢？我像被幽禁在笼中的狮子，狂跳着，撞着铁栅子，嘴里吐着血沫，但是我有什么办法呢？我除了睡倒在地上去接受运命的支配之外，我还有什么办法呢？（稍顿。发出悲哀的叹息）

我这一次回来，完全沈没在失望的中间，我只觉得模模糊糊落在云端里似的。我唯一的希望就是灭绝知觉。那一天晚上和几个朋友在上海喝的大醉，也无非……。

兰 芳 明心哥，你也喝酒吗？这是有伤身体的！（起立，走到明心的前面，抚弄着他的头发，表示无限的怜惜）

明 心 但是你知道失望者的身体是用不到宝贵的。失望者唯一的希望就是早死，不能死就自暴自弃，这就是说不能发展生命就须灭绝生命！

兰 芳 可怜的明心哥呵！

明 心 兰妹，爱情是我们青年心里的一点火花，我们靠着它要在世界上摸索的。如其这一点火花熄灭了，那末一切都是黑暗，我们就不能生活下去。

兰 芳 唉，怎样残酷的社会制度呵！我不知道它无形中斫丧了多少有希望的青年。

明 心 我现在已经是完了，兰妹。但是我希望后来者不要蹈我的覆辙，如像你！

兰 芳 （走到亭内把一束花放在桌上）我？

明 心 你不是已经许嫁给了一个你所不愿意的人了吗？

兰 芳 是的。那是我母亲做主的。你知道我的父亲已经没有

了。

明 心 那末你预备怎样？你预备服从你的母亲吗？

兰 芳 我现在不知道。

明 心 兰妹，我劝你现在不要再去自误了。你想你母亲有支配你的权利吗？

兰 芳 我母亲总是待我那样好的，那是她的好意。

明 心 好意！在她们是好意，可惜在我们不是好意。

兰 芳 她们很可怜，她们不晓得时代已经变了，但是我很同情她们。

明 心 同情！兰妹，我希望你不要用一点浅薄的同情心断送了你终身终身的幸福。一个人生在世上有要求自由，要求幸福的权利；这是极神圣极自然的事，并不是由于什么自私自利的念头。兰妹，你不要像我这样把圈套戴在自己的头上没有除下的可能。

兰 芳 明心哥，我很感激你对于我的劝告。我将把你所说的话重新思索一下。

明 心 这是极明白的事，请你不必去思索了。

兰 芳 但是可怜我的孤独的母亲，她只有对于我的希望。

明 心 （走入亭内，立在兰芳的对面）兰妹，你为什么总不肯决然听从我的话呢？你以为我不爱你如像我爱我的妹妹吗？

兰 芳 我很感激你。——唔，怎样闹人的泉水的声音啊！我真不知道我应该怎样。

明 心 兰妹，你现在只要记好我的一句话：你现在还有你的自由权！

兰 芳 明心哥，我将依照你所说的去应用它。如其不能，如其

我缺乏勇气，那末我也一定不会忘记你对于我的好意。我从没有听过一个人对于我说过这些话，这在我是第一次。你，明心哥，你是第一个留心到我将来的幸福的人。

明心 这算什么，这是我应做的事。兰妹，你不要对我客气。如其你将来有用我的地方，我是极愿帮忙的。我的生命现在已经是无用的了，我将为许多无辜的青年，争他们的幸福，抛弃我的生命。

兰芳 明心哥，我对于你只有感激。但是你不要太看轻了自己，太摧残了自己。谁晓得你在偌大的世界上没有一个真心爱你的人呢？

明心 没有，没有！

兰芳 你不要那样说。你说你爱我如像你爱你的妹妹，那末我敢说我爱你如像我的哥哥。这兄妹之爱不也就是真正的爱吗？

明心 (兴奋地)真的吗？真的吗？你爱我如像你的哥哥，那末我在世界上还有我的妹妹爱着我。兰妹，兰妹，你这句话，给了我怎样的安慰呵！（他走向亭栏旁，望着背后的飞来峰。停顿。泉水的响声继续可以听到）
〔亭外的人声。明心听到后突然转身向外面奔去。不久又回来了。〕

我以为他们来了。原来只是-一些不相干的游客。

兰芳 谁？

明心 我的几个朋友。你知道我在找到你之先还约了三个朋友呢？

兰芳 他们叫什么名字，也许我知道他们。

- 明 心 一个是章子固，一个是汪芝泉，这两个是和我从上海同来的朋友。一个是陈文，本地第一师范的学生。
- 兰 芳 这样熟的名字。那个姓章的似乎我在什么地方看见过的。（思索状）哦，我记起来了。他不是著《狂飚运动与中国青年》那本小册子的吗？
- 明 心 是的，是的，正是他。
- 兰 芳 听说他曾经把那篇文章送到上海几个什么代表新思潮的报馆里，它们都不肯替他登载，说他说的太过分了，非达到幸福之路，他因此发愤自己凑了一点钱印了那样的几本小册子。
- 明 心 你赞成那篇文章吗？
- 兰 芳 我完全赞成。我觉得在中国这种虚伪百出，是非不明的社会里，与其和他们讲什么婆婆妈妈的道德不道德，倒不如痛痛快快依照着自己内心的迫切的要求做去的好。
- 明 心 我要求你做的，也正是这个。我很高兴，兰妹，你能说这样爽快的话。你知道道德的根据是一般人的需要，失去了需要，道德不过是一个死的躯壳，它的功用只在阻止一般人的向前向上。
- 兰 芳 是的，现在一般人的所谓道德都是过去的骸骨。要有新道德的建设，非提倡狂飚运动，把一切过去的骸骨打倒不可。
- 明 心 但是现在一般自命为新文化运动的人们，一般自命为对于新道德建设负责任的人，却不是这样，他们不满足于旧道德而提倡他们理想的新道德。他们向着一般抛弃了旧道德圈套的青年说：你们既抛弃了旧道德的

圈套，快快钻到我的新道德圈套里来吧。一般青年觉得他们新道德的可怕，比旧道德更利害，因为后者是他们惯了的，而且因为它是腐败了的东西，有许多地方可以不依它而不发生问题的。因此一般已经出了旧圈套的青年，还是觉得回去的好，没有出来的，也永不再出来了。

兰 芳 这很可以解释现在一般青年的反动。

明 心 这种反动是一种错误，不但是所谓新文化运动家的错误，也是一般青年的错误。我们在上海时的所谓狂飚运动就是想救济这种错误，使一般青年人不但不要顾忌旧道德而且也不要顾忌新道德。我当时那一篇《新中国的妇女》就是本了这种见解做的。但是，那批伪君子与伪道德家说这不是到幸福之路。唉！可恨！

兰 芳 什么叫做幸福，我想他们一点也不知道！

明 心 那批人我都知道。表面上那样道德不道德的，心中却完全不这样想。他们和旧道德家一样是我们的敌人！

兰 芳 我恐怕得到“学者”与“大家”的虚名的都是这批人。

明 心 社会是这样的，你越是欺骗它，它越是把你当做神明般供奉着。这批被它供奉着的偶像，在他们面上身上所表现出的几个大字就是“我是群众的欺骗者”。这些人，哼！（发出轻蔑的微笑）

兰 芳 我想……

〔外面人声。〕

子固的声音 不知道他们有没有来？

芝泉的声音 我想一定已经来了。

〔章子固，汪芝泉与陈文上。大家招呼。〕

明 心 (介绍) 兰妹, 我给你介绍我的几位好朋友——这位是章子固, 这位是汪芝泉, 这位是密斯忒陈文。他们的名字, 我刚才已经和你说过了。(指着兰芳) 这位是我的朋友密斯徐兰芳。(大家略略点头)

子 固 老许, 你为什么向来不提密斯徐?

明 心 她是我从前的同学, 我向来已经忘了, 昨天我才发现的——这是文艺复兴时代的人的发现。(笑)

芝 泉 老许, 你的面色似乎比前几天好的多了。

明 心 真的?

陈 文 春天的西湖, 我想对于你的身体很有补益。

明 心 是的。——但是你们为什么来的这么晚?

子 固 我们是走来的, 并且在路上停留了许多地方: 有时大家在树阴底下坐下来, 乘着凉, 有时弄着泉水玩。我觉得春天的杭州, 到处充满了生命, 到处足以留连我使我乐而忘返。而这里的飞来峰又给了我一种惊异的印象。
〔外面的钟声。

哦, 那灵隐寺的钟声! 这使我想起了明窗净几幽居的生活来。

明 心 幽居的生活! 怎样引动现在的我呀! 我觉得我已经疲乏到差不多要跌倒了。我需要休息! (他无力地斜倚在亭栏上, 兰芳走近他的身边陪着他)

芝 泉 是的, 你需要休息。(略顿)

子 固 (向着兰芳) 密斯徐, 你现在在那里读书?

兰 芳 南京女子大学, 章先生。

芝 泉 有位名叫莫芙纹的女学生, 你知道吗?

兰 芳 她是我在学堂里的唯一的朋友。(向明心) 明哥哥, 你

不知道那位姓莫的吗？她是我们小时的同学。

明 心 你提起她，我还可以记得。

芝 泉 她是我的很好的朋友。从她的信上，从她的言语和行动上，我知道她是一个奋发有为的青年。到最近，那是出于一般人意料之外的，她的态度忽然变了。她变成了一个恶魔派的享乐主义者，一个“万事差不多主义者”了。

兰 芳 可怜的美纹，这不能怪她，她的家庭与社会的压迫使她不能不走这条路。原来她的心上已经蒙盖了一层灰暗色的帐幕了。

明 心 唉，唉，可怜现代的青年！（愤激状）啊，天上如其真有上帝，那末上帝呵，快给我以力量，让我去拯救这一般青年吧！（望着自己一双枯瘠的手）可惜我只有这样一双柔弱的文人之手！（兰芳握着它们）兰妹，你看我能做什么事吗？

兰 芳 你能，你能，你能运动你的笔锋，去扫除人间的秽垢。

明 心 我能运用我的一支笔去拯救一般青年吗？不能，不能！那是一种空洞的幻想罢了。

兰 芳 譬如你那一篇《新中国的妇女》不是引起了无数青年人的勇气与旧社会旧道德作战吗？

明 心 但是他们因为力量的微薄，反抗运动，总归失败；失败后，他们还是回复到旧圈套内，苟延残喘，而他们的心因此却变成灰暗的与绝望的了。而我立在旁边没有帮助他们的力量，我只在他们的身上刻了不可消灭的伤痕。（略顿）

陈 文 但是也有许多青年，他们的奋斗是成功的。许先生，你

决不能因了一部分的失败，就抹杀全体。

兰 芳 艺术家的职务，以我看来，不过在鼓舞着生命，使一般人向生的方面走去罢了，至于他们如何走法，那不是艺术家的事，那是社会运动者的事。

〔大家都静默。泉水的响声继续着，灵隐寺的钟声又响了。〕

哦，你们听那灵隐寺的钟声呵！

明 心 艺术家！我怎么会是一个艺术家？老章却是一个艺术家，他除了那篇你所知道的《狂飙运动与中国青年》外，还写了许多生动的小说呢！

兰 芳 （抚弄着他的手）固然我佩服章先生的文章，但是我也佩服你的文章！

子 固 怎么？密斯徐也看到我那本小册子吗？

明 心 是的，她还十分佩服你呢！

兰 芳 我恐怕佩服你那篇文章的，不止我一个人。那是说出我们一般青年心中所要说而未说，而不敢说的文字。

陈 文 就是我们第一师范里也有不少人赞许的。

芝 泉 这是当然的。我们这运动的最大障碍物就是现在那批把持舆论而又自命为新文化运动家的报章杂志派。只要我们不丧气，只要我们知道我们的潜势力，只要我们能把这些潜势力联合起来，我们的狂飙运动就可象洪水一般泛滥出去。

明 心 我们需要有一个暴风雨的时期！（灵隐寺的钟声）但是我又怎样想到休息呀！兰妹，兰妹，我现在到底应该怎样？快告诉我！

兰 芳 我们要求那暴风雨的时期，明心哥！

子 固 暴风雨的时期在死气沉沉的中国是怎样美丽呵！

明 心 是的，是的，（露出空想的眼神）我要求美丽的东西！
〔略顿。〕

陈 文 我想我们就在杭州开始这种运动。

子 固 发起这种运动，我们最好有少量的钱；因为那样我们就可以出版一种周刊，专门从事鼓吹。

芝 泉 但是我们大家都没有！

陈 文 那末到各学校里去演讲就是了。

子 固 这是不成问题的。

陈 文 把杭州最初轰动起来，不也很好吗？

子 固 我想这样。
〔静默片刻。潺潺的水声。〕

芝 泉 是的，我们要先把杭州城轰动起来！

子 固 但是我们还是要想花一点钱，出版一种周刊，把他散布到全国去。

芝 泉 杭州一处轰动了，其他各地也会响应的。

陈 文 学生运动与反基督教运动都是这样起来的。

明 心 能够这样当然最妙，因为我们这种运动的目的，是在联合无数青年与旧社会作战。

兰 芳 但是我们不能空着口讲，我们还须得自己实行去，空讲不容易发生效力，因为即使你讲得不差，他们能够觉到的也不过是理论的不差，至于讲到实行，那差不多又是一件事。

陈 文 那样或者反不容易轰动杭州。

兰 芳 陈先生，这倒不然，只要我们的行动，在他们看来很是奇特，出乎他们只有这样是对的人的脑筋以外，他们就

会替我们叫喊起来，就会轰动起来，比了讲演的效力要大的多。

明 心 (对兰芳露出微笑)兰妹，你也读过社会心理学吗？

兰 芳 不，我没有读过。

子 固 我以为密斯徐的见解很不差。我想我们去多找几个朋友到这里来，当真实行狂飙运动，不是很有趣吗？

明 心 是的。——老章，你去把你的恋人和她的朋友接来。老汪也去把你认识的朋友招来。再请密斯或陈去找第一师范的同志。

芝 泉 我们明天就回上海去。

子 固 (向兰芳)密斯徐自然可以加入？

明 心 自然的。(侧向兰芳)兰妹，当然你可以的？

兰 芳 并且我还可以找到一两个同学。

子 固 那更好。

[静默片刻。泉水的声音不绝地响着。太阳光渐渐从飞来峰的那面沉落下去了。亭子背面的影子一点一点暗淡下去。

芝 泉 时候已经不早了。

兰 芳 (看着手表)也不过四点钟。

芝 泉 (找着假山石上的坐位)大家坐下吧。我很疲乏。(坐下。子固，陈文也各各就了座。明心与兰芳还是立在亭子上，他们的背后衬着飞来峰的阴影)

你们几时来的？

明 心 在你们前不多久。我和兰妹原来很想在路上停留几时的，因为我们一路谈着唱着很是快乐；但是想到你们或

许在等我们，所以急急的奔了来。那晓你们一个人也没有到！

子 固 你们在路上还唱歌吗？

明 心 是的。

芝 泉 唱什么歌？

明 心 兰妹会唱，我不过附和附和罢了。

子 固 密斯徐会唱歌吗？好，我们现在正需要这个。

芝 泉 在这样美丽的春天，我们所需要的是歌与舞。歌是艺术家用自己的喉咙唱的，舞是艺术家用自己的身体舞的，所以我觉得它们实在是一切艺术中最艺术的。来，密斯徐，让我们听一支美丽的歌吧。

兰 芳 当然可以，但是可惜我今天没有带 Violin。

明 心 兰妹，你还会拉 Violin 吗？

兰 芳 是的，不过拉不好。

明 心 我欢喜听音乐，而乐器中尤其使我欢喜的还是 Violin，因为它能用最美丽的音调表示我们最美丽与最幽远的思想与情感。

陈 文 什么是怀娥灵？我还没有看见过。

芝 泉 就是外国人常常拉的四弦琴。中国人会拉的还不多。

陈 文 就是所谓外国胡琴吗？

芝 泉 是的。

陈 文 那个，我也知道。

明 心 老章，你还记得在日本镰仓海边上的那一晚吗？

子 固 自然记得。

兰 芳 什么？

明 心 那一天我们游泳完毕后，晚上因为月色正好，所以大家到海上踏着满滩的月光休息着。正当我们望着江之岛兀自出神时，忽然听到 Violin 如怨如慕，如泣如诉的声音——我们两人，不，还有老王，一共三人，听到了都发生了无限生死之慨。现在想起来，还象昨日的事呢！哦，象梦一般的人生呵！

子 固 那一晚我是不会忘记的。我们后来不是发现了那里拉 Violin 的是一个日本女子吗？我们还问她，她的 Violin 为什么拉的这样悲哀，她说：这是因为说不出的悲哀，弥漫在她的心上，所以她想借着 Violin 来发泄罢了。

兰 芳 说不出的悲哀！世界上最深刻的悲哀恐怕就是所谓说不出的悲哀吧！

芝 泉 老章不要背过去的历史了。还是请密斯徐唱歌吧。

明 心 过去的历史不值得回想吗？不，不，当我们在人生的战场中奋斗疲乏之后，当我们在道旁坐下来休息的时候，我们所有的思想，恐怕不过就是那些幽凉的记忆吧。那是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灵魂上所刻下的印子，所留下的痕迹；是我们的灵魂的遗产，当我们不作工的时候，我们要依之而生活的。

兰 芳 是的，是的。明哥哥说的不差。（露出一种赞许的喜悦）

芝 泉 我并不反对你背过去的历史，如其在别的时候，不过在这样美丽的醉人的春天，我们应该享受它，我们应该用力来收集我们的感官所得到的印象，做我们灵魂的遗产。密斯徐，快快唱吧。我怎样要求着你的歌呀！

〔兰芳望着明心。〕

明 心 那末兰妹，你就唱吧！

兰 芳 好。

〔她面上露出悲哀之色，然后提起嗓子，唱着雪莱①的
《哀歌》A Lament

I.

“O World! O Life! O Time!
On whose last steps I climb,
Trembling at that where I had stood
before;
When will return the glory of your prime?
No more——Oh, never more!”

II.

“Out of the day and night
A joy has taken flight;
Fresh spring, and summer, and winter hoar,
Move my faint heart with grief, but with
delight
No more——Oh, never more!”②

〔唱毕后，大众拍手。静默了一刻。

明 心 这是雪莱的《哀歌》！唱的好。

子 同 唱的真好！

兰 芳 不要见笑。

芝 泉 这是真的。当密斯徐唱时，我差不多完全被她的歌声
与歌意所吸引去了。我只觉到一种悲伤的空气，在我

们的四周充满了。

明 心 这是他悲叹过去欢乐的不可再而作。他还有一首诗叫做《流转》(Mutability)^③，也是这个意思。他说人生不论是快乐是悲哀，但是除了流转以外，没有一样东西能够永久存在的。

子 固 虽是这样，他的诗已经存在在世界上了。

明 心 我非常爱雪莱的诗，它的精致，它的优美在英国诗坛上真是独一无二的。可惜他在二十二岁就死了。

芝 泉 我看雪莱早死，正是他的幸福。人生不过是一首诗，或者一出戏曲，写到最甜蜜最美丽的地方，或是演到最激昂最悲壮的地方就应该停笔，就应该闭幕了。雪莱写了他的《云雀歌》就可以死了。拜伦^④写了他的《唐香》^⑤也就可以死了。

明 心 替雪莱本身当然可以这样说，但是我们却不是这样希望他。

芝 泉 他早死，他在我们心中的印象永远是年青的美丽的雪莱。

陈 文 (插入)你们的谈话，使我很感兴趣。

子 固 我们不过闲谈谈罢了。

〔兰芳望着亭外的假山石与大树，默然如有所思。天气渐渐黑暗下来，但是他们没有觉得。〕

芝 泉 密斯徐，你在想些什么？

兰 芳 没有什么。不过我觉得一个人的美丽不一定在于年青；年纪一点一点老，知识经验一点一点丰富，他的灵魂也变成更加美丽了。美丽的灵魂不更胜于美丽的肉体吗？

子 固 密斯徐的话不差。——至于我欢喜雪莱的地方是在他敢于反抗英国那样守旧的，顽固的社会，以至于不容于祖国，逃到意大利，终至葬身地中海中的他的一生。他的外貌娟好如女子，而他的反叛的精神却不是一般昂然的伟丈夫所能望其万一。——这样又使我连带想起拜伦了。哦，英国反叛文学的先驱者，世界革命精神的提倡者呀！

兰 芳 我提议我们现在同唱拜伦的《去国歌》(Farewell)⑥。

子 固 好极了。

[大众拍手赞成。]

陈 文 我不会唱。

芝 泉 那末你听着吧。

Fare thee well! and if for ever,
Still for ever! fare thee well;
Even though unforgiving, never
'gainst thee shall my heart rebel.

Would that breast were bared before thee
Where thy head so oft hath lain
While that placid sleep come over thee
Which thou ne'er canst know again:

Would that breast, by thee glanced over,
Every inmost thought could show!
Then thou would'st at last discover
'Twas not well to spurn it so,⑦

〔大家唱到这里就停顿了。静默片刻。〕

明 心 拜伦那样不容于祖国，但是他还是那样爱护它，可见一个人的感情有时实在无法自解的。（独自唱）

Yet, oh yet, thyself deceive not;
Love may sink by slow decay,
But by sudden wrench, believe not
Heart can thus be torn away.③

〔大众默然。〕

唉，雪莱、拜伦都因不容于祖国，流放至于希腊、罗马，一葬于地中海，一死于寒热病，所谓天才的命运，我们也可以想见了。

兰 芳 天才未有不为社会所排斥，等到社会知道他，把他从过去的死人堆中掘出来时，他已经死了几百年了。

陈 文 可怜的天才！

子 固 他们的伟大，也正是在此。

明 心 唉，唉，愚蠢的天才，怎样愚蠢呵！（嘴唇角上微微露出苦笑）

兰 芳 在某一方面说来天才都是愚蠢的，因为他对于自己悲哀的命运不但不可怜，反替社会上的一般人可怜，虽是社会上的人不但不可怜他反而要恨他以至于驱逐他。

芝 泉 天才的特点是在于他的“不得不”，他一切可歌可泣的行动都是由于“不得不”的冲动。他看到社会的黑暗方面，看到一般人的愚蠢，看到被压迫者的痛苦，在他的心中深深起了一种不能解脱的同情心与怜悯心，于是发出一种不能自己的冲动，以至牺牲自己的生命，亦所不惜。而社会上的人却以叛徒目之，要驱逐他，要虐杀

他，要把他钉到十字架上。

明 心 唉，唉，愚蠢的天才，怎样愚蠢呵！——但是这种愚蠢又怎样美丽呵！我爱那种愚蠢，那是和社会上一般人的愚蠢不同的。

子 固 社会因为看见天才的行动出于他们道德与习惯范围之外，所以就骂他为疯子，为叛徒，为过激派而不知他的心是怎样的仁慈呵！

陈 文 雪莱不是被人家骂过为“疯子雪莱”吗？

明 心 是的，一个疯子！

子 固 世界上自古至今最大的疯子，我看莫过于耶稣了。他被犹太人钉在十字架上正因为他的疯。

芝 泉 天才，愚蠢，疯子：这三个名词的共同的意義就是不识时务，不知进退，太依照自己的良心，太不顾自己的利害。

明 心 识时务者为俊杰！

芝 泉 在我看来现在中国社会上，却充斥了这种俊杰。如其他们知道一句话可以触犯某一个人，他们就不说那一句话；如其一件事与自己的利害有损，他们就不去做那件事。有名的地方，有利的地方他们都争着来，如像逐臭的苍蝇。

明 心 但是我们情愿做愚人，做疯子，不情愿做那种俊杰。不论怎样，我们的狂飙运动是要做定的。个人的生活算什么。为了这一点救济他人的热忱，为了对于光明的爱好而失掉自己的名誉，自己的地位，以至于自己的生命算什么？生命原来没有价值的……

兰 芳 如其它有价值，那末就在这种努力的行动中。明哥哥，

你以为对吗？

明 心 兰妹，你怎么了解我呀！（拉着她的手）

去吧，去吧，我的朋友们！在我们的周围现在一切都是死灭，但是我们要生，要向着光明走去！

大 众 我们要生，要向着光明走去！

〔又静默。各人很悲愤地思索着，眼睛都望着无尽的空际。泉水的响声还是继续着。明心只是抚弄着兰芳的手。外面更黑暗了。〕

〔灵隐寺的钟声。〕

明 心 哦，那样的钟声！我不知道我现在为什么异常的讨厌它。它是叫一般人去静寂的，叫一般人向死的路上走去的。我讨厌它，我讨厌它！

〔灵隐寺的钟声继续地响。〕

哦，怎样令人讨厌的钟声呀！

兰 芳 这样的钟声，怎样令人想到清静无为的生活呵！清静无为的生活在某种程度内，是为人们所必要的；但是我们过惯清静生活的人，过惯怠惰生活的人，却用不到这种生活来救济。

子 固 密斯徐说的不差。

明 心 我们不要，我们不要，我们绝对的不要。我们要火焰，我们要暴风雨，我们要澎湃的海浪潮！

陈 文 当然我们只要生命！

兰 芳 只有在与旧社会旧制度冲突的中间，只有在反叛的行为中间——总之一句，只有在革命的中间，我们才感到生之快乐，与生之欢喜——我们才有生命。

明 心 革命！怎样一个好听的名词！怎样使我的热血沸腾

着呵!

子 固 革命,是的,我们要革命!

〔略顿。泉水与钟声继续响着。天气似乎忽然变了。太阳光已经完全被乌云所遮盖。一阵风起处,亭旁的大树叶子簌簌的响,亭内亭外的人都觉到一种颤抖。〕

陈 文 怎么,天气忽然变成这样冷了?

明 心 哈哈,大风雨就要来了吗?

〔几点大雨点落了下来。〕

真的,真的,(他拉着兰芳走出亭外,仰头望着天空。兰芳因怕冷,很接近明心的身边)

真的,真的!你们看那边不是有一堆乌云如野马般奔着来吗?

〔大众起立,仰首望着天上。〕

大 众 是的,是的……。

〔一阵一阵的冷风吹来,掀动着各人的衣服。兰芳的头发吹拂在明心的面上,她虽是竭力用两手理着,但是没有用。明心面上露出微笑与喜悦。〕

明 心 哈,我欢喜这个!(他迎着大风,深深的呼吸着)哈,我欢喜这个!

〔台上很阴暗。外面车马凌乱的声音可以听到。〕

来,来,来!我的兰妹,我的朋友们!让我们去,去到暴风雨的中间!

大 众 好,我们去吧!我们去吧!

〔大众在阴暗的,激变的空气中一个一个下去了。〕

明心的声音 兰妹,你看那边逃避着暴风的男男女女!什么?他们怕吗?哈哈!

〔他的笑声消灭后，幕徐徐下。〕

第三幕

布景：明心的书房。背壁与左壁都是书架，一扇侧门在左壁里开着。架上中西书籍都有。右面有一排窗子。从窗子上可以望见一个小小的庭园，里面种着许多蔷薇花与杨柳。写字台就侧置在窗前。台上满放着凌乱的书籍与野花。四壁都挂着社会运动家与文学家的肖像。室内许多椅子横七竖八地放着。地上满铺着橘皮与瓜子壳，太太正命令女仆扫着。

时间：距第二幕约有十天。

太太 明儿自从回来后，天天不管正事，带着那些不男不女的男女学生出去玩，真使我们做大人的担心。（叹息）

女仆 太太，那几个女学生的面皮为什么那样老，同着男子走出走进一点也不脸红。

太太 时势真变了。像我们从前小的时候，除了自己的父亲和兄弟外，看见了表兄表弟都要避开；有时偶然碰到了，也脸红的了不得，觉得不好怎样似的。

女仆 怎么不是。要那样庄重，那样不乱讲乱笑，才是大家小姐的样子。像那几位小姐，一点小姐的气味也没有，和男子说话也是大笑大闹的。

太太 听说他们还晚上出去，整夜不回哩！

女仆 少爷前两晚也没有回来。

太太 他天天回来那么晚，我们又睡得早，所以不晓得他晚上

到底有没有回来。

女 仆 他真的没有回来。

太 太 这太不成话了！难道少奶奶许他出去吗？

女 仆 太太，现在不比从前了，少爷不像老爷那样听从太太的说话。

太 太 时势真变了。

女 仆 近来少爷就是晚上回来也不到少奶奶房里去。少奶奶有时等到半夜，气得什么似的。

太 太 我看少爷的性情完全变了。他从前小的时候，完全不是这样，我们说的话，他没有不听的。那时他的相貌又好看，举动又斯文，读书又聪明，我们乡里的人没有一个不称赞他，说他将来一定会中状元的。但是他现在完全变了。

女 仆 是的，少爷从来不是这样的。

太 太 这大概是到那些洋学堂里去读书读坏的。

女 仆 我看是少爷今年走的运不好。

太 太 算命先生说他的命是再好不过的。

女 仆 ——你们祖宗坟地的风水，叫什么人看的？我想好好一位少爷，忽然变成这样，一定风水不好。——是的，一定是风水不好，不然那里会这样。

太 太 我们安葬我们父母的坟地，是请我们乡里有名的风水先生王百巧看的。他说我们那块地是最好不过的了。

女 仆 王百巧先生！他是不会看错的。

太 太 所以我想这不是风水的缘故。

女 仆 或者你们祖上做过什么不十分好的事。不然像老爷太太这样和气的人，不会受这种报应！

太太 我们的父母，都是安分守己的，我想他们不会做什么恶事。至于我的祖父以上的人做过什么恶事没有，我可不知道。

女仆 那末一定你的祖父以上的人做了什么恶事了。听说天老爷的报应常常是隔了几代的。

太太 这或者是天命，但是我们向来敬事天老爷的，他怎么会把我们的儿子变坏呢！

女仆 恐怕你们还有不周到的地方。

太太 这个，我们可知道了。

〔王秀贞满面愁容，红着眼睛慢慢的走上。〕

秀贞 娘娘，你好。

太太 少奶奶，我看你的面色很不好，有什么病吗？

秀贞 没有什么病。

女仆 少奶奶这几天睡的太晚，并且忧愁太过。

太太 可怜！但是你宽心些吧！

秀贞 娘娘，我没有什麼，不过我这样的下去是不能忍耐的。
(眼中流泪)娘娘，我现在抛不掉的就是芳子，其余我没有什麼了。

太太 少奶奶，你不要这样！我们一定要竭力想法，使他回心过来。他现在大概受了什麼迷，忘记他自己了。

女仆 少奶奶不要气。少爷大概一时受了迷，——不久会回心转来的。像少奶奶这样好看这样和善的人，天老爷一定会保佑你。少奶奶，你宽心些吧，不要气坏了身子，自己吃亏！

太太 是的，刘妈说的不错。

秀贞 (似乎宽心了一点)他现在又到那里去了？

女 仆 刚才有一群男学生和女学生来找他，闹了一顿，一同出去了。你看他们把地上桌上弄的这样乱七八糟。

秀 贞 徐家妹妹也在里面吗？

女 仆 自然，她似乎是内中重要人物。

太 太 年纪这样大的女孩子并且不久要出嫁，还是这样小孩子似的一点也不怕羞。读了这许多年的书，反没有廉耻了。我不赞成女孩子读书，就是为此。

秀 贞 读书都是不好的，他也是读书读坏的。

太 太 所以我们以后不要送芳子读书了。

女 仆 但是读书发财的也很多。王家大儿子王之刚，自从美国回来后，不是赚了那么许多钱？我看少爷的变坏，还是因为一时着了迷。

秀 贞 （不注意女仆的话）我向来以为徐家妹妹是好人，现在看来，她竟是一个不知廉耻的女滑头，不知道她的父母怎样教训她来的？

太 太 她的母亲因为只有一个女儿所以把她看得像宝贝一般，一切都听从她。她的能够到东到西读书，也是她自己的主意。

秀 贞 难道徐家大妈现在看她这样跟着男人跑，也不管吗？女孩儿家第一名誉要紧，像她这样，和下流妇人有什么分别？

太 太 她的名声向来不大好。

秀 贞 不晓得她的婆家怎么不讲话的？

太 太 她的婆家我很知道，就是我妹妹婆家的同族。前天我看见我的妹妹我就把这事向她提起，她当时气得什么似的，她说她回去一定要告诉徐家的亲家，让他们出来

干涉。

女 仆 徐家小姐的丈夫，我也看见过，现在在上海一个中学堂里读书，那孩子恐怕太和气管不住他的老婆。

秀 贞 现在他和她两个人跑出跑进都在一起，似乎我的丈夫就是她的样子。——如果人家问我时，叫我如何回答？
(气塞)

太 太 我们一定要想一个好法子。

秀 贞 她曾经对我说她们学校里放三个星期的春假，但是现在差不多有一个月了，她还不想去！

太 太 可见她的读书究竟还是装个名的。

秀 贞 大概这几天她也玩昏了，所以读书都想不到。

太 太 她一定昏了。

秀 贞 (使着劲说)是的，下一次她到这里来，我一定要质问她：他到底是我的还是她的！在这种地方我们只能抓破面皮说，客气是没有用的！

太 太 我们想叫明儿的父亲去问问徐家大妈，她到底还管不管她的女儿。

女 仆 我想这样办很好：一面请徐家小姐的婆家出头，一面到徐家太太那边去问，一面再当面和徐家小姐说。

(许国卿手里拿着水烟筒，面上也堆满了愁容，走上。)

太 太 好，明儿的爸爸来了。

女 仆 老爷来了。

秀 贞 爸爸。

国 卿 (向她们点了一点头，抽着水烟筒慢慢地说)你们在说什么？

太 太 关于明儿的事。

国 卿 唉！我们祖上不知道做了什么坏事，养到这样一个不肖的儿子！你们晓得外边说他的话吗？

太 太 没有——我们不出去的人，怎么会知道外边人的话？

秀 贞 爸爸，外边人说些什么话？

〔国卿摇头。〕

太 太 就是我们不出去，我们也猜想得到的。

国 卿 你们也猜想得到？

太 太 自然。

秀 贞 爸爸，外边人说些什么话？

国 卿 唉！不要说起——我们现在不论到那里——茶馆，酒馆，新世界，或是湖滨公园，大多数的人谈着的笑柄就是关于明儿与他的朋友们近来所做的事，那样荒谬绝伦的事！认识我的人看见了我，都好奇地对我望着，并且有许多人还带着讥刺的笑容问我这种奇事到底确不确的！

秀 贞 外边人说他们做的什么事？

国 卿 他们说，他们不分男女，到处乱跑乱唱——最荒谬的，就是他们晚上男女混杂着住宿。听说有时他们还到深山中去过夜，不晓得他们到那样冷僻的地方去干什么？

秀 贞 （毒恨着）哦，有这样的奇事！

国 卿 外面人最注意的就是明儿和兰芳，因为他们俩都是本地人。他们说起这件事把他们两人的名字连串着说，有时还把我的名字拉进去，因为我是明心的爸爸。——我们的名字现在已经成了众人的笑柄了！

太 太 或者这是谣言。

秀 贞 娘娘，这是千真万确的！

国 卿 家庭的耻辱！（放下他的水烟筒，顿着脚）这种不肖之子！

秀 贞 （面上现出凶恶而又绝望的神气，似乎一只被困着的老虎）这样叫我还有什么颜面生活在世界上！我一定要找徐家大妈去向她理论！事情到这样，面子不面子也管不得了！（向外面走）

国 卿 不要去，我已经去过了。（向太太）把她拉回来！

太 太 （拉住秀贞）少奶奶你不要性急，爸爸已经去过了。

秀 贞 你们不晓得我心里的难过！（哭泣）

太 太 那一个不难过，难道我们做爷娘的不难过吗？

女 仆 连我也难过。（垃圾收拾已毕，持扫帚而出）

太 太 你找到了徐家大妈，她怎样说？

国 卿 我把外边的谣言都告诉了她，她气得话都说不出来。她说她以后无论如何一定要设法，不使她的女儿出来。

秀 贞 没有看见兰芳吗？

国 卿 没有。她自然又和他们出去了。

秀 贞 天下那里有这样疯癫的女子。但是我要找她去。

太 太 你到那里去找？

国 卿 他们要到这里来。等他们回来后，我们再训戒他，如果他不服从，我就是把他关到监狱里去，也在所不惜！

〔女仆上。〕

女 仆 少奶奶，芳小姐在外面找你。

秀 贞 我丢不掉的就是这孩子！——娘娘，他们来了，就告诉我！（出）

太 太 自然的。（看着秀贞出）她碰到这样的丈夫，也太可怜了。

国 卿 我觉得这件事弄的真糟！早晓得这样，我们应该竭力设法防止的。

太 太 你自己说你没有法子管他。

国 卿 我不想他会这样，这真是家门的大不幸！

太 太 真是大不幸！

〔女仆上。

女 仆 太太奶奶，李先生在客厅里找你们说话。

国 卿 我们就来了。

〔女仆出。

太 太 他来不是关于那笔钱的事吗？在全家这样纷乱的时候，又有这种事出来，真是要命的。

国 卿 唉！

〔国卿与太太下。室内空了片刻。

〔明心和兰芳手里捧着许多野花上。一进门他们就倒在椅上，显出异常疲劳的样子。

兰 芳 明心哥，我们今天比昨天玩的更痛快。

明 心 只有这样玩，才觉过的日子不是冤枉过的。

兰 芳 张家妹妹那样怕狗，妙极了。

明 心 但是那个村落里的狗实在太讨厌了。

兰 芳 村上人听得狗咬都跑出来看，不晓得他们交头接耳的说些什么？

明 心 管它做甚！

兰 芳 我知道我们的行动，不但为乡下人所惊奇，就是杭州人也惊奇了。你看见我们在街上走过时，他们都不是指点着我们讥笑地说着吗？

明 心 管它做甚！我知道他们在说些什么，但是我们为什么

要顾到它呢？

兰 芳 他们以为我们是从另一个世界来的。

明 心 我们是从另一个世界来的！

〔略顿。〕

兰 芳 明心哥，日子过的真快，今天已经是四月十日了。

明 心 我已经忘记了日子。

兰 芳 娘娘昨天问我学堂里开学了一星期，为什么还不去，所以我才想到了日子。

明 心 你当时怎样回答？

兰 芳 我说我就要去了。

明 心 （提起精神）兰妹，你真打算去吗？

兰 芳 我不能不去。

明 心 兰妹，我们这样在一起，同说同笑，同做一件为一般人所不敢做的事业不是很好吗？到学堂里做什么？读书？那末宇宙全体，社会全体就是一本大书，一本念不完的活书，我们何必要钻到死书堆里去呢？不要去！兰妹，不要去！

兰 芳 我恐怕你的家庭也不准你常常这样！

明 心 我不管。他们将把我怎样？他们不能用三纲五伦来束缚我的思想，他们更不能用家庭的遗产来引诱我或是断绝经济关系来恐吓我。我怕什么？我们有了一个健全的身体那里找不到饭吃？我怕什么？我现在回到家里来也不过为了一点亲子之情，并不是为了别的东西。

兰 芳 当然我也是不想回到学校里去的。——这样好的同伴，谁愿意舍了去！

明 心 哦，兰妹呵！（从椅上起立至兰芳前，拉着她的手）我也

决不肯放你去的。

兰 芳 但是明心哥，（她起立靠着他的身）如其我的母亲一定要我去的时候，我有什么法子推托呢？

明 心 你总是母亲不母亲的。兰妹！（抱着她的腰，语气和顺而又带着责备与劝告）世界上的人谁没有母亲的！如其每一个人都要服从他的母亲，那末世界上一切反叛的运动让谁去干！

兰 芳 （语气显出异常的温柔与顺从）明哥，我知道那个——但是能不违背我母亲的地方，我总不想违背她，虽是自己牺牲一点自己的幸福也愿意。

明 心 总不想违背你的母亲！（放了她的手，在室内走着。兰芳跟着他。他们立定在写字台的前面）

兰 芳 （接近他）明心哥，我敢违背旧社会上的一切道德和习惯，但是我不能违背我的母亲。你知道我母亲自从我父亲死后只有我是她的伴侣；如其我现在再违背她，那末她真是世界上最孤独的人了。明心哥，我相信你，我佩服你，我感激你；但是我不能违背我的母亲！（推着他的肩）

明 心 不能违背你的母亲！这就是说你不肯违背旧社会上的道德和习惯——更适当些说来，你不能从你的心田中连根带叶拔出旧社会几千年来所培养成的毒草。不能违背你的母亲！母亲，那旧社会遗毒的结晶体，我们不反抗她们，没有自由可言！我们的灵魂与肉体永远不是我们自己的！（他的双眼现出猛烈的光明。望着窗外）

兰 芳 （安慰着他）你要知道母女间情感的牵制。

明 心 (仍愤激着)情感的牵制! 世界上一切罪恶都是由于不能斩断这种浅薄的感情而来的。明明他们和我们间在根本上已经发生了冲突,但是因了“面子”,因了其他种种“关系”,还是互相敷衍着,结果弄得虚伪百出。我们提倡狂飚运动就是要打破这种面子与关系,换句话说就是要斩断这种情感的牵制。我们不斩断它,我们的胜利是没有希望的,所谓光明与自由是没有实现的可能的。

兰 芳 我爱光明,我爱自由,但是我尊重我对于我母亲的情感。——况且你也不是说过,你的重返杭州不是为了一点亲子之情吗?

明 心 是的,我是那样说过的,但是依我日来的经验,我绝对不能取那样姑息的手段,那样小儿女的态度。兰妹,我已经决定了。我不能为了一点亲子的感情牺牲我的理想,我的事业。

兰 芳 (她把右手放在明心的左肩上,她的头靠在他的右肩上)明心哥,你的话是怎样的明白透澈呵!但是我在这一方面没有你那样勇敢。

明 心 (很和善地脱掉她的爱抚)这样,你就是说假如你母亲一定要把你嫁出去时,你是预备服从的了。这样,这样,哟,哟,我不愿去想那个!(他苦笑着,愤激着但又怜惜着)哟!哟!我怎能去想那个呢?(倒在桌旁的椅上,低着头,面色转青)

兰 芳 明哥哥,你不要这样!难道你还不了解我吗?难道你还不了解我的心吗?我为了你什么东西都可牺牲,但是你不能那样逼我太甚。(退到左边一把椅子上坐下,

低着头显出异常的悲伤)

明 心 (仰起他的头,声音变成和平了)你说什么?我逼你太甚?为什么?为什么?我为什么逼你?那是你的自由!

兰 芳 (略抬起头)明哥哥,你不要这样!(眼眶微红)你这样不是使我更加难过吗?(略顿)你不是曾经说我是你的生命,我也不是曾经说你是我的生命吗?而你现在这样!这叫我怎么办呢?(眼泪盈眶)明哥哥,你到底要我怎样呢?我已经是你的,因为我已经不能使我不为你的了,你要我怎样,我就怎样。但是要那样伤我母亲的心,我不晓得……

〔明心从椅上起立,走到她的身边,用自己的手帕替她拭着泪并且抚慰着她。他的心已经软了。他便拉一把椅子,靠近她坐着。他没有话可说,他只觉到对于她的说不出的怜惜与热爱。

〔静默。女仆东张西望地上。见明心与兰芳即退出。

明 心 兰妹,你不要哭了。(抚弄着她的头发)……我的兰妹,我了解你了,我了解你了。(他的声音很轻)

〔静默。

〔国卿,太太,秀贞急急忙忙地上。见二人如此,各显怒容。但是他们俩没有看到他们。

国 卿 (大声)明心!

〔明心闻声即起立,兰芳面上现出无意识的笑容迎着他们。

兰 芳 大伯,大妈,嫂嫂,你们都好。

〔三人不理她。

兰 芳 哟,明心哥!(退缩到明心身旁)

明 心 (面上现出勇武与憎恶面对着三人)不要怕,兰妹!

国 卿 明心,你们两人在这里做什么?

明 心 你们已经看见,我们两人是坐在一起。

秀 贞 哼!两人坐在一起!

明 心 怎么?我们两人不能坐在一起吗?

国 卿 自然可以!(愤怒着)那末,你没有听到外面的谣言吗?

明 心 什么谣言?外边没有一天没有谣言的!我那里有许多功夫去管到“谣言”!

国 卿 (更怒)你没有功夫?你的功夫到那里去了?
〔明心不答。
(国卿更用力着说)那是关于你们的谣言,尤其是关于你的名誉的谣言!

明 心 关于我的谣言?关于我的名誉的谣言?和我有什么关系?我不情愿去管到它!

太 太 明儿,你怎么这样昏迷!

国 卿 关于你的名誉,也是关于我的名誉,也是关于我们全家的名誉!

明 心 什么名誉不名誉!我没有名誉!

国 卿 (威胁)那末我的名誉,我的全家的名誉!不肖的东西,不顾你爸爸的名誉吗?

明 心 爸爸,那末我做了什么不名誉的事呢?

太 太 明儿,那就是关于你和你朋友们的事。

国 卿 你还假装不知道吗?

明 心 我?和我的朋友?我们做了什么坏事?我们没有欺诈他人,没有敲剥人家的钱财,也没有舐军阀的痔,吮官

僚的痴。我们做了什么？

太太 外面的人说你们不分男女，到处乱跑，晚上还男女混杂着住宿。

兰芳 我们没有这样，大妈，请你们不要听信谣言吧。

秀贞 （望着兰芳，发出一种复仇的，嫉妒的，凄厉的声音）哼！不要脸面的小姐！我们不是瞎子！

明心 （发出一种异常的愤怒向着秀贞）谁是不不要脸面的？她是你的什么，你敢骂她？

秀贞 （咬紧着牙关）不要脸面的妇人，众人应该骂的！

明心 （走近她，显出为兰芳雪耻的不肯屈服的勇气）谁是不不要脸面的妇人？

秀贞 （哭叫）爸爸，娘娘，他要打我！

太太 （抚慰着秀贞）他不敢。他要打你，请他先打我！

国卿 （指着明心，满面怒容）你还要打她！你没有打她的权利！还有我们在这里呢！

明心 谁要打她？我不过要问她谁是不不要脸面的妇人！

国卿 哼！那个？你又何必问？她是谁，像太阳在天空中一样的明白！

明心 爸爸！

国卿 怎么？你想把我怎样？至少我是你的父亲！

明心 （他的眼睛张的异常大，面上显出猛兽复仇时的凶暴）那末你说的是谁？

兰芳 （急得要哭的样子）明心哥！

秀贞 （仗着有人帮助，发出报复而又带些恐怖的声音）明心哥！明心哥！叫得那样亲热！谁是你的明心哥？

明心 （想奔向太太那里去）好，你一定要侮辱她！

〔国卿用力把明心拉住，太太保护着秀贞。父子两人扭了一刻：国卿把明心打了几下，明心虽没有还手，但尽力挣扎着想脱却国卿的扭抱。

国卿 下流！不肖的东西！你要怎样？你连老子都不怕了？

兰芳 明心哥！来，来，你不要和大伯争执了。（急的哭了）

明心 不！兰妹！不！不要怕，也不要哭！我为了你的纯洁的，你的神圣的名誉，虽死亦在所不惜。

〔他挣扎着，但到底力小，不得脱身。父子两人均气喘。明心的面色变成苍白。

太太 （恐怕而且怜惜）明儿，你不要那样固执！

兰芳 明心哥，我的名誉算什么？你用不到费那么多的气力！到我这里来！不必去和他们争辩了。

太太 （向国卿）你放了他吧。

国卿 （放了他同时命令着他）到那里坐去！

兰芳 明心哥，到这里来。

〔明心退到兰芳的身旁，但仍旧面对着他们。秀贞面上现出一种无可如何的嫉妒，太太只是呆望着。

秀贞 （向太太）娘娘，这种样子决不是我所能忍耐的。他现在已经不要我了，我就要去了。我不必在这里。至于芳儿，我托爸爸娘娘替我照管好了，那样我死也甘心了。（哭泣）

太太 少奶奶，你不要这样。

国卿 （怒目而视明心）你看见吗？你害了人家！

明心 哼！我害了人家？当我小时我并不曾向你们要求妻子，你们却替我预约了她；我在大学堂内读书时，我并不要娶她，你们又用了种种方法使我娶了她；现在我要

离婚，你们不许；她可再嫁而社会又不许；你们把她活禁在我们的家内，把她当做牛马，当做奴隶，反说我害了她！我现在老实告诉你们吧，害她的是你们不是我，害她的是你们不是我。你们害了她，社会害了她！而我，我没有，我决不能担当这害她的罪名！

国 卿 不肖的东西！你倒利嘴！自己抛弃自家清清白白的妻子，到外面寻花问柳，反来说我们害了她！

秀 贞 爸爸，我们现在也不必去说那个了，他不要我，我是可以让位的。（继续着哭泣，太太抚慰着她）

国 卿 明心！你以后如若还要这个家，还要认你的爷娘，那末你须得服从我的话；以后不准离开这里，不准和那些疯子交接，更不准与兰小姐来往。

兰 芳 大伯，这是什么意思？

国 卿 （不理她）你能够好好住在家里，我们已经满足了。（声音变软）你知道我们只有你一个儿子，你自己又没有男孩子；你现在这样，你知道我们的心中怎样焦急。……

明 心 （决然）我知道，我知道，但是我不能住在家里，我不能和我的朋友断绝关系，我尤其不能和兰妹不相往来——我不知道我要不要我的家，但是我不能合于你们的条件，我还是不要这个家。兰妹，来，我们去吧。
〔预备走。

秀 贞 哟！（她喊了一声，脱了太太的抚弄奔出去了）

〔女仆奔跑上。

女 仆 徐太太带着仆人来了！

〔女仆下。

兰 芳 我的娘娘？

太太 是的。

兰芳 来做什么？

太太 (微笑)你就会知道。

[明心转身望着门口。徐太太与仆人上。]

徐太太 大伯大妈你们都好。(面上丝毫没有笑容)

国卿 烦劳你亲自到舍下。

兰芳 娘娘，你到这里来做什么？

徐太太 (恶声)要你回去！

兰芳 娘，什么要事？

徐太太 (接连着说)不孝的贱东西，你知道外边的谣言？你晓得没有出嫁的女孩子的名誉，比什么都宝贵？你……

兰芳 娘，你说什么？

徐太太 (抽了一口气)你的婆家昨天特地派了一个人到我们家里，问起这件事情的虚实。你知道我家是世代清白的……

兰芳 娘娘，我做了些什么？

徐太太 你快快和我回去！

兰芳 娘娘，这是什么意思？

徐太太 你还要装假，你和我回去就是了！

兰芳 现在？

徐太太 立刻！

明心 兰妹，不要去；你又不是小孩子，要人家牵来牵去！

徐太太 (恨毒地向着明心)许先生，你做的已经够了！天老爷不会饶恕你的！

太太 大妈，你不要怪他一个人！

徐太太 兰芳！你听见吗？快快和我回去！

兰 芳 娘娘,我自己会回来。

明 心 兰妹,你不要去!

国 卿 (向明心)你还要什么?

明 心 我?我不要什么?你们的东西我一点不要,我只要她。

徐太太 许先生,你枉读了这么许多年的书,亏你说这种话!

国 卿 (向明心)在大众面前这样说,不要廉耻!丢我们的脸!

明 心 我没有什么话和你们讲了。兰妹,来,我们走吧!

徐太太 兰芳,你还不跟我走吗?

兰 芳 娘娘,我不久自己会回来。

徐太太 我现在要你立刻同我回去!不要廉耻的贱东西,我徐家清白的名声被你扫地了。

兰 芳 娘娘,这是什么话?我做了些什么,值得你这样的发气?(徐太太愈怒,她走近兰芳的身边想拉她的手。明心立在她们两人中间,保护着兰芳。徐太太喊仆人。国卿用力拉开了明心。徐太太拉住了兰芳的手)

徐太太 不要廉耻的贱东西!去!回家去!

(兰芳挣扎着,面色变青。)

徐太太 (喊女仆)王干娘,你来帮助我,把她捉回去。

兰 芳 (用力挣扎着)娘娘,你好好说,我也许回去,你用武力,我抵死不去!(仆人上前帮着徐太太。明心眼见兰芳无力,突然脱出了他父亲的手,用力推开女仆。国卿又奔上。明心见势不敌,然愤怒之势已不可遏,即奔到写字台旁,打开抽斗,拿出新式手枪一柄对着徐太太与仆人。室内的人都发出恐怖的喊声。国卿见势凶猛不敢近前,仆人亦缩手,退避壁角。兰芳乘势逃出了她母亲的拉扯,奔到明心身边。他左手抱着她)

明 心 （面色变成惨白，他的话异常急迫而且带着颤抖）好，兰妹，我们去！我们向自由与光明去！（面向着众人）好，过去恶势力的牺牲者与承继者，我们去了，我们再会吧！（他略一点头，预备走出）

太 太 （急着说）明儿，明儿，你怎么这样，毫不讲一点道理？

明 心 娘娘，这不是我不讲道理，是她不讲道理！

徐太太 （她向来颓丧地低着头，面上现出异常的苍白，听到明心这样说就仰起了头）我不讲道理？谁？我？天老爷有眼睛……到底是谁不讲道理？……

明 心 什么道理不道理？谁和你们再来讲道理？……你们的道理，我已经听够了！（又预备走路。他的面色已渐渐回复了原状）

国 卿 明心！

太 太 明心！你真的要走？

徐太太 （对着兰芳）不要廉耻的贱东西！……好，好，你去吧！你去吧！（愤恨与失望交替着显在她的年老的面上）你去吧，不要廉耻的贱东西！以后……

太 太 明心，你真的要走？

徐太太 以后不论你出去当娼当妾，我都不管！你已经……不是我的女儿。唉……

兰 芳 娘娘……你自己迫我太甚……

徐太太 唉，（声变哑）可怜你死在九泉之下的爸爸，……他看见了你现在这样的不要廉耻，他……

明 心 （侧向兰芳。兰芳的眼泪汪汪的从眼眶中流到面上）兰妹，不必去和她们辩论了，我们去吧。

国 卿 我不准你去！

明 心 你没有这个权利！

太 太 明儿，你不要去！你怎么心肠这样硬，毫不想想你的爹娘，你的妻子？你须记好，我们只有你一个儿子，你还没有男孩子，你现在去了，叫我们怎样？（声变哑）

明 心 这是你们不要我们，并不是我们不要你们。

国 卿 （迟重的声音）怎么我们不要你？

太 太 做爹娘的那有不要儿子的！

徐太太 （向着兰芳）但是，我，我不要你！你去吧，无论你去当娼当妾！

兰 芳 娘娘……

国 卿 还不放下兰小姐，让她和大妈回去？

明 心 我不能，我不能放下兰妹！

太 太 这样还成什么话？

明 心 我爱兰妹，兰妹也爱我；这是我们的一切，什么谣言不谣言，成不成“什么话”，我都不管！

国 卿 变成这样下流，还有什么话说！

兰 芳 （望着她的母亲，十二分可怜着她）娘娘，你先回去了，我随后会来的。

徐太太 你去吧，你去吧，你以后不必再到我的家里来……王干娘，来，我们回去吧，我不能在这里多坐一刻，我再看着她，我的心要碎了，我要发昏了。王干娘，来，我们去吧。唉唉，许先生，许先生，（愤恨至极）天老爷在头上，他有眼睛……

〔徐太太带着女仆头也不回恨恨地去了。大家都对她望着。〕

兰 芳 （喊）娘娘！娘娘！我和你同去，我和你同去！（她轻轻

推开明心的手)明哥哥,明哥哥,请你放手,我要跟我母亲回去!

明 心 (没有放松她)为什么?你要跟她回去?

国 卿 为什么你不放她回去?

太 太 她自己要回去,你不放她?

兰 芳 (哀求状)明哥哥,请你暂时,只一刻,让我到我的母亲那里,去安慰她受伤了的心。明哥哥,你明白,只要一刻,只要一刻,让我到我母亲那里。

明 心 你将自己投入罗网!

兰 芳 明哥哥,你不能这样说!

明 心 你一定要去?

兰 芳 我怎能不去呢?

明 心 那末你已经不爱我?

国 卿 她要回去,你不放她回去,这是你的不是。(走近一步)你还不放她回去吗?

太 太 明儿,放兰小姐回去!

明 心 兰妹,那末你已经不再爱我了?

兰 芳 明哥哥,你为什么这样说?

明 心 因为你要离开我,回到恶势力的中间去!

兰 芳 我离开你是暂时的,我以后和你在一起的日子正长呢!但是我的母亲……

国卿、太太 哦!哦!

明 心 兰妹,你既然还爱我,那末我请你和我现在立刻就走!

国 卿 唉,耻辱!

明 心 兰妹,在我们的前面现在只有两条路:一条是去向自由的,一条是去向奴隶的。在自由的路上只有光明与恋

爱,在奴隶的路上只有黑暗与虚伪。

兰 芳 可怜我的母亲……

明 心 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你走了前者,就不能走后者,反之,走了后者就不能走前者。

国 卿 你现在走的是什么路?违背父母的命令,抛弃自己清白的妻子,诱骗良家的女子,刺伤做父母的好心……这是什么路?

明 心 我吗?自然是自由的路!我只晓得向着光明走去,其余我都不知道。

太 太 明儿,你说的话我一点也不懂!你现在静坐一下,清醒清醒你的心,不要这样昏迷,说出这种梦话!

明 心 我是常常清醒的。(向兰芳)兰妹,你到底想走那一条路?

兰 芳 自然是自由的路。

明 心 那末,我们去吧。你不看见外面的光明世界吗?(向着窗外望)你看那边的太阳光怎样热烈地光照着一切呵!
〔女仆奔跑上,气急喘着。〕

女 仆 老爷,太太,不好了!(口吃不能言)

国 卿 什么事,这样大惊小怪?

太 太 什么事?

女 仆 少奶奶不好了!

国卿、太太 谁?少奶奶?

(明心皱着眉头,兰芳张大眼睛呆望着。)

女 仆 (气急着说)我刚才到湖滨公园近旁……是的……去买东西……哟!什么,我忘记了。……是的,我看见一群人拥挤在一起,我当时也好奇,就走上去看热闹……我

听见旁边人说，不知道什么人家的女儿投湖死了……我就大吃一惊……后来有人说似乎是许家少奶奶的话，我就不问三七二十一挤了进去……死人面上盖着一块布，我就把那块布揭开来时……我简直不相信我的眼睛是不错的，虽是死人脸上已经一点血色都没有，眼睛有些肿胀，嘴里吐着血沫……可不就是她……

太太 哟！哟！真是少奶奶？

女仆 怎么不？

国卿 （怒视明心）你杀了她！

明心 我？（苦笑）哈哈！兰妹，去吧！此地不可以久留！此地只有绝望与死！（他拉着兰芳很快地，向门外走了出去，头都没有回过来。）

太太 （一阵脚步声）明儿！明儿！

明心的声音 （带着悲哀的音调）哦，四月的春天！

太太 （奔到门槛上）明儿，明儿，回来！回来！有话好商量的呀！（没有回音）

国卿 唉，唉！

（幕）

附白：我这篇创作最初为四幕剧，一九二三年四月初完成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当时曾一度寄创造社成仿吾^②兄，希望他替我发表。接他五月二十日给我的信，他说这篇戏缺乏戏剧的技术，没有脱出小说的模型，所以希望我能够把它改造为二幕剧。我也觉得仿吾兄的话不错，心中存了一个大加修改的心思。今年回国后，我第一件想做的工作就是这篇戏剧的修改。但是因为杂务很多，一时不能动手。在

这搁置期间,我又把它给老朋友沈泽民^①看了一下,他希望我修改的不是减少幕数,而是第四幕的结尾。

日子一天一天过去,我忙着创作我的长篇小说《旅途》,几几乎把这篇戏剧忘掉了。忽然间,不知道是春天给我以力量呢,还是社会使我那样愤激呢,在四月初我忽然想重新负起改造这篇戏剧的工作了。酝酿复酝酿,至四月十一日觉得再不能迟延下去,于是提笔而成此三幕剧。第一幕已删去,第四幕的结尾也修改过。虽是差不多十分之九都重新写过,但是原剧的精神还是一如从前。此剧成后复经舜生兄指正几处语气上不准确的地方。

我谨在此地向成仿吾,沈泽民,左舜生^②三兄并且更向影响于我的思想的前辈作家与朋友们表示我诚恳的谢意。我更向肯不吝赐教的读者预先致敬。

一九二四年四月十六日于上海

① 雪莱(Percy Bysshe Shelley,1792--1822):英国浪漫主义诗人。1822年7月8日遭暴风雨覆舟溺死海中,时年三十。下文说“二十二岁就死了”,误。

② 《哀歌》作于1821年。

汉译:

——
哦,时间! 哦,人生! 哦,世界!
我正登临你最后的梯阶,
战栗着回顾往昔立足的所在,
你青春的绚丽何时归来?
不再,哦,永远不再!

二

从白昼,从黑夜,
喜悦已飞出世界;
鲜艳的春,夏,苍白的冬,
触动我迷惘的心以忧郁,而欢快,
不再,哦,永远不再!

(据江枫译,见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雪莱诗选》)

- ③ 《流转》(Mutability),又译《转徙》、《无常》。共有两首,分别作于1816年和1821年。
- ④ 拜伦(George Gordon Byron,1788—1824),英国浪漫主义诗人。
- ⑤ 《唐璜》:《Don Juan》,通译《唐·璜》,拜伦的代表作。这首讽刺长诗通过贵族青年唐·璜的种种经历,广泛抨击了以神圣同盟为代表的欧洲封建反动势力。
- ⑥ 《去国歌》(Farewell),1816年3月17日,由于思想与性格的不合,拜伦只得同意妻子安·伊萨贝拉·朱尔班克分居的要求。就在这一天,他写了这首诗,向她最后告别。拜伦离开祖国则是在婚变之后一个多月,1816年4月25日。此诗标题亦译作《诀别词》。
- ⑦ 汉译:

谨祝你如意!如果是永别,
那就谨祝你永远如意!
这颗心即使不能谅解,
对你,它也决不会叛逆。

如果这胸怀曾向你袒示,——
每当恬静的睡眠降临,
你的头惯向这胸怀栖止,——
那安恬的睡梦已一去难寻!

如果这胸怀,只消你一瞥,
它深藏的思想就袒露无遗,
那么,你就终于会发觉,
那样鄙弃它并不相宜。

(据杨德豫译,见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1年版《拜伦抒情诗七十首》)

⑧ 汉译：

还是请不要欺骗自己，
爱情只会慢慢地衰败，
请不要相信，猝然一击，
就能把两颗心彻底分开。

（据杨德豫译）

⑨ 成仿吾（1897— ），湖南新化人。创造社发起人之一。

⑩ 沈泽民（1900—1933），浙江桐乡人，张闻天的至友。

⑪ 左舜生（1893—1969），湖南长沙人。时在中华书局任职。

诗 文

心 碎*

一

我看了他，
我又看伊^①；
他面上现出了无限冗忙，
伊面上现出了无限悲抗，
还是冗忙，
还是悲抗，
灵魂安闲吗？
精神快乐吗？
朋友！
请问你那一种是幸福？
那一种是和谐？
幸福、和谐、他们都享到吗？
光明的世界，
明媚的风光，
等着他又等着伊。
到底他为什么冗忙？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〇年六月十八日《民国日报》副刊《觉悟》。

① 伊(音 yī)：第三人称代词。五四前后有些文学作品用“伊”专指女性。后改用“她”。

伊为什么悲抗？
唉！这冗忙，这悲抗，
使我心酸使我魂荡。

冗忙呀！
悲抗呀！
光明在那儿？
明媚在那儿？

二

他是这般聪明，
伊是这般纯洁；
他的聪明消磨在无限冗忙，
伊的纯洁埋在无限悲抗。
光明的世界，
明媚的风光，
轻轻的飞过去了。

世界上只有冗忙，
只有悲抗，
重重迭迭的存留着。
存留着，不打紧；
可是他的聪明，
伊的纯洁，
不知到什么地方去了。

三

那小铁店里的男儿，

那丝厂里的女子；
他生时何尝不眉清目秀，
伊生时何尝不明眸皓齿。

唉！黑漆的面庞，
谁说是当初的他？
憔悴的容颜，
谁说是儿时的伊？

青梅啊！

竹马啊！

我晓得他与伊想起了你，
欲哭定还休。

泪吗？

血吗？

是说不出的无限的心碎。

四

机器的声音，
伴着那无限底心碎的静的声，
互相唏嘘。

世界上的一切，
这样就算完了吗？

唉！痛苦忧愁的悲剧，
都在这大舞台上表演，
这样也就算完了么？

肥大的实业家，住大洋房坐汽车；
自命的教育家，到处吹牛；

青年的学生，狂叫狂喊，
都算完了吗？

哦，那是他，
那是伊
他把脖子伸长着，
伊把明眼拚命望着。

他的痛苦是谁的痛苦？
伊的忧愁是谁的忧愁？

朋友！
你应该怎样？
让他去吗？
救他吗？

你应该怎样？
世界上的人类呀！
要救他吗？
你们应该怎样？

凡一个人观察一件事业，假使不是亲身走到这事业里去，他即使能够了解一些，终不彻底。譬如，平常人说工人如何苦，我终不十分相信；这一次住到一块地方，同工人很接近，觉得工人的痛苦，有出于我所意料之外。工人自己的痛苦，还是有限；工人的儿子工人的女儿的痛苦，真是无穷的痛苦。

唉！人家的痛苦是我的痛苦，这种痛苦真要使我心碎呀！因之作此。

我做这篇的意思，是想引起人家的同情，对于劳工问题，谋

彻底的解决法。有许多人说妇女问题由妇女自身去解决，工人的问题自然也由工人去解决；照我看来，这是不可能的。我们认定，工人不受教育，虽是用同盟罢工，萨波达举 Sabotage^① 等等手段，都是不彻底的。工人的能受教育，终脱不了知识阶级的互助。所以劳工问题，是知识阶级工人阶级共同解决的问题，不是一方面的问题。

我对于现在知识阶级的作法，觉得有些地方不大满意。但是我自己也想不出十分完满的意思。所以本章末了一段用“怎么样？”结束。我希望大家做一番反省的功夫，再来改造过。

① 萨波达举 Sabotage: 法语，意为怠工。

西湖滨的早晨·

西湖的真面目，
都被这白茫茫的面幕遮住了。
但是——
这有什么要紧呢？
我将闭了我底眼睛，
不看伊的面目，
我将用我底心，
默数伊底声息。

猛烈的太阳出了，
他猛力地把这面幕揭了，
伊这无限的娇羞，
把我也惊呆了！

六月，二十三日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一年七月十日《民国日报》副刊《觉悟》。

法朗克的舞蹈*

在那幽暗的淡绿色的电光底下，
在那荡漾的，流动的四弦琴^①的声音之中，
轻纱象梦一样地飘浮着，
白臂无力地颤动着，
更笼罩着那梦幻一样的忧愁之雾！
那微细的，易于出血的我的灵魂，
毫不抵抗地架起那空想之翼，
追随了这复合的神秘之流动，
到了一个忧愁所不知痛苦所不解的海岛！
拂拂的南风，
木香棚上盛开着的木香花，
远地里唱着恋歌的小鸟，
还有那在空幻之网上飞舞着的，——
因了无力而贪求着睡眠的法朗克啊！
觉醒了现实而悲哀的我呵！

一九二二·五·二十八·上海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二年六月九日《民国日报》副刊《觉悟》。法朗克，日耳曼人的一支。

① 四弦琴：即小提琴。

随 感 录*

在现在的时代，骂安福部^①是狗，骂徐树铮^②不是人，这是不中用的。假使他们怕你们骂，早已下台去了，还来赶什么？

北京大学学生被捕，吾不怪北京政府暴横，实在吾们自己不好。假使“五四”运动后实行国民大结合，那么还不至于现在。

现在有几只武人，看见百姓集会结社，便说是“过激”行为。但是过激主义是甚么东西，恐怕他们一些也没有明白。

上海某报馆一方面提倡新思潮、新文学，一方面广告上登甚么“香草美人”等广告。这是什么缘故？难道因为他是国货吗？

看了商务印书馆的出版界，眉头就皱起来了，不是甚么“指南”甚么“精华”，便是代数、几何……教科书。但是这尚不至害人。最可恶的一本头的《灵魂学》、《因是子静坐法》、《长生不老法》……还有某生某女士聊斋式的爱情、言情、苦情……肉麻小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一九年八月十三日、十四日《南京学生联合会日刊》第四十五、四十六号。原作共有十一则，这里选录其中的一、二、三、六、七、八则，标点是编者加的。

① 安福部：北洋皖系军阀的政客集团。因一九一八年在北京安福胡同成立俱乐部而得名。

② 徐树铮(1880—1925)：北洋皖系军阀、政客，时任北洋政府参战处参谋长。

说，薄薄的一本，面上很美观又很贱。唉！这是中国文化所寄吗？

报纸是舆论发表所在，何等尊贵，可以封闭？何等重要，可以买通？《京报》不是北京报界的明星吗？现在怎样？凡报界败类，愿与众共弃之。

绝妙的对照*

《儒林外史》上有一段故事：

八股老先生范进在童生卷中找不到老师周司业托他提拔的十多年前的门生荀玫的名字，窘了，“这怎对得住老师？”他不安地对幕僚们说。于是内中一个少年幕客蘧景玉说道：“老先生，这件事倒合了一件故事：数年前，有一位老先生点了‘四川学差’，在何景明先生寓处吃酒。景明先生醉后大喊道，‘四川如苏轼的文章，是该考六等的了！’这位老先生记在心里。到后典了三年学差回来，再回见何老先生，说，‘学生在四川三年，到处细查，并不见苏轼来考。想是临场规避了。’”说罢，将袖子掩了口笑。又道，“不知这荀玫是贵老师怎么样向老先生说的？”范学道是个老实人，也不知道他说的是笑话，只愁着眉道：“苏轼既文章不好，查不着也罢了；这荀玫是老师要提拔的人，查不着不好意思的！”

《经济旬刊》^①上也有一段故事：

朱朴君和佛海君辩驳^②，朱朴词穷了，就拉起几个名词臭骂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二年六月二十二日《民国日报》副刊《觉悟》。

① 《经济旬刊》，《时事新报》的一种副刊，创刊于一九二二年三月。

② 朱朴君和佛海君辩驳：朱朴当时是中国公学学生，是鼓吹基尔特社会主义的张东荪的门徒。佛海，即周佛海，当时系共产党员，在日本京都帝国大学经济学部学习。一九二二年四月二十八日《民国日报·觉悟》发表周佛海《中国底经济问题》一文，批评朱朴在《经济旬刊》第三期上发表的《中国底经济问题……》。五月，朱朴作文反扑，诬蔑科学社会主义与苏俄的新经济政策。周佛海作《答朱朴君》（载一九二二年六月一日《觉悟》）予以批驳。

一顿，人家看他太没道德，稍加纠正^①；于是一个天觉先生在第十期《经济旬刊·随感录》中说了：“闻天君说：‘资本和资本家是有分别的，社会主义是在什么时候产生的，就是象我不读经济学的人也晓得……’泽民君说：‘三岁孩子也懂得的……’哈哈，两个聪明孩子！闻天君不读经济学就已经晓得‘资本’和‘资本家’的区别及社会主义在什么时候发生了！泽民君在三岁的时候也就已经一切都晓得了！这样的大言不惭……”

这两段故事，表面一看虽无若何关系，其实是绝妙的对照。范学道一心只知道讨好老师，所以遽景玉的嘲笑也不懂得了；现在余天觉先生……

^① 人家……稍加纠正：张闻天作《中国底经济学家朱朴君》（载六月十二日《觉悟》），沈泽民作《卑劣的朱朴》（载六月十三日《觉悟》），讽刺和批驳朱朴。

“死人之都”的重庆及其他*

我们在空暇的时候，试跑出通远门或是过江赴江北新城，我们在眼面前所能看到的只有重重迭迭，高下不齐的死人的坟墓，除此之外，就什么也很少了。在夏天炎热的太阳光底下走路的劳动者就是要找一片树荫为他们的驻足之所，也是找不到的；在春天我们下江那样的桃红柳绿的美丽的风景，更是不得的了。一切生人应该享受的地方，差不多都被死人占了去！而重庆城内，地方又是这样的狭小，人口又是这样的繁多，街道污秽，空气腐败，生在这种环境内的人就是活泼有生趣的，也不能不变成死气沉沉的了。

我常常想，你们重庆人为什么不下一个大决心，把这些高高低低的墓地一律耙平，种一些美丽的花草与树木，为你们疲劳后的休息之所呢？况且这样后，城里过多的人口就可以移到城外去。为什么你们一定要大家住在城里，而使城外的空地这样荒芜着呢？

你们不敢！你们没有这样大的胆量，去耙平你们的祖宗的坟墓！

为什么？因为你们中了旧礼教与旧思想的毒！

原来照我们大中华民国的礼法讲来，祖宗长辈是我们最应该尊重的，有了胡子的人所说的话不论他怎样的胡涂与荒谬，我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三月三十日重庆《南鸿》周刊第一期。

们没有他那样长的胡子的人，是应该听从的。他死了后，我们还是应该尊敬他，我们应该把他的尸体好好的装起来，好好的埋起来，还要时时刻刻去祭他，去崇拜他。孔二先生说，“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要做一个孝子自然非那样做去不可！孝子是应该褒奖的，逆子是应该腰斩的；这是自古已然！所以我们大家都要做孝子！

因为大家要做孝子，所以大家去崇拜死人，所以中国的社会充满了永远消散不尽的死气！应该为生人住的地方，也为死人住去了；应该为生人享有的权利，也为死人享去了。大家都死气沉沉地卷缩在一个不大通风的桶内，高谈着精神文明，等待着死的到临！

这样的人种（所谓黄帝子孙！）除了在这个世界上无声无臭地销灭以外是没有别的方法的。

幸而西洋直脚鬼子的枪炮声惊动了一般孝子顺孙与精神主义者的迷梦，使他们的脑筋中起了一阵昏乱糊涂的思想，并且看看称为神拳的义和团的失败竟有些愕然了，结果是张之洞等那样无用的人也居然提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了。

五四运动之后，西方个人主义的潮流不绝地从各方面冲进来，中国人昏乱糊涂的脑筋又受了一次猛烈的打击。一般新青年竟如疯如狂一般欢迎着这种新潮流的到临。他们怀疑一切，攻击一切而且希望破坏一切，结果“反抗旧礼教”，“妇女解放”，“男女平等”，“改革丧制”等等新名词成为一般人的口头禅，而且妇女剪发与服装问题也差不多都一一讨论到了。我们也以为垂死的大中华民国真的已经再生了，我们当时是何等的希望，何等的兴高采烈！

然而这新文化运动的把戏大家又闹的疲倦了，遗老遗少先

生们就乘此机会来提倡复古，因为他们觉得不这样，礼义之邦一定要沦为夷狄之域了，而且他们觉得那些后生小子实在闹得太不成话了，不复古他们的饭碗一定要发生问题，因为虽是他们提倡精神文明，说什么“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但是对于这吃饭问题却是时时刻刻不能忘记的。

正在蓬蓬勃勃地发扬出来的火花，因此受到了一盆冷水！没有生命的精神文明与东方文化又主宰了全中国！每天所听到的只是那些模棱两可的，似是而非的，昏乱糊涂的论调！一般青年因为闹得疲倦了，也皆昏沉沉地跟着他们一天一天向死的路上走去！

可见得为“死人之都”的又岂止重庆，全中国就是一个“死人之都”呵！

谁敢起来拿着锄头去耙平这些高高低低，重重迭迭的坟墓？谁肯为了后来者的利益在这些土地上散布一些杨柳与桃花的种子？

一九二五，三，二十四。

生命的急流*

朋友，你知道什么叫生命吗？你知道什么叫做“生命之流”吗？

你一定不知道！因为在家庭里，你是你的父亲的奴隶，在社会上你是道德，法律与经济的奴隶，在学校里你是一切校规的奴隶。你既然到处是在做奴隶，那末你怎么会知道生命与生命之流呢？

朋友，你做了家庭，社会与学校的奴隶，你失却了一切表现你自己的机会，你就是活尸，虽是每天吃着饭，做着事或是读着书，但是你还是一个活着的死人！

你是一个活着的死人，朋友，你自己知道吗？

朋友，你不是想有一个男朋友或是女朋友吗？你不是希望社会能够社交公开吗？但是，朋友，你的家庭早不问你愿意不愿意，已经替你订了一个素不相识的女子或是已经把你放给什么小政客，小官僚或是什么其他不相识的男子了。学校社会也不问你愿意不愿意已经把规则道德与法律来限制你的自由行动了。你们要想一同出去耍吗？他们说这是“野合”，就要把你捉到警察局里去。你们要想互相通讯吗？他们说这是有伤校风，就要把你驱逐出校。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四月十三日重庆《南湾》周刊第三期。

哟，朋友，你是一个活着的死人，你自己知道吗？

朋友，你不是想有一点新鲜的思想拿来发表或拿来实现吗？但是，朋友，你的家庭，不就因为这一点要停止你的学费吗？你的社会，不就因为这一点要说你是“过激党”“危险分子”把你关进牢里或“推出斩之”吗？你的学校不也因为这一点要说你“有损学校名誉”或“犯校规第几十条”，把你记过或挂牌开除吗？

哟，朋友，你的“人权”在那里，你能有一点思想的自由与行动的自由，努力去做一个人的权利吗？

不能，不能！

哟，朋友，你是一个活着的死人，你自己知道吗？

朋友，你在这人工的大牢狱中间，你觉得痛苦与沉闷吗？你曾有一分钟想把这个大牢狱打的粉碎吗？你曾有一分钟想大喊一声喊出你胸中的抑郁之气吗？

是啊，家庭，社会与学校的束缚是何等的严紧呀！道德，法律与学校规则的威吓是何等的可怕呀！但是，朋友，你知道什么叫做道德，什么叫做法律，什么叫做校规吗？

哟，使人类作伪，作恶，使人类变为活尸，变为陈死人，使生命萎缩，凋谢的道德，法律与校规呵！

哟，朋友，你能鼓起勇气来对于种种过去的骸骨，为努力的反攻吗？你能做一块大海绵来抹去一切被这些东西所传染的污点吗？

这个美丽的世界不是给死人住的，他是给活泼泼而有生趣的人住的。现在却到处是死人，死人。满坑满谷的死人；死鱼的

眼，痴呆的面，规行距步的行动，迟钝的声音。这个世界已经被他们完全弄脏了，弄脏了。

哟，朋友，喊出你心中所要喊出的声音吧，做出你心中所要做出的事情吧！总之一句，赶快表现出造物所给你的生命，在这黑暗的世界上举起一点光明的火花来；不然你的少年的肢体就要腐烂了，你的灵敏的头脑就要呆笨了，你的热情就要冷却了，那时是什么也迟了，什么也来不及了。

朋友，在现在这一刻这一个地方，把你的青春的力，你的生命赤裸裸地表现出来呵！你要把你的生命变做狂风，变做暴雨，把世界上一切肮脏的东西扫荡一个干净。什么道德，什么法律，什么校规，如若他们不过是阻碍你的前进，压抑你的努力的东西，就可以一齐抛掉，一齐破坏！与其做一个活死人，在世上活上一百岁，还不如活上一刹那后，立刻就死的好。

朋友，壮烈的死就是生命的最紧张的一刹那，有什么可怕的呢？

朋友，在你胸中汹涌着的，澎湃着的，激荡着的就是你的生命，把这种生命表现出来的时候，就成功了一种生命之流！

朋友，你不是欢喜看伟大的，壮丽的美国尼加哥拉的大瀑布吗？那就是象征生命之流的。朋友，你也不是更喜欢看那急激的，奔放的，你们四川瞿塘峡的急流吗？那也是象征生命之流的。你怎么能不欢喜看到你自己的生命也象他们一样伟大，一样壮丽，一样的急激与奔放呢？

哟，我要登上喜马拉雅山的极高峰，举起两手赞美上天所给与我们的生命，而且祈祷那生命的洪流从青年的心坎中泛滥到世界上来的时期的到临！

看呵，那前面紫色的曙光不就是报告太阳的快要到来吗？
朋友，努力前进吧！

文学评论

生命的跳跃*

——对于中国现文坛的感想

我虽是离开了本国，但是对于国内文坛的近况及一般青年最近的思想与行动是常常注意到的。我不像我的新到这里的朋友那样，说起国内情形总是摇头叹息，可是我有时看到许多现象，并且回想到许多自己过去的经验，觉得也有许多不满意的地方。这篇文章就是由这种不满意而写的，它的目的是在表出我的不满意的所在，并不是在教训或是在指导他人；这我想不是我们青年学生的事吧。

我对于中国文坛第一个不满意就是贫乏。虽是诗歌与小说的出产近来一天一天增加，但是它的贫乏还是如故。它贫乏在没有生命，贫乏在没有内容，以至贫乏在没有形式。我们试遍读国内一般人的作品，能有几篇真能使我们满意，使我们感动的？我们从它们中间只嗅到行尸的气味，听到垂死的呻吟与无谓的神秘的叹息。

这真是中国现社会的反映！如其文艺的价值只在反映一时代的精神，那末这些东西，都是代表作。它们代表出中国一般国民苟且偷安的积习，它们代表出中国文人简单的颓废的思想与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三年九月《少年中国》第四卷第七期。

八股文章家的笼统的神秘的自得态度。

可惜不是！文艺的真价值是在能够表出人间的永久性。它的时代性，只有历史的价值而没有文艺的价值。如像荷马^①的史诗，它的文艺的价值是在描写恋爱，嫉妒与勇武等这些人间的永久性，不是在它所供给的史料。其他如姜沙^②如莎士比亚^③如哥德^④等伟大的作品的价值也都在此。

我们已经做人决不能完全受时代的支配，而有时也要去支配时代，去反抗时代并且去咒诅时代；因为人是自由意志的动物，有创造性的动物，是有理想的动物（虽这些理想有时不过是幻想），他一方面受时代支配，而一方面也可以创造新时代——这是真理，因为如其这是假的，那末社会上一切变化的现象都没法去说明了。所以文艺的作品一方面固然受时代的支配而一方面也要超出时代！

要超出时代：要不为现社会上无病呻吟与苟且偷安的恶习所支配。要超出时代，要直透进人生的里面，找出一点永久的东西来。说人类的一切是受社会的支配的思想是我们青年人的大敌；不去经验人生，只立在人生的旁边叹息痛恨于人生之无意义的人，也是我青年的大敌。我们都应该起来，去警醒他们！

① 荷马 (Homeros, 约公元前九至八世纪)：古希腊诗人。相传著名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为他所作。

② 姜沙 (Geoffrey Chaucer, 1340—1400)：通译乔叟，英国诗人，英国民族文学的奠基人。

③ 莎士比亚 (William Shakespeare, 1564—1616)：英国文艺复兴时期戏剧家、诗人。

④ 哥德 (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1749—1832)：通译歌德，德国诗人、剧作家、思想家。

文坛的贫乏，就是一般年青作家精神生活的贫乏。他们一看见政治的黑暗与社会的不安宁就失望了。拢着一双雪白的手，立在不受危险的地方，发几句不关痛痒的议论，就自以为已经了不得。聪明一点的更发为种种悲观的议论使自己跟着卑下的本能沉沦下去。在文坛上就产生了悲观厌世的作品与似是而非的颓废论。我从没有看见一个人能承受着痛苦奋斗下去的。

奋斗！立在旁边叫几声就算奋斗？罢课不读书就算奋斗？做几首短诗或是几篇短篇小说就算奋斗？不，这不是奋斗，这是为中国一般人的通性的苟且偷安与为一般文人的积习的无病呻吟！

自从新文化运动发生以来西洋的思想输入的也不算少，而最合于我们中国一般青年的脾胃的就是唯物的命定论与唯物史观。固然唯物的命定论与唯物史观都有它们的真理，但是中国青年接受它们，并不是在于它们的真理，是在借此可以肯定他们向来抱的吃饭不做事的中国文人的态度。

自从白话诗，白话文，白话小说流行以来，一般青年都争着做诗，做文，做小说。这并不是他们对于文艺方面有特别的兴趣，这是因为这样可以用最少的努力得到最大的效果。最近更因为做长诗不容易，所以大家去做短诗了。社会上充满了无数的青年诗人！其次是文章家，又其次是小说家！

我崇拜一般有做诗人与文章家小说家的野心的青年！我崇拜一般想把人生的各方面赤裸裸描写出来的青年！这是最神圣的事业，我对着它只有五体投地。但是我痛恨一般以文艺为终南捷径的青年！我痛恨一般没有什么东西可说而一定要说一点点的青年！这是侮辱文艺的庄严，和侮辱处女的贞洁一样的可杀。

伟大的文艺作品大都是深刻的印象与个人经验的产物。伟大的艺术家大都是在人生的战场中奋斗过来的。他们经过了种种的苦难与快乐才得到一种信仰。他们都信仰未来的光明，信仰真善美，信仰精神的存在与其伟大。虽是他们中也有咒诅或是厌恶社会与人生的，但是他们的出发点总是在于他们有意识的或是无意识的信仰。我们遍读世界文学家的传记与作品，觉得没有一个人不是如此的。

可见当一个文学家或是艺术家不是容易的事。不但不是容易的事而且是最艰苦的事。他们的信仰往往被社会上一般人所嘲笑，所咒骂，以至流浪到外而过衣食不继的生活。他们对于死的奋斗，对于信仰的坚持与保卫信仰的勇武，都是可歌可泣的伟大事业，岂是一般毫没意志稍受挫折即行退步的青年所可望于万一的！

因为现在的青年都没有坚强的意志，都没有找求信仰与把持信仰的决心，所以不是不能到人生战场中去奋斗，便是一进去即被恶社会所同化了。因此他们的作品都是空洞无物，一点生命也没有的所谓短篇小说与短诗！看了只有令人眼花与头痛！

在这种状况之下，虽是有识者想提倡罗曼主义或写实主义来救济它的贫乏，但是那有什么用处呢？罗曼主义是热情奔放的产物，没有热情的人怎样会写出罗曼的作品呢？写实主义是科学的产物，欢喜笼统怕看科学书的人怎样会写实呢？况且他们都立在人生的外面，叫他们去写什么？就是去写，也不过是记帐式的写实，那得称为文艺的东西？

生命如流水，只有在他的急流与奔向前去的时候，才美丽，才有意义。所以人生的意义只在发展人生，只在发扬他（不论名

之为上帝或不可知都可)所给我的生命。在奋斗的中间,在与最大的障碍物战争的中间,在为了一种理想或是一种幻想供献一切的中间,生命才达到最高潮,人生才有意义!

我们要执着人生,要发展人生,因为人生的意义,就在执着就在发展。立在人生的外面,决计不会知道人生,立在人生的外面说人生是无意义,等于看着一碟菜而说他不好吃的一样。青年朋友们!我们要活着,我们要跑到人生中去,如其在那里,在千辛万苦的奋斗中间,能够找到一点我们以为是有意义的东西,或者有时竟能够把它写下来,我们的苦难就不是虚受的了。

生命如流水,它是永远变动着的,他不断地从现在到未来,从已知到不可知,从陈旧到新鲜。生命的可爱就在这种变动,就在这种创新。我们中国人受数千年专制的遗毒与礼教的约束,对于新的东西常常发生一种本能的恐怖,一种不期然而然的退缩。能大着胆子大踏步向未知的中间走去的,实在不可多得,尤其在一般吟风弄月的文人中间。他们永远住在他们的阶级(Caste)内不敢跑出家门一步。这种态度在从前当然可以,但是像现在文艺与社会的关系这样密切,它就绝对的不可能了。

未来是可爱的,是美丽的,所以一切理想都是可爱的,都是美丽的。它丝毫没有可怕,它的可怕,是君主帝王的愚民政策造成的,因为只有那样,一般人民才不敢革命,他们才可以享帝王万世之业!

青年朋友们,尤其是想以文艺为使命的青年朋友们,投到人生的急流中去奋斗吧!那里有美丽的美丽的东西,有丑恶的美丽的东西,有善良而道德的东西,有罪恶而也道德的东西,有真理与幻想。去吧!青年朋友们不要退缩了。

但是我们必定要真能奋斗，如像跳在河中的人一般一定要真能挣扎，单在文字方面不能生活的时候，可以跑到劳力方面去。我们既然生着没有残病的肢体，那一样是我们所不能做的？只要我们把持着我们的信仰，就是跑到盗群贼群中间去也没有什么。他们都是在人生的战场中挣扎着的人，在他们的中间，我们同样的可以找到我们所需要的东西——永久的人性。俄国的乔尔基^①与法国的威朗^②都不是这样的人吗？而他们在文艺上的价值，一点也不因此而有损失。

在现在资本制度这样猖獗的时代，做诗作文都要以字的多少，来定报酬的多少，要单靠文字谋生是绝对不行的。如像最近投河自杀未遂的某君就是最妙的例。自杀是我所赞成的，但是单单为了卖诗卖文不足以生活的缘故就去自杀不是太无勇气吗？这以为除了笔墨生涯以外，没有其他的方法生活的见解，实在是中国文人的恶习，我们应该竭力设法消除的！

在外国穷苦的学生没有祖宗的遗产可靠的很多，但是他们毫不以此灰心，阻止他们的向上。他们去做苦工，去当堂倌，去做书记与帐房等，一面去维持他们的生活，一面去研究他们的学问。在美国这种例，尤其多，因为美国是资本制度最发达的国家，在学生时代想靠笔墨生活，是绝对不可能的。而美国的大伟人大都是从这样出身的！

人生是不断的战争，我们要大着胆，挺起胸，有时竟至硬着心肠奋斗过去。我们不要靠社会的怜悯！我最厌恶一般希望社

① 乔尔基 (Максим Горький, 1868—1936)：通译高尔基，苏联作家。他生于木工家庭，当过学徒，码头工、面包师傅等，流浪俄国各地，经历丰富。

② 威朗 (François Villon, 1431—约1463)，通译维龙，法国抒情诗人。贫民出身，一生颠沛流离。

会的同情的青年！人家用拳头打过来，我们要用拳头打过去。如其我们觉到社会的无理的压迫，那末，来，我们也去压迫它。至少我们可以做到像俄国阿志跋绥夫所做的《工人绥惠略夫》^①中的绥惠略夫一样，实行对于社会的复仇吧！

我觉得中国现在有无数的青年，都是因为不敢跑到不可知的世界中间去，转辗呼号于旧社会旧家庭的压迫之下的。我们要晓得这种呼号是没有用场的，除了自己立起脚来大胆干去的时候，没有什么人来帮助你的。我们要晓得世界上没有什么道德不道德这回事。所谓“道德”都是一时代的产物，都是社会用以约束个人的行动的。虽现在有新道德与旧道德的不同，但是它们的目的都是一样。譬如离婚在旧道德家以为不道德，因为它超出于“礼教”之外，在新道德家也以为不道德，因为它不合于“人道”，但是如像郑振堃那样非离婚不足以解除他一生的苦闷时，（不论他的理由是什么，）他如其真有勇气去离婚了，也不道德吗？

道德和法律一样是死的东西，加在死的社会身上还可以，加在活的个人身上就不灵了。如其加到一般常常想和一社会反抗的人身上，更是笑话。只有我们自己立脚起来，才是道德，如其我们一定用这两个字的话。道德在我们看来就是奋斗，就是对于自己负责任！我们如其能奋斗，能对自己负责任，我们的行动

^① 阿志跋绥夫（Михаил Петрович Арцыбашев, 1878—1927），俄国作家。他的小说《工人绥惠略夫》，写一个被沙皇政府判处死刑的无政府主义者，在赴押途中逃脱后化名绥惠略夫逃到彼得堡。在警察搜捕、追蹙中，却没有一个人肯藏匿他，他被迫逃进一家大戏院，为了向社会和人们进行报复，竟向观众开枪，终于再度被捕。

就是道德的。新旧道德家一副怪脸，我们已经看够了，我们还要再看吗？

近来中国文坛方面，很有一般人提倡道德的文学。文学是个人内心的产物，加以“道德的”三字就是侮辱它。文艺的作品只要它充满着生命，不论它所描写的是“恶之华”^①或是“善之华”都是要得的。文艺只要健全，健全就是有生命。中国现文坛上的作品，都是不健全的东西，都是没有生命的，都要不得。但是有生命的东西不是坐在“象牙之塔”里想像得出的，还得自己先到生命中去！

此外中国青年精神生活的贫乏，由于不知道快乐。我想全世界青年中生活的干燥，莫过于中国的了。不论在学生时代或是在做事时代，都暮气沈沈的活过去，一点也没有什么兴趣，以至小时活泼的天性，渐渐销沈下去，结果养成了一个少年老成的躯壳。在这种环境之下，当然人生不会有意义的。

我已经说过人生要有意义只有发扬生命。快乐就是发扬生命的最好方法。说到这里我不能不称许美国青年学生生活的有味了。他们自早至暮除了读书之外都是不断地活动着，不断地快乐着。跳舞，音乐会，戏院，运动，社会事业，Picnic（即远足），Camping（虽与中国的旅行相似，然趣味不同。中国的旅行是贵族式的，美国的Camping是平民式的。他们出去时自己带好篷帐与一切杂用器具，不借旅馆，不进饭店，奔驰号叫于山之上，海之边，毫没有一点拘束。）种种有趣的活动占据着他们健全的身心，他们只觉得生命的美丽与快乐，绝没有悲观自杀的，除了失

^① “恶之华”，法国文学家波德莱尔(Charles Baudelaire, 1821—1867) 有著名诗集《恶之花》(1857年出版)。

恋的自杀。将来跑到社会上都是一个一个强有力，真能奋斗的青年，和中国像死人一样的老成人，真不知相差多少倍。

快乐是人类正当的要求，能够快乐时非竭力快乐不可。可恨中国的道德观念，以为快乐的要求是不道德的，是可鄙的，它的结果养成了无数逛窑子，打麻雀，吃鸦片，喝鸨酒的魔人！

中国青年平日最大的痛苦就是男女间不相往来。现在学校女禁渐渐开了，男女社交也已到了实行时代，这种痛苦或者能减少不少。但是他们还都不敢公然对旧道德宣战，大胆做去。青年人！二性的交际是人生最大的要求，是最神圣，最坦白的事，鬼鬼祟祟做什么？

我觉得我们青年快乐的方法实在太少，所以我主张多多采取外国的方法。如像男女的跳舞会，（美国现在通行的跳舞为Waltz与Foxtrot，但是我也欢喜西班牙的Fandango。）游泳，骑马，Camping，音乐会等都可以提倡实行。近湖的地方更可以实行摇船的比赛，我更望每一个人都懂一点音乐，最好更能学一点技术，因为这些都是我们必需有的。（我最欢喜人家弹着Guitar^①唱恋爱与战争之歌。）

青年朋友们，人生中有许多快乐的东西，只要我们自己找去！

我不知不觉的说了这样的一大堆。我的题目是什么，我已经忘记了。是的，我是在说中国的文坛，让我再说几句关于中国文坛的话，以为本文暂时的结束。

我对于中国文坛第一个不满意是没有内容，我已经说了。现在我所要说的是第二个不满意，就是没有艺术。

① Guitar，英语，通译吉他，即六弦琴。

做一个文学家艺术家不是容易的事。有了材料没有灵敏的手腕把它捉下去还是不中用的。这种艺术手腕的获得，一半靠着天分，一半靠着人功。世界上真正的天才是很少的，所以最重要的还是在于人功，还是要靠自己诚实的，细心的研究，与不断的训练。一次不成功，试第二次以至第三次第四次。因为天才是很少的，所以一动手就能惊人的作品，也是很少的。

中国青年最大的毛病就是自己都以为是天才。因为自己是天才，所以读书不必用功，研究不必细心，随便写一点就可以和世界大文豪并驾齐驱了。最有趣的，就是看小说必看短篇，莫柏桑^①的短篇大家都读了(?)，但是他的长篇小说竟没有一个人知道。Roman Rolland^②的长篇杰作 Jean Christophe, 托尔斯泰^③的《战争与和平》、《安娜加泰里娜》，杜斯妥也夫斯基^④的《罪与罚》、《加门罗夫兄弟》，雷俄的《哀史》^⑤等那些东西太长了，知道一点梗概就够了，废许多时间去读它们，大可不必！

但是艺术，只有在多读，多看，多写上来的。随便写一点的天才的东西，虽是一时人家竟替你发表了，但是他只有污人家的

① 莫柏桑 (Guy de Maupassant, 1850—1893); 通译莫泊桑, 法国作家。一生写了近三百篇短篇小说和六部长篇小说。

② Roman Rolland (1866—1944); 罗曼·罗兰, 法国作家、音乐学家、社会活动家。Jean Christophe (《约翰·克利斯朵夫》) 是他在 1904—1912 年出版的长篇小说, 描写一个以个人奋斗来对抗资产阶级社会的艺术家的悲剧。

③ 托尔斯泰 (Лев Николаевич Толстой, 1828—1910); 俄国作家。《战争与和平》、《安娜加泰里娜》(通译《安娜·卡列尼娜》) 是他的著名长篇小说。

④ 杜斯妥也夫斯基 (Фёдор Михайлович Достоевский, 1821—1881); 通译陀思妥耶夫斯基, 俄国作家。《罪与罚》、《加门罗夫兄弟》(通译《卡拉马佐夫兄弟》) 是他的长篇小说。

⑤ 《哀史》; 今通译《悲惨世界》, 雨果的著名长篇小说。

眼睛而已，花人家的光阴而已，有什么价值可言呢？青年人用心多研究一点描写的手腕与方法吧。如其你们能诚实地干下去，将来的胜利总是你们的，现在不必着急呵！

一九二三年七月三十日于美国柏克雷

从梅雨时期到暴风雨时期*

那末我们到底应该用那一种方法去鼓励民众使他们共同起来干革命的政治运动呢？这就是说我们用了什么方法才可以使民众对于现状，也和我们一样，感觉到一种压迫，一种苦闷与一种不安呢？

我想单单说中国民族性的优良或是单单用历史地理的教授去鼓励民众是不中用的。（关于这一点前面已略略说过。）单用“爱国呀，同胞们！”那种论调也是不成功的。因为我们自己吃饱了饭说几句爱国话，当然不成问题，但是要以之去责备没有吃饱饭的人，说他们为什么只想吃饭不想爱国那是不可能的。天天和他们讲国家是什么，人民是什么，人民与国家的关系是什么，虽可以使他们知道你所说的是对的，但是吃饭似乎比这些话要紧的多！

所以我们不要激励民众也就罢了，不然我们应该大声的喊出来说，你们不得安居乐业，不得丰衣足食，并不是由于天灾，并不是由于运气不好，是由于你们的政府不良，是由于国际帝国资本主义的侵略。你们如其要吃好的菜，穿漂亮的衣服，讨一个好老婆，生几个好孩子，你们大家非一致起来把现政府推倒不可，不然你们这种地狱一般的受罪生活是没有穷尽的。

可是近年来复古的运动即反革命的运动，一天一天强盛起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四年五月《少年中国》第四卷第十二期。全文共三部分。本书选录其第三部分。

来，把全社会闹得乌烟瘴气，不象东西，使我们这种确实明白的思想没有大发展的可能。朋友杨贤江^①在《今年的五四和第三期复古运动》（见《民国日报》五月五日的《觉悟》）上说：“有一种现象，其影响足以麻痹青年学生（其实是全社会）的神经使他们感觉不灵，竟会对于灭种亡国（即自己走向死的路上去）的祸患熟视而无睹的，便是思想界的反动——我名之为第三期的复古运动。”这种反动表现在尊孔社，同善社，悟社等的“妖言惑众”的中间，表现在前江苏省长齐耀琳禁止学生购买新出版物而主张“伦理文学系一国之根本问题苟或废之是为无本”的训令中间，表现在东南大学所出版的《国学丛刊》中间。其他如什么上海万年尊仓圣会的荒谬举动，湖南教育司的禁止男女同学，齐燮元的创办金陵学院，以及种种莫名其妙的思想与行动，都是这种复古的即反革命运动的代表。周作人^②先生在《现代小说译丛》中说：“……为反抗异族的运动，即以怀慕古昔作根柢；这在被压迫的民族里，原是自然的趋势。……但是革命精神的怀古是一种破坏运动的方便，与对于改革而起的反动的保守的运动很不同。”（原书初版三〇五页）唉，唉！中国今日的复古运动中有那几支是“一种破坏运动的方便”的？

所以贤江兄所说的廓清思想同盟！“希望青年学生（包括全部有头脑的知识阶级）本科学的精神各在‘所在地’进攻，务期把这一股乌烟瘴气扫荡干净，为革命前途放一线光明！”实在是中国今日所急需的。

① 杨贤江（1895—1931）：浙江余姚人。少年中国学会成员。一九二三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青年运动领导人，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家。

② 周作人（1885—1968）：浙江绍兴人。时任北京大学等校教授，从事新文学写作。后堕落为汉奸。

我们在知的一方面要下这一种功夫，已略如上述；但是要干热烈的革命运动，这还不够，我们还要革命的文学（包括国民文学，激昂慷慨的国歌，革命英雄的传记）来打动我们的感情，鼓起我们的热血，使我们对于未来的光明的中华民国，发生无穷的希望，使我们对于她的建设发生无穷的努力。朋友沈泽民在《我们需要怎样的文艺》（见四月二十八日《觉悟》）上说：“我们对于文学的要求是怎样可以发挥我们民众几十年来所蕴藏的反抗的意识，怎样可以表现出今日方在一代民众心理中膨胀着的汹涌的潜流；换一句话说，我们要一声大喊，喊出全中国四百兆人人心中的痛苦和希望；再换一句话说，我们需要革命的文学。”

只有把革命的思想去廓清现代纷乱的妖言，去拨动麻痹着的中国人，把革命的热情去激发全中国死气沉沉的民众，新中国的建设才有希望。总之，要解决中国现在的一切问题，只有革命！要解除压迫在我们身上的梅雨时期的烦闷与闭塞，只有暴风雨时期的愤怒和激昂。中国现在已经在梅雨时期的中期了，不久暴风雨时期会来吧，那时一切腐败的东西将被扫除如象风扫败叶，从此白日青天将重现于中国，温柔的和风会从南方吹来吧，美丽的花草将争先恐后的开放起来吧，黄莺儿将唱着她们的如醉如梦的恋歌吧。哦，革命的健儿呵，怎样黄金的，玫瑰色的，未来的伟大的中华民国在我们的前面闪耀着呀！而我们现在在这种无理的压迫之下！我们还不起米吗？

哦，怎样闷塞的梅雨期呀！我们需要暴风雨的时期！我们将长啸一声，叫醒中华民族，我们将为了中华民国的独立与自由血战着——一直到发疯，一直到死——这就是永久的生！

一九二四年五月九日国耻纪念日，上海。

读《红楼梦》后的一点感想*

人生是什么？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人生的繁忙究竟为的是些什么？这些问题是在诗人和艺术家，思想家的心胸中间，牢牢的盘据着，一刻不能忘记的。他们^①借着生命的冲动，努力地想到对于这些问题谋根本的解决，想解释人生，找出人生底意义。他们底努力不是空费的，他们有时借着一闪的灵光，或长期的体验辟出一条道路来，引导我们向了理想方面进发；有时对于现实的人生之透视，看出人生底虚伪，人生底矛盾，更借着他们艺术的手腕，把这些虚伪和矛盾赤裸裸地揭示出来。

《红楼梦》底著者，他是人生底罪状底宣布者而同时又带有指导的意义在内。这一部书可以说是他对于人生的经验，对于人生的观察，和他所味到的人生的意义底记述和描写。

其中精采的地方，真是“美不胜收”，但是最引起我的注意，怀疑，和悲哀底所在，就是林黛玉之天真和薛宝钗之虚伪！现在我就在这一点上写出一点来。

黛玉常不自意的装出常人之所谓小狡猾，而因此愈足以见其天真。伊底爱恋是从伊底心坎中流露出来的，伊拿出全人格交给伊所爱恋的人而同时接受伊所爱恋的人的全人格，伊是为了自己的人格，更为了宝玉底人格而爱了宝玉，这种爱就是伊底生命；失了这种爱就失了伊底生命。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一年七月十二日《民国日报》副刊《觉悟》。

① 他们：他们。方言词。他，亦写作佢，音同渠。

诸君！彼有心拆散这种神圣的爱恋的人，也能称为有同情心的动物吗？人生底冷酷，人生底无味，我们也曾感到吗？唉！

反之，宝钗常常故意装出宽大和善的样子，而因此愈足以看出伊底虚伪和恶毒。伊所要得到的人（不能称为爱恋的人）是由伊底虚荣心、名利心所虚构成的。并且就是伊自己底真心也被这一层帐帷深深地遮蔽住了。伊受了伊底假自我的支配，失了伊底真情，失了人性。就是偶然有些流露，伊就拚命地压制下去，伊终究变了机械人了！

但是论人就不能不一论其环境。我们知道宝钗是深尝过艰难困苦的人，伊对于世故人情比起黛玉来要了解得多，伊因为要适应这种机械的，无情的社会起见，就不能不丧失了伊底天真，丧失了伊自己底一个真我。伊底虚伪是伊拿了伊底赤子之心去换得来的。诸君，这代价大不大呢？

这又怎么办呢？一个人年岁愈大与社会接触愈多知识也愈增，对于人生底罪恶了解一层，烦恼，苦闷也更其加多，“赤子的眼光”Childish view 不能不改为“灰色的眼光”grey view 了。但是，难道这是不能免的吗？难道这是无可逃避的吗？

我不相信！我相信：我底知识经验是为了人生，为了人生，知识和经验才有价值；烦恼，痛苦也是为了人生，为了人生，烦恼和痛苦才有价值。因为都是为了人生，所以一个人如其没有丧失他“人的中心”personal centre，无论什么知识，什么经验，什么烦恼和苦闷，对赤子之眼光，不但可以丝毫无损，并且还要增强我底奋力。

但是诸君请特别注意我底“人的中心”四个字。这“人的中心”就是我底真生命，就是我底标准，也就是我底宗教，我底爱！

临了，让我再说几句话罢！我们情愿为了赤子之心受人家

底欺骗，我们情愿为了赤子之心受人家底讥诮，最后的胜利属于哪一类人，我们今日不得而知，但是我们总算对得住自己的良心，对得住全人类了。

这篇东西本早想做，而又拖下来不去做，前日接宗白华^①兄自德国寄来一信，顿时触动我底心，我就不能不做了。他信上的话节录如下：“……你说我是一个很快乐的人，我完全承认。你说一个人要经过一度深刻的悲哀，再在悲哀中找出一线光明来。这话就是见道之语。……不过你要知道受一次的悲哀痛苦，一方面固可以得到进步，他方面也可以堕落。因为对于世界人生的苦闷罪恶，深知了一层，就会把天真赤子之心失去了一层。能同时深知世界之罪恶痛苦，又不失其天真赤子之心，这就是坚人、佛人了。我常时表现快乐，以任天真，也是为着勉强保存这点赤子之心于万一耳……。”

白华还说他自己也是经过极大的痛苦的，但是他现在的心襟完全开放了。我现在拿这篇东西质之白华兄不识以为然否？

尚有其他关于《红楼梦》的讨论，待日后再谈罢。听说雁冰^②兄也有意见，不知何日发表？

七月十日晚

① 宗白华(1897—)：江苏常熟人。现代诗人，哲学家。当时在德国法兰克福大学哲学系学习。

② 雁冰(1896—1981)：即沈雁冰(茅盾)。浙江桐乡人。张闻天的朋友。当时在商务印书馆工作。

王尔德介绍*

——为介绍《狱中记》而作

一

王尔德 (Oscar O'Flahertie Wills Wilde) 生于一千八百五十六年十月五日爱尔兰底杜白林 (Dublin)①。他底父亲名唤威廉·王尔德 (William Wilde), 母亲名唤姬娜·法朗西施·爱尔基 (Jane Francisca Elgee), 都是当时有名的人物。父亲威廉早年以文学鸣, 后来忽倾心于医学, 到伦敦, 柏林, 维也纳等处专心研究。研究底结果, 得了一个“近世耳科医学鼻祖”的称号。此外他对于考古学也很有深造。母亲爱尔基早年以文学著名。一千八百四十七年以后常在杜白林底《The Nation》杂志上供给稿子; 伊底有名著作《国家主义者宣言》, 替伊博得了很大的令名。至于伊底办事的才能, 应酬的本领, 凡遇见过伊的, 没有不承认伊是一个极漂亮的人物的。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二年四月三、四、六、七、八、十、十一、十三、十四、十六、十七、十八日《民国日报》副刊《觉悟》, 署名“闻天 馥泉”。全文共十二大段。第一至第九大段为张闻天所作, 第十至第十二大段为汪馥泉所作。完稿于一九二二年三月二十四日。后收入《狱中记》, 于一九二二年十二月列入“文学研究会丛书”, 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出版时作者对文字作了校订, 并删去正文前的引言与末尾一小节, 另写了第十三大段。本书据一九二二年十二月商务版排印。

① 杜白林 (Dublin); 通译都柏林, 爱尔兰首府。

以这两人为父母而生的王尔德(他是次男),其带有艺术的天禀,那是毫不足怪的。以这两人为父母而组织成的家庭中,其染有欢喜考古和交际,自负和自恃那种习性,也是毫不足怪的。有人说:“当他很小的时候,他底母亲就以为他是一个‘颖异的’孩子。他尝跟着他底父亲出去搜求古董,这种旅行引起了他爱神话和爱轶闻的性情;他在客厅里听他母亲底爱尔兰思想底谈话,炼就了他底智慧。他一生中最好的教育,是在他父亲底早餐桌上和母亲底会客厅中得来的。”这是十分正确的。他在九岁的时候,即进朴都拉皇家学校(Portora Royal School),在那里,他也得了不少的益处。他见了算学是头痛的,做文章的本领也不大行,可是读书吸收的本领却极惊人。他在学校里自视甚高,专好替人家起绰号,或和教员起冗长的讨论。这种脾气,一面却增进了他底智慧和空想力。至一千八百七十一年,即当他十六岁的时候,他进了杜白林底三一大学(Trinity College)。在这三年内,他得了不少古典的知识;希腊语底竞技,他又得了金的奖章。其后,一千八百七十四年,即当他十九岁的时候,进了牛津大学(Magdalen College Oxford),四年底在学中,他曾做了两次特待生。并因为赋«Ravenna»^①一诗,他还得了一次头等奖。

当他进牛津大学的时候,拉士金(Ruskin)^②正主美术底讲席。虽是拉士金不久去职,而王尔德受他底影响,那是不问可知的。他底左袒唯美主义运动,虽一半由于他底天性来的,而一半也是由于他底先生拉士金那里来的。

他对于装饰美术的趣味也是在那时发生的。他在牛津大学时住的房间,出名装饰得最美。房子底墙壁上,都涂满了美丽的

① Ravenna: 腊万纳,意大利的一个港口城市。

② 拉士金(John Ruskin, 1819--1900): 英国美术批评家。

彩色，台子上和书架上都放满了许多古玩东西。这种古玩东西，他不必另外出钱去买，他只消从家里搬得来就好了，因为他父亲原是一个古董收藏家。在他底房间内，他常常和同学们谈论到艺术上种种问题。他底艺术观，在这时期内也已有了萌芽。此外更受了莫列斯(William Morris)，伯·约斯(Burne Jones)，柏泰(Walter Pater)诸先生底影响，于是他底主张愈形明显。而对于他最有影响的，就是希腊底旅行。

希腊底旅行虽不能把他造成一个“健全的异教徒”，可是把他平日梦想中的美境，大大地证实了；并且还给了他许多平日所梦想不到的美。王尔德自己曾说，从这番游历之后，“他把忧愁底崇拜一变而为美底崇拜了。”他曾有一时专门梦想宗教；但从此以后，他把一生专献给艺术，献给美的宗教了。

这希腊思想就是王尔德精神生活底素地。他底人生观，艺术观，都由此找到了基据。所谓希腊思想，就是人间生活底外面和内而(即肉的生活和灵的生活)底圆满的调和，即艺术和现实底融合，灵和肉底一致。换言之，希腊思想就是唯实主义和理想主义底提携，快乐主义和精神主义底合致。而这些调和，这些合致，就是希腊人底所谓美，也就是王尔德所找求的美。不过王尔德有时只觉到肉体底美，忘记了灵肉一致底美，以至终究做了个不健全的希腊人。

王尔德对于自己底爱美的天性，已得到了哲学的根据，于是——一出牛津大学，就发挥他底主张，就大胆地在人生的艺术底潮流中，鼓吹唯美主义的艺术，鼓吹艺术的艺术了。并且自己也躬自实行他底主张。他穿了一身天鹅绒的衣服，宽的汗衫，倒折的领口，喉间用一条异样的领带，打一个 Lavallière^① 的结，手里拿

① Lavallière: 一种项链(或项圈)。

了一朵向日葵或是百合花，到处宣传他底主义。我们看他何等地热烈，何等地澈底，何等地勇敢！

至一千八百八十一年，他把他在学校中和出学校后所做的诗，集成一本小册子，上边题了《Poems By Oscar Wilde》^①。这诗集一出，轰动了当时的诗坛。毁誉褒贬之声，简直不绝于耳。而自此他就一跃而为唯美派的青年诗人，他底大名也竟像风一般向四面散布了。

二

一千八百八十二年，他到美国去。他去的原因：一则因于美国人来请他讲美学；一则因为他听到他底诗集，美国也有人批评。所以他想把他底“真正的唯美主义”(Real Aestheticism)教给佢们。到了美国之后，美国人用了好奇的狂热欢迎他。佢们欢迎他，并不是对于他底唯美主义有什么了解，——讲功利的，实际的美国人是很难了解这些的——佢们不过要看看名闻一世的王尔德穿怎样的衣服，发怎样的言论罢了。他到了美国之后，即在纽约、波士顿和其他地方讲《英国底文艺复兴》和《装饰美术》这两个题目。前者主张美底赏鉴为人生最高的目的；后者指摘美国人底装饰为粗笨没意味。这两部书在我们看来，他底主张是很有创见的，他底批评是很犀利的；但是因为他招了美国人底反感，而更因为他底夸大的话(?)，如，“我不大满意于太平洋。彼并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伟大。”又如，“我对于尼亚加拉(美国最大瀑布)失望极了。许多人一定要对于尼亚加拉失望的。美国的新妇都要被带到尼亚加拉去的，看了这样大而无当的瀑布，

^① 《Poems By Oscar Wilde》：《王尔德诗集》。

虽不是最大的失望也该是伉俪生活中最早的失望罢。”以及所谓“美的服装”(Aesthetic Costume)底招摇人目，竟受了一场没趣，一阵痛骂。但“真正的唯美主义”，还是在他底心中，一点也没有走漏，试想人们底举动是怎样盲目，人们底弱点是怎样支配着人们呀！

但是一种学说都要受当时的误解和嘲笑的。如其因为怕人家底笑骂，就闭口不讲，那就永远被误解、永远被嘲笑了。大胆的王尔德，他不说不已，说了就说到底。人家底嘲骂，他是一毫不顾的。他不是不懂得“社会嘲笑底专制”，他是很懂得的，不过因为他对于主义底忠实，就不惜抛弃一时的名誉，和社会反抗。在这种地方看来，王尔德不是像庸众所说的那么卑下的了。

美国底演讲旅行完了之后，于一千八百八十三年回到伦敦。把他在美国所创作的《伯杜公爵夫人》(The Duchess of Padua)和《虚无主义者维拉》(Vera, the Nihilists)两篇戏曲修改一过，发表出来。于是他底戏曲底才能，也为社会上一般人所公认了。于一千八百八十四年三月二十九日，和辩护士之女李沃德(Constance Mary Lyod)结婚。一八八五年六月生一子，一八八六年十一月又生一子。

自一千八百八十四年至一千八百九十五年可以说他底全盛期。他所过的生活，完全是一种游离的、非现实的、闲散的、无关心的而又华奢的、放纵的生活。他在太德街上和他底友人租了很精美的一间邸宅；关于室内底装饰和其他事情而花掉金钱，在他是毫不顾惜的。在这地方，他招集了许多朋友，日夜宴会，并且于谈话笑乐之间，讲到艺术的时候是很多的。更兼王尔德夫人又是一个很爱时髦、很能谈吐、很能交际的女子，和王尔德真是一对璧人。伉俪在太德街上做了伦敦时髦社会底北极

星。王尔德底片言只语，有人传说；他夫人底服色好尚，有人仿效。加之他又善于招待人，薄于利害观念，社会上的人没有一个不愿亲近他的。他如其有钱的时候，救济贫困的艺术家，就是至再至三也不觉讨厌。法国某女优评王尔德道，“我欢喜王尔德的地方，就是和他开始相交的时候，他能对我非常亲热这事情。但是这种亲热，不是平常一个男子看见一个女子的时候，像我们所常常看见的拚命想买女子底欢心的那种亲热。我和他完全是友人底关系呵。但是能有深的真友情产生。这样的事情，在男女之间是极可宝贵的呵。”可见他在那时对于人，是怎样地有魔力的了。

在这十年之内，他著了许多著作。童话集《安乐王子和其他故事》(Happy Prince and Other stories)在一八八八年出版；童话集《石榴之家》(House of Pomegranates)，论文集《意向》(Intentions)，《道灵·格莱底肖像画》(The Picture of Dorian Gray)，《社会主义下的人间底灵魂》(The soul of man under Socialism)，《阿斯·丝维尔斯卿底犯罪和其他故事》(Lord Arthur Saviles Crime and Other Stories)；这些小说和论文都在一八九一年出版。其中论文集《意向》为三篇有名的文章所集成，题目是《批评家的艺术家》(The Critic as Artist)，《架空底颓废》(Decay of Lying)，《钢笔、铅笔及毒药》(Pen, Pencil and Poison)。及至一八九二年，完成他用法文写的《沙乐美》(Salomé)。他解释他用法文做这剧本底原因说，“我有一种工具，自己知道颇能应用的，这就是英国底文字。但是另有一国文字，我听了一世了，现在要试试这新工具，看我究竟能不能造出一些华美的东西来……当然的，其中要含有许多法国文人所不用的风格，但是我底剧本转而可以得到一种异样的色彩。梅德林

(Maeterlinck)①底著作所以能生那么异样的精神，就因为他底情调全是一个法莱孟人(Flamand)②，而写的却用一种异国底文字。罗赛底(Rossetti)③也是这样，他写的虽然全是英文，他底风格却纯是拉丁式。”这书，虽则经过须华勃(Schwob)底修改，但也还看得出一些是异国人底手笔。这书底英文本，为他底好友道格拉斯(Lord Alfred Douglas)所译，文字亦极美丽。

一八九二年以后他忽然改著社会剧。一八九三年完成《遗扇记》(Lady Windermere's Fan)，一八九四年完成《一个不重要的妇人》(Woman of no Importance)，一八九五年完成《理想的丈夫》(The Ideal Husband)和《庄严底可贵》(The Importance of being Earnest)。这一次所做的戏剧很受社会上底欢迎。伦敦一处，一个晚上可以看到三处都是在演王尔德底剧本；于是作品底报酬——金钱——便泉涌般流入这个花花公子底手里了。以至他底狂热的本能一发而不能收拾，终究于一八九五年为了一件不名誉的事情，把他送到监狱里去了。而王尔德底人生态度，就此起了极大的变化。

王尔德在《狱中记》(De Profundis)里说，“我底一生有两大关键，一是我底父亲送我进牛津大学，一是社会送我进牢狱。”我们现在对他底第一个重要关键底生长和发展，表面上已讲完了；进一步的探求，就不能不到他底著作中去找求他底人生观和艺术观了。

① 梅德林(Maurice Maeterlinck, 1862—1949)，通译梅特林克，比利时剧作家。用法文写作。

② 法莱孟人(Flamand)，通译佛兰芒人。占比利时居民总数百分之五十五，讲佛兰芒语。

③ 罗赛底(Dante Gabriel Rossetti, 1828—1882)，通译罗赛蒂，英国画家、诗人。他的祖籍是意大利。

三

十八、十九这两世纪内，科学的发展长足进步；用怀疑的精神，以破坏从前所谓神秘的、所谓不可思议的许多现象；用唯物论，以说明世界上一切现象。于是昔日所依以活命的幻象完全破灭，宇宙全体原来不过是一件大机器，没有什么神底意志，没有什么人底自由意志，更没有什么天才，什么英雄。生是依物理化学底法则运行，死也不过是受物理化学底法则底支配。及达尔文《物种原始》^①出世，用科学底方法证明，人是从下等动物发展来的，不是耶和华^②造的，于是人底地位更一落千丈。结果，由怀疑而生苦闷，因苦闷而厌世悲观；由机械的命定论而绝望，由绝望而消极愤世。晓得人生原来是这样这样的东西，那么人生还有什么意义可说，这样忙忙碌碌终日没有休息，岂不可笑。于是在法兰西发生所谓“世纪末” (Fin de siècle)^③，在俄罗斯发生所谓“世界苦” (Toska)^④，愁云惨雾，把光明的世界完全遮盖住了。

在这种愁云惨雾底中间，人类如其不欲生存，向自杀的路上走去则已；如其还要生存，那么就有两条路可走：一，硬着心肠，面对这丑恶的人生，而在这中间发现一条光明的道路；二，逃避这丑恶的人生，另造幻象以安慰自己和他人。这两条路，在艺术方面底表现，就是所谓“人生的艺术”和“艺术的艺术”。前者即自

① 达尔文《物种原始》：达尔文 (Charles Robert Darwin, 1809—1882)，英国博物学家，进化论的奠基人。《物种原始》，通译《物种起源》，1859年出版，提出以自然选择为基础的进化学说。

② 耶和华：希伯来人对上帝的称呼。

③ “世纪末” (Fin de siècle)：十九世纪末的一种悲观、颓废的思潮。

④ “世界苦” (Toska)：俄语“Тоска”意为忧愁、苦闷。

然主义底艺术，后者即“旦加丹”(Decadent)^①底艺术(有人把Decadent这字译为堕落派，我们觉得很不当)。而这两者底最Typical(标准的)代表，就是易卜生^②和王尔德。

他们两人对于人生的态度是根本上不同的，所以他们两人艺术上的主张和方法也各走极端。易卜生是不避现实的，并且着重现实；他想在现实当中“发见”真理，开新生之门。王尔德是回避现实的，并且看轻现实；他想另外“创造”出美的乐园，沈眠到里边去。既不能不面对实人生，就不能不看到人生底丑；既不必去看实人生，就只消注意到美。既要看真实的人生，就不能不用刻划的、描写的技巧和理智的、冷静的观察；既不要看实人生，就需要修辞的、曲态的、粉饰的技巧和好奇的、夸张的、官能的、热情的基调。这其间都是互相对待的，并没有谁好谁坏的意思！

易卜生底艺术，我们现在不多讲(如能把他们两人比较而研究之，是很有趣味的事吧)，以下单讲王尔德。

王尔德对于人生的态度，有以下的特色。

一、反对科学——我们说过，十八、十九世纪内科学底勃兴，把宇宙间一切现象都用唯物论去解释了，并且由这些科学底应用，造成了所谓近代文明。王尔德对于这种唯物的机械观和由这机械观所产生的文明极其憎恶。他痛骂这种死板的、无感情的、功利的、冷酷的社会。他想超脱这科学底约束，跳进不可知的世界里去。

二、“自己崇拜”——他既反抗了原来的科学的人生观，自然他便没有其他有势力的根据了；他既否定了风靡一世的自然科

① “旦加丹”(Decadent)：通译颓废派。

② 易卜生(Henrik Johan Ibsen, 1828—1906)：挪威剧作家，问题剧的代表作家。

学底经验说、唯物论，那么他所有的自然只有自己了。所以他是十分执着自己的，也可以说他是澈底的个人主义者。像巴莱(Maurice Barrès)^①所说的，“我们在这世界上所真能晓得的东西并且是真正存在的东西只有一样。这能够触到的实在就是自己；宇宙不过是依了自己而看作美的或看作丑的的壁画(Fresco)罢了。我们非执着这我们底自己不可。”也正是王尔德所要说的。

三、唯美主义——所谓唯美主义(Aestheticism)，有时称耽美主义或者美至上主义，即以美为绝对的主义。不过他底所谓美，不是现实的、自然的美，而是非现实的、技巧的、人工的美。他以为艺术底目的就是美底创造，人生底目的就是美底享受(他底美，虽不一定是灵肉一致，但至少也是灵肉互相混合的美)。

我们由了这三种特色就可以了解王尔德底行为了。他何以要嘲骂现社会，他何以要夸张自己，他何以赞美青春，他何以看轻现实，他何以要穿美的服装，他何以欢喜空想……这些问题，都是从他对于人生的态度上来的。他不但是诗人、小说家、戏曲家，他更是一个实行家。他用了宗教的热情把他底主张和见解完全实行出来，不怕社会底责罚，不怕朋友底陷害，不怕自己底死。不论他所达到的目的怎样，所得到的结果是什么，我们对于他却表示充分的同情和敬意的。

人生底本身是十分丑恶的，既不能如易卜生，左拉^②，莫泊三他们一样，那么，除了创造一个幻象以安慰自己和他人之外，还有其他的办法吗？况且王尔德底幻象，不但徒用以安慰自己和他人，他还想努力地把这丑恶的人生美化哩！如其说他这种努力是无用的，是白费心血的而讪笑之，那么，当初耶稣底提倡爱，

① 巴莱(Maurice Barrès, 1862—1923)：通译巴莱士，法国小说家、政论家。

② 左拉(Emile Zola, 1840—1902)：法国作家，自然主义的代表作家。

也何尝不是如此呢？耶稣到今日，我们大家已认为有伟大的人格，那么，又安知二千年后人们对于王尔德一定不是如此呢？

这是泛论王尔德底大概，以下想在他底作品中间考察一下。

四

统观王尔德底作品，有二个特点：一，深刻的印象底缺乏；二，词藻底优美、适合与和谐。这都是由王尔德底个性上来的。因为他底艺术底目的是在创造美，并不在刻划或是描写自然和人物，所以在我们看来就没有深刻的印象了。况且他向来是鄙弃现实的，所以他所写出来的，并不是他自己底深刻的印象，却是他底空想或是活泼的想象，他能够把这些空想或是想象活泼泼地衬托到纸上来，已经显出他底绝大的天才了。我们读他底小说或是戏曲，虽内中底人物不一定有什么个性，但是活气是充满了的。至于他底美丽的词藻，像他底想象的美丽的衣服，更可以显出他底想象的美。

《英国唯美主义运动》(The aesthetic movement in England)著者哈米尔顿(Walter Hamilton)说，唯美派底诗底特征是“从情欲底官能的暗示的描写而成的诗歌；是穿了夸张的隐喻、奇怪的古代文字和古代的俚谣底音律底衣服”的。王尔德底诗，确是穿了“夸张的隐喻，奇怪的古代文字和古代的俚谣底音律底衣服”的。如《Sonnet on approaching Italy》^①，《San Miriato》^②，《Italia》^③，《Sphinx》^④等，都是这样。就是像《Imp-

① 《Sonnet on approaching Italy》，《意大利在望》。

② 《San Miriato》，《圣米利亚托》。

③ 《Italia》，《意大利》。

④ 《Sphinx》，《斯芬克斯》。斯芬克斯是希腊神话中狮身女面带翼的怪物。

ression du matin》(《早晨底印象》), 虽是作者取了许多自然底景色, 如 Thames, St. Paul, fog, woman, daylight, country, wagon^① 等, 总觉得浅淡而没有强烈的实情。至于《莱顿监狱之歌》(Ballad of Reading Gaol) 我将在下边再讲。

王尔德底童话共有九篇, 我所读过的却只有五篇, 即《渔夫及其魂》, 《星孩》, 《幸福的王子》, 《莺儿与玫瑰》, 《利己的巨人》(这五篇都已译出)。在这五篇内, 我们觉得除文字都十分华美、优雅之外, 尚有一贯的基调, 这就是热烈的爱和敬虔的爱底赞美和嘲笑的、矫激的社会底批评。如《渔夫及其魂》底末段, 那青年渔夫因为小人鱼死了而哭伊(小人鱼)的一席话(以下所引俱依穆木天君译本):

“爱比智慧还好, 比富还宝贵, 比人们底女孩底脚还美。火不能烧彼, 水也不能没彼, 黎明我招呼你, 你不应我底招呼而来。虽是月儿也听到我呼喊你底名, 你也不理我。可是就是这样, 我不应该离开你。我走错了路害了自己, 可是你底爱永远与我同住, 彼总是强有力的, 没有能胜过彼的, 虽然我看见过恶也看见过善来。现在你死了, 我也要与你同死。”

还有在《莺儿与玫瑰》中, 莺儿对那青年学生说:

“快活着, 快活着, 你要有你底细玫瑰花啦。我要在月夜用音乐创造彼, 用我自己底心血染彼。我所转求你的, 就是要你作个真正的有情人, 因为哲学虽然聪明, 爱比哲学还要聪明; 强权虽然有力, 爱比强权还要有力。鲜红的是彼底翅膀, 火焰般的是彼底身体。彼底唇如蜂蜜似地甜, 彼底呼吸如乳香似地香。”

这不是爱底赞美吗? 还有如同篇中那青年学生因为失了恋而说:

① Thames, St. Paul, fog, woman, daylight, country, wagon, 泰晤士河, 圣保罗教堂, 雾, 女人, 阳光, 乡村, 马车。

“爱真是个无用的东西哟。彼不及逻辑底一半有用，因为彼不能证明什么，彼总告诉一种不能实现的东西，叫人信那些不真的事物。其实彼是全不适用，在现代什么都是实用的，我还是回到哲学内研究形而上学去吧。”

于是他回到他底屋里，拉出一本尘封的大书，就念起来了。

这不是嘲笑社会上一般讲实用的朋友们吗？其他妙处，非常之多，如其读者能留心起来，就不难找出。

但是在这种地方，疑问就来了，就是王尔德既然讲个人主义，讲享乐主义，何以有这种论调呢？譬如在《星孩》内竟是懂透了《圣书》中的真理者的话，如那星孩说：

“我给你的服务，你用好几倍还了我，我表示给你的亲切，你用好几百倍还了我。”兔儿答道，“不是，你怎样待我，我也怎样待你。”

这到底是庸众底不了解王尔德，还是王尔德底自相矛盾，或是灵肉冲突的下意识底表现？

我以为王尔德底个人主义并不是自私自利主义。如其他是自私自利者，那么何以他不重金钱，不着重现实？因为凡是自私自利者对于现实、对于金钱最是注意，非然者，就不成其为自私自利主义者。王尔德底个人主义，我们已说过是执着自己，把自己底个性充分发挥的意思。他底享乐主义也并不是单讲官能底享乐，他是对于一种幻象底享乐，即对于美的乐园底享乐。他执着这种美的乐园，他是极端的罗曼主义者，他反对这种死的、无味的、机械的社会，主张把人生美化、戏曲化，把人生造成一篇Romance^①，一首Idyll^②。

① Romance, 罗曼司, 原指中世纪的骑士故事, 后为浪漫文学的通称。

② Idyll, 田园诗。

美和爱是不能分离的：在王尔德底作品上看来，爱就是美，美也就是爱。美的乐园就是爱的天国。爱和美都可以把人生造成一篇趣味浓厚的 Romance，一首华美典雅的 Idyll。他在这个时候极端地提倡爱，也就为此。

这种灵肉一致的美和爱，是从希腊思想上来的，我们已说过了。但是处在这种灵肉冲突的现代，究竟不能把彼实现出来，况且他那时受环境底诱惑，受一时的热情底支配，终究成了一个灵肉两帝国底冲突者。这种灵肉两帝国底冲突，在他底最有名的小说《道灵·格莱底肖像画》上表现出来。

现在且把他底《道灵·格莱底肖像画》介绍一下，想来也是阅者所愿意的罢！

五

道灵·格莱是一个大约二十岁的美少年，思想行为都极天真；他也不晓得所谓美和丑。而他底友人，画家哈尔华特(Basil Hallward)，却对于他底美崇拜到十二分，差不多发狂似地崇拜，并且因为要把他底美传之永久，所以专心一意地替他画像。画家底友人亨利·华顿(Lord Henry Wotton)是一个极端的快乐主义者，他常常到画家那里去玩。偶然碰到了道灵，他就把他自己底快乐主义的哲学鼓吹给他听。说道，世界上最希望的是快乐。而这种快乐是官能的、肉体的快乐。所以人们非把官能底作用锐敏起来，非把肉体上的快乐享受起来不可。而这种享乐只限于青春时代。青春是人生上最有价值的东西，不可任其过去的。何况像道灵这种绮年玉貌呢？道灵当他说的的时候只是默默地听，后来又看了画家替他画的图画，便感到自己底美貌和自己底青春。于是他就默想这种美貌到什么时会消灭呢；并且亨利底

话又浮到他底心里，变成了强烈的要求。他想，如其我能永久美貌呢，那我就可以永久享受肉的快乐；如其我要永久美貌呢，就非把我和画布上的假我对调不可。事情就照他所想那么地成功了。自此之后，他就完全受快乐主义底支配，完全以享受人生底快乐为主了。为了造成空想的快乐，为了要满足一时的欲望，无论干怎样酷虐的事亦在所不顾了。更因为他底真我已和画布上的假我对调了，所以虽是他底红颜还是一点没有变更，而画布上的他已经变成凶恶的残忍的了。他这样地过了十八年。

官能底刺激是容易变成麻木的，肉体底欢乐是容易厌倦的，况且灵魂底力又不是那样容易绝灭的，于是灵肉底战争起，不安和懊恼涌上心头。这种苦闷如骨中骨、肉中肉，他没有方法去掉。于是在某一夜间取出他因不敢看而秘置的肖像画来看，呀！这肖像上底发不是变成灰色的了吗？额上颊上都不是深刻了狞恶的皱纹吗？朱红的唇不是涂满了血腥吗？这是道灵十八年间的真相呵！他看了又看，怒从心上起，恶向胆边生，便拔出洋刀向肖像底心窝刺去。外边的人听见了一声怪叫，奔跑来一看，只见道灵已自杀而死了。向来美丽的道灵已变了污秽的，丑恶的，残忍的老人了，而在尸边的壁上却挂着道灵底肖像画，那画正是向来美丽的道灵底面影。

以上是《道灵·格莱底肖像画》底概略。这书一出，英国式的和美国式的 Journalist（报章杂志派）对于他大大地攻击，说他这种官能派的文艺是非社会的，病的乃至不道德的。只有他底先生柏泰说，“依这创作看来，王尔德就是列于亚伦·坡（Edgar Allan Poe）^①和法兰西这种 Romance 底作者之林，也是毫无

^① 亚伦·坡（Edgar Allan Poe, 1809—1849）：通译爱伦·坡，美国作家、文艺批评家。作品对西欧文学中颓废派和象征主义影响很大。

逊色的。”而王尔德自己对于这种攻击的辩护大约说：一切的创作都是为了自己底快乐。艺术底世界与道德底世界是全然分离的，在艺术里只有写得好不不好的问题，并没有什么善恶的问题。创作家是美底创造者；批评家是用和作家不同的样式，以阐明这种美的印象的。如其从道德的见地去批评艺术的作品，我以为永远是永远不会了解艺术的。

由我们看来，这部小说并不像大众所说的那么不道德、那么病的、那么非社会的，他所描写的道灵·格莱正是现代人底代表，正是灵肉冲突底自白。但他底根本思想，还是由希腊主义上来的。画家亨利说，“除了官能之外，没有一样东西能够治疗灵魂的，正像除了灵魂之外，没有一样东西能够治疗官能的。”“灵和肉，肉和灵是怎样地神秘呵！在灵底中间有兽性，在肉底中间有时也有神性。……”

道灵因为求美底享乐，以至卖掉自己底灵魂而不顾，终究受了灵魂底责罚把青春和欢乐破坏了。所以如其在王尔德这部书里有什么“教训”，有什么“寓意”，那就是说一切的过度和一切的抛弃一样，结果一定要受罚的。

王尔德说，“我们唯美主义底运动，是对于这种干燥无味的社会底反动。我底作品，也可以看作关于装饰美术的论文。是对于平凡的写实主义底生硬的、鄙野的反动。”所以他这部书，是对于社会的批评而又是忠实于唯美主义的。请读者翻开《道灵·格莱底肖像画》第十一章一五一页（据 Modern Library 本）来看。

……他想找求或种生活底新样式，在这样式里有合理的哲学，也有整然的原理，而且在官能底灵化中找出生活底最高实现。

官能底崇拜已经被人们非难了，但们对于似乎比但们更强的热

情和感情感到一种自然的恐怖，觉得如其这样，就要享受比人间生活更劣等的生存形式了。但是在道灵·格莱看来，官能底真性质一向没有被了解；人们所以永久为野蛮、永久为兽类，单因为他们不去把这些官能（对于美的本能自然是最要紧的）造成为新的灵性中的要素，而使彼等饥饿变为屈服或是用痛苦去扑灭彼等。当他返顾历史上活动的人类时，那损失底感情时常浮动起来。屈服了这么许多，而不过为了这一点点的目的！这种狂暴的反抗，这种自己拷打、自己否认的奇怪的形式，彼底原因是恐怖，彼底结果是比了空想的堕落还要无限可怕的堕落，在他们底无知里，他们还从这种堕落后逃开，而“自然”逞了伊底可惊的嘲笑，把隐者驱逐出去，喂给沙漠底野兽，并且把野原底兽给隐遁者做伴侣。

是的，像亨利所预言的，我们要改造人生，要把他从今日复兴的酷而丑的清教主义(Puritanism)上救出来，就非有一种新的快乐主义(New Hedonism)不可。固然理知是不能不用的；但是凡一切足以牺牲热烈的经验底任何形式的理论和制度，是不能忍受的。他底目的，是经验自身，不是经验底结果，不论这种经验是甘的或是苦的。关于杀灭官能的禁欲主义和迟钝官能的卑下的逸乐一样，新快乐主义是完全不知道的。但是彼教导人们去倾倒一身在其自身是一刹那的人生底瞬间上。

这不是他对于现社会的批评吗？在这里的道灵·格莱又不是王尔德自己吗？

人家说他曾经一度加入罗马旧教团；罗马旧教底礼式常常引动他，那是确实的。比古代的底圣礼实际上更要恐怖的每日的底圣礼，因了他底官能底痕迹底强烈的否定，和因了他底要素底原始的简单和他要象征化的人间悲剧底永久的悲哀一样，击动了他底心。他欢喜跪在冷的大理石的铺石上看守望那穿了绣花法衣的僧侣用白的手慢慢地拿掉圣龕上的幕，或是看他举起盛苍色的圣饼（有时当作天使底粮食的）

的嵌宝的提灯形的壶，或是看他着了基督十字架上的苦惱底衣，把面包打碎了放在圣杯内叩他底胸怀而认自己底罪。那些穿了红衣的严肃的小孩子把出烟的香炉举起在空中。像大的金镀的花一样的事情，对于他是有微妙的魔力的。当他出了教堂，他常常用了惊异心去探望忏悔室，并且坐在其中的一室底朦胧的影子底下，听那从破格子里渗漏出来的那些男女实说佢们真历史的耳语。

但他不陷于因为形式地受了信条和系统就阻止知识发展的错误，或是把不过适于一夜的住宿的地方，把不过适于过无星无月的黑夜的二三小时的宿地，错当作住家，也是没有的。有把平凡的东西弄成奇异的可惊的力量底神秘主义，和常常追随这主义的智巧的德国底废弃论，在一个时期内，引动了它；而在另一时期内，他又倾向于德国底达尔文主义运动底唯物的信条了，在追求人间底思想和热情于脑髓中的真珠般的细胞中间或求之于肉体中的白神经中间，他找到奇妙的快乐。在不同是通常的或是异常的，病的或是健全的精神完全为一种生理的条件所左右的那种概念内，他感到愉快。但是像前面所说的，在道灵看来，没有一种人生底理论比了人生本身更其重要的。他很敏锐地觉到一切知慧的思索如其与行为和经验离开了，便怎样地空虚和无价值呀。他晓得不论官能，不论灵魂都有彼等底精神的神秘。

这不是他（是道灵也是王尔德）底唯美主义底特色吗？不是他底享乐主义底特色吗？他赞美“美”和“快乐”，那是不能否认的。但他所赞美的美和快乐，并不是像在自然主义底作品中那种挑拨我们底肉感的美和快乐，却是游离的、人工的、非现实的美和快乐，所以虽是在他底作品中间也用浓厚的、强烈的官能文字，但是他是抽出于实感而给我们一种特殊的印象的。这都是由他底性格和他所唱道的主义上来的。

由上面看来，他底作品不是非社会的，病的，和不道德的了。

至于他底艺术底手段，在这时已经十分圆熟，虽华特、亨利、道灵都染有王尔德底个性，但这些都活泼泼地现在纸上的。

六

《道灵·格莱底肖像画》是王尔德所作小说中最有名的，《沙乐美》是戏曲中最有名的了。这戏曲作于一八九二年，人家说他是为了名女优培尔娜尔(Sura Bernal)而作的。培尔娜尔当初也想把彼排演，可是因为检阅官以为此剧有伤风化，所以就被禁止排演了。当时王尔德便有一封信寄给《泰晤士报》说，“在现代悲剧女优中占第一把交椅的培尔娜尔夫人扮沙乐美底主人公这事，虽是在我是非常愉快而且值得夸口的地方，但这剧本决不是为了马当·培尔娜尔而作的。我向来并没有为了某某俳優乃至某某女优而创作脚本，以后我也不想这样做。这是艺术职工(Artisan)底事情，不是艺术家(Artist)底事情。”当时他对于检查官的愤懑和艺术家的郁勃的自负心，已在这中间表现得非常明白。直到一九〇五年德国特来斯登(Dresden)某歌剧场开始扮演之后，于是欧洲各国都争先翻译，争先排演了。就是日本也演过，扮沙乐美的就是被称为日本底花、光、爱的须磨子(Sumako)。我们中国，却不知几时才演咧！

这剧底大意，约略如下：犹太王希律因为要讨罗马皇帝差来的使者底好，大开筵宴。而王妃希罗底曾和前王生一女名沙乐美，容颜绝美；不但今王爱上了伊，就是守卫兵底大尉纳拉波斯在这宴会席上也爱上了伊。可是沙乐美并不曾爱过他们。席间伊忽然听到了先知约翰底声音，及至一见了他底风姿，不禁无名的心中涌上了热烈的爱，把约翰底风采不绝地赞美并且要和他接吻。约翰却不理，只向伊辱骂。大尉见自己失了恋，便自杀

了。王希律出，起初用甘言引诱沙乐美，伊不睬。于是王更请伊跳舞，并说如其为他底愉快而舞了之后，他设誓不论伊要甚么他都愿给伊的。七袭面纱之舞终，沙乐美要求用大银盘端着约翰底头给伊。沙乐美之为此，一则要复约翰辱骂伊的讎恨，一则要满足吻他底唇的欲望。王希律大惊，愿以任何宝贵的东西给伊，乃至与伊平分王国之半亦在所不惜。但是沙乐美只要约翰底头。不能背他自己所设的誓的王，不得已，竟从了沙乐美之请，以银盘端了约翰底头给伊。沙乐美就拿了银盘说：

“哈！你总不让我亲你的嘴，约翰好，现在我可要亲你的嘴了！我要用牙齿来咬你的嘴唇，像人家咬熟果子一样。是的，我要亲你的嘴，约翰！我不是说过的吗？我说过的。哈！现在我可要亲你的嘴了。可是约翰，你怎么不望我呢？你那双眼睛当时那样的可怕，那样的蓄满着暴怒和轻蔑，现在却闭了。你怎么要闭着呢？打开你的眼睛！睁开你的眼帘！约翰！你为甚不望我？你因为怕了我所以不敢望我吗，约翰？……而且你那一根舌子，就像一条红蛇，含毒射人，约翰！你那个含着毒汁向我喷射的毒蛇，现在怎么一丝也不动了，一句话也不说了？这个不很奇怪吗？如何那样一条红色的毒蛇，却动也不能动了呢？我一点甚么都没有中你的意？约翰呀！你拒绝了我。你说了我许多坏话。你把我，沙乐美，希罗底的女儿，犹太的公主当作一种荡妇，一种淫奔之女看待呢！好，我依然活着，可是你已经死了。而你的头属了我。我任把你怎么样，都随我的意思。我也可以丢给野狗，也可以丢给空中的飞鸟。即使野狗见着跑了，空中的飞鸟也要吃掉你……哦，约翰，你是在世界上的男子中间我最爱的一个人哟！其余的一切男子我都讨厌，只有你真美丽啊！你的身体，好像一个立在银台上的象牙圆柱一样，你的身体就是一个银莲遍地，白鸽群飞的花园，就是一个用象牙的楯牌装成的银塔。世界上没有一件东西，能像你的身体那样白的。世界上没有一件东西，能像你的头发那样黑的。

世界上也没有一件东西，能像你的嘴唇那样红的。你的声音，就是一个香炉发散一种奇妙的芳香。我望着你那时候，我听见了一种奇妙的音乐。唉！约翰，你当时为甚么不望我呢？你当时把两只手和满口的恶言恶语遮了你的脸呢。你当时把那想见上帝的人所用的覆眼布遮了你的眼睛呢。好，约翰，你已经看见上帝了，可是我，你始终没有看见过。你若当时看见我，你一定爱着了。我看见了，所以我爱了你。唉！我怎样爱了你啊！我至今还是爱着你。约翰！我仅仅爱着你一个人……我渴慕着你的美，我饥求着你的肉；我这种渴，非葡萄酒所能止，这种饥，非苹果所能疗。我现在要如何做才好呢，约翰？我这种热情尤其非春潮洪水所能淹没。我是一个公主，而你轻蔑了我。我是一个处女，而你蹂躏了我处女的尊严。我本是个很贞洁无垢的人，而你要把我的血管里添一把火。……唉！唉！你当时如何不望我呢？你当时若望了我，你就会爱了我，我知道你一定会爱了我，而且我充分知道爱的秘密，比死的秘密更要大。”（依田汉译本）

于是希律王大惊，喊从者把火把打黑，把月亮深闭，把星儿遮掉，向宫内而逃；在这全场漆黑的时候，只听得沙乐美说：

“哈哈！我亲了你的嘴了，约翰，我亲了你的嘴了，我的嘴唇上感着一种苦味，这是血的味吗？……不是；这或者是恋爱的味也未可知。……他们说恋爱的味是苦的，……可是有甚么要紧？有甚么要紧？我亲了你的嘴了。”（依田汉译本）

希律王转身看沙乐美，喊“杀了那女人！”于是沙乐美，希罗底底女儿，犹太底公主，就被压在楯牌之下。

这篇戏剧是王尔德著作中描写人物最逼真的恋爱悲剧。德意志某批评家说，“爱而死，被爱而死，是这戏剧底主眼。”这是很确实的。纳拉波斯底死、约翰底死、沙乐美底死，一切为了爱和被爱而走到死底路上的事情，都被他用华美的笔法表出来了。发

出“恋到底是死呢？”“死到底是恋呢？”的叹声的这篇，确是恋爱悲剧底妙品。

但是关于恋是死，死是恋的悲剧，不止《沙乐美》。自莎士比亚之《罗米莪和杰利爱脱》(Romeo and Juliet)始到今日止，曾有不少的例。不过《沙乐美》和普通一般相异处，是在这种恋是极其官能的。肉体的这一点。伊爱约翰底身体，因为那是“象地野间没有刈过的百合花一样的白”，伊爱约翰底头发，因为那是“象伊多买^①人底国里，伊东底葡萄树上垂下的黑葡萄球一样的黑”，伊爱约翰底唇，因为那是“象象牙之塔上面的红带子一样的红”。沙乐美底爱，全然是肉体的，就是这种地方；检阅官底禁止排演，也就是为此。美国某君说，“在《沙乐美》里的一切人物事件，都是为造成 Atmosphere of eroticism and sensuality^②而设的。”社会上一般人对于这剧的态度，我们大概也可以晓得了。但是此剧在表面上虽和罗赛底等所谓官能派(Fleshy School)底作品相似，实际上却是非常不同的。因为在官能派底诗歌内总有官能底直接的响声，象糜烂的肉味一样，直冲进人底鼻子里的。这就是所谓经过文字的“肉的”，经过文字的“官能的”。《沙乐美》则不然。《沙乐美》底“官能的”是游离的“官能的”。虽是也用“官能的”文字而决不是象官能派那样直接和极端的。和他底诗一样，全篇都是穿了夸张的隐喻，奇怪的古代文字、古代俚谣底音律之衣的人工的东西。送于梦幻的游离的生活的王尔德，决不会产生那种直接的、率直的“官能的”乃至“肉的”作品的。

① 伊多买 (Idumea 或 Idumaea)，通译以土买，位于死海和阿卡巴湾之间，希律王的本乡。下句中的“伊东”(Edom)，通译以东，是以土买的古名。

② Atmosphere of eroticism and sensuality，色情和肉感的气氛。

《沙乐美》底作者到底还是《道灵·格莱底肖象画》底作者。都是描写灵肉冲突而结果是肉底悲惨的命运。道灵和沙乐美都不是王尔德替自己写照吗？社会对于构造空中楼阁的人、对于做梦的人、对于以幻想为生活的人，是不能赦宥的。王尔德对于这事非常明白，他晓得“美底乐园”里就有“死之歌”。但死又有甚么呢？睡眠于“美底乐园”听“死底歌声”不是很快乐的吗？人总是要死的，不过迟早底不同，那么与其到白发龙钟而无聊地卑下地鞠躬于死神之前，不如当青春时向着死走去呢！郭沫若君序《沙乐美》的诗，我们以为真懂得王尔德的：

无边天海呀！
一个水银的浮沤！
上有星汉湛波，
下有融晶泛流，
正是有生之伦睡眠时候。
我独披着件白孔雀的羽衣，
遥遥地，遥遥地，
在一只象牙舟上翘首。

啊，我与其学做个泪珠的鲛人，
返向那沈黑的海底流泪偷生，
宁在这缥缈的银辉之中，
就好象那个堕落的星辰，
曳带幻灭的美光，
向着无穷长殒！
前进！……前进！

莫辜负了前面的那轮月明!①

七

我现在再把那儿篇我所看过的社会剧约略说明一下。

王尔德尝说,群众往往是无知识的,艺术家就不当受群众底意见所牢笼。他说,戏剧不是为了剧场而作的,乃是艺术家迫于内部冲动的不得已而作的。他痛骂那些作通俗小说的人,并不是因为那种作法太容易,只是因为做艺术家的要去迎合社会上一般半成熟的艺术观念的人,就不得不“抑制自己底情绪,不为艺术的快乐而著作,却为社会中教育不全的人底享乐而作了。因此他就不得不压制自己底个性,忘记自己底文化,销灭自己底格调,把一切有价值的东西统统牺牲掉了”。

可是他所著的四篇社会剧却很受社会上一般人底欢迎。这都是因为王尔德是社会批评家,是舞台艺术家,而且剧中人都带有鲜明的和活泼的色调的缘故。况且他已以讲话有名,那剧中人底说白自然也都是极流利雅致的了。

我们先说《遗扇记》(此剧《新潮》上潘家洵君曾经译过,《新青年》上沈性仁女士也曾译过②)吧。

在青年贵族温特米亚和其妻玛格之间,忽然来了一个遏林夫人,便成了恋爱底“三角关系”。素来相爱的温氏夫妇之间,因疑虑而生了一片暗淡的云影。及至玛格查伊丈夫底帐目,看到支付遏林夫人多金的事情,于是竟陷于绝望的苦恼中了。在伊

① 收入《女神》,题为《蜜桑索罗普之夜歌》。

② 沈性仁译《遗扇记》,载《新青年》第五卷第六号(1918年12月15日)、第六卷第一号(1919年1月15日)、第三号(1919年3月15日)。潘家洵译《扇误》,载《新潮》第一卷第三号(1919年3月1日)。现通译为《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

底二十一岁生日，又被伊丈夫强迫招遏林夫人来。玛格本想放下面孔，把伊丈夫送给伊的扇子去打遏林夫人，可是事实上又不敢，而眼看伊丈夫和那外来的女子那么亲密，又岂能甘心。绝望之极，决计私奔到从前愿以生命托付伊的达林顿那里。事为遏林夫人（实即伊底母亲）所知，即追去，劝其速回尽为母之道（玛格已有一子）。正在劝解之间，达林顿和温特米亚等又来了，于是伊们向内室而逃。不料玛格忘了一把扇子在凳上，为温特米亚所觉察，大奇，正要追究之时，遏林夫人立刻走出，说是伊拿错的。这样伊就把玛格，伊底女儿救了。后来那感到“母之心”底痛苦的遏林夫人，觉得自己底存在对于伊底女和婿底幸福有害而无益，卒和伊新结婚的男子到外国去了。

这一篇剧虽不免有“象纸版剪就”的人物之讥，但从描写心理方面看，却是很有结构的剧本。此剧别名《关于善良的妇人的戏剧》，作者意思也可以看出，所谓善良的妇人自然就是玛格了。而因为一旦底妒忌，竟变了不善的。那为社会所不齿的“有‘黑暗的过去’的妇人”也能发出良心来救温特米亚底家庭。可见所谓善，所谓恶，不过因立脚点和利害关系底不同而生的；绝对的善，绝对的恶是没有的。所以把善人和恶人分成象两种不同的东西一样，用完全不同的待遇，简直不通得很。有善心也有恶心是人生底真相。有善人也有恶人是人间底本体。对由风俗习惯所产生的死法则盲目地服从，实在是虚伪之善；依了人间底本性和内心底声音而自由活泼地去生活，倒是真的善。王尔德在这篇剧中把这两种善对照起来，用讽刺的笔法对通俗的道德宣战！

这篇剧，我们如其说是喜剧却又很阴惨，如其说是悲剧却又太肤浅。我们无以名之，名之谓“喜剧风的社会剧”吧！

《一个不重要的妇人》是说一个男子从前爱了一个女子，后来有了孕就把伊抛弃了。这女子冒了千辛万苦终究把这孩子养大了。伊改了姓名蛰居不出。后来佢俩又碰到了。男子见伊底儿子很好，于是又想和那女子宣布形式上的结婚，以占有伊底儿子，但终究被那女子拒绝了。

依王尔德自己说，这是他攻击当时英国底法律的。男子在社会上非常自由，抛弃了一个女子，又可以去恋一个女子；女子就不然，没有得到离婚证书，就不能再另外嫁人。在这种法律之下，不知道冤枉了多少女子。如阿尔白斯诺脱夫人 (Mrs. Arbuthnot) 对伊底儿子琪拉特 (Gerald) 说 (依北大英文本)：

“男子都是不了解母亲是什么东西的。我除了自己做错了事体和被人家做错了事体而受到了极重大的责罚和耻辱之外，我和别的妇人没有什么两样。但是我因为养育你也曾经冒过死底危险。……一切妇女要保养伊们底儿子都非和死宣战不可。死是没有儿子的，他要从我们底手里把我们底儿子抢去。琪拉特，你冷了，我替你穿衣裳；你饿了，我给你吃。冬天里我不分昼夜地看护你，……你需要爱，因为你太柔弱，而且只有爱方能使你生活。只有爱能够使一切的人生活着。这些孩子底鲁莽，常常给我们以痛苦；可是我们常常空想，以为如其他他们长大了更能了解我们了，他们就会付还我们底代价的。哪晓得竟不是这样！俗世把他们从我们这边拉去了。他们和朋友们在一起比和我们在一起要快乐得多。他们底愉乐，我们被阻止；他们底兴趣，我们也没有份。他们常常不公平地待我们。遭遇到了不幸的生活，在我们面前出气；碰到了好的生活，我们也尝不到甜味；……你有了朋友到他们家里去快乐，而我，晓得自己底秘密的我，却不敢效法你们。我只好推出太阳底光明，坐在黑暗中间。在忠实的家庭里，我应该做什么呢？我底过去永远和我同在。……你以为我不注意人世间快乐的东西。我告诉你，我是很渴望快乐的。但是

我不敢去触动快乐。我觉得已经没有享受快乐的权利了。你以为我在穷苦的人中间工作更其快活。你想象这是我底使命。如其不是这样，我还有什么别的地方能够去的呢？……你以为我在教堂里尽义务的时间太费多了。但是除此之外，还有别的地方我可以做事的吗？……我跪在上帝底前面，但是我从没有忏悔过我底罪恶。我怎样忏悔我底罪恶，当你，我底爱，是他底果子的时候。就是你现在待我不好我也不能忏悔。我不！现在的你比从前天真烂漫的你，对于我更重要了。……这是我底不名誉，这是我底耻辱，使得我这样爱你。这是我底代价——灵和肉底代价——使得我这样爱你。……呜！我底不名誉底儿呵，永久做我底不名誉底儿吧！”

这不是被弃的妇女底哭声吗？不过王尔德在这篇剧里还是发挥他底个性，那贵族伊林渥斯——(Lord Illingworth)，不又是他自己吗？

《理想的丈夫》(此篇《新青年》有人译过，但没有译完)^①是讲一个男子，少时曾做了一件不名誉的事情发了财，做了议员。而因为他底妻子把他当为理想的丈夫，所以他终不敢对伊说这件事。后来伊有一个女同学以这事底证据要挟那男子也替伊做一件不正当的事。于是他陷于一种可怜的境地中了：只要那女子一句话，恋爱，社会上的地位，会一旦破灭。事为女同学所泄，于是议员夫人就痛骂伊底丈夫，说他不应该做这样不名誉的事情，不应该做了又不说，欺骗我们女子。后幸得他底朋友想了种种方法才把他救了。

① 《新青年》一卷二期(1915年10月15日)以汉英对照的形式开始发表此剧。译者薛琪瑛女士。译名为《意中人》。续载于一卷三、四、六期和二卷二期，合共得第一幕大部。

这篇戏是说妇人不要把男子看得太高、太理想，因为这样，男子一犯了小错，一下就会决裂；但也不要吧男子看得太低，这样就是轻蔑男子底人格。我们所以要有爱，因为世界上有许多不完全、许多罪恶，要我们去赦免的。爱是赦免，不是苛责。如其世界上没有什么罪恶，一切都是圆满无缺，那么还用得到什么爱吗？其实不但男女之间的关系如此，人与人间关系都是如此。太理想的朋友是容易反目的。这是王尔德对英国那种持虚伪的严正的道德观念的人说的，但我们也可以取来享用。

除上述意思之外，我们还可以看出所谓英国式的上流社会的妇女是怎样的。王尔德用灵敏之笔痛骂之不遗余力。不过他底反说的地方是应当注意的。

此篇有人说，有些格式是模仿易卜生而受小仲马^①底影响的。我们如把此剧和易卜生底《社会栋梁》底结局对看，就可以知道。不过东西总是王尔德创造出来，那哥林，不又是王尔德吗？

最有价值的是《庄严底可贵》。此篇我们只消看那题目，就可以看见他说的是甚么了。他底目的，是在描写英国上流社会的所谓庄严。他用滑稽的笔法深深地刻划英人底心理。霍铿(Hankin)曾说，王尔德在这篇中所创出的格式是对于英国剧场的新贡献——这见解是那聪明的德国人(指Alfred Rerr)所极端称许的。萧伯纳^②对于这戏剧也发了一篇同情的赞许，他说，“爱尔兰是在各国中最和英吉利不同的一国。在爱尔兰人看来（萧伯

① 小仲马(Alexandre Dumas fils, 1824—1895)：法国剧作家、小说家。

② 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 1856—1950)：英国作家，生于爱尔兰都柏林。

纳和王尔德同是爱尔兰人，而且是同镇的），世界上最可笑的事也无过于英国人底庄严。若果英国人底行为确是这样庄严，那倒有些可怕，唯其不然，所以愈加令人发笑了。英国人自己完全不觉得，王尔德却看得清清楚楚了。于是他用遏不住的滑稽替佢们描写出来。英国人看了，既然不能说他说得不对，自然只好怪他尽情毕露了。并且庄严已然有人嘲笑，下社会的基础大有不利，更不得不着急哩！”

此外还有《佛罗灵斯底悲剧》(The Tragedy of Florence)，《伯杜公爵夫人》，《虚无主义者维拉》，没有看过，所以此地也只好从略了。

统观王尔德底社会剧，我们看出他对于当时所处的社会怎样地不满意了。由于不满意，他造出了他底唯美主义，他底新快乐主义来。可见他所提倡的并不是无端而来，也并不是与社会漠不相关，而且我们敢断定在未来的新社会底建设中，他所提倡的一定也会得到一个重要的位置。

八

我们现在略论在王尔德论文集上所表现出来的思想。

我们已经说过，王尔德是反对科学，鼓吹唯美主义的。他在论文集《意向》中所发表的文字就是高谈他底唯美主义的。内中所论断的有艺术和自然对人生的关系，艺术和自然底差别，自然美和艺术美底关系，艺术品中所包含的美底状态，美和真美、效用、道德底差别等许多问题，而他底中心思想还是不过说美和艺术是绝对的，人生、自然、道德都在从属的地位。以下试就这一点略说一下。

王尔德以为艺术是离开自然和人生的，是超脱自然和人

生的；如其被囚笼于自然和人生之间，就不是艺术。他说，“无论什么事情，如其在现实中间可以发生，那就有害于艺术。一切艺术底恶的东西，都是从实感上生出来的。所谓‘很自然的’事情，是很明白的事情；而明白的事情就不是艺术的东西了。”他又说，“一切恶艺术都是由于走进自然和人生底中间而产生的；”“活动就在彼动作的瞬间消灭的，这是卑下的事实。这世界在歌者看来，是为了梦想者而造的。”艺术底主要工作不是在描写(copy)是在发明(invent)，我们对于艺术底要求是特异的(distinction)，有魔力的(charming)，有想像力的(imaginative)，一言以蔽之即是美(beauty)。

所以凡是“架空”(Lying)的作品，都是王尔德所称赏的。所谓架空，就是“讲美的而实际上又没有的事”的，就是所谓 Romance。近代“罗曼斯”底衰退，在王尔德看来，真是憾事。这明明是艺术底堕落！把艺术去模仿自然、去活现实人生真是很大的差误呀！王尔德以为只有把自然和人生去模仿艺术才是正道。梦幻比了现实是更上一级的，罗曼斯是比了写实主义的作物是更上等的。左拉和莫泊三底作品，在艺术上看来都毫无价值的。

他底称许罗曼主义，自然是当然的结果。他把梅莱狄斯(Meredith)^①和巴尔扎克(Balzac)^②两人，当为真正的罗曼主义者。他论巴尔扎克说，“巴尔扎克是把艺术的气质和科学的精神得综合于一身的大天才。他底科学的精神虽传给了他底徒弟左

① 梅莱狄斯(Georg Meredith, 1828—1909)：通译梅瑞狄斯，英国作家。

② 巴尔扎克(Honoré de Balzac, 1799—1850)：法国作家。早期作品有浪漫主义色彩。以后转向现实主义。所作《人间喜剧》共九十余部长、中篇小说，反映了资产阶级革命后法国社会的生活。

拉等，而其艺术的气质却是他独得的所有物。他底作品和左拉底作品不同的地方，就是‘想像的实在’（Imaginative reality）和‘反想像的写实主义’（Anti-imaginative Realism）底差别。诗人鲍特莱尔（Baudelaire）^①评巴尔扎克说，他底任何作品都能使读者充满一股朝气而且带有梦似的色彩，真是极中肯要。不错的，巴尔扎克底作品正是像梦一样而又是充满了现实的色彩的。他完全是一个罗曼主义者，决不是写实主义者。”

现代的人因为艺术底堕落，常大喊“返归自然和人生”，以为这两者便能使艺术清新而且给与泼刺的生命。其实这是谬见。自然，是后于艺术而存在的东西；至于人生，更是艺术之敌。我们考艺术发展底经路，艺术是把非现实的、非存在的题材用想像力造出来的。而实人生看见了这种艺术就被魔了，人自己也被艺术化了。固然，如其我们完全忘了实人生全靠空想，那是造不出甚么来的。我们不能不取实人生做原料而改造之，与以清新的形样。艺术不是实人生底事实的本身，是把彼做材料再经过梦化，想像化和改造而成的。艺术是主，实人生和自然是从。可是在近代文艺内，这位置已被倒置。这真是颓废的倾向。艺术，不是人生底镜子；却人生是艺术底镜子。叔本华虽是批判和分解近代思想底厌世的倾向，而这厌世思想底创造者却是哈孟雷特。由了哈孟雷特底厌世思想，世界才变成厌世的。近代虚无主义由屠格涅夫^②而生，等到陀思妥易夫斯基早已被完成了。像这样的艺术常常是先于人生的。艺术实不是人生底写生和描写，却是从艺术自己底目的出来的。艺术，在彼自己之外，不表示任

① 鲍特莱尔（Charles Baudelaire, 1821—1867），通译波德莱尔，法国诗人，也写有文学和美学论文。

② 屠格涅夫（Иван Сергеевич Тургенев, 1818—1883），俄国作家。

何东西。彼是有独立的生命。

王尔德以为不但人生如此，自然也是模仿艺术的。花、草、虫、鱼，风声、泉水声，雪、雨、雾，今日的人大概都晓得了。但是佢们底所以晓得，并不是因为本来有这些东西而被晓得，却是因为向来的诗人和画家等把这些东西底不可思议的美使佢们认识的缘故，佢们才认识的。这些东西是自古以来已经有的，但必等到艺术出来才大家认到。就是自然也要等到艺术底改造而后存在的。自然底所以为艺术底模仿者以此。

总之，他是彻头彻底的提倡艺术万能、美至上主义的人。论旨已奇技，文词又美丽，真是十九世纪的一个大天才，也可以说是一个怪物。但是他这种艺术观又和他底那种矫激的、人工的、非现实的、空想的生活有关系，我们互相对照着来看，是很有趣味的。他要把艺术支配人生，他自己先做了一个使徒，做了一个先驱者。

现代新罗曼运动中间，我想王尔德也应该有一个位置吧！

九

从一八九二年起至一八九五年止，我们可以称这时期为王尔德底高山期；在这期间内，王尔德把世间所能享的快乐，差不多都享到了，地球上所有的快乐底果子，他也都吃到了。

这期间的生活，是完全向外追求的，并且因为他有钱，所以他底追求一时也不得满足，也不得绝望。他想尽种种方法造成种种人工的快乐，以满足他底欲望。《道灵·格莱底肖像画》第十一章上所描写的，大概是他自己底生活吧。

一八九五年为坤斯倍莱(Queensberry)侯爵底事件下狱，于是高山期的王尔德一跌而至幽谷期了。加郁(Khayyau)说，“我

底一身就是地狱和天堂，”这话真可移赠给王尔德了。

但他到底为甚下狱的呢？我们在这里略为说一下吧。当时王尔德有一个青年的朋友名唤道格拉斯（即由法文翻译《沙乐美》至英文的那人）。这人即坤斯倍莱底儿子，他在学校内向来崇拜王尔德，及至出学校之后即交结王尔德为友。两人情好甚笃，在世人目中看来，在友人的关系之外，尚有一种男色的关系。我们已说过王尔德是一个欢喜浪费的人，不论食物、衣服以至装饰品，他都要照十分阔气的人做去。金钱在他手内，和茶水一样地不足惜。更兼道格拉斯是侯爵底儿子，王尔德如有缺少的地方，自然他来负担了。在道格拉斯后来因为辩护自己而作的《王尔德和我》(Oscar Wilde and Myself)，这书中说，自一八九二年至九五年约三年间，他和王尔德共食而费去的钱有五千磅现金，即每星期平均四十磅，每日如吃三餐则每餐为二磅，其浪费于此可见一斑了。而且照道格拉斯所说，王尔德有从午后四时饮至明日三时也不会醉的酒量，这样常常陪伴他的道格拉斯，在身体底健康上，自然要发生问题的。于是道格拉斯底父亲写一封信给他底儿子叫他回去，因此两人底关系遂分裂。为了这一件事，王尔德非常恨那老头儿，而更使其恼怒的事，又接着来了。一千八百九十五年一月圣杰姆斯(St. James)座上，开演王尔德底《庄严底可贵》时，侯爵把人参底花，向舞台上底作者投去^①。于是对于侯爵再不能忍耐的王尔德，就向他提起名誉毁损的诉讼，失败；结果，反被暴露了于王尔德不利的事实。卒于一千八百九十

① 一说侯爵(道格拉斯的父亲)预定了座位，打算在演出时送上野花编成的花圈来使王尔德当众出丑。王尔德得悉后设法阻止其入场，预谋未演成。似以“野花”说为是。“Wild”(野的)一词可指“放荡的”，且与作者姓氏Wilde同音。

五年五月二十五日宣告了两年徒刑，王尔德也就到他自己所说的第二关键上来了。

王尔德从一八九五年五月二十五日至一八九七年五月十九日这两年间，度悲惨的牢狱生活。这其间的外的生活，由莱顿狱中待他极亲切的看守者马丁(Martin)所做的王尔德日常生活底记录，即《狱中的诗人》(The Poet in Prison)中，很可明白。至于这其间的内的生活，他底可惊的杰作《狱中记》中，说得极其明了。

十

看守者马丁，是极慈悲极亲切的人。后来，那时王尔德还在狱中，他在狱中看到一个小囚人因饿而叫哭，他便给与了这孩子一些点心。牢狱当局者以为这是背违看守规则的，所以把他革了职。这事发生了不久，为当时有力的报纸《每日记载》(Daily Chronicle)所发见，便把这事当作牢狱中非人道的事件之一发表出来。出了狱为避世而居于法兰西底北海岸台坡(Dieppe)的王尔德，看到了这记载，便做了《看守者马丁事件和牢狱生活底诸残酷事件》(The Case of Warder Martin; Some Cruelties of Prison Life)，发表于五月二十八日《每日记载》上。他大为马丁辩护，而且很痛惜叹恨牢中囚人所接受的残酷的待遇之多。马丁事件，直成了当时一个很大的社会问题；五月二十五日众议院中，有叫大卫(David)的，为这事而质问牢狱当局者。这质问事载于梅松(Mason)底《王尔德传》(Bibliography of Oscar Wilde)中。马丁被革职后，极其贫困，后来做 Fulham Workhouse^①底差役。

^① Fulham Workhouse; 富尔哈贫民习艺所。

王尔德对于牢狱生活，极是痛叹。在《狱中记》上说，“牢狱底组织是绝对又完全错误的。我出狱之后，定然为改革牢狱努力。”又一八九八年三月二十四日，在《每日记载》上发表的《莫读此，倘使你今天要幸福！》(Don't read this, if you want to be Happy to-day)，是指摘牢狱生活底罪恶和叙述牢狱生活底改革案的。这改革案给与当局以不少的影响，一八九八年英国底《牢狱条令》(Prison Act)也采用许多王尔德底意见。

《狱中的诗人》，系载于希拉特(Robert Sherard)底《王尔德传》中的。说两年牢狱生活，在诗人王尔德实是“长而可怕的一夜，在地狱中过的一夜”。在王尔德前后，在牢狱中呻吟的人虽是很多，但因为他们不是王尔德那么的诗人，所以他们底苦痛虽然也是痛苦，却没王尔德那样。以“生活于教养和陶冶的蒙气中的唯美派底使徒”而博一代之名声的王尔德，成了做那“整齐地切断涂柏油的绳”这种工作的人；想到这事，便觉得王尔德底痛苦，实是痛苦以上的痛苦，而且他底痛苦，实是一出悲剧。

马丁又叙述王尔德底日常生活底一端。王尔德进了牢狱十八个月之间，事事都照规则做，而且被苛刻地待遇。他必须把给与的这些粗麻分细来。不然，便须受罚。他和别的囚人同在牢狱中，为供给水而使用单调的“曲挺”。读牢狱中图书馆那种没趣味的书籍。有时不胜悲哀，便在狭小的监房中走来走去。后来，他便渐渐失了健康；若长此下去，实是不到癫狂院去不止的。所以给与他一种特权，便是准他读友人送给他极少的一定数目的书籍。后来，又给与他一种更重大的特权，便是准他做文章。他底《狱中记》便是因此成就的。他大概都晚上动笔，因为晚上比较地没有事情。他底监房里有二只木制的踏台，在这上面架以厚板的寝台，他便把这寝台当作桌子用。就是这种桌子，在当时

的他，是极好的桌了。他对自己底锡器类，常很注意，弄得极其清洁。每早晨把这些东西照一定的方法排列起来，他常像孩子的满足那样，眺望所排列的东西。

“他很弱，连擦皮鞋、用梳子梳头发都不能。他说，‘我要是能使面庞清洁，便不会感到这种可怕的凄惨了吧。’又抚着颊说，‘这污秽的颊底可怕，一想到便寒心的。’为会见探监人而出监房的时候，他总竭力注意，用他底红手帕掩着两颊，想遮去没剃过的颊底污秽。”

由上面所叙述的，已可看到狱中“唯美派底使徒”王尔德底面影了。马丁便转而叙述狱内说教所中的王尔德。

“在狱内说教所中，王尔德总觉得难过。他把他底肘，靠在椅子后面，把两脚绞着，梦一般地眺望着他底周围和天井等，于牧师底说教以不入于耳似的茫然的態度对着。而且时常耽于过去底追想、注意自己底周围，全然入于忘我之境。这种时候，在他旁边的一个囚人说着‘喂，老兄！’轻轻地叩他底肩膀，因为此后便是唱赞美歌，使他注意到他也得一起唱的。”

“牧师，在着了灰色衣服的囚人之前说教。例如，佢们怎样是恶人；佢们当怎样感谢住在有留心佢们肉体 and 灵魂底幸福的政府的基督教国；佢们虽则对社会犯了罪，社会却并不想责罚佢们；佢们现在是在涤罪的过程中；牢狱是造成清静无垢的身体而再出于世间的净罪界，造成了清静无垢的身体而再出于世中，世间是扩开大的手在欢迎佢们。使听这种话的时候，王尔德常是微笑。但这微笑，不是世间平常的微笑。这是一种嘲谑的微笑，嘲弄的微笑，而且有时是绝望的微笑。他说，‘我听到那种说教，便想立起来对在我底周围的可怜的人们这么讲：牧师所说的全是假的，你们都是社会底牺牲者，社会对你们，在街上只给以饥饿，

在牢狱中只给以饥饿和残忍。’”

牧师这种说教，对于王尔德当然是毫无意味的。不过王尔德也是囚人，所以不论牧师怎样说也无可如何的。他只是静默着听这种没趣味的说教。

王尔德在狱中虽然有时失了健康，但他却不喜欢找医生的。这是因为他不喜欢和牢狱病院中别的囚人一起居住。他以为与其到病院里去，不如一个人在监房里好。他喜欢独自个自由地耽于过去底追想。

下面叙述王尔德每夜的监房生活，很是有趣，而且马丁底文章，至此也全然文学化了。日间的王尔德，毫没什么变异。不论和他讲话或他底行为，都毫没变异。讲话和行为都很合理，绝没病的现状。但到了夜间，他便完全成了别一个人了。

“这是王尔德独自个闭居在监房中，门上已下了二重锁之后的事。是瓦斯灯已灭了之后的事。是夜之影罩着四边，一切都已静寂得死一般了之后的事。严格的极注意的看守者，蹑着脚静静地巡视四边，四边都恐怖得静寂了。要是看守者走路的声音也静寂，那么许多监房和四面底空气一切都静寂了。暗暗的朦胧的人影，立停在各监房底活的坟墓门口，从门上玻璃中窥望着里面。看到坟墓底太不现实，就是看到坟墓之中还有生着的人而安心着。各监房都是一样：褐色的幽灵似的影，完毕一天的工作之后，坐在踏台上。佢们都张开了茫然的双眼，恍恍惚惚毫没目的地凝视着，要不然，便翻开着《圣书》向《圣书》求安慰。”

马丁在这样叙述了夜间监房底寂寞之后，叙述王尔德底监房更其凄惨。

“看守者底影子渐渐移动着，现在是在窥望邻近回廊一端的

——一间监房了。这监房写着‘C.3.3.’的符号，——这便是诗人王尔德底监房呀！四面底活的墓场中，没有像这诗人底监房这么可伶的！没有这么地充满着凄惨之气的！没有这么地可怕的！诗人，现在是独自个呀！只一个人和神共在呀！只一个人和莫斯(Muses)^①神共在呀！

“他在监房里走着——一脚，两脚，三脚。走了三脚，便须回转的。所以每三脚便回转。两只手在后面绞着，前后左右地在监房里走。垂着头微笑着——但谁晓得这微笑有着怎样的意味呀！”

“他底两眼——可惊异的两眼，在美丽地动着。两眼，现在正眺望着天井那面，——眺望着超越天井远远的大空内面底深深的无限之境。现在他正笑着！这笑是什么意思呀！是尖锐的、伤怜的、悲哀的——把一切都凝宿于这凄惨的笑中似的笑呀。他底强烈的想象力，现在正在活动着。譬如他底身体虽然束缚在监房之中，但他底灵魂却是自由的，——是，谁能束缚诗人底灵魂呀！诗人底想象，是舞到人间界之上的高广的地方的。再高上起，直舞到银色的云上，在月亮底苍白的影中找出安住之所。

“他底想象，一击，便象电光底闪下一般，从天上转回到地上了，——转回到通过铁窗的监房之中。阿，他在说什么呀！他正在说着圣母底名字，又呼着他妻子底名字！热的眼泪经过他底颊流着。这时，天使来了，眼泪便没踪迹地消灭了。他底生涯，便不论将来想做什么，都由艰苦赔偿了；以清洁的他心底里流出的这一滴眼泪，全然弄得清洁了。但是，他又在说什么呀！他把

^① 莫斯(Muses)：通译缪斯，希腊神话中的九位文艺和科学女神的通称。

两只手伸到他底小小的床几那面，对着眼所不能见的访问者说什么。

‘一直，一直从前，孩子的时候，我有着痴呆的野心。’

‘我想改革这世界，变更社会状态。’

‘我把我自己——只通过艺术——引到极高的地位上。但现在，我友呵，你所见的那么，我是恐惧神罚而不堪悔恨之情的一个可怜的牺牲者。’

“他这么说着，又笑了；再反复地说‘恐惧神罚而不堪悔恨之情的一个可怜的牺牲者’这最后的数语。此后，他便旋正来，又在寂寞地走了。再一次，立在空想的访问者之前，举着手，用有些自我主义的调子说，‘总之，这世间决不是那样无神经的东西。我能够用一警句以摇动这世间，或一只歌以震动这世间。’

“他再一笑，此后便坐在牢狱椅子上，又垂了头。我们，为使他独自个思索那样，耽于他自己底思索里，便离了他底监房之前。”

由以上所述，很可看到一代的骄儿王尔德在监房中每夜的生活了。马丁又赞美王尔德：

“对于来牢狱之前的王尔德，我毫无所知。对于出了牢狱之后的他，我也毫无所知。我所知的唯一的事是，在这牢狱之中，他度那圣者那样的生活。换句话讲，他度那似乎可怜的我们所能更奢望那么的神圣的状态的生活。”

马丁说王尔德底微笑，他总是记忆着的。这微笑是忍从的微笑、感谢的微笑、无垢的微笑、爱的微笑。

下面马丁用感伤的调子，以结束这《狱中的诗人》：

“呵！我实行了我底约了。我和你在你底冷寂的阴郁的监房中握了手分别以来，在到如今所过的许多年月之间，我常常想念你。你曾对于我说，（叫我）想念想念你。我什么时候都悬念

着你底事。从那时候以来，我没有一天不想到你，——我底囚人，又是我底友人的你。”

王尔德底母亲和妻子，都正当他在狱中时死去。

十 一

《狱中记》(一八九七年)是王尔德在狱中的作品，即满期两个月之前，前面已说过给与他一种重大的特权准他做文章那时作的。

现在且看他自己底说明，他是以怎样的态度创作这作品的。他在给他友人洛士(Ross)的信上说，“我不是辩护我底行为。我只是说明彼。在我底信中有几段是关于我在狱中的精神的发展，我底品性底不可免的演化和对于人生底智慧的态度。并且我希望你和别的还与我有交谊而且表同情于我的人，很正确地晓得我用哪一种情态和样式以对世间。在一方面看来，我固然晓得我释放的一日，我也不过从这监狱转到别一个监狱。……牢狱生活，使一个人能够适如其分地观照人和物。这是牢狱生活所以使人变成石头一样的缘故。……我不必使你想到在艺术家，表现是人生底最高的和唯一的样式。……差不多在这两年中，我已经被压在日渐增加的痛苦底负担下，可是现在有许多已脱离了。”由这信上，我们很可明白他底态度了。

有人因为《狱中记》是狱中底真率的记录，所以说是和卢骚、奥古士丁底《忏悔录》^①一样的。这实在是全然不同的，王尔德

① 卢骚、奥古士丁底《忏悔录》：卢骚(Jean Jacques Rousseau, 1712—1778)，通译卢梭，法国启蒙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学家、文学家。晚年以真诚坦率的态度写了自传《忏悔录》。奥古士丁(Aurelius Augustinus, 354—430)，罗马帝国基督教思想家，著有《忏悔录》。

虽则说“我不是辩护我底行为”，实在这作品是他底唯美主义的生活底最好的说明和辩护，又是对于非难者的最大胆的挑战状。这作品是证明从前做的《架空底颓废》上所说的“艺术上的唯美主义”到这时已成了“人生观上的唯美主义”了。

《狱中记》这作品所论的，可分做前后两部分。前篇是一种悲哀观。他说悲哀之中有着人生底重大的意义，又可因悲哀而感到一种快乐。高倡“悲哀底享乐”，便是说明他底快乐的倾向底彻底境。后篇，是由唯美主义解释的一种基督论。

王尔德在悲哀之中找到人生底重大意义的径路，是这样的。两年间的牢狱生活，王尔德以为是极没面孔的生活。这期间，他又经验了许多狱内底凄惨、苦痛和恐惧。他追念过去的荣华的梦，极是不堪，直至沉到绝望的深渊中。他后来悟到世上一切都是有意义的东西，而悲哀更是有意义；因此，他便把自己救出了绝望的深渊。他所以能悟到，并不是由于宗教、理性乃至道德，是由于艺术家底气分^①的“谦逊”，即“适如其分地观照一切经验”这气分。

他说“我把我底灵魂底真珠投进酒杯中了。我在笛音里踏着莲馨花的花径。”但他很懂得“在欢喜和哄笑底后面，也许有粗恶、生硬和无感觉的一种稟性吧。但是在悲哀底后面却常只有悲哀。悲哀不像快乐，是不戴假面具的。”他也很懂得“在悲哀中还有强烈的异常的现实性。”他以为“有悲哀的地方，就是神圣的地方。”这么地体尝悲哀，便是人生底真义。这么地在悲哀之中找到快感，这便是唯美派的快乐主义的人生观。下面王尔德讲悲哀和艺术底关系，“艺术上的真理，是物和物底自身相一致，是内

^① 气分：气质的意思。

部底外的表现，是灵魂底化身，是带有精神的肉体本能。因为这理由，所以没有可比之悲哀的真理了。”他把悲哀看做人生底中心，同时又看做艺术底中心，所以他底悲哀观便是他底人生观，也便是他底艺术观。做《架空底颓废》的时候的他，以艺术支配人生，——至少，把艺术放在人生底地位之上。但这时，做《狱中记》的时候的他，却达到“人生即艺术”“艺术即人生”的境地了。

《狱中记》中的基督论，也是很有趣味的，王尔德说基督是生活上的罗曼运动底先驱者，是在悲哀之中体尝快乐的快乐论者，是有着“强烈的火焰似的想象力”的伟大的艺术家。基督，“他把在艺术界内当作创造底唯一的秘诀的想象的同情，实现于全人间关系底圈子内。他了解患癩病者底癩病、盲人底黑暗、为快乐而生活的人们底可怕的悲惨和富者底奇异的贫苦。”基督是有着“人生一切色彩的要素，即神秘、怪奇、哀愁、暗示、狂喜和恋的要素”的人。总之，基督底生涯全然是一首牧歌。依王尔德，基督是体现近代唯美主义于一身的卓越的一个艺术家。

以上是略述《狱中记》底要旨，把这和王尔德狱中生活对照，可以看到他底人生观不单是主义上的、概念的，而是实行的。

《狱中记》底文章在优丽典雅这一点，是近代英文学中的最上品。

《狱中记》底稿本，痛烈地批难道格拉斯和道格拉斯底母亲坤斯倍莱侯爵夫人的地方很多，这一部分须到一九六〇年才能发表。

十二

王尔德出莱顿监狱，是在前面已说过的一八九七年五月十九日。那一天，他便到法兰西底北海岸台坡这地方贝尔纳巴尔

(Bernabol)的村落里去,从此不再还英国了。当他在狱中的时候,他底朋友筹集了许多钱(据道格拉斯说是八千磅),等他出了狱给他。所以他到贝尔纳巴尔的时候,物质上并没感到不自由。但没有多少时候,这笔钱便用完了;或把钱给了监狱中亲近的囚人底友人;或想返于他全盛时代的梦,而时时设奢侈的飨宴以招请“孟玛尔东诗人们”;或把钱给贫穷的诗人和文人。这一则因为他没有经济的观念;二则因为他才离牢狱生活而到自由世界上来,便失了自制力吧。他那时,自己替自己取个绰号叫“奢侈的宽大”,由这绰号也很可想象那时他底情状了。这期间,他创作《莱顿监狱之歌》。

因为一钱莫名了,所以他到他友人道格拉斯底纳坡尔斯的别墅中去。道格拉斯说,“我到纳坡尔斯旅行不多时,他给我一封长信,说:他已花完了所有的钱,而且友人们都走了;虽则想到纳坡尔斯来,但来的旅费也没有,所以我便赶快用电报寄钱给他。”

但不久,在一八九七年十二月,他又离了道格拉斯到巴黎去了。

到巴黎之后,订正了《莱顿监狱之歌》这长诗而刊行,署名为:“C.3.3.”(这是前已说过的他监房底号数)。这是王尔德出了监狱而做的一首长诗,文辞之美丽和整齐在英诗中实不易得。并且由内容看来,确是著《狱中记》的王尔德、人道主义的王尔德底作品。内中描写他在莱顿狱中时所看见的一个近卫骑兵将校底被绞和囚人对于这人被绞时的心理和他自己那时的痛苦!

他是一个感觉特别灵敏的人,对于这种残酷不仁的事情,也感觉得特别地深。他痛恨那时的监狱,他不相信那种监狱会对于有血有肉的人有怎样教导的,他不相信社会惩罚罪人是为了善

意而惩罚的。社会对于一次犯了彼所认为有罪的人，永远把佢幽闭，给以永远不能洗濯的耻辱。

世界所以有爱，是为了赦免，不是为了苛责，唯其为赦免，所以不完全的人有罪的人能改为完全的善的人；现在只有苛责，那么，不完全的就永远不完全的、永远是下等和堕落的了。王尔德在《莱顿监狱之歌》底第五节中说，“我不晓得法律是是的，或是错的；至于狱中人所晓得的，只有坚硬的墙壁和一日如一年的日子。”“在牢狱中盛开着的花是毒草一样的行为；在这里只有人间之善的东西浪费和凋零；青色的苦闷看守了这重笨之门，而看守者，就是绝望。”“佢们使一个被恐吓的小孩子饥饿着，让佢整日整夜地哭泣；佢们鞭撻弱者，笞打愚人，嘲骂白发的老人，而且又不许说半个不字，以至有许多发了狂并且都变了恶人。”“我们所住居的监房是污秽的、黑暗的厕所，活着的死底恶臭把每一个响着的气息塞住了，除了肉欲之外，一切东西都在人道的机械中变成了尸骸。”“我们所饮的有盐气的水渗进了污秽的黏泥，佢们在天平上秤的苦的面包充满了粉屑与石灰，睡眠不许躺下来，只准张大了眼睛走，只准向了时间呼号。”（原文为美的诗，现在只把彼底意思译成散文——还是不好的散文，请读者原谅。读者如要参看原文，可翻 Mordern Library 中《王尔德诗集》之最后数页。）

他在巴黎，生活上极是穷困。友人底援助和他底旧戏曲《庄严底可贵》、《理想的丈夫》等底翻刻，虽则也有些收入，但他总是任性地用，所以一用便完了。

一八九八年十二月他旅行意大利，明年之春又旅行瑞士。

王尔德在巴黎过怎样穷乏的生活，这且看希拉特底一节记事便很可明白了。希拉特说，“他从纳坡尔斯归来的时候，暂住

在玛尔苏里爱街一旅馆中。但因为欠了宿费，他便被驱逐出了这旅馆。他却在文字所表现的那么的意味中，笑着出了街上。美术街底小旅馆底主人段坡里爱，把他从这境遇里救了出来。段坡里爱是当他旺盛的时候，和他有一面之识的人。段氏把自己旅馆内的一间借给了他；又自己到玛尔苏里爱那旅馆中去，还了他底宿费，取还了抵当在那面的他底行李。”王尔德从此以后，一直到死，都住在这亲切的段坡里爱底旅馆中。

一九〇〇年，王尔德渐渐邻近死神的时候，他底神经衰弱和心身底疲劳困惫，都更厉害了。他底死底直接原因，是脑膜炎。死前几个月，他常常为很厉害的头痛所恼。十月十日，受了手术之后，便好些了。这月底二十九日，又离了床，到他喜欢的咖啡馆里去了。第二天，病又重了；从此以后，一直到死，总是恼着。他常常呓语。那小旅馆底主人段坡里爱说，“他自然可怕地苦痛着。他不堪苦痛，常常用两只手捧着头部。他时常呻吟着。我们常常把冰放在他底头上；而且我常常为他注射吗啡。”王尔德底病势渐渐重了，渐渐像不能再起了，他底亲友洛士便为他请牧师，在十一月二十九日，使他受罗马正教底洗礼。第二天，即三十日，下午一时五十分，王尔德在段坡里爱底腕上长逝了！

下面的，是洛士在王尔德死后十日给友人某的《王尔德临终状态底记录》：

“这朝晨（十一月三十日）五时半的时候，他底样子全然变了。面庞上种种的线也都变了。便有了‘死际的喉鸣’了。我到那时止，从没听到过这种喉鸣。这正像回转‘曲挺’那么可怕的音响，这直到他断气的最后才停止。他底两眼，早没识别光线的力了。泡和血，不绝地从他口中流出。从午后一时，我们都不离去房了。似乎苦痛的喉鸣，声音渐渐高了。在一时四十五分，

他底呼吸变了。我走到他床边去，拿了他底手，按他底脉，——脉已乱了。他便深深地叹息了一下。这叹息是我到了这里之后所听到的唯一的自然的叹息。他底手脚，不随意地伸着；他底呼吸，渐渐幽微了。他便在二时前十分断了气。”

他底遗骸，在十二月三日，由洛士、勃莱孟伯爵夫人、道格拉斯和别的几个人，寂寞地葬于巴钮 (Bagneux) 墓地。一九〇九年四月二十日，他底遗骸移至贝尔·拉绥斯 (Pere Lachaise)；由洛士等底义捐金，在那面建了一个纪念塔。

十 三

我们总算把王尔德底一生说完了。他底生活虽不能像圣·法朗士 (St. Francis of Assisi) 那样罗曼，但是也可以说得上是罗曼的了。机械地生活着的近代的人们，看了王尔德底一生，也许要受一点罗曼化吧。

在理知上看来，人生是没有甚么意义的，不过人是要生的，那末生就是人底意义了。但是单单是生，像机器一样地生，和死有什么区别呢？所以生也要生得有趣味。

要生得有趣味吗？那就非把生活变动不可。生活底变动就是人生底真意义。

受分工的铁则支配着的现代的人呀！起来，变动变动你们底生活吧。不登天堂，宁入地狱，这样死一样地生活着，干甚么呢？

要求生之快乐吧！要求变动吧！王尔德已在我们前面走了，我们还不赶去吗？

附记：本篇因参考的文章不多，故对于王尔德不敢说有

怎样周到的见解，不过就我们两人在王尔德著作中看到的王尔德，和平日所感到的王尔德，似乎是如此罢了。将来如至国外能翻看在中国所不能看到的书，得我们所不能见到的见解，那将来再改正或添加吧。

我们所参考的书，除王尔德自己重要的原著之外，更参考以下诸书：

《近代文学之研究》 本间久雄著

《近代戏曲家》(Modern Dramatists) 亨特生(Henderson) 著

《从高台》 本间久雄著

《王尔德评传》 沈泽民述

日本《王尔德全集》 矢口达编纂

《扇误》 潘家洵译

《沙乐美》 田汉译

《王尔德童话集》 穆木天译

一九二二，四，二五，在上海。

科路伦科评传*

暴风雨的晚上,黑暗包围着一切,饥饿的虎狼怒吼着寻找他们的食物,长途旅行者的衣服已经完全湿透了,寒冷侵入了他们的心肺,恐怖扼住了他们的喉咙。可怜的长途旅行者!他们已经绝望了,他们再没有力量走他们的路了。

忽然间,有一点小小的火光在前面闪耀着。于是绝望了的长途旅行者,又有新希望产生了,他们因此得重新鼓着勇气向着那点光明进行了。

科路伦科就是这点光明!

华拉狄米·科路伦科(Vladimir Korolenko)生于一八五三年六月十五日^①俄罗斯西南部(即小俄罗斯^②)齐都弥尔(Zhitomir)^③小镇上。从他的父亲方面说来,他是旧哥萨克家族的后裔,从他的母亲方面说来,他与波兰的贵族有关。由前者他得到了抑郁与诗的梦幻,由后者他得到了永久不间断的希望。这种特性,我们在他的作品中间看得非常明瞭。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三年六月《少年中国》第四卷第四期,有副标题“为《盲音乐家》的译稿而作”。后收入一九二四年二月中华书局出版的《盲音乐家》单行本。科路伦科(Владимир Галактионович Короленко, 1853—1921),通译柯罗连科。

① 柯罗连科的生日是公历一八五三年七月二十七日。

② 小俄罗斯,即乌克兰。

③ 齐都弥尔,俄文为 Житомир,今译日托米尔。

他的父亲是一个廉洁的法官。治家非常严厉。训练儿童，采取斯巴达式。他们平日所穿的衣服虽不恶，但均须赤脚。秋冬早上必须洗冷水澡。以为这样是锻炼儿童的最好方法。儿童们非常怕他，他们常常避开他，一直到他出去之后。

他的父亲死后，只留下寡妇一人与孤儿六人。生活非常困难。善良的母亲开了一个寄宿的小学校借此糊口，科路伦科那时不过十五岁，尽力帮助她，并且自己到外面去教书找一点钱以充家用。

一八七〇年，他在本镇学校毕业之后，即入圣彼得堡工业专门学校^①。在那里他在赤贫中过了二年。他的母亲因为家累一点也不能帮助他。所以课余之暇，他不能不到外面教书或是替人家抄写，找到一点钱。每日所食只面包，茶与番薯等而已。他在青年期的节俭，我们也可以想见了。

一八七二年，他离圣彼得堡赴莫斯科，入农业学院^②。二年后，因为他参与学生示威运动，被送到克伦斯特(Kronstadt)^③。二年后又回圣彼得堡。^④在出版处充当读校之职。那时他就开始他的文艺生涯了。

他的短篇作品，后来集成一本，题为《真理追求者一生中的插话》出版。这时他被告为有政治犯的嫌疑。一八七九年被囚入牢，后来放逐到维泰加(Viatka)^⑤。在那里住了一年，被送至加

① 时间应为一八七一年。圣彼得堡(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帝俄的首都。一九一四年改称彼得格勒。一九二四年列宁逝世后改名列宁格勒。

② 应为一八七四年。

③ 克伦斯特；俄文为Кронштадт，通译喀琅施塔得，列宁格勒附近的港口。

④ 一年后，即一八七七年，柯罗连科获释回圣彼得堡，入彼得堡采矿学院。翌年，到《新闻报》做校对工作。

⑤ 维泰加；俄文为Вятка，通译维亚特加。后改名为基洛夫城。

玛(Kama)^①，数月后又被送至土木斯克(Tomsk)^②。他知道政府的目的是要把他送到西伯利亚^③，于是草一信反抗这种责罚的不公。政府对于他的反抗的回答就是把他迁移到东西伯利亚冰冻区域耶科斯克(Yakutsk)^④！

他在那里住了六年。这是他一生中最苦的时期，也是他一生中最有价值的时期。广漠的森林与冰雪的寒冷，给了这年青艺术家最深的印象。他的美丽的作品《玛加尔的梦》(Makar's Dream)就是在这时产生的。他的同伴是贼，强盗，政治犯，半野蛮的开辟荒地者与一切被耻辱与被压迫的人。他们的愤慨与痛苦，他都深深地领受了。《西伯利亚游客的记录》就是那时的实事的描写。

自西伯利亚回朝后，他住在尼尼诺夫哥路特(Nijni-Novgorod)^⑤从事被耻辱者与被压迫者生活状况的改善。大饥荒的那一年，他竭力从事自由厨房^⑥之组织，喂养饥饿的贫民，并且写了许多有力量的文字发表在报纸上^⑦。同时他更发表了许多长短篇小说与小品文字，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我所译的《盲音乐家》了。

一八九四年他旅行到英美，回国后作游记《没有舌头》。一

① 加玛：河名。这里指该河流域地区。

② 土木斯克：俄文为 Томск，今译托木斯克，在鄂毕河畔。

③ 西伯利亚，即西伯利亚。

④ 耶科斯克：俄文为 Якутск，今译雅库茨克，在勒拿河畔。

⑤ 尼尼诺夫哥路特：俄文为 Нижний Новгород，通译下诺夫哥罗德。一九三二年改名为高尔基城。

⑥ 自由厨房：即免费食堂。

⑦ 这些文章后结集为《在饥饿的一年》(В голодный год)，于一八九三年出版。

八九五年他任圣彼得堡著名杂志 Russkoye Bogatstvo^① 的编辑。从此他抛弃艺术家之职而为时论家了。时论集《现代的习惯》(一九一〇年),就是他有名的作品。当时大文豪托尔斯泰看了这书的序言,曾写信给科路伦科说:“我看了你这部书常常下泪与啜泣。这种书应该整百万部的分散出去;凡是有心的人都应该读它的。它所产生的效力,任何作品都赶不上。”这可以想见它的价值了。

自此以后科路伦科的文名,日益增进,他的作品,英法德意都有译本,他从俄国的艺术家一跃而为世界的艺术家。在俄国知识阶级中间,势力最普遍的就要算他了。一九〇三年为他的五十周年纪念,一九〇八年为他文艺生涯的三十周年纪念。当时,从各城市与各大学来庆祝与感谢者不计其数。因为他虽是经了种种风波但是他总是主张真与善,并且为每一个人要求工作,幸福与自由思想的权利。可惜他在一九二〇年死了。^②

我们上边说科路伦科是黑夜中的一点光明,因为他在抑郁与悲哀的中间还是不断地为了正义替被压迫的人类呼号着。爱琴华尔特(J. Eichenwald)说:“科路伦科的天性是一个防御者,一个扶助者。凡是需要帮助的地方,他从没有作壁上观的。不知道多少次,他曾经发出柔软而又坚决的声音为被损害者辩护。社会的良心的箭常常依着科路伦科所指示的方向,所以如其你跟着他走,你一定是在跟着真理走。运命虽许许多多次把他送到冰天雪地之中,但是在雪盖的生命之下,他还是保守着热烈的心。”

在他的作品中间,我们到处可以感觉到艺术家的灵感与对

① Russkoye Bogatstvo;《俄罗斯财富》(Русское Богатство)。Bogatstvo 是俄语Богатство的英语音译。

② 柯罗连科于一九二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逝世于波尔塔伐。

于理想的热望。他的上帝是人，他的理想是人道，他所要表现的是人生的痛苦的诗。他从人的立脚点上观察一切，他所描写的世界都是以人为中心，似乎这世界的存在完全是为了人。

他所描写的人物都是被耻辱者与被压迫者，如像贼，强盗，凶手，醉鬼，逃亡者与政治犯等，因为他们是他所最熟悉而且最表同情的。他虽服从写实主义，不肯有意将固有事实适应于某种主张，更不肯对于人生下什么偏狭的判断，但是他觉得这些被社会所抛弃的人，都是由生活环境的不良而来，并不是他们自己的过失。不论他们干多少不道德的事，但是他们是无罪的。

他说：“因为我对于世界知道的很多，所以我知道种种无心肝的人。我知道他们都被罪恶所侵蚀，被淫欲所沈沦，而且在那里他们觉得满足的。但是当这些人的记忆在我的心中涌起来的时候，我只看到可怕的悲剧，只觉到不可言说的悲哀……。”他们如其有什么罪恶，在科路伦科看来，他们的痛苦，已经很足以抵偿而有余了。

我们读他的作品常常觉到悲哀与怜悯，美丽与端庄。他对于人物的描写都非常真切。但这些话我们留在下面说。

科路伦科文艺生涯开始后，第一次出版的为《真理追求者一生中的插话》。这是他自己显出他是真理的追求者。他对于人生问题从没有找到一个简单的解决。他常常做梦梦到它；有时他似乎找到了，但是忽然间迷了路，于是又不能不重起炉灶。

因这种摸索，发生了一次生活的大变化，几至自杀。他的名作《二种情态》(In Two moods)就是描写这一时期的。主人翁为一八七三至七五年间代表的俄国的青年学生，名加活里克，是一个革命的虚无主义者。前半部描写他在学校中的快乐，开头就说：

“我那时才十五岁，并且是毕特罗斯奇学院的一个学生。

“当然那是一个很好的时期。开头的学校生活；学校外面的碧绿的公园；年青的同学，学生的集会与讨论——这些似乎都使我们将要成就某种事业——某种伟大而且异常的事业。它将使每一个人快活，而且我们以后永远完全的快活。

“一点也不少——快活！我梦想到大事业，竞争与牺牲；但是在竞争，行动，就是在牺牲的中间，永远有种快乐，光明，完全，渗透一切的快乐观念在那里。

“况且此外还有一个她。”

这第一种情态简直是青春，爱，热烈与丰满的歌。它所触到的地方都变成了蔷薇色，它的新鲜，光耀与温暖的描写在小说家中间是不可多得的。

在这时忽然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他的同学何门诺夫，即加活里克所最敬佩的一个，因为恋爱的失败自杀了。于是加活里克的人生观根本上发生了动摇。

“我惊异地向四周望了一下。那是什么？我在什么地方？”从此加活里克的生活完全变了。他觉得人生是完全没有意义的。甚至一切友谊与恋爱，他也是当作没有意义的。关于这一段的描写，科路伦科竟是一个最澈底的虚无主义者。但是最后因为他对于恋人的同情，对于人类的同情终究得到了信仰。当他要出去寻求被他自己赶走的恋人之前，他说：

“因为我有信仰；第一是她，其次是人类……以及其他的信仰。这是我的新态度的金色的云障；不论它开展为怎样的形状，但是我的心告诉我那至少是有生命的。”

科路伦科是漫游过全俄罗斯的人，他的观察非常广阔，所以他的小说的材料也非常丰富。他所描写的人物与背景没有二篇

相同的。《西比利亚游客的记录》出版于一八九六年，中间我们可以找出种种奇怪的人与故事。

《恶同伴》(In Bad Company) 又是他名作之一。这是他自己小时的回忆。主人公是一个七岁的小孩子名叫华特拉亚。他是一个地方法官的儿子。那法官因为他妻子死后，非常灰心，对于儿女的管养也不复注意。华特拉亚无伴可玩，所以常常一人出去到处乱闯。因此发现了本地光棍等潜逃的地方。那就是古老的石墓。常住在里面的为一老人，一男孩与女孩。主人天伯蒂是一个失意的浪人。平日外出行窃，不常在家。从此华特拉亚与男孩华利女孩马丽沙结交为朋友了。

马丽沙是一个可怜的小女孩子，因为住在那样潮湿的石墓中。一天一天变瘦了。华特拉亚无法帮忙，不得已到自己家里妹子处借了一个洋囡囡给她玩。事为他父亲所知，提出质问。但是他闭着嘴一事不说。正在这时候，天伯蒂来了；他亲到法官前面诉说真相。并且告诉华特拉亚说，可怜的马丽沙已经死了。他要求法官准他的儿子到石墓中与他死了的小朋友为最后的会面。

这篇小说的主人公就是科路伦科自己。我们读了它就可以知道他是怎样富于情感的人。他对于社会上所不耻的人群表示无限的同情，对于无辜受难的孩子尤其怜惜。我知道他写这篇小说时必定有无穷的眼泪在胸中沸腾着呵！凡是看了它而不下泪者，那真是无心肝的人了。

《恶同伴》出版期与《西比利亚游客的记录》同。此外短篇故事《林语》(The Murmuring Forest) 亦于同年出版。系叙述一伯爵被人复仇一事。伯爵的傲慢与拉忙特的豪爽都描写得有声有色。大风吹动树林的声音，我们在字里行间可以听到。

此外短篇的作品还很多,如象《天上的鸟》(Birds of Heaven),《这不是可怕吗?》(Isn't it Terrible?),《“必要”》(“Necessity”),《华尔加河上》(On the Volga)^①,《上帝的村落》(The village of God),《萨哈连浪人的故事》(A Saghalinian: A Tale of vagrant)^②。其中有许多是描写浮浪者的生活,有许多是他自己的经验。

科路伦科最有价值的短篇小说是《玛加尔的梦》。这是一篇活跃的心理描写的小说。周作人先生似已译过。他的大意是说一个可怜的农民名玛加尔,他平日竭力工作,然所得有限,生活非常困难。所以他有时常常想到“神圣的山”上,去得到他灵魂的救济。这山叫什么名字,在什么地方,他不大知道。有一次在圣诞节的前一晚,他找到了一个卢布,喝了许多酒,抽了不少的烟,当然是最下等的烟与酒。回家后躺在床上做起梦来了。他觉得他已经死在树林中,久已死了的教士伊文把他引导到树神大杨(Tayon)那里,审判他的功过。

到了那里他还想愚弄大杨。但是后者把他所做过的好坏一齐写下来了。他的坏处那样多,天平上罪恶的木盘竟重于良善的金盘数十倍。大杨大怒,叫他来世充当教堂看守者的马抵罪。玛加尔听到这种不公平的审判,平日不能连着讲十个字的他,现在忽然口若悬河了。他说他不愿作马,并不是因为他怕工作,却因为这种审判是不公平的。虽是教堂看守者使得他的马很劳苦,但是他还把燕麦给它吃。他在世上虽是劳苦了一世,但是没有人把东西给他吃。

“谁使你受苦?”大杨同情地问着。

① 《华尔加河上》:通译《伏尔加河上》。

② 萨哈连:俄文为 Сахалин,岛名,现译萨哈林岛,又译库页岛。

“每一个人！要租税的人，热与冷，湿与干，无情的土地与森林。”

天平摇动了。罪恶的木盘上伸，良善的金盘下堕了。

玛加尔继续着说：“你把一切东西都记下了吗？好，看好，从来有人对玛加尔表示好意过没有？他现在在法官的前面身体这样肮脏，头发这样杂乱，衣服这样破烂。他很羞耻。但是他晓得他生下来时和别人一样，也有反映着天地的青白的眼睛，也有张开着预备接受世界之美的赤心。”

这样说了之后，木盘更上伸，金盘更下沉了。玛加尔从大杨的手里得到公平了。

长篇小说中最著名者当然就是我所译的《盲音乐家》了。它所描写的是盲童的心理的发展。虽是一个生而为瞎子的人并且经过了种种苦闷，但是终究因为打破了自私自利的个人的苦闷，因为对于不幸者表了深厚的同情，在世界上找到了他的地位。每一个人在人生旅途中应该选择他自己的路，盲童也选到他的路了。

从这篇小说里，我们可以了解作者同情心的深厚与艺术手腕的高明。关于自然与音乐的描写，竟是一篇散文的诗。有人说科路伦科的艺术属于屠格涅甫一派，看了它，我们就可以相信了。

屠格涅甫派的主要原则是：“艺术家必须深透到环境之内，看到人生的种种表现，显出管束他们的定律；捉到生命的本质而又常常在真理范围之内；最后，艺术家决不要以浅薄的研究自足。”科路伦科就是这样的。他永不疲倦地把人生的种种相给我们看。每一个人与每一群人的特性，他都能深入其里。他的作品所以能给我们现实人生的印象就是为此。

科路伦科不想使我们和现实调和，但是他要我们和人类调

和。在他的作品中，不论怎样黑暗的描写，怎样绝望的事，他总拿一种希望一种理想来安慰我们。他远远地擎起他的“小火”(Little fire,是他的一篇小品文字的题目。)来引诱我们,使我们鼓起勇气向前进行。但是要达到这一点火光,我们必须和罪恶奋斗了。这是他和托尔斯泰的无抵抗主义不同的地方。他表示他的主张的小说就是题为《法罗路斯的传说》(The Legend of Florus)的一篇美丽的故事。

这是描写犹太在罗马淫威之下的一段故事。犹太人因为不敢反抗,所以使犹太总督法罗路斯更其专横无道。于是有两个不同的团体应时而生了。第一个团体是和平的,他们想用服从的态度脱却罗马人的暴虐;还有一个团体是反抗的,主张尽其全力和罗马人决战的。后一派的领袖是米纳罕。他是将门之子,对于罗马人的压迫深恶痛绝。他四出呼号,召集革命徒党,运动革命。虽是他知道众寡不敌,但是他毫不惧怕。他的头脑里装着一个简单的思想,就是正义的思想。他说:“屈服在权威的前面,是一种耻辱,尤其当这些权威是人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应该屈服在任何别一人的前面,除了上帝,他创造人因为他们可以自由。”

但是科路伦科鼓吹反抗和当时虚无主义者不同。虚无主义者的反抗是由于绝望,他的反抗是由于不满足。虚无主义者的反抗是为反抗而反抗,他的反抗是为改进现在的生活状况而反抗。在他眼睛里世界上一切不是全恶的;现实不是常常而且永远悲哀的。如其我们能够永远向着真善美做去,我们前途的光明实在是很伟大的。

总之,科路伦科是肯定人生的。他的理想是切近于地球的,他的理想是从人道,眼泪与艰苦产生的。他不愿跑到人类所

不能达到的高顶上。他爱人类，他的理想是不能与人类分开的。他爱人而且他相信上帝都在他们的灵魂里。

马灵·非尔(Marian Fell)在科路伦科短篇小说集《玛加尔的梦》的序言中说：“不论是庄严的或是快活的，高兴的或是忧愁的，科路伦科的世界观是乐天的。经过千辛万苦，经过悲哀与不幸，在他小说中的贫苦的与无术的主人公，都是把面向着光明的。作者慈善的心从没有不在每一个人心中找求着‘永久的人性’，并且他永远表同情于人类对于自由与正义的热望，他是能够而对罪恶而无恐的。他在给朋友的一封信里自己说，‘宇宙不是许多偶然的力的游戏。命定论，进化论，与其他种种学说都使我们承认那里有一条定律把我们拖向某种东西；拖向某种我们说它的表现是至善的东西，这就是说拖向慈善，真理，正义，美丽与至公。’”

附白：

1 科路伦科著作的英译本，据我所知道的有五种：

一、《盲音乐家》(The Blind Musician) 译者为 S. Stenpnix 与 W. Westall 二人。我的译稿就是从这一本上重译出的。

一、《二种情态》(In Two moods) 译者同上二人。内中共有二篇，除《二种情态》外，尚有《恶同伴》(In Bad Society 即 In Bad Company) 一篇。

一、《玛加尔的梦》(Makar's Dream) 译者为 Marian Fell。内中共有四篇，除《玛加尔的梦》外，尚有《恶同伴》，《林语》与《赎罪的一日》(The Day of Atonement)。

一、《天上的鸟》(Birds of Heaven) 译者为 E. A.

Manning。内中共有五篇，除《天上的鸟》外，尚有《这不是可怕吗？》，《“必要”》，《华尔加河上》与《上帝的村落》。

一、《浮浪者》(The Vagrant)译者 Mrs Aline Delans。内中共有五篇，即《老的敲钟者》(The Old Bell-Ringer)，《林语》，《禁食节的晚上》(Easter night)，《萨哈连浪人的故事》与《西比利亚游客的记录》。此外散见于杂志上者亦有五小篇，尚未见有单行本。

- 2 论科路伦科的文字甚少，杂志上虽有一二段，但都不详细。闻圣彼得堡大学英文学讲师 C. E. Turner 曾著《近代俄国小说家》(Modern Russian Novelists)一书，但此间大学图书馆没有。M. J. Olgin 所著《俄国文学指南》(Guide to Russian Literature)与克罗泡特金的《俄国文学》论说及科路伦科者只三页。作者近找得 Serge Persky 所著《近代俄罗斯小说家》(Contemporary Russian Novelists Translated from the French by Frederick Eisemann)，内中第三章系完全论科路伦科者。其中材料为本篇作者所应用者不少。
- 3 本译稿蒙好友李凌云老弟读过一遍，更正几处错误，不胜感激，特此志谢。

一九二三年五月志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

《狗的跳舞》译者序言*

理欧乃德·安特列夫(Leonid Andreev)生于一八七一年阿莱勒(Orel)地方。与杜格涅夫^①同乡。比高尔该^②小二岁。起初在莫斯科当律师,后来才倾向文学。其处女作即为高尔该所称赏。此外更受托尔斯泰与梅勒什科夫斯基^③等的赞许,所以他的名声传布得非常快。他的小说《红笑》与《七个被绞死的人》就给了他在俄国文坛上一个重要的位置。他的小说与戏曲继出的很多。英文翻译的也不少。我所译的这篇《狗的跳舞》(The Waltz of the Dogs)就是英译中最近出版的。

安特列夫对于人物的描写,不着重在外面的行动,而着重在灵魂的振动。他毫不疲倦地找求着人心中所蕴藏着的革命的,反抗的,愤激的,恐怖的,人道的,残酷的,悲哀的,凄凉的种种精神,用了写实的,象征的,神秘的笔墨传达出来,使读者时面愤怒,时面恐怖,时而悲哀,时而怜悯,时而发狂。他用铁锤敲着我们的灵魂,使得我们不得不觉到战栗!

我们,这些被所谓礼教与偶像所束缚着的我们,除非用了利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狗的跳舞》单行本。

① 杜格涅夫:通译屠格涅夫。

② 高尔该:通译高尔基。

③ 梅勒什科夫斯基(Дмитрий Сергеевич Мережковский, 1866—1941),俄国作家和文艺评论家。

剑来把这些东西一一斩掉，我们就永远不能得到自由，永远不会了解人生。安特列夫的作品就是我们的利剑，我们要把他拿起来像发疯一样挥舞着去破坏一切。不过破坏之后应该怎样，安特列夫没有回答我们。

“我应该怎样呢？”安特列夫常常用了全身的力量不断地问着。这问题的不能解决，是他最大的痛苦。这原是俄国人的特性。他们对于形而上学的生活法则的探讨是永远不倦的。这“我应该怎样呢？”的问题，他们如其不能解决是不能平安生活的。爱罗先珂^①先生说：“我们几乎是生理的觉着苦痛的拘挛，几乎是生理的感到心的跳动，几乎可以发疯，因为回想到他的不能解决的问题。”（见《安特列夫与其戏剧》）这“他的不能解决的问题”就是“我应该怎样呢？”

托尔斯泰对于这问题的不解决的解决是宗教，是《圣书》上《路加福音》的第六章。安特列夫的解决的不解决是死，不论是自杀或是被杀，或是一直到老死。在安特列夫看来，真真觉悟的日子就是死的日子。德国李思乃教授(Professor Reisner)在他的《安特列夫与其人生观》上解释这一点说：“当个人觉醒了的时候，做了社会生活的基础的时候，那向来存在于他与自然中间的接触点，一一消灭了。他不但孤独着，并且在他的周围变成了沙漠——广大的，社会的深沉的裂口，一切伟大的原理，所谓生活的法则，没法和这赤裸裸的个人接触了。到了这一点，一切法则与原理只是个人的事。他的目的，就是宇宙的目的；他的理性，就是宇宙的理性。宇宙的命运也随着他的生灭而生灭。但是如其这个人不能在他的存在与自然律的中间建筑一直接的关系

^① 爱罗先珂(Василий Яковлевич Ерощенко, 1889—1952)：俄国盲诗人、童话作家。

时,其结果就是最大的悲剧:个人离去世界。”就是自杀!

谁愿意自杀呢?自杀不是解决人生问题的最好方法。但是这问题的解决既是必要而又不能解决时,最好的方法就是自杀!《狗的跳舞》中的主人公亨利就是这样自杀的。

因为安特列夫的主人公都是要解决人生的根本问题的,所以他们注重思索。本剧中的主人公亨利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在第三幕中他说:“我想着而且等待着。唉,我定了计划而又把他推倒,这样地连续下去使我逐渐厌烦了。但是我不久将要有一个推不倒的计划——于是我将要不见了。”可怜的亨利,他的推不倒的计划,就是自杀。他还说:“愚蠢的人问我,你整日干的甚么,你常常孤独的,为什么?我还没有足够的日子与晚上去思索呢!思索!思索!”

平常的人失恋了,也许会自杀,这自杀的直接原因就是失恋。但是亨利自杀的直接原因并不是失恋。失恋不过是使亨利开始想到人生大问题的一件事。有了这种思索而又没有解决希望,所以他自杀。虽伊利查白^①数过其门,要求他赦免,他也不顾,因为那时他的苦闷并不是为了失去伊利查白。

这原是俄国文学的特性。高尔该在《Varenka Olessova》^②中借一个灵敏的女孩子说:“俄罗斯的英雄常常是愚蠢的,他常常找求着某种东西,常常想不能了解的东西,而他自己又那样的可怜,那样的可怜!他要思索,思索,然后说出,于是他要去向他的情人宣布恋爱,此后他又要思索,思索,一直到结婚……他结

① 伊利查白:《狗的跳舞》中的人物。亨利的恋人。亨利正准备与她结婚之时,她听父母之命嫁给了一个富家子弟。

② 《Varenka Olessova》,《华莲加·奥莱淑华》,高尔基早期的中篇小说。

婚之后，他要向他的妻子讲种种无意义的话，于是抛弃了她。”

“我们常常想，思想越是抽象，那就越是冷酷与无感情。这是不确的，至少在我们俄罗斯人是不确的。从杜思妥亦夫思奇的主人公身上，我们可以看到怎样抽象的思想是有热情的，怎样形而上学的原理与推论不但根据于冰冷的理性而也根底于感情与意志。有一种思想他会在感情的火焰上添加火油，会在人心中点起火焰，比了最无拘束的奔放的热情还要有力量。……他们感觉得很深沉，因为他们思想的很深沉；他们无穷地受苦，因为他们无穷地推考；他们敢做，因为他们敢想。此外在生活上更可明了，他们的思想愈是抽象，愈是热烈，就愈是探进他们的生命里去。哦，奇异的青年的俄罗斯啊！”（见梅勒什科夫斯基的《托尔斯泰其人与其艺术》。这一段虽是他用来批评杜思妥亦夫斯奇，但是用来解释任何俄国文学家都的确，尤其是安特列夫。）

任何人大别之都有二重人格，这是近代心理学已经给了我们以证明的。一是社会的，一是非社会的。社会的人格是虚伪的，快乐的，保守秩序的，普通一律的，机械的；非社会的人格是反抗的，突进的，凶暴的，悲哀的，各人不一的。（用法国柏格森^①的话。）现在的社会，处处鼓励着社会的人格而压制着非社会的人格。结果将要使人类完全机械化，变成和蜜蜂与蚂蚁一样。

这种趋势在少数感觉锐敏的人是不能忍耐的，于是他们起而反抗，反抗不遂加之咒诅与讽刺。在文学方面尤其显著。安特列夫这篇戏曲就是描写这种二重人格的。亨利之有二重人格固

^① 柏格森(Henri Bergson, 1859—1941): 法国唯心主义哲学家, 生命哲学和现代非理性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

不必说，就是伊利查白，飞克罗西^①以至加尔^②都有二重人格。这二重人格的冲突，就是一切苦闷的起源。其结果也是悲剧。在安特列夫的《戴假面具者》上面更说得明白。罗伦佐(Lorenzo, 即该剧中的主人)的死，就是为此。

安特列夫的作品，大都带有神秘的，象征的，诗的气味，有许多地方我们不能“了解”，我们只能用细微的心去感受。各人感觉到的，就是他的作品的意义！

一九二三年二月十二日，美国，加利福尼亚。

① 飞克罗西：《狗的跳舞》剧中人亚历山大路夫的译名。在俄语里Феклуша是女人的名字。亚历山大路夫表现得胆怯，容易下泪，因而得此译名。

② 加尔：亨利的弟弟。

倍那文德戏曲译者序言*

倍那文德(Jacinto Benavente)是现代西班牙最著名的戏曲家。最近得到了诺贝尔奖金。

他生于一八六六年,八月十二日西班牙京城马德里。少时曾于马德里大学习法律。但因不合于他的性格,所以没有在法律科毕业。后来曾游历欧洲各国。对于剧场与优伶等生活,抱有特别兴趣。他的著作到现在已经差不多有一百多种了。

把他的著作,最先介绍于英、美各国的人,为驻美与加拿大、西班牙著作家协会(The Sociedad de Autores Españoles)代表恩特希尔(John Garrett Underhill)。他在一九一七年出版了倍那文德戏曲第一集。内中包括四篇,即《他的寡妇的丈夫》(His Widow's Husband),《人间的连锁》(The Bonds of Interest),《伪善者》(The Evil Doers of Good)与《热情之花》(La Malquerida)。他更在一九一九年又出了倍那文德戏曲第二集。内中也包括四篇,即《不准吸烟》(No Smoking),《白贝公主》(Princess Bébe),《总督的妻子》(Governor's Wife)与《秋天的玫瑰花》(Autumnal Roses)。其中有几篇都在美国文学杂志 Poet-Lore 上登过。此外登于该杂志而没有印成单行本者,也有几

* 本篇最初与《热情之花》第一幕同时发表于一九二三年七月十日《小说月报》第十四卷第七号,题为“译者序言”。一九二五年五月商务印书馆出版《倍那文德戏曲集》(沈雁冰、张闻天合译,“文学研究会丛书”),本文列为《序二》,作者对文字作了校订。此次印行以《小说月报》发表稿为底本,据《序二》作了校改。标题为编者所加。

篇。像《太子旅行》(The Prince who learns everything from books)与《礼拜六晚上》(Saturday Night)等都是。其中我最欢喜的,或者说合于我的脾胃的为《热情之花》、《伪善者》与《白贝公主》。我现在译的就是前二篇,后一篇待将来冲动大时再译。

我所看过的不过以上几篇,(此外还有一短篇叫做 The Smile of Mona Lisa^① 为另一人译。)我现在就把从这几篇内所得到的印象写下来。

一切艺术家因为感觉的锐敏,所以凡是社会上的缺点他总最先觉到。倍那文德也是不在这个例外的。他对于西班牙社会上种种旧道德与旧习惯的攻击,非常利害。他以为过去的价值只在能应付现在与未来。过去的本身的崇拜,结果不过阻碍生命的向前发展罢了。他这一种发展生命为第一的精神,在他的尖利的讽刺剧中间都可以看出来。我们在《伪善者》一剧中可以看得非常明了。

讲到他的艺术,他是一个极端的心理的写实主义者。我们读他的戏剧,第一件注意到的,就是他不着重在动作的描写。他着重的是在进行中的思想与情感 (Thoughts and feelings in the making)。他不是从外至内而是从内至外的戏曲家。他把蕴藏在人生内心中的东西翻出来给大家看。他从没有描写过登场人物的性格与相貌,但是我们读下去,觉得那个人的个性活现在我们的前面。所以我们可以称他的戏曲做人物的戏曲 (Drama of Character)。

此外他还有一种特点就是含蓄。有许多重要的意义,他都隐着不肯直接说出来。所以读他的作品的人非细心不可。他对于

① The Smile of Mona Lisa, 蒙娜丽莎的微笑。

心理的描写本来异常精细，非有精细的心的人原是不能领会的。他对于女性的描写，更有独到处。女性的长处与短处和女性的优美都在他的作品中间可以找出来。所以有人称倍那文德为“妇女的解释者”(Interpreter of Woman)。说他不但给了妇女一柄镜子，使得她们照见自己的真相，并且他也把女性的真相放在男子的前面了。

他是一个写实主义者，他只把社会的，人生的真相如实地写下来。他从没有预先拿到了一种成见去造戏剧，也从没有想到他的创造是在为着什么“人生”。譬如《热情之花》一剧，他只表示出横亘在人生的底下有这样这样的一种冲动，其为道德与否他完全不问。他说：“艺术应该自由的与独创的，但是世界上一般俗物要用信条与习惯的法则来约束他。艺术是美的自然的实现；美的情操非忠实的不可。”可见我们虽说他是写实主义者，但是他自己是不受任何法则所支配的。

他和其他艺术家一样，也是人生的解释者，人生意义的寻求者。在《白贝公主》一剧中，他描写白贝公主(即希利娜 Helena)离开了皇室，独自一人跳进生命之河中间去，体尝人生的意味。不断的梦想引起不断的生活，不断的生活破灭不断的梦想。末了她知道“人生是去生活，去梦想。它是梦想，它是生活”。《秋天的玫瑰花》一剧中，起初描写人生因了种种误解与嫉妒产生无限的痛苦，但是后来因了自己的牺牲与退守与宽恕终究得到了幸福。这三种德性，他以为是妇女所独有的。

倍那文德是多方面的人物，他的作品，与他的见解很有详细介绍与批评的价值。但是这里不是做长文章的地方，所以略说其大致如此。

译者志于美国加利福尼亚。

附 录:

张闻天早年文学活动简表

(1900——1925)

1900年(出生)

8月30日(阴历庚子年前八月初六日) 生于江苏省南汇县朱家店北之张家宅(现属上海市川沙县)一个富裕的农民家庭。原名“应皋”,取“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诗经·小雅·鹤鸣》)之意。父亲张芹梅(1880—1942),以勤劳闻名乡里。母亲姓金,附近金家窑人。张闻天有一弟三妹。其弟健尔,为革命牺牲。

1906年(六岁)

到族祠内读书。启蒙老师是为他起名字的秀才张柱唐。在同学六、七人中张闻天最年幼,勤奋好学。

1911年(十一岁)

入离家十余里的康家宅小学寄宿读书。

1913年(十三岁)

入南汇汇南小学读书。

1914年(十四岁)

考入上海私立浦东中学读书。

1916年(十六岁)

转入吴淞水产学校读书。

1917年(十七岁)

秋 到南京入“全国水利局河海工程专门学校”读书。爱读《新青年》等报刊,受到新思潮的影响。

1918年(十八岁)

与卫氏结婚,系包办婚姻。虽竭力反对而终未能违抗母命。

1919年(十九岁)

5月 五四运动爆发,积极参加南京反帝爱国运动。

6月23日 《南京学生联合会日刊》创刊,为重要撰稿人。

7月—8月 在《南京学生联合会日刊》上接连发表评论《五七后的经过及将来》(7月11日,第17号)、《中华民国平民注意》(7月22日,第26号)、《社会问题》(8月19—21日,第50号至52号)与《寓宁杂感》(8月6—9日,第39号至42号)、《杂评》(7月26日、28日,第30号、31号)、《随感录》(7月23日、24日,8月13日、14日,第27、28、45、46号)等。《社会问题》在介绍各种思潮时,介绍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与《共产党宣言》第二章的“十条纲领”。

8月27日 散文《梦》发表于《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以下简称《学灯》)的“新文艺”栏。开始与《时事新报》总编辑张东荪、《学灯》编辑郭虞裳有交往。

9月21日 经考试被录取在上海留法勤工俭学预备科乙组。即脱离河海工程专门学校到上海学习。

12月 由左舜生、黄仲苏介绍加入“少年中国学会”。

脱离留法勤工俭学预备科，与河海工程专门学校同学刘英士合租一屋，攻读哲学、心理学书籍。

1920年(二十岁)

1月1日 《少年世界》(月刊)创刊。与沈泽民共同负责校勘，两人同住上海南洋公学斜对面之“松圃”(蔡锷旧宅)内。

22日 《对于中华书局新思潮社管见》发表于《学灯》。

2月中、下旬 到浙江桐乡乌镇沈泽民家过年，并一起游历。

3月1日 评论《农村改造的发端》(2月8日作)发表于《少年世界》一卷三期。

4月10日 评论《群众心理与个人心理》发表于《学灯》。

14日 评论《精神界底丰富》发表于《学灯》。

17日 《译名的讨论》发表于《学灯》。

6月11日 书评《读〈女性论〉杂感》发表于《学灯》。

18日 新诗《心碎》发表于《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以下简称《觉悟》)。

7月 与沈泽民同赴日本，在东京自修日文，并读哲学书籍。

8月 评论《离婚问题》发表于《少年世界》一卷八期。

10—11月 康白情赴美途中滞留日本，与张闻天、沈泽民、田汉过从甚密。

1921年(二十一岁)

1月 与沈泽民一起由日本返回上海。

3月14日 新诗《赠X君》发表于《觉悟》。

27日 参加在龙华召开的成立“少年中国学会上海分会”的酝酿会。

4月9日 译述《托尔斯泰的艺术观》毕。

4月—6月 移居杭州里西湖保俶塔下大佛寺弥勒院内读书和写作。

6月1日 随感录《他自己是知道的》发表于《觉悟》。

7月1日—4日 在南京参加“少年中国学会南京大会”。

3日 《无抵抗主义底我见》发表于《觉悟》。

10日 新诗《西湖滨的早晨》及通讯《谈无抵抗主义的两封信》发表于《觉悟》。

11日 新诗《“完了吗？”》发表于《觉悟》。

12日 文艺随笔《读〈红楼梦〉后的一点感想》发表于《觉悟》。

17日 短论《人格底重要——答雁冰和晓风两先生——》发表于《觉悟》。

23日 在上海写《少年中国学会问题讨论（书面意见）》，发表于1921年9月1日《少年中国》三卷二期。

8月 经左舜生介绍到上海中华书局任“新文化丛书”编辑，为时约一年。

9月 译述《托尔斯泰的艺术观》发表于《小说月报》十二

卷号外“俄国文学研究”。

25日 短评《赞成的对呢？反对的对呢？》发表于《觉悟》。

11月18日 短评《告彷徨歧路的青年》发表于《觉悟》。

20日 《民众艺术和社会改造》发表于《觉悟》。

12月 译法国柏格森美学论著《笑之研究》毕，并作《译者序》。

1922年(二十二岁)

1月2日 作评论《中国底乱源及其解决》，发表于《觉悟》
1月5、6日。

2月10日 译述评价泰戈尔的三篇文章：《泰戈尔之“诗与哲学”观》（据拉达克里希南著《泰戈尔之哲学》第一、二章），《泰戈尔对于印度和世界的使命》（据同书第四、五章），《泰戈尔的妇女观》（据泰戈尔著《人格》中论妇女的一章），发表于《小说月报》十三卷二号。

16日 《给汉俊先生底一封信》发表于《觉悟》。

3月24日 与汪馥泉合译英国王尔德的《狱中记》毕，并合写评论《王尔德介绍》。

25日 翻译英国罗素《中国之国际的地位》发表于《东方杂志》十九卷六号。

4月3日 《王尔德介绍》开始在《觉悟》上发表，连载于4月4、6、7、9、10、11、13、14、16、17、18日。

6日 评论《非宗教运动杂谭》发表于《觉悟》，4月16日续完。

20日 译作《狱中记》开始在《觉悟》上发表，连载于

4月23、24、25、27、28、30日，5月4、7、8、9、11、12、14日。

5月13日 致函田汉，请为《狱中记》译本作序。

6月2日 田汉在东京为《狱中记》作序，题为《致张闻天兄书——序他和汪馥泉君译的王尔德狱中记》。

9日 新诗《法朗克的舞蹈》发表于《觉悟》。

12日 随感录《中国的经济学者朱朴君》发表于《觉悟》。

22日 随感录《绝妙的对照》发表于《觉悟》。

26—27日 翻译《元始文明之由来及其影响》(Marvin著《欧洲哲学史》第一章)发表于《觉悟》。

7月 和吴明、汪馥泉等逐日至民厚南里，与暑假回上海的郭沫若、郁达夫相聚。与达夫交谈尤多。

8月1日 译毕德国史笃姆著《波特来耳研究》。

10日 长篇文艺论文《哥德的浮士德》发表于《东方杂志》十九卷十五号，连载于十七号(9月10日)、十八号(9月25日)。

17日 作新诗《别——赠彦文、德微、书霖、倍德、下天诸友——》于上海，20日发表于《觉悟》。

22日 乘“南京号”轮船离上海赴美国，同船赴美留学生一百七十余人。

29日 翻译王尔德散文《青年的座右铭》发表于《学灯》。

9月 抵美国旧金山勤工俭学。一面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图书馆自修，一面在当地华侨报纸《大同日报》(中文)担任编译。

10月25日 翻译《文化与幸福》(德国米勒莱尔《社会发达

史》之末节)发表于《东方杂志》十九卷二十号。

11月11日 致郁达夫信。此信发表于1923年2月《创造季刊》一卷四期。

1923年(二十三岁)

1月3日 为批驳胡适对“留学美国各大学学生”所发表的《制宪庸议》的责难,反对联省自治的主张,张闻天与须恺、郝坤巽合写《质问胡适之先生》寄《时事新报》。张东荪未予发表,转给胡适。(此文收入一九七九年中华书局出版的《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

6日 致汪馥泉信。对报馆机器般的工作极为不满,表示“不日将抛弃报馆的生活”。2月20日该信以《由美国寄来的一封信》为题发表在《觉悟》上。离开报馆工作后又当过饭店的临时工等。

18—20日 翻译《苏维埃俄罗斯政策之发展——苏维埃共和国经济计划白白之一》连载于《觉悟》。

2月2日 写毕长篇国际经济研究论文《赔款与战债》,

10日 《赔款与战债》以“旧金山通信”为副题发表于《东方杂志》二十卷三号。二十卷四号续完。

12日 译毕俄国安特列夫的四幕剧《狗的跳舞》并作《译者序言》。

3月8日 译毕西班牙倍那文德的三幕剧《热情之花》并作《译者序言》。

22日 译毕倍那文德的二幕剧《伪善者》。

4月初 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完成剧本《青春的梦》初稿,寄创造社成仿吾。

5月 译俄国柯罗连科的长篇小说《盲音乐家》，并作《科路伦科评传——为〈盲音乐家〉的译稿而作》。该文发表于6月出版的《少年中国》四卷四期上。

7月10日 译作《热情之花》第一幕并《译者序言》在《小说月报》十四卷七号上发表，编者西谛（郑振铎）写跋语介绍。第二、三幕续载于八号、十二号。

30日 作文艺评论《生命的跳跃——对于中国现文坛的感想——》于伯克利。9月发表于《少年中国》四卷七期。

8月6日 译毕意大利邓南遮的四幕剧《琪琪康陶》并作《译者序言》。

10月28日 翻译《波斯新诗人Gibran的散文诗》发表于《创造周报》第二十五期。

11月 翻译《中国之国际的地位》收入《罗素论文集》（“东方文库”第44种）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12月 翻译《笑之研究》列入尚志学会丛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翻译《狗的跳舞》列入文学研究会丛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1924年（二十四岁）

1月 从美国返回上海。应聘任中华书局编辑。

2月 翻译《盲音乐家》列入少年中国学会丛书由中华书局出版。

翻译《柏格森之变易哲学》（英国卡耳著）由上海民智书局出版。

3月1日 译述《勃兰兑斯的拜伦论》毕。4月10日发表于《小说月报》十五卷四号“拜伦纪念号”。

4月10日 《小说月报》十五卷四号“最后一页”预告：从第五号起将连载张闻天的长篇小说《旅途》。

16日 修改剧本《青春的梦》完稿，并写“附白”。

本月 《琪瑰康陶》第一幕和《译序》发表于《少年中国》四卷十一期。

文艺论著《哥德的浮士德》收入《但底与哥德》（愈之、幼雄、闻天合编）一书，列为“东方文库”第65种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翻译《波特来耳研究》发表于《小说月报》十五卷号外“法国文学研究”。

5月6日 写毕长篇小说《旅途》。《小说月报》从十五卷五号起发表，连载于六、七、九、十、十一、十二号。

9日 作评论《从梅雨时期到暴风雨时期》，发表于《少年中国》四卷十二期。

本月 三幕剧《青春的梦》发表于《少年中国》四卷十二期。

9月4日 作短篇小说《逃亡者》。发表于《小说月报》十五卷十号。

10月 翻译《琪瑰康陶》列入少年中国学会丛书由中华书局出版。

应邀前往四川成都，途经重庆，被友人挽留。

11月 应聘到重庆四川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任英文教员。

12月 三幕剧《青春的梦》列入少年中国学会小丛书由中华书局出版单行本。

长篇小说《旅途》列入文学研究会丛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单行本。

1925年(二十五岁)

1月25日 作短篇小说《恋爱了》，5月10日发表于《小说月报》十六卷五号。

3月中旬 因宣传新思潮受到保守、反动势力围攻，离开女二师，到川东联合县立师范学校任教。

30日 主编的文艺性社会批判周刊《南鸿》第一期出版。《发刊辞》宣告：“我们反抗一切压抑青年清新的思想与活跃的行动的旧道德、旧思想与旧制度。我们提倡自由思想，自由批判与活泼泼的新文艺与新生活。”

杂文《“死人之都”的重庆及其他》发表于该刊第一期。

本月 与萧楚女等参加杨闇公、赵宗楷婚礼。

4月6日 评论《追悼孙中山先生》和散文《恶梦》发表于《南鸿》第二期。

13日 散文《生命的急流》、《早上》发表于《南鸿》第三期。

22日 杂文《川师学潮所引起的感想》发表于《南鸿》第四期。

5月3日 杂文《传单与鬼叫》、《告所谓“学校家属”》发表于《南鸿》第六期。

中旬 重庆卫戍司令王陵基以“败坏风俗，煽惑青年”的罪名封禁《南鸿》，并勒令萧楚女、张闻天、廖划平等三人两周内离渝。萧、张被迫离渝返沪。

本月 沈雁冰译《太子的旅行》与张闻天译《热情之花》、《伪善者》结集为《倍那文德戏曲集》，列入文学研究会丛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6月 经沈泽民、董亦湘介绍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

9日 作短篇小说《周先生》于杭州西湖。发表于翌年7月4—8日北京《世界日报副刊》。

25日 短篇小说《飘零的黄叶——长虹给他母亲的一封信》发表于《东方杂志》二十二卷十二号。

8月 受党的派遣到苏州私立乐益女子中学任教。与侯绍裘、叶天底等同志一道开辟苏州党的工作，发动反基督教群众运动。

9月5日 在乐益女中始业式上发表演说。

7日 在乐益女中和平林中学举行的辛丑条约纪念日演讲会上发表讲演，题为《帝国主义与辛丑条约》。

本月 中国济难会成立，为发起人之一。

10月3日 在《申报》上列名发表《中国济难会发起宣言》。

月底 乘海轮离上海赴苏联，同船一百余人。至海参威转乘火车，于十一月底抵莫斯科，入新创办的孙中山中国劳动者大学（通称中山大学）学习。

11月28日 杂文《大国家主义与帝国主义》、《绅商阶级之妥协性》发表于《中国青年》第103期“寸铁”栏。

编 后 记

我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教员，在张闻天同志生前无缘与他认识。也许因为他含愤去世的地点正是我的故乡吧，所以在粉碎“四人帮”以后不时听到关于他的一些传闻。他在庐山会议上，特别是在十年浩劫中的坚定和忠贞深深感动了我。由于曾经在无意间发现他五四时期写有文学作品，我心头涌起了对此作一番探究的强烈欲望。似乎这是象我这样的后辈应该克尽的义务。一年半来，我利用教学工作之余在书籍报刊中勘探，其间不断得到前辈和师长的鼓励、指点，同事、亲友及不少素不相识的热心人的帮助，总算大体上搞清楚了张闻天同志早年的文学活动，编出了这本创作和评论的选集。

象五四时期的许多文学家一样，张闻天同志是把文学当作反帝反封建的武器来使用的通才。他既搞创作，也搞翻译。新诗、散文、小说、戏剧、评论样样都写。大体说来，他的文学活动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919—1920年是第一阶段，他以新诗、随感录和时论积极投入五四新文化运动。1921—1923年是第二阶段，他翻译了不少外国文学作品和论著，撰写了不少评论外国作家、作品的文章，显示了翻译家的才华和评论家的眼力，给新文学的发展以积极的影响。第三阶段是1924—1925年夏，这是他早年文学创作光华四射的时期。一九二四年四、五月间，他同时完成了长篇小说《旅途》和三幕剧《青春的梦》，反映了五四青年冲决罗网、寻求光明的曲折历程，艺术上颇多独创和探索，是当

年新文苑的前列之作。此后他又写了多种形式和格调的短篇小说，显示了敏锐的洞察、深邃的思想和灵活的手腕。他的创作、翻译和评论在五四文学革命运动中是有影响的。他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代革命文学家。

为了突出张闻天同志早年文学活动的主要成就又力求反映全貌，这本选集分成四辑：第一辑收入已经发现的张闻天同志的全部小说，第二辑收剧作，第三辑选了有代表性的新诗、散文、杂感，第四辑选录部分文学评论文章。文字悉依原作，只对明显讹误之处作了订正。另加附录“张闻天早年文学活动简表”，以便读者综观概貌。

还在这本选集刚刚动手编辑的时候，敬爱的沈老就在医院中抱病为选集写了序言，可见他对张闻天同志的深厚友情。序中鼓励我的话，实在受之有愧。我愿不断学习，努力上进，以不负前辈的期望。

程中原

一九八一年三月十一日，于清江